高水準的讀物
讀者文庫
·之47·

地球末日記

胡宏述譯

正文書局印行

47

地球末日記

胡宏述譯

正文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一月出版
■書　名：地球末日記
■譯述者：胡宏述
■發行人：黃 開 禮
■發行所：正文書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351號
郵政劃撥帳戶5961電話781406
■本書局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登記證爲內版台業字第1707號
■基本定價：二元五角

譯者序

這部承襲裘爾·凡爾納（JulessV erne）傳統的科學小說是很難得的收穫。有幻想，也有針對現實的諷刺；富於教育性，甚至教訓性。無怪出版後在美國風行一時，而且還攝成電影了。

故事是想像得到的。從遠空來了兩個聯屬的行星，侵入太陽系。其中大的一個將要把地球撞碎，另一個小的却做了人類的避難所。天空探險原是物質世界開拓的極度，小說中用這做題材已屢見不鮮。拿本書和別的科學小說比較，並不算想入非非。本書的價値在於它不單是幻想，而是對於人類文明，人類本性的諷刺和批評。它把人類最低下和最崇高的方面都揭露出來。天空裏兩顆將要來到的行星祇不過是作者試探人類的條件——把人放在毀滅威脅的人造情形下，看他們怎樣反應。看，這些人多愚昧，多沒辦法；可是有些，又多麼偉大！

近代天文學家新創的行星形成理論，認爲不是由於星雲自轉，而是由於恆星走近恆星時相互間的拉扯，在這裏却被利用來作爲行星被牽入空間的緣由。巧固然巧——因爲這樣事要碰上兩次，再加上侵入太陽系，簡直是三次——可是巧遇並不是絕對不可能。但爲了對抗這種太巧的感覺起見，作者毫不猶疑把背景設在一九三二年成書的當代，把幻想和現實摻合在一起。當時許多政治家，如史太林，慕索里尼，書中都有提及，不過德國的法西斯只提到上臺；美國總統的名字作者很得體的避免了。書中有意無意地對美國科學的推崇，當然只是因爲作者是美國人的緣故，並非自捧。不過別國的科學並沒有完全抹殺。在最後一分鐘時，預測有十二條飛船離地球而起，連中國，阿根廷，都算在裏面。書中男主角的一個日本僕人還被帶上船——便在今日，讀得下這本書的人大約不會憤憤不平吧？因爲書成於一九三二年，許多科學幻想，如原子能的運用，如與V號飛彈以及P八十型飛機利用同樣噴射原理的飛船，在今日都成爲事實，甚至書中領袖科學家韓德隆尋找的高熔點金屬化合物已成爲無用。書中的原子能並且在小型戰爭中發過一次威力，不過遠不及廣島長崎的事實驚人。有趣的還是，怎麼幾十年以前居然被他全想出來，

然而這本一九三二年科學小說，在今日一九六八年，原子彈或核子武器戰爭可能把世界人類大部分毀滅的時代，好像更有一讀的必要。這個和平給我們帶來的新威脅，已如天上將要到來的行星一樣，儘能窺測得到。人

類必須採取對策，現時，現地，不能等到養癰成患。可是人類也如書中說的那樣，有他的惰性，心理的，經濟的，政治的惰性　一粒芥子裏面的能力，兩顆自遠空的行星，不論前者或是後者，人類總是拿來和自己的特殊情形聯繫，都打算個別行動，不管其餘的人怎樣。小至家，大至國，莫不皆然，對於世界上明哲人士大聲疾呼，要他們注意的事，他們充耳不聞，而且憎恨。很少國家能像美國那樣有計劃地準備，多數的國家都是保持向來一貫的作風，內戰，政變，革命，絲毫不知死期之將至；只有幾個科學家算是在努力替人類爭取一點微茫的前途。可能够，這本書喚醒今日世人的迷夢呢？

胡宏述一九六八年一月

目次

一　古怪的使命

秘密的內容還是好好保守着。外界顯然還來不及知道。不；這件重大而駭人的發見始終還鎖在幾個發見人的胸中。事情儘管重大，大家總還振作精神，沒有一個人把自己知道的事實洩漏一點出來。

可是風聲是出去了；外面已知道有一件重要無比的秘密。

關於這一點，大衛。蘭司達爾有許多證據；他站在歐羅巴號船欄邊，人把岸上打來的無線電報送給他。一小時內，收到七封，全是一樣性質；這兒又是一封。

他拿着電報，也不拆開，眼睛掠過閃爍的水面，向長島的近岸望去，長島那邊就是紐約。奇怪，在一個他還不能見到的城市裏，會有人對於他的使命這樣興奮，而他身邊同船的客人祇帶着溫和的好奇目光向他看着，不明白，爲什麼忽然間有這許多電報打給他。

他們如果看到電報內容，決不至這樣漠然。

第一封電報打來還不到一小時，出他一千元，購買他身邊的黑箱裏面文件的首次專有情報，十二小時以內保持秘密。署名是紐約最出名的一家報館。

送報人才轉身回電報室去，第二個送報人又到，是另一家報館發來的，電報上說：「關於你來紐約的任務，我們願出二千元，獲得第一次情報。」

十分鐘內，價錢已跳到五千元，這次另是一家報館。顯然，一個極端重要秘密的風聲很快的傳被佈開來。五千元出價停留了二十分鐘之久；一次甚至跌到二千五百元；是一家小氣報館的什麼小鬼出的價。可是很快的又跳起來，拍了個雙。在大衛打開的最後一封電報內，出價是一萬元。一萬元現款，購買他來紐約任務的首次情報；現在只要保持秘密六小時之久。

最動人而最有意思的事，是大衛。蘭司達爾本人並不清楚他携帶的是什麼，爲什麼會引起這種奇怪的關切。他不過是遞送並保護這秘密的一個使者。

當然，他能看看他的箱子，他有鑰匙。即使沒有鑰匙，同時也有監守這沉重黑箱子的責任；那些把箱子付託

給他的人知道，他決不會說話不算數。尤其，他決不會出賣給人。再則，即使他禁止不了自己好奇心的話，他還記得白朗生教授說過，箱子裏東西他看了也莫明其妙。只有幾個有特殊教養的人能懂得其中的意義。紐約的考爾。韓德隆——物理學家韓德隆博士——懂得它的意義。他甚至比當今任何人懂得透澈。這就是爲什麼大衞。蘭司達爾要遠從南非洲趕到紐約來的原故；他要把箱子帶給考爾。韓德隆。韓德隆把箱子裏東西弄清楚後，當會讓他知道其中秘密。

大衞緊抓着船欄，等待抵達紐約，愈來愈不耐煩。在這種心情之下，他帶着並不太濃厚的興趣，想着美國不知是怎麼一個樣兒。美國是他母親的故都；可是大衞連美國的岸都沒見過。他是南非洲人；父親是英國人，曾在蒙大諾州經營過農場，娶了個蒙大諾女子，後來帶她到南非洲德蘭士瓦流域去。大衞生在布勒陀利亞，在那裏進學校，又逃出學校去參加歐戰。

大戰把他造就成一個飛行員。從此他就在航空界做事。那天他正在飛遞郵件，忽然，開普頓（近好望角大城）來了命令——他至今還不知道從上面那一部分發來的——給他特別休假，去傳遞一批科學文件到美國去。除掉他平日飛程之外，他還要飛越整個非洲，過海到法蘭西；在法國去接洽乘坐最快的快船歐羅巴號到紐約。這任務當然弄得他莫名其妙。他在夜間被召至郎汀爵士在開普頓附近的大廈去。

郎汀爵士，一個魁梧、沉靜、頭腦實際的人，親自接見他。和郎汀爵士在一起還有一個高身材、壯碩的人，年紀四十開外，帶着生動而神經質的舉止。

「這位是白朗生教授，」郎汀爵士介紹給大衞。

「就是那天文學家？」兩人握手時，大衞問。

「一點不錯，」郎汀爵士說。白朗生當時一句話沒說，至少幾分鐘沒說話。他只緊緊握着大衞的手，緊得有點神經，眼睛張着他。大衞猜他暗地在想着別的事，一些使他近來睡得很少的事。

「請坐，」郎汀爵士說。三人坐下，可是沒有一個人開口。

他們是在一間寬大而幽靜的室內，專陳列獵獲品的。地板上鋪著獸皮；壁上掛著獅頭，水牛頭，象頭，玻璃的眼珠在燈光下閃閃放光。架上一排刀劍長矛照得雪亮。

「蘭司達爾，我們找你來，」郎汀爵士說：「是爲了一件奇異的發見；這個發見的一切詳細情形如果屬實其性質之重大將無從比擬。任何想像得到的事都不會比它更重要。我一開頭就告訴你這一點，蘭司達爾，因爲餘下的，我在目前都不能夠告訴你。」

大衞覺得自己全身起一陣顫慄，因一種奇特而興奮的恐怖引起的顫慄。這個人——郎汀爵士，實業家，財政家人所共知的科學提倡者——顯然地，信得過自己的說話。他看看大衞。蘭司達爾的一雙眼睛裏面含有對於某種事實的恐怖，這件事實他不敢揭露開來。可是大衞大膽問道：

「爲什麼？」

「爲什麼我不能告訴你？」郎汀爵士重複一句，眼睛相着白朗生。

白朗生教授神經質地，霍的站起來。他看看郎汀爵士，看看蘭司達爾，抬頭看看壁上掛的獅頭。

「想到再不會有獅子，眞怪。」白朗生最後說了一句。這句話好像不由他自主溜出來的。

郎汀爵士對他這句沒頭沒腦的話不置一辭。蘭司達爾的內心被這種古怪而逼人的沉默引得更加興奮了，忍不住問道：

「爲什麼不會有獅子？」

「爲什麼不告訴他？」白朗生問。

可是郎汀爵士突然轉到正務：「蘭司達爾，我們給你告假，因爲我聽人說，你爲人極端可靠。這次發見的文件須要儘早送達紐約。你是飛行家，你能用最快的速度飛行，你人又靠得住。你若肯答應的話，我就把文件付託給你；還有——你能不能今晚動身呢？」

「能，爵爺——可是，是些什麼文件？要帶它飛，我得問一問。」

「多半是玻璃。」

「玻璃？」大衞重複一句。

「對的——照相片。」

「哦。有多少呢？」

郎汀爵士掀開一條豹皮，露出一口旅行用的大黑皮箱。

「都小心包紮好了，在這裏面。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你從白朗生教授身上也能猜想得到。這裏面是南非

洲最大望遠鏡攝得的照片，攝的南部天空一部分，在北半球永遠見不到。你得把這些照片帶給紐約的韓德隆博士，親手交給他，其他任何人都不交。將來關於這件非常的使命，我還可以多告訴你一點，蘭司達爾，如果！——這些照片的意義是絕對可靠的話。」

這時候，白朗生教授跳起來，才要說話，又抑着自己；郎汀爵士繼續說下去：

「我敢說，這裏的意義大概是可靠的；可是它牽涉的方面太大了。這裏的發見，如果眞如我們設想的，只要有一點風聲洩漏出去，結果就不堪設想。爲了這緣故，和其他理由，我們連你也不能告訴；可是我們得責成你，親手把這口箱子交給韓德隆博士。他是紐約寰球電力公司的科學顧問，現在人在巴沙坦那，但是你抵達時，他也會在紐約了。時間就是命，越快越好——當然，也要相當的安全。所以，我們要你先飛越非洲全部，沿着通航的路線，這些你都是熟路；然後飛過地中海到法蘭西，從法國搭最快的歐羅巴號。你要在下星期一到韓德隆博士那裏。那時，你要回來，就回來。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他停一下，腦子裏完滿了事體的樣子說：「你也許會毫不在乎你就在那裏。」

「在地球上面！」白朗生教授插進一句。

「當然——在地球上面，」郎汀爵士承認。

「蘭司達爾，你曉得，我很願意親自去。」白朗生接着說：「不過我的地點，在目前，自然是這兒。我的意思，當然指觀象臺……蘭司達爾，儘管我們諸般小心，白朗生發見的風聲可能洩漏出去。也許有人會疑心到你身上來。如果碰到，你要作爲一點不知道——一點不知道，懂嗎？任何方面問起，你都回知不道——什麼不知道！」

在他從非洲大陸北飛陸上時期，在法蘭西境內，在搭上這條德國快船的頭四天裏，沒有發生一件事，使他會想到這幾句重重的囑咐；可是現在，風聲出去了。侍役又送來一封電報；蘭司達爾趕忙撕開手中的一封：

「二萬元立即付現，如果你允許本報對白朗生發見作首次而且獨家的訪問。」

署名就是一小時前開始出價一千元的那位。

大衞把電報團成一團，丟在海裏。

這位發電報的人如果那天晚上，在獵品室內聽見白朗生和郎汀爵士的談話，他就會明瞭，他們所關心的完全超出金錢的範圍。

那天晚上紐約很熱。街上混亂的市聲好像被熱氣壓下去；站在韓德隆寓所的高月臺上，連下面升起來的聲音都是熱的。伊芙發見她出來透新鮮空氣，毫無用處。她先向曼哈頓區那邊蒼茫的暮靄凝視一會，然後順着下方城市河道向海邊望去。

「那些燈光會不會是歐羅巴號？」她問東尼。

「它七點鐘離開檢疫處，大致是在那兒，」東尼按着性子說：「我們進去罷。」

他嗒的一聲，打開烟匣。火柴的亮光照出一幅片刻的畫面；她瀉黃而光澤的裸肩，綠色的晚粧，她雲白的硬胸，兩個頭並在一處。屋內開着無線電，有人跳着舞經過法國式窗戶，碰開門鈕，看見月臺上有人，又跟着音樂舞回去。

「這些時，客人毫不客氣，」伊芙說：「你提議打牌，他們拉開地毯跳舞。我要是請他們跳舞，而且還有樂隊，他們偏要打牌，或者胡說八道。」

「或者充地方檢察官。伊芙，你幹嗎要邀客人？尤其在今天晚上？」

「對不起，東尼。」

「你眞是這樣嗎？那麼，幹嗎請他們？明明知道我們隔開了這麼多星期，隔開了三千哩冷清的大陸，今天晚上是我們第一次在一塊。」

「我沒有請他們，東尼。他們聽見我們回來，就自己到了。」

「你可以推頭痛，回掉他們。」

「今天下午對付那些新聞記者，眞使我幾乎頭痛。這正是休息時候；讓我們好好享受一下，東尼。」

她憑着欄干，眺望下面的燈光；他，渴望着更多的享受在她身邊妒忌地着，彎腰望。屋子裏面，跳舞繼續着，窗帘上看得見一對對的黑影過去。東尼佔有地把手覆着伊芙的手。她轉動一下，巧妙的減去他手掌的佔有性，說道：

「你可以吻我。我想你吻我。可不要求婚。」

「幹嗎不？……你聽着，伊芙，我再不跟你來那套聖誕吻了。」

「聖誕吻？」

「你懂得我的意思。三年來，每逢聖誕節我都吻你；吻到現在還是這樣。」

「渾蛋！」

他手搭上她肩頭，將她從都市風景線的一面轉過來。

「伊芙，你難道真有什麼心事？」他輕柔地問。

「心事？」

「我的意思說『你心不在焉。弄得我們倆今晚不像意料中那樣。』」

「不；沒有心事，東尼。」

「那麼也許有什麼人搶在我前頭——是不是？也許巴沙坦那有什麼人？」

「沒有人在巴沙坦那，或任何地方，東尼。」

「那麼今天晚上什麼緣故？什麼把你變了？」

「我怎麼變了？」

「你叫人發瘋，伊芙；你知道是什麼緣故。你臉生得漂亮，身體美，頭腦被你父親訓練得任何女子趕不上——多少男人也趕不上，我遠攀不上你，可是我愛你；而你聽我說。」

「我聽你說！」

「就在現在，你也不聽我說。你在轉念頭。」

「你要我怎麼樣？」

「要你感覺。」

「哦，這我也能。」

「我知道你能；那麼爲什麼不把念頭停止，感受一下？」

「等等，東尼，現在不成……你看，那是不是歐羅巴？」

「干你甚事？你聽我說，伊芙，你父親和你這一下午一直否認報紙上的那話兒，難不成眞有點道理？」

「什麼話兒？」

「說是科學領袖中間正鬧着一件非常的事。」

「科學界一直總有點事兒鬧着，」伊芙規避地說。

開門了。音樂在無線電裏面咆哮着。客廳裏有五六對人仍在跳舞。另一羣人圍着酒缸。管家託一盤三明治傳來傳去。一個客人走出來請伊芙跳舞，她同他進去。

東尼從月臺走進屋內。

管家在他跟前停住。「三明治，德萊克先生？」

「留三塊牛舌的給我，李登。」東尼莊重地說：「我打算帶回家去，床上吃。」

管家偏愛地點點頭。「準定，德萊克先生。還要別的嗎？」

「也許一點鯷魚。」

「很好，德萊克先生。」

一隻臂膀搭着東尼的闊肩。「哈囉，東尼。來來，——告訴我一點內幕，今天市場上爲什麼跌得這樣一塌糊塗？」

東尼皺一皺眉頭；他眼睛正釘着伊芙。「我請問，爲什麼你把這件事恭維到我。」

「聽說，非洲出了什麼事。總之，是非洲來的電報有玩意兒。不過非洲那邊能出什麼事呢？弄得我們跌得這樣頭青眼腫？又有金礦發現？一座金山，使金子便宜得不得了，什麼都被它帶下去？」

「金子便宜，股票就要漲——不會跌。」東尼反駁他。

「當然；不會是金子。可是南非洲能出些什麼事，弄得——」

東尼一個人回到月臺上。腦中湧起一串伊芙的親暱印象：一種叫甜甜夜的香水，棕色頭髮反射出來的金光。黑眼睛，廣闊的前額，在這裏面是一個女子的本能和溫柔，再加上一個男子一樣的心靈，和男人一樣誠實爽直。一切男子所視爲重大的小地方，他愛的這個女人都有。

他着魔似的立着，向夜色凝望……安東尼•德萊克是個運動家——任何人對他多看幾眼就會有這個印象。但他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那種無從模擬的氣質，只有世家子弟平日薰陶，和幾代的遺傳才得如此。

他身體結實；由於運動鍛鍊的結果，舉動裏都帶着壓抑的力量。他有拳擊家的細腰，擲鐵餅家的方肩。他的衣服和他的體格相形之下總顯得脆弱之至。

他也有聰明。他的哈佛大學同學，對他畢業時得到獎狀，認爲是一件順帶的事。可是那保守的投資公司，後來他加入合夥的，很看重這一點，認爲一個人有堅强的性格，再有腦子，不容易。頭生得大而方，只那樣體格才配；藍眼睛，棕色頭髮，說起話來，聲音非常沉着。

他人完全正常。他超出常人的造就並不眞了不起。他可算屬於那班年青美國企業家的一流，這些人是老一輩所寄予希望和信任的。伊芙才是了不起的人——不是因爲美，而是由於她超越的理智，和從她父親那裏得來的特殊教育。

可是伊芙不是那一流歡喜「理智」男子的女人；單是理智主義，使她絕端厭惡。她喜歡爽直，幹練，「正常」的人。她喜歡東尼•德萊克；東尼知道這一點，所以今晚被她的態度弄得糊裏糊塗。一個情感的網好像張在他們倆中間，他不能穿過這網，完全觸到她。他決不定這網是什麼質地；可是每當他要接近她時，尤其是今晚，這網就攔着他。他相信她告訴他的話，她那種若即若離，心不在焉的神氣並不是因爲另外有人。不是有人，又是什麼原故呢？

陶格拉斯，巴爾鏗的出現，使東尼從夢想中醒轉。巴爾鏗是他們公司的老股東，他到這兒來，使東尼詫異之至。老巴爾鏗當然可以來，要是他高興的話；不過其餘的客人比他年輕得多。

巴爾鏗逗在東尼身邊，想起這一天市場上普遍的混亂，手指指城裏，嘰咕道：「掉在水裏頭，什麼都掉在水裏頭，而且現在沒有人在乎了。爲什麼沒有人在乎？」

東尼不同意這話，不過他順着巴爾鏗說：「我看起來，很多人都在乎。」

「我是指知道內情的人，這些人不在乎。我指那四五個知道幕後是什麼一回事的人。」老巴爾鏗特別提出，「我指約翰，包根。他就不在乎。你今天碰見他嗎？」

「包根？沒有碰見。」

「你聽見他買進什麼？」

「沒有。」

「賣掉什麼？」

「沒有。」

「這不就對了。」巴爾鏗一個人自言自語，東尼聽着：「包根是美國第四肥戶；平日又最活動。他只要這樣下去，可能成爲第一肥戶。他也要做第一肥戶。煤油——礦——鐵路——鋼鐵——船業——那兒他沒有份？他不過五十一歲。我的看法，他比任何人都精明；而這兒——表面上——是他的市場。可是兩個星期來，他簡直是死人。一件事不做，不買不賣；不站在任何一邊，僵在那兒；這是什麼原故？」

「他也許想歇一下手。」

「你明曉得他不會。不是這種人——現在的包根。我只有一個法子解釋；他知道一件重要無比的事，我們餘下人都不知道。你覺出沒有？他說話口氣和平常兩樣。今天我面照碰見他；拉了手。那種臉色我眞看不慣。我告訴你，他知道一件使他害怕的事情。還有，東尼，他做了一件可笑的事。他問我：『你同考爾，韓德隆有多熟。』」

「我說『相當熟。東尼•德萊克跟他熟得緊呢。』他說：『你告訴得韓德隆，或者讓德萊克告訴韓德隆，什麼事有我。』這的的確確是他說的，東尼。告訴韓德隆，什麼事有他包根。你說，這鬧的什麼鬼？」

「我也不曉得，」東尼說，依他當時心情，他幾乎加上一句：「我也不要管，」因爲伊芙正回來。

伊芙溜開她的舞伴，向東尼做個手勢，喊他單獨說話。兩人走向月臺盡頭的僻靜處。

「東尼，你可能撵這些人回家？」

「求之不得。」東尼高興地說：「可是，我可以登下去嗎？」

「恐怕不成。我得做事。」

「現在？今天晚上？」

「一得空就做。東尼，我告訴你罷。歐羅巴號還決進港，可是蘭司達爾在檢沒處下的船，先趕了來。他現在在父親書房裏。」

「誰是蘭司達爾？」

「不曉得是誰？我還沒有見他，東尼。他只是非洲派來的使者。你曉得，東尼，有一點——一點東西被人

從非洲趕飛機趕歐羅巴號送到父親這兒。現在到了；我得替他做測量，懂嗎？」

「什麼測量？」

「精微的測量，譬如——天文照片上星球和別的天體所顯示的地位和速度。多少星期來——老實說，多少個月來，東尼——南半球的天文家都一直在觀察一件東西。」

「怎麼樣的一件東西，伊芙？」

「一件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東尼。一種星體；天文家平日曉得總有幾千萬個；大約，宇宙那兒都有。可是天文家雖然曉得這東西一定有，它的存在從來沒有證實過。對於我們，這也許是件最驚心動魄的事，從時間開始到時間完結。今天晚上我只能告訴你這一點，東尼；可是到明天我們也許要告訴全世界這件事。風聲已經出去；所以一些科學家，人決不能不信的人物，非得發表一個權威的聲明不可。世界科學家現在已推定父親當發言人。」

「現在幫我來，東尼。你把這些人撵走；之後，你也走。我做了測量，還要報告給父親；他還得拿來和世界南半部那些好手做的計算對過。這樣，到了明天，我們也許可以確實知道，大家要將碰到怎樣一件事。」

東尼的手臂攬着她；覺得她忽然顫慄起來。他將她扳轉來，緊抱着；當他吻她時，他在她嘴唇上遇到一種新的熱烈的情感，使他又喜又驚。接着有人出來，他鬆開她。

「我沒有想到要這樣，東尼，」她低聲說。

「你一定是這樣想。」

「我沒有！不完全這樣，東尼。不過是一時。」

「我們還要一千回這樣——幾千回——幾千回！」

兩人在低聲說話；雖則他放開她，手還握着她的手；他能感覺到她的手又抖起來，「你不曉得，東尼。還沒有人能够一定。來，幫我把這些人送走。」

他幫她送客；客人走後，他終於碰見那個南非洲來人。他們握手；伊芙韓德隆，東尼德萊克，大衞蘭司達爾，那個在南十字星座下飛來的信使——三個人立在一塊，談了一會話。

當時一定有種預感；如若不然，怎麼三人後來回憶這次會晤時，每人都像照相一樣清晰？可是三個人裏面，沒有一個會夢想到三人中間的離奇關係。伊芙尤其沒有想到這上面去。雖則當天晚上，她已經大半知道將來的結果。沒有一個人夢想到，因爲這種關係在當時實在無從想像——這種存在於文明男女中間的關係，在當時眞是沒有言語能形容出來。

二 末日聯合會

東尼愛去的那家總會的入口是紅地毯鋪着。紅地毯走完，就是一間大屋子，四壁鑲着橡木板。屋內往常都擠滿閑散的人，玩双隆，橋戲，或者下棋，抽烟，看報。屋子後面是陰暗的圖書室；左邊是餐廳，有穿着號衣的侍役在一排排小桌子中間迅速走動着。

可是當東尼走進總會時，他覺得它才從睡眠、刻板生活、和枯燥的男性沉寂中醒轉。只有兩桌牌。少數幾個人懶洋洋在抽雪茄，看報；許多人都聚在酒吧間裏。

燈光好像亮起來。人聲是一連串，人分做幾羣立着談話。那些人平時故意擺架子，裝得沉靜，今天至少表面上已經消失掉。

東尼立刻明白過來，爲什麼總會裏又有了生氣。街上的傳說已經溜進這些總會的大門了。

有人招呼他：「嗨，東尼！」

「哈囉，傑克！什麼回事？」

「你告訴我們！」

「我怎麼告訴你們？」

「你不是認識韓德隆嗎？你碰見他沒有？」

傑克．立都——一個年輕人，名字很容易使人誤會（立都與小同音，易錯會爲渾名）——從一羣朋友中間走出來；可是那些人立刻跟着他，把東尼圍着。其中一個，就是東尼半點鐘前在韓德隆家裏相幫送走的；所以即使他要否認碰見過韓德隆，也不成了。

「東尼，這些科學家帽子裏藏的什麼把戲？」
「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東尼否認。
「那嗎，這末日聯合會鬧的是什麼鬼？」
「什麼？」
「末日聯合會——據我所知，是世界領袖科學家的一個組織，」立都告訴他。
「從沒有聽說過，」東尼說。
「我也是適才聽人說的，」立都招出來：「可是看上去，成立已有日子了。幾個月，總之。在冬天，他們忽然組織了這樣一個會，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東尼問。
「在科學界最嚴格最高的圈子裏。他們組織好了，互通消息已有半年；最近才透露出來。」
「末日聯合會？」東尼重複說。
「就是這名字。」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我想，你也許可以告訴我們一點。韓德隆當然是會員。」
「我聽說，他還是頭兒。」另一個人插嘴。
「我一點影子也不知道，」東尼抗辯着，想走開。他實在是不知道；不過這番話和伊芙告訴他的話太吻合了。世界科學家推舉她父親發表一個非常聲明。可是——末日聯合會！她沒有同他談起這個。
末日聯合會！這使他的皮膚底下起一陣奇特的刺痛。
「你怎麼聽來的？」東尼現在反問傑克。
「從他那裏。」傑克說，碰一下那個說韓德隆是頭兒的人。
「我是今天下午聽到的，」這人莊嚴地說：「我認識標準本城的編輯。他有個記者——一個能幹孩子，名叫臺維司的——打聽這件事。這孩子回來，我正在那兒。好像是幾個月前，那些科學家——像韓德隆這類巨頭——碰上一件大事。事情大得好像把他們嚇壞了。幾個月來他們都爲這件事開會議。」
「開頭，沒有人理會這些會議。科學家總喜歡週遊，拜訪，開會。可是這些會有一點兩樣。很少人參加——而且全是巨頭；而且，沒有眞正報告發表。只報告一些掩飾的話，如原子擊破研究的近況等等。可是那眞正使他們着忙的事兒，一字不提。」
「現在還沒有人曉得是甚麼事；可是我們的確知道，有一件極其重大，極其秘密的事。因爲太重大太秘密之故，連他們自己中間通信，提到這件事，都只用密碼。」
「有一點是確實知道的。他們通信發電報用的密碼非常秘密，連報館裏弄到手的幾封信，也查不出裏面是什麼事。」
「末日聯合會和這有什麼相干？」東尼問。
「這就是末日聯合會幹的。末日聯合會會員中間通信就用這種密碼。」
每個人曉得的都是這一點點；過一會東尼離開這羣人。他不願意和比他曉得更少的人談。他原想到伊芙那裏；這既不可能，他寧可自己孤獨的躭着。他隨便說道：「我要洗個澡，喝杯酒去。」就匆匆走出總會回家。
他的車子在車輛中間蹣跚駛着。前面紅燈把車子攔住，叫號外的聲音把他從遐想中驚起。他伸出頭，向叫號外的賣報孩子買了一份報。標題使他很失望。

科學家祕密成立
「末日聯合會。」

第二份報——一個小型報紙——講的一樣少。

驚人祕密之發見
世界科學家用密碼通信。

他挾着報紙，走到寓所。司閽和開電梯孩子和他說話，他也不答腔。他的日本僕人向他笑。他把黑絨帽交給他，自己投進一張深沉沙發，叫人把電話取來，就打電話給伊芙。
電話公司告訴他，這個號數的電話今晚掛斷了。

「給我倒一杯威士忌蘇打來，琪島，」東尼說：「把那混賬報紙給我。」

報上這樣說：「世界學科界正紛紛討論某項秘密之發現，聞其重要性極其驚人。」

「美國與國外科學家雖對此否認，然標準報已獲得約二十封以上之密碼電文，皆為美國各物理學家天文家與德國海德堡大學歐耐司特，哈姆教授間之來往通信。

「本報已探得，此神秘密碼電報，在美國方面之收發人她有雅魯大學黎銘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拜爾地司博士，寰環電力公司韓德隆博士，與普林司頓大學歐根，泰洛教授。科學家中有數人初尚否認用密碼通訊之事，但一見信件副本後，即行承認。然謂其內容僅涉及數小組科學家合作進行之某種純科學研究，否認研究對象公衆社會有何影響。

「及強其解釋，甚至廣泛解釋此秘密之性質時，則皆拒絕。

「然此事已有端倪。本報今日探悉，開普頓之郎汀爵士與白朗生教授自南非洲派來專使，隨身携帶一神秘小箱飛越非陸；於夏堡搭快輪歐羅巴號來美；抵達後，即在檢疫處下船，趕至考爾。韓德隆住宅。

「韓德隆博士為寰球電力公司之主任顧問，今日方自巧巴沙坦那崙返紐約，其在巴沙坦那時，曾與威爾生山觀象臺之科學家共同工作……

「關於此有聲有色但令人不安之科學神秘，尚有一事足述。即本報已探悉，凡參與此秘密研究之世界各地科學家皆屬於所謂末日聯合會之組織。其用意究竟何在……」

下面全是臆測之詞。東尼丟掉報紙，躺在椅子上；他自己也能夠猜。末日聯合會！當然，這很可能就是一家小報造出的空氣，因而，傳遍了全城。可是東尼又清晰地想起伊芙。韓德隆的話來。

琪島送酒進來；東尼深思地慢慢呷酒。他適才讀到的這些話，和他今天先前碰到的那些事，若是有點意義的話，那一定是人類集體將要受到一種異常而特殊的威脅。而這偏發生在東尼。德萊克最需要人類集體的當兒，無論在生活上或是睡夢中；集體裏有他，有他和伊芙，像往常那樣。或者比較上，像將來那樣，如果各事自然地發展下去。

伊芙在他手臂裏；唇貼着他的唇，就像今天那樣，佔有她。完全得到她！除掉她，他夢想不出任何做人的趣味。他媽的這個末日聯合會！這些科學家葫蘆裏裝的什麼藥！

尼猛力地坐起。「簡直渾蛋，」他喊出來：「整個世界是亂七八糟。亂七八糟！我說，琪島，你不是日本科學家吧，是不是？」

「怎麼？」

「不相干。你沒有打過密碼電報給　因士坦，是不是？」

「米嗎？電報！」

「由他去。我要睡了。琪島，假使我母親鄉下打電話來，你告訴她我還是個乖孩子，還穿羊毛襪子，防傷風。我非睡覺不可，才能辦明兒的事。明兒早上我要賣掉股票五股，也許十股。我有點吃不消。這樣緊張我受不了。」

他乾掉杯裏的酒，站起身來。他在四小時內兩次打電話給伊芙，兩次都回今晚電話線掛斷，只好睡了。

三　從空間來的不速客

早上的報紙把這段驚人消息揭露在他面前，這回不是什麼小報，而是時報——持重的、正確的、極端負責的紐約時報。

報紙印着黑壓壓的標題：

科學家聲言，來自另一星球之世界將到達地球。

韓德隆博士代表六十物理學家天文家作驚人之聲明。

東尼才醒，琪島就把報紙送給他。

琪島自己也顯然對這新聞發怔，而且弄不明白。可是琪島却明白了一點，今天總出了什麼事兒；所以比平時早一點，把咖啡和報紙送進來；他捱在那兒，忙着弄那又濃又沒有渣滓的咖啡，看見東尼霍地坐起，瞪着眼睛看：

「韓德隆博士，素被認美國之領袖天文物理學家，」東尼讀着：「代表六十科學家，（名單見另欄）於今日清晨向報界作以下之聲明。」

東尼張了一下那張名單，上面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英國、德意志、法蘭西、瑞士、美國、南非、澳大利亞、日本，都有。

「其他各國之新聞社亦於同時接得同樣報告。

「關於南非洲開普頓白朗生教授之發見，流言已日登加甚，不正確或誤解之報告可能引起甚大恐慌，吾人為平息此種恐慌，並使人民洞悉目前實際情形起見，將事實發表如下：

「約在十一個月前，白朗生教授當檢視南部天空第十五區（伊雷但奴司星座）攝影片時，辨出當時鄰近阿其那星之處，有二物體為以前從未察見者。

「此二物體俱極黯淡。因其屬於天空最大之伊雷但奴司星座範圍，當時僅視為長週期之變光恆星，過去光力不足感受攝影底片，僅於最近放射力忽然加强。

「一月後，當白朗生教授再度攝製此區域之影片時，查出此體已有移動，然任恆星距離之物體均不能於短促時間內移動分毫。故可確言，此新察見之二物體决非恆星之屬。彼等必為屬於吾人太陽系之物體，而為曩昔未會察見，未會覺出者；否則亦係太陽系以外之物體向吾等推進。

「彼等必係新發見之行星——或流星或來自空間之生客。

「凡太陽系吾等所熟悉之行星皆與地球之軌道約略在同一平面移動。自水星至冥王星，不論體積大小，距離遠近，莫不如此。但此白朗生星體之移動面則幾與行星軌道之移動面，成一直角。

「流星可能來自任何方向；但此二星體在大望遠鏡中所見，與流星絕不相似。其中之一，當第二次觀察時，現有一可察覺之盤形，其光帶顯示之條紋證明為反射之日光。經數次觀察測量其地位及速度之後，此二白朗生星體確實證明為遠自恆星區域空間向吾等行來之行星類，大小亦與行星相仿。

「此二星始終互相聯屬，以同一速度共同向吾等行來。現已俱現出盤形，大小可以測量。最初察見時，其與太陽之距離現已算出約接近海王星與太陽之距離。但吾人必須緊記其行來之方向則完全不同。

「經察見後，彼等即在天王星軌道之遠近移動，今則已接近土星之距離。

「白朗生甲——二星體中之較大者暫取此名——在望遠鏡中所見之體積計等於天王星。即其直徑約為四萬哩强。二物體中之較小者，白朗生乙，直徑估計為八千哩。體積約與地球相等。

「白朗生乙現正行於白朗生甲之前，向太陸系推進。但彼等之行動並不形成行線；較小之乙體環繞甲體而行，致其地位時有變更。

「彼等確已進入太陽之引力圈內；但因彼等來自恆星空間之故，其行來之速度遠非吾等通常行星繞日之速度所可比擬。

「此皆觀察所得之現象。以下所言則為臆測之辭，未必可信，然對白朗生星體之由來未始非一種可能之解釋。

吾人久已設想，太陽既非一恆星，其他星球之四週亦當有與地球、火星、水星相類之行星環繞。吾人非謂一切星體必有行星；但估計每十萬恆星中約有一恆星可能形成行星系。故在億兆恆星數中，約有數百萬行星環繞著太陽。一旦發生災禍，行星即有被牽離太陽之可能。祇須另一星球行近吾人，破壞太陽對於地球、金星、火星、木星及其他行星之引力，即可使諸行星轉入太空，各覓其冷暗之行程。

「吾人之世界，與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從此即將作無限之流浪——其一部分之命運或將注定為永遠之寒冷與黑暗，另一部分或於千萬年後始覓得另一太陽。

「此白朗生星體之由來若欲加以解釋，可設想其當年亦為與吾人地球或海王星相似之行星，繞行另一付予生命之太陽。災禍之來，牽離彼等脫離其環行之太陽，此太陽如有其他行星，當然亦被牽走，而入於黑暗之恆星空間。此二星體——白朗生甲乙——或原來聯合一處，或於穿過太空之旅程中相互形成引力關係，可能已共同經過時間無可計算之行程，然後到達天空某部，終於進入太陽之吸力圈內。因此，彼等前此移動之途徑頓為太陽改易，而向吾等行來。」

在這裏，考爾·韓德隆的聲明結束了。

東尼·德萊克直着身子坐在床上，眼睛看着報紙，左手擦一根火柴，點嘴裏含的紙烟。他沒有點着，但是繼續的做，一面搜索底下新聞記者對韓德隆博士提出的問題，和他的回答。

「到達地球後的影響會是怎樣？」

「現在還沒法說。」

「可是一定會有影響，是不是？」

「當然會有影響。」

「有多嚴重？」

「現在還不能說。」

考爾・韓德隆仍然拒絕回答。

「地球會下會受到威脅？」

回答：「無疑的，這裏的生活狀態將有相當改變。」

「怎樣的改變？」

「這將是下次聲明的主題，」韓德隆回答：「一羣科學家正負責研究，我們受到的騷動是怎樣性質，怎樣程度。等到他們肯定以後，我們將試行敍述這種形勢。可能全世界都會遭到同樣情形。」

「補充的聲明幾時能發表？」

「能够多快就多快。」

「明天？」

「最快明天也趕不及。」

「一星期內？或一個月內？」

「我敢說，一個月內也許能發表。」

東尼站起來，不由主的渾身顫悚。這驚人的聲明語氣在那裏，沒有錯。它是指末日的來到，否則也是指世界一切生活情形將有巨大變化，相當於整個的毀滅。

末日聯合會！在另一欄裏也約略提到，可是東尼簡直抓不着它的要點。

伊芙現在在那裏？今天早晨她做些什麼？她想些什麼事？會不會她到這時才睡覺呢？

她忙了一夜，幫助她父親工作。聲明是在早晨一時發出。報紙上提到她父親時，沒有提到她；考爾・韓德隆顯然是獨自新聞記者的。

伊芙現在到底比這裏所述的還知道多少？顯然的，這些科學家曉得的多得多——多得多，而他們還不敢告訴社會，不敢！事實就是如此。今天他們只敢發表一個預告。

四　末日之後的黎明？

琪島平日很守規矩，今天早上可不然。他藉東尼沒有喝那杯咖啡爲由使他覺察到自己，然後大膽問道：

「先生，當然明乎乎此的？」

「對的，琪島；我懂得——總之，一部分。」

「我可否請問此中眞意。」

東尼瞪眼看看這日本人；可是忽然間他對這矮小的黃色人不由自主地湧起一片同類的情緒。他，像他一樣也是失陷在世界的圈子裏。

失陷！就是這回事。這種古怪的感覺只有「失陷」兩字可以形容。

「琪島，我們要出事了。」

「什麼？」

「一件相當——大的事，琪島。有一點至少靠得住，我們全都要碰上，全體都要。」

「普遍——之滅亡？」琪島問。

東尼搖搖頭，他回答的話使他自己都詫異起來。「不；要就是這樣，他們就會說出。這還不容易嗎——普遍的滅亡，一切都完結。人類多少總準備好這樣，琪島。」東尼一面和琪島講，一面也在和自己辯論：「不；這不能就是——滅亡。看上去不像，琪島。」

「除掉滅亡，還會怎樣？」這個日本人就着事實問。東尼回不出，吩他自己咖啡；電話響了，琪島只得去接電話。

巴爾鏗打來的。

「嗨!東尼，看見報嗎?我不是告訴你，韓德隆有鬼，不過我承認，這事有點叫人意想不到……擺佈不下，是不是，東尼?……你聽我說，韓德隆曉得的比他告訴外面的多得多……東尼，他也許已經全盤明瞭……我要你趕快去碰碰他的頭。」

東尼趕快對付掉巴爾鏗。又是一個失陷在世界圈子裏的人，和東尼，琪島，和所有其他的人失陷在一起;如果你打開窗子，就可以聽到，這些人都在互相打電話，討論這次的威脅。

東尼立在浴室玻璃鏡前，匆促在修面，命令地說:「琪島，隨便那個打電話來，弄清楚只要不是韓德隆小姐，就回我出去了。」

在五分鐘內，琪島就說了實話。東尼不到五分鐘，就趕到韓德隆家。門口有警察把門。公園街，第二街，第三街來的男人、女人、小孩、擠滿人行道;有聲影片的卡車和照相師在街心礙來礙去。電臺職員和新聞記者進不了門，竭力向羣衆打聽。東尼終於找到一個警察;他幸而沒做錯，沒有擅自衝過警衛線，或過份公開說，他是私人的朋友。

「韓德隆博士或是韓德隆小姐可能留下話，讓我會晤他們。」東尼說:「我的名字是東尼・德萊克。」

警察護送他進去。電梯將他引至屋頂的披間;在這裏街上的人聲聽去很模糊，很遠;陽光照着，木箱裏的花有的紅，有的黃，有的青。

伊芙小姐，他們說，在早餐室內;韓德隆博士還睡着覺。

沒有人，只有傭人。這些蠢貨!他們可弄清楚沒有?還是他們被攪昏了?

「哈囉，東尼!進來!」

伊芙從那美麗的小綠檯子邊站起來，這設在屋內有美麗印花布窗帘的角落裏，他們叫它早餐室。她的眼睛帶着光彩;因爲興奮，臉色微紅，手緊緊握着他的手。她有可愛的手，又削，又細，又有力。握着手時，她多麼溫柔，可又多麼堅强!東尼突然感覺需要她。別的事情滾他媽的。

他把她拉到懷裏，吻她;她的嘴唇像昨晚一樣，貼着他。兩人分開時，都深深透口氣——眼睛對視着。他們的手握得長久一點;後來還是東尼縮回去。

她穿着晨衣，修長的手臂套着有花邊的大袖子，白頸和胸脯半露出來。

他彎下腰，吻她的頸項。

「吃過早飯嗎，東尼?」

「吃過——沒有。我可以和你坐在這兒嗎?伊芙，我沒有想到你忙了這一夜現在就起身了。」

「你看見報嗎?我們一直到三點鐘才把他們打發走。那時還是父親堅決拒絕再說什麼話，或是見什麼人。他後來睡覺去了。」

「你沒有睡。」

「沒有;我一直在想心思，想心思——」

「想一切都完了，是不是，伊芙?」

「有一個時候，我這樣想;當然，我會這樣想;可是多數的時候，我在想你。」

「想我——昨天晚上?」

「我一直希望着，你今天頭一件事就到這兒來。我想你會……奇怪，正式宣佈之後，就覺得大兩樣。東尼，昨天晚上我全知道。我知道一般事實已有好多星期。可是，當它是個秘密時——一種只有我和我父親，我父親的朋友知道時——它不像現在這樣。人知道它而不承認它，連自己都不肯承認。它只是理論，在人腦子裏，像個夢，不是現實。昨天晚上，父親和我實在沒有做什麼事。我是說沒有費多大的事來證明。那些事實和數目字父親早從別人那裏得到。白朗生教授的照片和計算祇證實一件已然確定的事;父親把它對過後，我們就發表了。

「這就使一切都改變了。」

「可是你們沒有把全部已曉得的都宣佈出來，伊芙。」

「沒有，不是全部，東尼。」

「你完全曉得會是怎樣的結果，是不是，伊芙?」

「是的。我們曉得——我們覺得，我們曉得一定會是怎樣結果。」

「那就是末日，是不是?」

「不，東尼——比末日還多一點。」

「那能夠是什麼，比末日多？」

「末日之後的黎明，東尼。世界就要毀掉。東尼，東尼，世界就要最澈底的毀滅掉；可是世界雖一準完結，我們這兒有幾個人，有幾個人不會死！或者說，我們不須死——只要接受上帝從天上給我們的挑戰！」

「上帝給我們的挑戰——什麼挑戰？你是什麼意思？將來倒底是怎麼一回事，伊芙——怎樣一回事？」

「讓我慢慢告訴你，東尼。現在有兩個世界向我們行來——兩個世界，也許千百萬年前從另一顆恆星那裏拉走的。千百萬年來，它們可能一直在空間流浪着，黑得要死，凍得要死；現在它們找到我們的太陽了；它們要把我們犧牲掉，自己和太陽結合。因爲它們侵入太陽系的路程不久就使它們接近——眞的，東尼——非常接近地球的軌道。它們不會侵犯到外面海王星天王星的軌道，或是裏面金星水星的軌道。都不會；它們要擠到我們這兒來，要和我們距離太陽的遠近一樣。你懂嗎？」

東尼不知不覺臉失了色。「你是不是說，它們要撞到地球？我料定是這樣。」

「東尼，它們頭一回繞太陽的時候，撞不到地球。頭一回它們環繞太陽，經過我們時極其接近；可是它們一定會過去，兩個都會過去。第二回它們經過我們——其中的一個仍舊會過去，可是另一個過不去，東尼。那小的一個——白朗生乙，和地球差不多一樣大小的，而且，據我們所知，很像我們地球——它將安然過去；可是那大的一個，白朗生甲，就要把這世界掃光。」

「你眞知道這樣，伊芙？」

「我們眞知道。我們也曉得一定會有點出入。也許不會迎頭撞上，東尼不過不管怎樣碰上，就是疾着一下，就夠受了，而且就夠結果掉世界。碰是絕對會碰上的。每一次計算的結果都證明如此。」

「你曉得，東尼，現在天文學是極其準確的東西。我們只要對一個行動的物體有三次不同的觀察，就能描出它的途逕；對於唯兩個星體，我們已做過幾百次的測量。總共已有一千次以上。我們現在全知道它們的性質和引力；我們知道它們的大小，它們走動的速度。當然，我們也非常準確的知道太陽的引力，那會影響到它們的力量和引力的引力。東尼，你記得上次日蝕的預測多麼準確，東北六州天都暗了。天文家預言日蝕幾時開始，幾時完畢，不但一秒鐘不差，甚至算出某些域市裏那一處，房屋那一條街的半邊會罩在陰影裏。結果他們算錯不到二十呎……

「這些白朗生星體也錯不了，東尼。它們是向太陽墜落，它們的途逕和牛頓的蘋果從枝頭墜落的途逕一樣可以算出。在一切創造裏，引力是最靠得，住最固定的力量。這兩個尋覓太陽的世界，其中之一將要把我們掃光，東尼——所有的我們，所有撞擊時留在世界上的人。可是另外那個——那個和我們這個差不多的世界——將會在我們附近過去，安安穩穩繼續環繞太陽……」

「東尼，你相信不相信上帝？」

「這同現在有什麼關係？」

「這件事使我眞的又想起上帝來，東尼。上帝——我們祖先的上帝——如舊約裏面所說的，東尼；做一件事總有他的用意，他能發怒，能報服，但也能憐憫人，東尼，他派了兩個世界來，而不派一個——他不單單派那毀掉我們的一個來。他也派那個拯救我們的世界來！」

「拯救我們？你是什麼意思？」

「末日聯合會幹的就是這件事，東尼。那個同我們世界相像的一個，會靠近我們走過，並且要繼續走去；它將供給我們逃走的機會。我們可以搬到那上面去，東尼，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本領，有膽氣！我們今日已發出一架火箭型的飛船到月球上面，只要是於我們有利的話；只要到月球上面，人活得了。可是，白朗生乙經過我們，有一個時候比月球還近。白朗生乙同地球一樣大，所以可能有空氣。人只要能到達那邊，就有可能活下去。

「它也許是和我們一樣的世界，千百萬年來一直處在經常的寒冷和黑暗中，現在又要恢復生命了。

「你想想看，東尼！到那上面去探險夠多麼驚人，偉大。它原來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一個世界，環繞一個太陽，上面住着有人，有禽獸，樹木。那上面也有進化，進步；跟着有文明；也許有幾千年文明，也許幾萬年，——也許比我們曉得的年代多得多，也許比我們曉得的少得多。當它被拉開脫離它的太陽，墮入空間的當兒，那世界上究竟在何種階段，現在我們純然只能猜測。

「可是不管它，當初在那一個階段，你可以放心，它現在還是在那個階段；因爲它離開它的太陽後，生命就絕滅。一切江河、湖澤、海洋、連空氣都凍結成固體，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保存。好好在那兒，儘管它在空中

飄泊了千百萬年。

「可是當它走近我們太陽時，空氣和海洋就會解凍。人當然不能再活轉來，還有鳥獸和別的生物也不能；可是那些城市將仍舊聳立着，全沒有變，一切用具，碑石，和他們的家宅，都會留存下來，重新為人發現。

「如果我們這世界不會毀滅，東尼，到那世界上去探險將多麼有趣！而且，單就我們今日所能控制的能力而言，這種探險是辦得到的——絕對辦得到的探險。」

停了一會，東尼想起巴爾鏗囑咐他，打聽韓德隆第二次宣佈在什麼時候，是什麼內容。對於股票將有甚麼影響？證券市場還會不會開？

他終於想起，今天不是休假日——公司裏他還有事務——有人和他訂約，買進股票，有人關照他賣出股票；只要市場開門，他就得辦。他不敢提議把韓德隆喚醒，同他談，可是等不到十點鐘，他終於離開伊芙。

他走向地道車站。眼睛注視從他身邊走過千百張面孔。他的身體受到無數挨擦。

「給我五分錢，吃杯咖啡罷？」

東尼停步，看看他。這個乞丐也和他、琪島、伊芙、以及其他一切的人一樣，失陷在這個即將完結的世界圈子裏。他會不會有所耳聞？有沒有，他今日總得吃飯。東尼手伸進口袋。

他對於羣衆的揣想使他苦痛。他們今天早晨想什麼？他們要什麼？他們今天做的事將會怎樣不同？

靠近地道車站的地方，賣報孩子在傾賣着；一部卡車把大捆報紙堆在走道上。人人都拿份報；不是自己看着，就在和旁人談論。一個男人含着半吋雪茄烟頭，一個沒戴帽子的男孩，一個胖女人，腋下夾着紙包，一個綠衣的身材描條的女速記員，一個戴獺絨領子的戲子；他們都在看着報，瞪眼，怕，打算，希望，否認。

有些人假笑，或格格的笑，對於出了這件變故，感到孩子般的高興，儘管它暗示毀滅。這事太古怪，太興奮了。而有些人則好像在自己打主意。

五 世界會完結

十點正，交易所同市場開門了。報紙上沒有添上新消息。只登載歐洲市場對於這項聲明的反應，算是附帶的報告：歐洲的市場已經早開幾小時了。

顯然，在各處城市的煤烟裏都有着一雙恐怖的眼睛，向海、陸、稻田、牧場……注視着。

到十點鐘、熟悉而洪亮的大鑼鐺的一聲，證券市場開拍了，有人把賽馬場股票的數字看了一眼，就倒地死去。

交易所場子上相當靜寂，市場越忙，越沒有聲音。電話裏充滿有規則的擁擠的說話。待役跑來跑去。人站在柱子邊，用小心的聲調談論。幾百萬股票開始交易，價錢是——跌。跌到比當初最瘋狂時代的價錢還低。中午時分，紐約也學了倫敦、巴黎、柏林的樣兒，默認這有顯明的需要。兩扇大鐵門砰的關上。什麼時候再做交易，說不準。等科學情勢變得廓清一點之後，再說。

廓清！在這種情勢下用這樣一句話。可是街上總得用個名詞。一直就如此。

交易所大門關上後，東尼把電話掛上，約有半個鐘點。他的帝國躺在他脚下——那是他的信仰，他的職業的王國。當他把電話掛上，他模擬記起，還是在不景氣那年，他有先見，將他和他母親的款項放在比較安全的投資上；在這次世界大動亂的威脅中竟而還不要緊。

可是「相當安全」——這有什麼意義？什麼東西有什麼意義，在今日？

巴爾鏗進了寫字間；頭伏在東尼的寫字檯上，嗚咽起來。東尼打開抽屜，取出一瓶威思忌酒；酒放在抽屜裏已經一年沒動；倒了一大杯。巴爾鏗一引而盡，好像喝的牛奶，自己又倒一杯喝下，昏昏然走出去。

東尼走到顧客室去。恰巧撞見人把公司的一位老主顧抬走——在一張舁床上，一個微弱的老守財奴，往日自誇渡過不景氣時期一點沒有損失。室內空空如也，女電話生坐在寫字檯邊。小職員各據原位，和一大堆反常的數字在拼命。

東尼拿起帽子，走出去。人都跑上街來——瓦爾街，百老街，和這一段百老滙路，從沒有見過這大羣大隊的人；一種空前興奮把些人從東區、河邊、百瓦利區一帶、從第五街上段、從派克街，全趕到這兒來。抱着孩子的女人、小販、老紳士、闊寡婦、神氣十足的情婦、主婦、學童、工人、小職員、女速記員——觸眼都是。

全陷在這兒，東尼想，全都陷在世界的圈子裏，他們可知道，他們可感覺到！

向來大遊行都沒有聚集這麼多人。屋子裏人全跑到街上來，再加上大街小巷原來的人，擠得水洩不通。人羣的洪流像着了買報紙的魔一樣，一門心思買，永遠不滿足。一個賣報孩子挾着一大捆報出來，站在那兒賣光。裝報紙的卡車駛來，人以爲有最後消息，幾乎被羣衆扒掉。

可是報紙上並沒有添出消息來。內容除了重複早晨的宣告外，全是次一等性質的消息，祇是宣言本身引起的反響。無數荒謬人的意見，話一出口，就被用大字標出來，荒乎其唐的見解，可憐的見解，可是人搶着看。內地已有宗教復興運動開始。祇有科學家——那些人先團結一起，埋頭工作，研究這次發見的性質，然後把秘密一直保留到今天的人——他們沒有再說什麼。

東尼溜進一家餐館；時間雖則不過下午，已經儼然晚上狂歡的樣子，交易所關門了！誰也摸不準什麼原因，或是將來怎樣。管他呢？就是這裏的空氣。

和東尼年歲相仿的兩個同學，也是金融路的朋友，走到東尼抬子前面。「我們逛逛去，一塊走。」

東尼同他們回到溫暖的，陽光普照的街上，全是一片夜間歡樂的景象，平日寫字間過後，工作完畢，那種放浪無羈的樣子，簡直不像白天。他們的汽車擠過百老滙街，警士瘋狂似的和排山倒海的羣衆在街上搏鬭，一點沒有用。到西四十街，車子停在一家黃磚的房子門口。

這是一家夜總會；雖則太陽還高掛着，已經氾滿了人。三層樓面，層層客滿；穿着辦公衣服的客人，吃酒，跳舞。最高一層是兩桌輪盤賭，有多少人圍着。東尼看見堆着許多籌碼，支票。他看看賭錢人的臉，裏面有兩三個熟人。臉上都帶着熱狂。市場關了，這是眞正打擊——不單是金錢的打擊——是整個世界受打擊的前奏。金錢已天然喪失它的價值，可是人還要賭它——贏了叫，輸了，跟着又下注。平日下注的限額已經取消了。

樓下酒吧間坐着三個女子，東尼的兩個朋友一來就搭上。她們都是百老滙一夜工夫孵化出來的那種美麗女子：生長在離百老滙很遠地方的女子，可是鄉下氣派，小城市氣派全消失掉。原來頭髮的色澤全染成黯淡的白金眼；睛四週貼着假睫毛；高聲講話；絲綢衣服緊裹着身體，在喝酒，笑謔。

「這祝福老白朗生！」他們舉着酒杯，「這祝福將要完結的老世界！」

東尼和她們坐在一起；克拉梨莎，珈克菱，白哼娜。他眼睛盯着她們，和她一起笑，一起喝酒；可是他想着伊芙；暗地裏希朝，她終於睡了。伊芙，和她們一樣苗條，一樣年輕，比他們可愛得多，可愛得多多；而且她腦子和靈魂裏還滿裝着關於今天這全部的可怕知識。

屋子裏烟氣迷漫。不絕有人走出走進。過了一會，東尼又看看那龐雜的人羣；在屋子那一頭，他瞧見一個朋友，獨自在茶座裏坐着。東尼起身向他走去。他是個值得注意的人，是個人物。身材瘦削，灰白頭髮，人正派，不搭架子。他一双黑眼睛常是心不在焉，視若無睹的樣子。戲園第一夜上演總有他在座。有錢女孩子的母親，家世清白女孩子的母親，爭着請他。凡是漂亮社會最漂亮人物去的地方，總碰得見他。蘇桑普敦，紐堡，皮亞理慈，堅尼司，尼司，杜菲耳，龐彼其。他就像老銀幣——可是並不老。也許四十歲，一個獨身漢。假若有什麼權威稱他爲生活鑒賞家，風月主，一個從尼羅時代羅馬轉生到今日的庇特羅里司（注），他一定會高興。雖則高興，他可不會顯出來。他的名字叫彼得。范德比爾。而他，東尼一看見他就想起，也是失陷在這裏，同他，同伊芙，同琪島同那個叫化、同白婷娜、同珈克菱，以及其餘一切的人，都失陷在世界這圈子裏，不久就撞上那從空間負有使命而來的另一世界；可是這世界另有一世界環繞它，這世界將要很接近地經過我們的世界——很近，又安然走開。

東尼把腦子淸一下。「哈囉，」他向彼得•范德比爾說。

范德比爾抬起頭來，臉上顯出歡迎的樣子。「東尼！巧極。眞想不到。碰到你高與之至。請坐。坐下來想事體。」他招呼侍役要了東西。「你算得是幕子裏人，我敢說。」

「幕子裏？」

「我記得你是韓德隆家的朋友。實際情形，你總曉得多一點。」

「是的，」東尼承認；向這個人否認是毫無道理的事。

「不必告訴我。不要爲我的原故失信。我不是那種人，要趕在人前頭知道細情。事體的大體趨勢已夠清楚。奇怪。有意思，是不是，想到這一切都要完結？我覺得很興奮，你覺得不覺得？一切——都瓦解冰消。我眞想說，「感謝上帝！」我是膩味夠了，個個人都如此。文明簡直是混賬的諷刺。現在看來，總算還有個公正明白的上帝。

（注）庇特羅里士爲尼羅時代人。主持尼羅之消遣者。

「民主！你睜眼看看。這裏都是最上等的人，他們自己立下的最新法律，他們自己先犯。那個發明民主的人，眞是蠢貨！可是世界上又有那兒好一點？所以，倒底還有個上帝，他又像在挪亞時代一樣，把我們抓在手掌心了……所以我說，好事。

「可是韓德隆同他的科學家做的不頂對。他們犯一件大錯。一直到今天爲止，他們的做法都極好，可以說不能再好。我是說，他們一直把秘密保守到他們獲得確實報告爲止。他們算運氣，因爲白朗生星體是在南方發見，而且只能在南半球見到。那兒沒有幾個觀象臺——祇不過南非、南美、和澳大利亞。這是一道關，使他們多多有機會，不讓外界知道；我所以說，他們到現在爲止，做的都不錯。可是沒有人告訴他們，現在還要保留一部分不給外界知道，是不對的；他們頂好全說出來——不管事情頭痛到怎樣。沒有比這樣摸不着頭腦再頭痛的了。

「這證明今晨宣言上簽名的那些人全是冬烘科學家。人情兩個字，是他們分析不了，也沒法變成數字的。他們需要的是社會關係方面的顧問。你告訴考爾．韓德隆，我舉薦伊維．李。」

他起身丟下東尼，在人羣裏消失掉。東尼剛要付賬，看見范德比爾的十元鈔票放在桌上。他站起身來，取帽子出去。

最後出版的報紙登載一段白宮發表的聲明，總統命令從明日起各人照常工作。政府答應維持全國秩序，猛烈指斥美國人民對科學家聲明的越軌行爲。

東尼付之一笑。「生意照常！變動中繼續照常做生意，」他想着。他比往日更加覺出，美國人活在世上就是做生意，就只相信生意。

他涉想着，總統對於全部事實不知道倒底曉得多少，這事會有怎樣政治發展。想起好笑，世界完結也會有政治發展；可是當然會有。任何事情都有。

他乘市汽車到韓德隆所。離寓所還有一大截路，就得下車步行。門口的羣衆和警衛都增加了；可是有些人能夠過去；東尼打聽出，他仍是一個。

屋頂大書室的門關着東尼能夠聽見，裏面有幾個人正在大聲和韓德隆爭辯。沒有人和伊芙在一起。她一個人候他。

她像平時一樣，打扮得很齊整，很漂亮；秀髮梳向後面，嘴脣看上去冰涼，可是貼上他的嘴脣時多麼溫暖。

他緊緊摟着她一會；在那當兒，他吻她，摟着她一切疑慮和恐怖都丟掉。一切完結都沒有要緊，只要他有她。他從沒有夢想到，抱着她時，感覺到這樣佔有的快感；他從沒敢夢想從她，或從任何人那裏得到這樣體貼。他已贏得她，她也贏得他，毫無疑義的。當他想起那毀滅他們的洪禍時，他設想它向他們同時來臨，兩個人擁抱在一起，他就滿不在乎。

她完全和他的感覺一樣。她的手指摩他臉，熱烈而溫柔，使他戚然。

「我們什麼講究，東尼，突然完全變了？」

「親愛的，我想，是刀的影子——親愛的，我記得小時候在吉卜齡小說裏讀到過，從沒有懂得。你可記得那對愛人：一面愛，同時知道其中之一準定要死？『什麼也比不上在刀影下取得的幸福。』」

「可是東尼，我們只要有一個死，就兩個都要死。這要好得多。」

隔壁的人聲吵得更高，東尼放開她，「裏面是些什麼人？」

「一共六個：國務總理，州長，包根先生，一家大報紙的頭兒，另外還有兩個。」她心思全不在這些人上面。「坐下來，東尼，可別靠着我；我們得打打主意。」

「你父親告訴他們嗎？」他問。

「他告訴他們先會是什麼情形。我的意思是說；告訴他們白朗生星體第一次要很隣近經過地球，繼續去繞太陽。目前這就夠他們受。告訴他們撞上還沒有到時候。你曉得，單單在附近過去就可怕極了。」

「爲什麼？」

「單拿一件說，引起的高潮。東尼，潮水你曉得。你知道是月球引起的。月球不到地球八十分之一；可是它引起的潮水，在芬帝灣那些地方，可以高到四十呎到六十呎。」

「當然——那些潮水，」東尼恍然說。

白朗生乙和地球一樣大，東尼；白朗生甲估計比地球重十一二倍。白朗生甲第一次將要經過月球的軌道。單白朗生乙已能引起好幾倍高潮；至於白朗生甲——東尼，你簡直沒法用簡單乘法形容。整個紐約，連最高的

摩天樓，都要淹在水裏——任何人都沒法想象這種浪潮，海水吸上天，來回衝擊；世界一切海岸都會被海水冲毁。潮浪會冲到阿勃拉暨安山脚；歐洲、亞洲也是一樣。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與德意志的半部，印度與中國的半部，都要淹入水底。而且，還會有地潮發生。

「地潮？」

「因地殼牽動而發生的地震。有些人寫信給父親，認爲白朗生甲第一次經過時，地球就被扯得粉碎；有些人認爲地球還抵敵得住。」

「你父親怎樣想？」

他認爲地球頭一次還得起——而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可能逃出性命。不過，這當然只是猜測。」

他眼睛看着她，冷靜，沒有痛苦，毫無時間感覺。

在這兒，紐約一個公寓屋頂，披屋搭成的客室裏，他和一個美麗女子在一起，她的父親告訴她，認爲地球上五分之四的人，都會在天上瞧見的一顆行星經過時，喪命。再過幾個月，剩下其餘的人也要死掉，除非他們能逃出地球去活命。

這些話喚不出適當的情緒；它已失去正常的意義，就像用光年表示的距離一樣。它已不是意識所能達到；可是這裏所說的却能成爲事實。他的心警告他這一點。那將要發生的只是宇宙的常態；一個人如果想一想太空分散着有無千無萬的恆星世界，互古有無完無盡的時間，就會覺得這事是稀淡平常。眞是稀淡平常，這將要來到的衝突。

若說因爲你想象不出，這事就不能發生，你夠多蠢，多自命，多夜郎自大。

伊芙在冷眼看他。多年的友誼和情感使她看出東尼是個正常的人；不論有什麼事發生，他總是快快活活，從不古怪。在過去，她看出，只有是球場上出事，或是股票市場上起了恐慌，他才着靜；足球場上不過是遊戲，股票市場上是因爲他弄不清那種金錢關係。他一生的錢儘夠吃用，還有得多。

現在她冷眼看他，覺得他那樣子正像人類碰見最可怕的現實時那樣；她並且私衷很高興他這個樣兒。到目前爲止，只要提起這件事，他從沒有打算逃避的樣子；他祇努力想多明白一點。

和那些人眞是個對照——裏面有幾個還被稱爲國中大人物呢——隔壁門裏，他們的聲音又高起來。

有個人——她辨不出那一個，尖着嗓子憤怒地嚷——顯明在和他父親爭執；他想用嗓子壓她父親下去，否認擺在他面前的一切。伊芙聽不見她父親回話。他可能不答一辭；他向來沒有辯才或吵嘴的本領。

可是那種吵鬧使她忿然；她知道，他父親碰到這種事，毫無辦法。他想要到他身邊去；可是她不能。她走近東尼身邊。

「有人好像，」東尼說：「不樂意他所聽到的事。」

「是誰，東尼？」

「那種素來聽不慣不樂意事的人……啊，伊芙，伊芙！親愛的，親愛的！在我一生裏我第一次願意做個詩人；我要尋找能說出我的感觸的字眼。我做不出詩來，可是我能把一首老詩改換一下。

『昨天已安排好今天的瘋狂；
和明天的沉寂，勝利，和絕望；
愛！你不知道你那兒來，來做甚？
愛！你不知道你去做甚，那兒去？』」

人聲忽然高起來，警告他們，通書室的門開了。接着聲音又沉下去；可是他們覺得有人出來，一齊把頭掉過去。

是她父親。

他站在那兒打量他們，和自己盤算他要說的話。隔壁房裏，他丢下的那些人自己裏面又吵起來。他總算腦子裏清除了他們。

「爹，」伊芙說：「東尼和我——東尼和我——」

她父親點點頭。「伊芙——東尼，你們沒有發覺我，我已先看見你們。」東尼臉紅起來。「韓德隆先生，你看見的並不是胡鬧，」他說：「我們毫不胡鬧。我們最近可能就要結婚——是不是，伊芙？」

「我們可以嗎，爹？」

考爾．韓德隆搖搖頭。「你們兩人都不能談結婚，或是談愛情。現在沒有空告訴你們爲什麼；祇是——不成。」

「爲什麼不成？」

「別的事情太多了。等幾個月，你們就曉得。在目前，可不要私奔，或是溜進街頭教堂去結婚，那就是和我替你們預定的計劃搗蛋。也不要儘是做——我剛才看見的那些事。這樣只有使你們更難受——你們將來弄清你們的地位之後，就會明白。東尼，我個人對你沒有一點意見。我很喜歡你，你也知道。如果世界能保存下去，我一句話也不會說，可是世界無論如何保存不了。這一點，我們以後再談。」

書房門又開了；有人喊他，他又回到隔壁去，加入辯論。

「他這是什麼意思？」東尼問伊芙：「說我們不應當愛，不應當結婚。什麼世界保存不了？愈是我們要死，愈應當如此——而且要趕快。」

「我們兩個誰也猜不出他是什麼意思，東尼；我們在思想上要比他落後幾個月；眞的，他足足半年工夫什麼事不做，一直在打算我們，以至整個人類，應當怎麼辦。我想，他的意思是說，他已經把我們打在什麼計劃裏面，而這計劃不容許我們結婚。」

隔壁的爭論停止，人走出來。幾分鐘內，一無動靜，東尼進大書房，去找考爾・韓德隆；檯上攤着從南非帶來的照片。

那上面都是些一方一方的星，總是同一處的星，，拍了又拍。有一張星羣最密的照片好像同樣照了有二十張。

「你今天上街的吧，東尼？」

「上過。」

「今天他們相信了是不是？他們連交易所都關掉，我聽說：城裏到有一半休假。他們老早曉得，有一件事在脅迫他們，脅迫市場。今天早晨我們告訴他們實際情形的一半；他們以爲自己相信。剛才，我告訴六個人另一半的事實，或者一半的大部分，而他們，他們——你總聽見了，東尼，是不是？」

「是的，我聽見的。」

「他們不相信。世界不會完結；它決不會同另一世界撞上，因爲——頭一個理由，它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的事，另外還有個理由，他們不相信。你同他們詳細的說也不行。他們不相信。明天，東尼大家的心緒將大大的相反。交易所又會開門；生意照做。這是好事；我高興他們這樣。可是却有些不便的處在。

「毛病是，人類了解望遠鏡的程度及不上他們了解顯微鏡的程度。剛才那些人，每個人都相信顯微鏡下面的事實，他們親眼看見與否，懂得與否，都沒關係。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醫生從他們任何一個人身上取點血球，放在顯微鏡裏一看，說『莫見怪，這表明你要死了，』他們裏面沒有一個人不會立刻把自己身邊的事料理清楚。

「他們沒有一個會要求，親自張一下顯微鏡；他知道，那對於他毫無意義。

「可是他們向我討白朗生照片看。我拿給他們看；這檯上的就是。東尼，你來。你看這一塊星界。這裏所有不動的圓點子，每一個都是顆恆星。可是你看這兒；這裏有淡淡的——很淡的一條痕，可是總是一條痕。這裏，緊靠着旁邊，又是一條。有東西走動了，東尼在一片什麼都不會走動的星界裏，有兩個光點走動過！也許那裏弄錯？底片上的毛病？這些和其他可能的錯誤，白朗生都想過。他把這一塊星界照了又照，夜夜照。每一次，東尼，你看，這同樣的兩個光點顯出兩條痕來。這再不會弄錯。在這兒什麼都不應當走動的地界，有兩個東西走動。可是我們能拿給人看的，只是照片上兩條細微的痕。

「這些痕的意思是：『先生，現在是料理你後事的時候了！』全世界的後事，世界上每一個活着的人的後事——當然，他們不大信得過。

「白朗生自己，雖則他有幾個月工夫，一夜一夜的親自觀察這些行星，也不大信得過；熱帶以南別的觀象臺上觀察的人也信不過。

「可是他們找出舊照片來查，從前給這一塊天空攝取的照片；他們發現，在同一的星界，他們以前大意沒有看出，總有兩小點光走過的痕跡。這兩個東西都不是恆星，可是出現在只有恆星的區域內；兩個古怪的東西，在沒有東西應當走動的區域內，一直動着。

「我們只需要對一個物體，作三次觀測，就能描出它行動的路逕；白朗生教授對於這兩個東西，已經獲得了二十次的觀察記錄。他求出一個結果，而結果是極其駭異。他不得不一開頭就囑咐他的每一個工作者和通信人絕端保守秘密。他們一共備了幾百次的觀察；求出的結果總是一樣。他們全都仔細對過。

「伊芙說，她告訴過你，是怎樣結果。」

「是的，」東尼說：「她告訴過我。」

「我也告訴了這些人。他們要求——簡直命令我，把我們所知道的解釋給他們聽。我告他們，這兩個光點。移動的方向將要進入我們的太陽系，那時候，其中之一就會和我們世界相撞。他們說，好罷。

「你曉得，他們簡直不懂得這裏眞正的意義；在他們裏面，只會引起一種騷動，鬧交易所，讓大家狂歡一天。

「後來我告訴他們，在撞擊之前，這兩個星體——白朗生甲和白朗生乙——先會在我們附近走過，引起六百呎高的潮汐，從紐約到舊金山——當然，倫敦、巴黎、和到處所有的海岸，也是一樣。

「他們開始反對這一點，因爲他們懂得。我又告訴他們，白朗生星體經過時還會引起猛烈地震；規模之大，令人無從想像。大陸城市，有一半坍掉，而地殼下面的騷動將使各處火山爆發，自有世界以來，從沒有見過這樣兒。我說，白朗生星體第一次走過時，五分之一的人類也許活得了。我想指給他們看，地球表面有些區域也許相當的安全。

「我拿不準紐約，或菲勒特爾飛亞，或波士頓……他們同我說，明天我得發表一個比較能安定人心的聲明。」

六　初步的反響

考爾•韓德隆又瞧瞧他的照片。

「我想，兜底說，我們想多搬幾百萬人到安全區域，做得到與否，實在沒有多大要緊。橫豎，他們只會有八個月好過。因爲八個月後，在太陽的另一面，我們又要碰上白朗生甲。這次，地球上將沒有一個人逃得了。

「可是，少數的幾個人也許有機會能逃出地球活命。東尼，你曉得，我並不相信宗教；可是誠如伊芙同你說的，怎麼無巧不但從空間來了一個毀滅我們的星球，而且在它前面還轉動着一個同我們一樣的世界，使我們裏頭幾個人——幾個人能於到達上面，得救。」

東尼把大衞•蘭司達爾帶到自己寓所。昨晚這個南菲洲人要看看紐約。

一覺醒來已經不早；至少東尼醒時是如此，他心定神安地，懶懶躺了一會，一點想不起昨天一天驚人的發展。

到他最後完全清醒時，他模糊記得有什麼不放心事，像是出了什麼事。東尼是個健康而且精力足的人，以前睡足時也有過這種半回憶狀態……也許，他和一個警察打了架，而且將他擊倒了？東尼漸漸想起曾經帶什麼人逛城，可是誰呢？

現在東尼能想起他模樣來——一個黃皮膚、沉靜、結實的漢子，隨便在那兒都照顧得了自己。而且女孩子歡喜他；可是他很當心，雖則他以前沒到過紐約，雖則他是從南菲洲來的。

對了，東尼想起來！是大衞•蘭司達爾，布勒陀利亞飛行員，從開普頓把攝的天空照片帶到紐約來的。爲什麼？因爲這些南方天空的照片上有兩小點光，表示是兩個古怪的行星向地球行來——要把地球掃光！

東尼完全清醒時所記起的的心事就是這個。不是他又打倒什麼警察。是這個——是這間房間，這張床，椅子，外邊一切的東西，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人，連你自己在內，經過不久時間，都要不存在。眞的，經過一個固定的有限的時間，雖則他不知倒底有多少。

伊芙拒絕告訴他；韓德隆博士，也拒絕告訴他。不肯說；末日聯合會的會員還不肯透露出來，世界上的人究竟還能活多久的日子。

東尼翻個身；琪島聽見他，走進屋來，替他放洗澡水。

「行，琪島；由它去，」東尼和他敷衍：「蘭司達爾先生起來沒有？」

「喔，全起了。」

「他用過早飯沒有，琪島？」

「只用了一頓。」

「你怎麼說？」

「他說，先吃一點——在一點鐘前——再跟你你一起吃。」

「哦。好的。我得趕緊起身。」東尼一面趕，一面却想着伊芙，簡直忘記掉蘭司達爾！

東尼奮然坐起。昨晚，他很倔强；今天早晨他更加如此。當他摟着伊芙柔軟的身體，她也貼着他時，他從沒有嘗到或夢想到這樣親切的快樂；兩個在一起對抗全世界——甚至對抗全世界的完結，整個的毀滅。他現在恍然悟出，使她毫不猶疑，投到他懷抱裏來的就是對於即將襲來的毀滅的恐懼。誰能孤獨地立着，正視死滅。一切人性，每一個本能，每一個衝動，在危險時都害怕孤獨。救你自己；自己救不了時，就救你的同類！在你死以前，去配合、生育——先生出生命！

使伊芙．韓德隆和東尼．德萊克結合的原因就這樣單純而不可抵禦，再沒有比這樣結果更快樂了。他現在才懂得，他從前聽見人說的一句話：「沒有比在刀影下攫得的更加幸福。」

可是她父親禁止他們這種快樂。他不但禁止，而且否認他們往後的可能性。而她父親不但以父親的資格，而且是以一個古怪組織的領袖資格控制她；末日聯合會！東尼開始感覺到它神秘的威力了。

這一羣死黨，全世界科學的領袖，極端嚴厲，極端守紀律，從事於他們的企圖，頗使人回想到早期基督教徒的堅貞，爲成立教會不惜以身殉教。他們要求人而且命令人絕對服從。伊芙已加入這個專制的結社；考爾．韓德隆和他說話，命令她，禁止她時，不但是她的父親，而且儼然是她的官長，末日聯合會的官長……

東尼看見蘭司達爾在客室窗子口站着。早晨的報紙攤在桌上。

「哈囉，」東尼說：「聽說你起身半天了。你的好習慣眞多。」

南非洲人藹然微笑。「我要加入末日聯合會，就得比我往常習慣還要好些完成。」他說。

「那麼你己決定加入了嗎？」東尼問。這是他們昨晚討論的問題之一。

「是的。我選了紐約支部。」

「你不回開普頓去？」

「不，總部將來設在這裏——或是跟韓德隆博士走。」

「這樣的，」東尼說，眼睛溜着報紙，可不拿起來。「那兒有什麼特殊發展？」

「很明顯的，大家一致認爲昨天宣佈的也許靠不住。」

「韓德隆說，可能會有個普遍的反動。你想一想昨天的情形，就會覺得一定會有反動。」

東尼把報紙帶到早餐桌上去看，蘭司達爾跟他又喝一杯咖啡。

兩個性情、身世、教育、迥然不同的青年一同呷着咖啡，對望着。

「喂！」東尼終於發問：「可要告訴我，你對這怎樣感覺？」

「奇怪，」南非洲人供道：「我把證明世界將要完畢的最後文件帶來；可是在路上，我覺得世界這個老東西，對於我比我從前設想的那樣更加可親：……」

「先拿幾件小事說，」蘭司達爾用他逗人的坦白而爽直的派頭說下去：「我從沒有這樣子住過一天。從沒有被人服侍過。」

東尼莞然。「這提醒了我；不曉得他們可肯讓琪島加入聯合會？」

「恐怕在裏面不能做我們的用人。」南非洲人說：「我希望我住這兒的時期，你準許我用『我們』兩個字。我得承認，我很樂意這樣生活着。我也要告訴你，我很感激，這樣能時常接近韓德隆小姐。我沒有想到，世界上眞會有她這樣的女子。」

「我們可要記得，這世界就要完結，」東警尼告他。「每當我們提到這世界，要記得，它就要完結。」

「那麼，你準不準許我說句非常冒昧的話？」南非洲問。

「快說，」東尼說。

「我是說——我要是處於你的地位，我就不會特別在乎將來怎樣。」

「你是說，我同——」

「同韓德隆小姐。換一句話說。我十分的恭喜你。」

「你不曉得你說的些什麼，」東尼說——話出口，自己覺得莽撞．「對不起。我說，我謝謝你。……證券市場，哼，今天又要開了。事實上，它現在一定已經開了；而我並不坐在寫字間，瞧着報價機，替那些對將來沒有信仰，短心思的人，什麼跌一段就買進，X——那是聯邦鋼業股票——升半點就賣出。我說些什麼？將來在那裏？它出了什麼事兒？」

「它今天好像又站穩一點了。」

「對的。證券市場又開了。電話——大概我寫字間打來的。巴爾鏗先生問我同考爾．韓德隆談話後，有什麼私人忠告。你說，我出去了，或是睡覺了，而你不願意吵醒我。我任憑你替我扯謊，隨便你說，……我早就

該同你說，蘭司達爾，我眞歡迎你住下去。跟我就在這兒住下去，如果你願意的話。」

「要我到寫字間去毫無道理。現在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沒有道理，只有幫末日聯合會那些第一等頭腦的人做事，造飛船，造好它；還有就是觀星。」

「他們造好多少？」

「簡直够不上多少；不過，需要是發明之母，沒有比這再的確了，而現在，需要好像已經淸淸楚楚望見——至少在望遠鏡裏是如此。」

東尼上街去；到了寫字間。習慣約束着他，就像它這時候約束着世界上千千萬萬人類一樣。習慣——還有反動。

什麼恐慌？沒有這回事。考爾·韓德隆和他的科學同志儘管拒絕發表安定人心的聲明，自會有許多別人發表這類談話；所以住在世界這個圈子裏的人天爲寬心。美國總統指出：就算朝壞處着想，這六十位科學家也不過揣測，可能有重要的騷動發生；總統並且預言，騷動即使實現，也不會如目前大家所慮之甚。

考普萊教授到他寫字間來；他是考爾·韓德隆的朋友，東尼因此認識。

「我有點東西要賣，」他說，從他通紅而快樂的臉中間摘下夾鼻眼鏡。「你看，什麼時候能替我賣頂好的價錢？」

他把一個信封放在東尼檯子上，裏面全是股票。「我剛從秘魯回來，」他解釋：「我在那兒觀察白朗生星體的進行。韓德隆告訴我，你知道全部的事實。」

「這麼說，眞是事實了？」東尼問。

「你是不是問，我承認不承認？你可承認，太陽明天會升起來？」考普萊教授回他：「朋友，白朗生星體的行動也是受同一力量支配的。」

「可是，」東尼追問：「照你的看法，我們倒底會遭遇到怎樣結果？」

「怎樣結果？」考普萊教授反問他，高高興興地，「你在十八吋口徑大炮放出的礮彈前面，拋起一個胡桃，是怎樣結果？我敢說，這裏的結果一樣確定，根本不會錯。所以，我說，替我把股票賣掉。我一家人，和我個人的負擔，就是我們夫婦兩口子；有許多事我們想要做，都犧牲掉，換來這點將來的保證。現在，既然無所謂將來，爲什麼不立刻去做我們想做的事？——今天可宜於賣出呢？」

「這一點上。」東尼說：「你猜的不會比我壞。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價錢也許又恢復正常——也許沒有價錢。你覺得，一般人對這件事是怎樣眞法？」

「他們今天表面上否認；可是他們着實嚇了一大跳。嚇一大跳——這是初步。也是必然的事。往後——他們是照各人的性情行事。不過現在，他們全以否認來對付，因爲他們受不了這樣驚嚇。

「全世界都是這樣！我聽說，巴黎歌劇場方場上，有人站幾個鐘頭，大部分的時間默不出聲，簡直信不過，木鷄似的。這些是少數有知識的人，知道否認沒有用，可是嚇呆了，他們沒法想象，他們平日節衣縮食，積賺下來，對於未來歲月的一點打算忽然全完了，一切全完了。

「柏林也是同樣情形。朋友，你想想看莫斯科紅場上的光景！你想想那些俄國人，發現他們的革命，他們重新鑄造自己本性的野蠻企圖，全成泡影，全白做了。一顆石子就把他們打倒——一粒來自宇宙，負有特殊使命的沙子。打倒，銷滅掉他們，好像從來沒有過俄國人一樣！這事多大！朋友，你試想，今天晚上做史太林是什麼滋味！多可怕！多幽默！多麼不留情的悲劇！

「試想那傲岸的慕索里尼，發現他不能從他那鋼鐵靈魂的學者中逼出的秘密：是這樣一個秘密：法西斯的幻滅。一切幻想的幻滅。一切，到頭，都是幻滅！塵土！

「他鼓出下巴，手擧着，向他的黑衫黨行禮，吼着他響亮的句子，向任何礙他事的人，礙他事的東西挑鬭；可是看哪！多少萬萬，萬萬，萬萬哩外，多少萬萬年前，慕索里尼的祖宗還不成個猴子頭的時候，有一些恆星偶然經過，破壞了一對行星的軌道，將它們送入太空——現在忽然跑來和他搗蛋。試想我們總統，到現在，還想把這事壓下去！唉，我能够哭。可是我不哭。不但不哭，還要笑。要笑，簡直沒有人——只有幾個，幾個，朋友，幾個——眼看着這種極端醜惡的命運的來臨，在夜以繼日地，想空心思，企圖改變他們的命運。多偉大的姿態！可是今天，多大的驚嚇！而日後，又是怎樣景象！到了世界上十五萬萬人口全體都明白過來，沒有東西救得了他們，連自己也救不了自己的時候，這將是怎樣景象！我希望我見不到。話說回來，請你儘可能找好價錢替我把股票賣掉，拜託，拜託；我的太太同我——我們積賺了這麼久，太刻苦自己了。」

下午東尼坐在一部汽車裏面，看見街上忽然被一羣粗狂的男人阻塞着，他們臂挽着臂，從一扇門裏衝出來

，唱着歌——醉得簡直不省人事。

東尼是到紐亞克飛機場去，找一位飛機師，飛他搭到阿地隆答克去。在那，考爾・韓德隆新置下一所產業，東尼就是到那兒去。

七　命運的幾個要求

在一所樹木環抱的花園裏，伊芙等着他。空氣裏充滿花香，鳥唱，和森林的氣息。這裏供給人物質，世界的新產品，新體驗，和城市的擾攘嘈雜迥然不同。

她穿的白衣裳，光着肩和臂膀，綢衣服緊裹苗條的身體。完全女人氣，她！當她想起她替自己決定的工作時，她眞的過女人氣了。如果她把自己穿得像個修道姑，會不會工作得好一點呢？

一架飛機在黃昏天空中隆隆飛至，落在清除了的，剪過草的場子上。伊芙從小池邊長凳上站起身，池水開始閃耀着金星——太白星的反映。她顫慄着，焦灼地；繞着池子走一轉，又坐下來。

終於他來了，而且，如她所想望的，一個人。

「哈囉，東尼！」她故意裝得穩重。

「伊芙，親愛的！」

「我們連這個都不應該說！不——不要吻我，不要這樣攬着我！」

「爲什麼？……我曉得你父親說過，不許這樣。末日聯合會的紀律如此。可是爲什麼如此？爲什麼他們定要這樣的紀律？爲什麼你定要服從？」

「這個，東尼。就這樣——靠着我的手——讓我慢慢解釋給你聽。可是你先告訴我，今天城裏頭什麼情形？」

東尼告訴她：

「算數。現在，東尼，我們來並排坐——可是你膀子不要摟着我。我眞要，可是我不能。就是這個原故，你懂得麼？

「我們是在一個莊嚴的時刻，東尼。今天我花了很多時間做了一件在我是古怪的事。我又把舊約、但以理書讀了一遍，尤其是伯沙撒王筵宴那一節，我讀了又讀。東尼，我還記得。

伯沙撒王爲他的一千大臣，設擺盛筵，與這一千人對面飲酒。

他們把耶路撒冷上帝殿中所掠得的金器皿拿來，王和大臣皇后妃嬪，就用這器皿飲酒。

他們一面飲酒，一面讚美金銀鐵木石所造的神。

這不活像我們，我們多數人做的，東尼？

當時忽有人的指頭顯出，在王宮與燈檯對面的粉牆上寫字，王看見了寫字的指頭，王的臉色就變了，雙膝打戰。王大聲吩咐將用法術的，迦勒底人，並觀兆的領進來。

但以理，你還記得牆上文字講解出來：

彌尼，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上帝已經算就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你在天平裏稱過，有虧欠。當夜迦勒底王伯沙撒就被殺

「這很有點像我們在的情形，東尼；祇不過從前的指頭寫在牆上，這一次寫在天上——在我們頭頂上。東尼，上帝的指頭指點出天上兩條細痕——兩個東西，從沒有東西應當走動的地方，向我們走來；而其中之一的使命是極其明顯。

「它向這世界上人說：『你在天平裏稱過，你有虧欠。上帝已經算就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可是那另一個說的什麼呢？

「就這個古怪，東尼：使你想到，毛髮悚然。因爲這是上帝事後想起——給我們的機會！

「你還記得舊約裏面的上帝怎麼一個樣子，嚴厲，不留情。『上帝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那上面說：『上帝就後悔造人在地球，心中憂傷。上帝就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從地上毀滅，把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一齊毀滅，因爲我造他們後悔了。』後來，上帝想了一會，氣平息一點，於是他就警告挪亞造方舟，讓挪亞救出自己和些鳥獸，重新開始生活。

「東尼，我覺得天上那第二條痕子說的話就是，上帝又來做這回事了。創世以來，他的脾氣沒有改；在這

短時期內不會改。他做甚麼要改。東尼，我覺得，他好像把我們全檢閱過，結果極其厭惡。

「你曉得，在這個世界上，進化約計繼續了五萬萬年之久；我猜上帝會這樣想，如果在這麼長久的時間，我們的成就不過是現在這樣，他就要把我們毀掉。因此，他派出那道痕來對付我們，把我們完全毀滅。這就是白朗生甲。可是白朗生甲在路上走不多遠，他又從頭到尼想過，決定再派白朗生乙一同去。

「你看，上帝總共在世界上花了五萬萬年；這在上帝也夠得上算一段時間了。所以我想他會說：『我要把他們滅掉；不過我要給他們裏面少數人一個機會。他們若能好好利用這機會，遷到我派出去的那另一個世界上，也許他們值得再試驗一次。這樣，我可以省五萬萬年。』因爲在那邊世界上，東尼，我們將接着這世界上未完的事做。」

「這個我懂得，」東尼說：「這和不許我現在愛你有什麼相干，把你抱在懷裏，把你——」

「我但願我們能夠，東尼！」

「那麼爲什麼不？」

「沒有理由不能夠，如果我們一定死在這兒，東尼，跟世界上人一齊死；可是如果我們要乘飛船，就無論如何不能。」

「我不懂這一點！」

「你不懂？你認爲天上那第二條痕——我們稱做白朗生乙的那條痕，那不久將走近這邊世界，而且可能在白朗生甲把其餘人類毀掉之前，接我們安全過去的——東尼你認，爲它是專爲你我而來的嗎？」

「我就不認爲，它是什麼人派來的，」東尼頂她，不耐煩地：「我不信有什麼上帝，一會兒創造世界，一會兒又懊惱起來，要把世界毀掉。」

「我相信。幾個月前，我也不相信有上帝；但是這件事情之後，我相信了。這件將要來臨的事情算得太準確了，決不會沒有一個主宰在那裏主持，決不會漫無目的。因爲這兩條痕——白朗生星體——侵入太陽系，並不經過海王星，經過木星，因爲那上面都找不到生物。它們在這巨大的空間裏，偏看中我們世界附近，唯一有居人的世界——他們是針對我們而來。針對——派來的，就是這話，東尼。而且如果那大的一個是派來毀滅這世界的，另一個，我相信，也是派來給我們，單爲我愛你，你愛我，這樣愛下去在另一個白朗星世界上。」

「那麼，你是個什麼意見？」

「也許，它是派來救這世界上五萬萬年生命的一點成就的；總不是救你我，東尼。」

「爲什麼不是？我們是什麼？」

伊芙微微笑着。「當然，我們也是一點成就。就爲的這個，我們可以上飛船。可是，要是我們去的話，我們就不是我們自己，你懂嗎？」

「不懂，」東尼倔强地說。

「我是說，我們抵達那邊陌生荒涼的世界之後，如果我們眞能抵達的話，我們到那邊就不能做東尼•德萊克和伊芙•韓德隆，繼續這兒開始的愛情，而且結婚。這是多麼不近情理。」

「不近情理？」

「對的。試想一條飛船——帶着，就算是三十個船員罷——飛到那邊。三十個人孤零零在一個同這邊一樣大的荒涼世界上，開始登陸，開始生活。我們在那邊世界上將是什麼一種人？難道仍像這兒，各自成雙捉對，住開，各不管各？不；我們將是生物界的一部分，我們裏面有比我們自己重要得多的種子——這比我們的偏見愛恨重要得多。所以我們不能想到自己，只能保留自己，來發展我們的種類。」

「你這套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伊芙？」

「我是說，如果我們一旦抵達白朗生乙，就不能像這兒的樣子；尤其是，如果只有少數幾個人，我們裏頭少數幾個人，到達上面；那時候，最最重要，最最着緊的便是發展人類繁恤下代。任何行動，只要環境需要，都得做。」

「你是不是說，」東尼惡狠狠地說，同時想起早飯時的談話，「如果那個南非洲的飛行員，蘭司達爾，也坐飛船到達，而我們全都得命，到環境好像需要的時候，我或許要把你讓給他？」

「我不曉得，東尼。我們現在簡直沒法形容；我們沒法想像我們重新開始一切時的環境。可是有一點我們能曉得——我們不能先在這兒定出我們之間的關係，將來再發生麻煩。」

「像愛，像結婚，一類的關係！」

「在那上邊，也許這些全不行。」

「你瘋了，伊芙。你父親跟你談過。」

「當然，他跟我談過；可是他說的入情入理。他把這事想得最久，他極其平心靜氣，把這世界的完結和將來的情形從頭到尾想過一遍，決定把一切會帶給我們麻煩，引起爭端、仇視、或死亡的，情感和親誼，都不許帶到將來界世去。再在那荒涼世界上，互相爭鬪殘殺，多麽可怕！因此，我們在這兒就開始解除這種拘束。」

「我假如裝出，我並不需要你甚於一切的樣子，還不是受拘束。你父親替我們打算些什麽——在白朗生乙上面？」

她支開他。「管它做甚，東尼？我們也許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到達上面。可是我們總得幹一下，對不對？」

「你幹，我當然幹。」

「那麽你就得服從紀律。」

他臂膀饑渴地要她，他嘴唇痛苦地想吻她的嘴唇，可是他走開了。

在屋子裏，他見到她的父親，考爾·韓德隆。

「你來很好，東尼。我們正趕着我們的計劃。我敢說，你知道我把你算做一個。」

「算做什麽？」東尼率然問。

「算我們船員之一。我認爲，你有體魄，有心智，有膽略。到那一天，我們也許要比留在這世界上，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爲我們要先離開；在世界上還像沒有事的時候，我們就要把自己射入天空。我們當然在完結前離開；而且世界的結局非到眞正到的時候，沒有人相信。這就是爲什麽，我要羅致像你這樣沉着，這樣性格的人。我能不能把你算一個？」

東尼打量他一下。「你可以把我算一個，韓德隆先生。」

「好……我猜伊芙已經告訴你幾點，關於聯合會紀律的事。到相當時候，我會告訴你其餘的紀律；凡是要你遵守的沒有一件件不是合理而且必要。不過目前我要勸你學點有用的事，在白朗生乙上面，投資經驗，生意眼，全不是資產，而農事知識，手工業，簡單工具的運用則極其寶貴。你還來得及學習那些維持生活的簡單技能。我敢說，你差不多有兩年工夫準備；兩年之後，那些行星第一次走過，這裏的情形就要嚴重起來了。」

八　人類的總動員令

任何記載都沒法把這兩年中發生的變化描摹萬一。沒有一件人類的事業不受到波動。

行星來臨的影響在我們稱爲北半球的世界上最爲慘烈。當然如此，因爲北部大陸的人口最繁；亞洲，歐洲，北非，南美，都包括在內。南半球居人比較稀少；而且，南方還有這點討便宜，能親眼看見這些行星慢慢出現，往後慢慢亮起來。南方的人已看慣這些行星在天上照耀了。

可是在第一年的末尾——自從科學家宣佈它們將要來臨的那一天起——它們第一次在北部天空出現。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確已來到，這使它們不但看去很近，而且更近中天；可是大部分原因還是由於地軸的季節移動。春天時候，南方的天空越見越多。

看，這就是它們！從紐約、芝加哥、或舊金山望去，離地平線不多高，可是非常清楚，而且古怪——兩顆新星顯然聯在一起，一個亮得多。便在一個好的野外望遠鏡裏面，那亮的一個也顯出一個閃鑠的盤形，暗的一個看去也比一個點子大。

可是現在離科學家所預料的第一次嚴重的物質影響還有一年多一點，所以韓德隆簽發的聲明祇這樣說：

白朗生物體到達後之全部影響，現尙無法預測。然彼等將引起極大騷動，則無疑問。吾人至少可料及有以下之現象：巨大之潮汐或將所有臨海城市以及海拔九百呎左右之大陸城市完全毀滅，或使其無法居住。今日芬帝灣之六十呎潮汐較此將不啻天壤。吾人預測之潮汐或須高至數十丈，其在陸上衝激之猛烈程度則殊難預測。

與此同時發生之第二徵候爲火山之噴裂，與區域及猛烈性無從確定之地震。

白朗生物體經過時之軌道若爲拋物線，即將再度經過地球。然若彼等之軌道變爲橢圓時，地球將於其繞日之行程中與之再遇。其時地球與此二物體之一或直接撞擊，或因極端接近，及引力互吸之故，與之擦肩而過；凡此皆非不可能之事。因引力而起之龐大潮汐與地震或將於刹那內，或經相當時間後，

使此地球之表面無法居住；惟吾人不敢認爲無望。吾人必須採取行動。世界各地凡有海邊城市均須撤退，民衆必須遷至非火山性之高原。一切供給撤退民衆衣居住之計劃必須即行準備。

關於白朗生物體之由來及其性質尙有相當疑義。吾人會企圖考驗其組合質地，然由於彼等爲不發光體之故，考驗極爲困難。

上述種種，世界科學家均一致認爲當前唯一之合理步驟。白朗生星體初次來臨時，對於潮汐與沿海陸地之影響預計將於今年夏末發生，故普遍之撤退應立刻開始。

在聲明發出的第二天早上，東尼站在中區車站擁擠的大候車室內。是昨天向這十五萬萬人下的動員令。如果他們現在還不知道，這將是世界的完結，他們至少也知道，世界會像聲明裏告訴他們那樣完結。

他留心聽着在他四週進行着的片段的談話：

「我同你說，亨利，這是蠢事，就是這樣。要是那一個叫我放棄我們寓所，把我的衣服打包，搬出一百八一一號街，說是因爲幾個白頭教授說什麼有行星來，那麼他們就是瘋子……」

「這是終結，就是如此；單拿我說，我倒高興這樣。等到海水開始升起來，地球開始裂開，我要站在那兒大笑。我要說：『現在農村救濟會有什麼用？現在有誰來收我的所得稅？現在有禁酒令怎麼樣？沒有禁酒令又怎麼樣？再會吧，世界。』我就要這樣說：『再會！滾蛋！我希望把這混賬世界像一個彈子那樣掃得乾乾淨淨。』」

「不要把我的手抓得這樣緊，阿爹。你弄痛我……」

「好笑！他們同他們那些蠢數字拼了好幾代命。他們連明兒下雨不下雨都說不出來。怎麼想得起來說，會出這樣的事？你告訴科學家一個念頭，一大串數字，他們就發起神經來，就是這回事而發起神經來，……」

「我就這樣同他說，那個呆瓜：『我是個女工，我一生一世就做個女工，你儘管告訴我什麼世界完結不完結，對我毫無關係；你儘管告訴我，你跟我越熟，越歡喜我，把臉說青了，對我也沒關係；可是我非得跳下這部車子不可，就在現時現地。什麼世界完結！』……」

「你笑罷，儘管笑。我看你笑得掉這個。自從嫁給你後，碰到什麼事你都笑算完結。付不了的賬單，你笑笑算完。我穿老鼠毛似的大衣，你笑笑算完。你買不起汽車，笑笑算完。現在我看你能不能把地震笑笑算……」

「我全取出來，買了金子。我弄到兩支手槍。家裏堆些罐頭。我說：『沙拉，你來，你告訴我一輩子，你已不會管事。錢，你拿去。房子，你拿去。這兩支手槍，你拿去。我要走了。我們若是只有幾個月好活的話，我可不管怎樣，非樂一下不可。』我就這樣跟她說了；謝天謝地，我到了這兒……」

東尼聽了只搖頭。他聽到每一句話都使他充分感覺到人類的冥頑。每人都把一個宇宙的情勢和他自己個別的情形聯繫一起。每個人都打算個別行動，不但不管其餘的人怎樣想，也不管天上的徵兆是怎樣意義、東尼腦海中描繪出一幅洪水即將冲至的許多大城市的圖畫——在這些城市裏，上千，甚至上百萬的人，不肯撤退，祇管自私地忙着自己小生命身邊的細瑣事體；對於比較明白的人士，努力喚起他們注意的事實，他們充耳不聞，而憎恨。他聽見人報告火車進站，就走上月臺。

火車穿過一條長而黑的地道，出了地道，就停在一百二十五號街車站。他的眼睛不舒服地望着那些許多節比的醜陋房屋。這些房子已過年限；對於住在這裏面的那些可憐蟲，人類最高的思想和夢，從不注意到。他們生生死死，都沒有關係。從這些疾病、汚穢、愚蠢、叢集的，普遍的蜂窠，這些遍及世界的中古世紀的殘餘，一種汚穢逐漸向上嚙食，侵入社會的各個團體裏。

東尼，在世俗的意義上，從來不相信宗教，現在對於將來的結果，開始感到與伊芙同樣的見解。她從前也不相信宗教；可是現在至少在情緒上，她接受這樣見解，就是：我們的自私、愚昧、卑鄙使上帝寒透了心，於是在憤怒下把兩顆石子投進天空；現在這兩顆石子的使命，一夜一夜變得愈加明顯了。

火車駛過城市最後標誌的一羣房屋，駛入一片青綠的山野，一邊是赫生河；不久，這裏面升起的高潮就會漫過巴里賽滋山頭。東尼有一度回顧那人烟稠密的城市。看上去，第一次洪水還不至淹沒那邊最高的鏤空高樓；人類勝利的尖頂將會有相當時間從容立在洪潮之上，可是其餘的呢？東尼掉轉頭去看河，不讓自己想到這上面去。

九　人類的對策

東尼坐在椅子裏，瞧瞧室內四週舒適的陳設，再瞧瞧這學生本人。一個瘦長的青年，紅頭髮，和藹的藍眼睛，微微幾點雀斑；雖則已達成熟的年齡，還留下他離開不久的童年的影子。

「是的，」東尼重複說：「我是考爾．韓德隆那兒來的。貴院長同我談過你的成績。蓋慈教授把你研究光學的博士論文拿給我瞧。他說，這是他就任物理學講座以來，研究院碰到的最優秀的論文。」

年青人的臉色微赧。「不敢。當我不過碰巧有點意見。可能我一生一世不會有第二個。」

東尼笑說，「我聽說，兩年前你還是大學賽船隊選手。」

「是的。」

「就是那一年你們把各大學都擊敗了，是不是？」

「那一年各校的陣容都不强，碰巧我們的選手不是頂糟罷了。」

東尼注視這年輕人的手，跼促地勒緊，放鬆。這些是强有力的手，可是雖則如此，看去也能做細巧的動作。東尼笑道：「朋友，用不着這樣謙虛。還是我說的那套話。考爾．韓德隆在紐約預備集合一班人，做一件事，要在幾個月內完成。這裏的工作完全是秘密性質，我現在沒法告訴你。甚至韓德隆會不會收你，我也不能擔保。我不過是替他跑跑，想給他找幾個合式的人。你要知道，我並不是給你找事，像普通給人介紹事體那樣。據我所知，這件事不會有什麼薪水。不過有地方住，有飯吃；你要是接受，就是這樣。」

高個子青年强笑着：「我敢說，你給我這樣的人介紹考爾．韓德隆做事，簡直像放我做聖彼得或什麼大主教的書記一樣。」

「嗯。我順便一句話，別的研究生都離校了，你一個人登在這兒幹嗎？」

「沒有什麼別的理由。我找不出什麼事好做。大學恰巧造在高地；憑這一點，就沒有道理離開，而且我覺得，我還可以繼續我的工作。」

「是的，」東尼回答。

他的伴侶躊躇一會，決不定說出心裏的話與否；最後，他終於打破沉寂。「我請問你，德——。」

「德萊克。東尼．德萊克。」

「德萊克先生。我不懂韓德隆怎麼想得起來要我。他若是計劃在明年帶一批人到安全地帶去，保全科學知識，他可以找到幾百幾千人的，無論在個人造詣，在學識方面都比我好。」

東尼望着他那雙和藹的藍眼睛，很高興這青年。他本能地覺得，這樣一個人，韓德隆同委員會一定會收留。他記得，眼前這人的名字是傑克．泰洛。一個二十五歲的人有這樣成績，着實驚人。他對於這青年的揣測，强笑答道：「泰洛，你是個物理學家。你要是處在韓德隆的地位，打算把一批人帶到安全地點，在我們預料的情形之下，你打算帶他們到那兒去？」

另一個想了一想。「我就為這點發愁。我想不出地球上面，有什麼地方眞正適宜做避難所。」

「對極，地球上沒有地方。」東尼把地球兩個字加重說。

傑克．泰洛立刻深縐起眉頭，臉色忽然變得蒼白，雀斑全顯出來。

「老天爺！你難不成指——」

東尼舉手止着他，跟着放下。「我這裏有封信，介紹你去見韓德隆談談。你要不要見見他？」

泰洛停了一會，沒有答腔。接着不聯屬地說：「眞了不起！老天爺——韓德隆再合適沒有——就是他一個！眞想不到，有人這時會跑來，帶我到那上面去一趟。」眼淚忽然湧到他眼睛裏，他立起身來，兩大步走到窗口。

東尼拍拍他脊背。「紐約見。頂好立刻動身。朋友，再會。」

東尼會深感動着；很驕傲，人類和文明竟然產生小泰洛這樣和藹、這樣優秀的人物；他邊走邊想，進了校園，趕去赴另一個約會；那是一位化學助理教授，人沒有名氣，可是有才學；他在膠體方面的研究甚為韓德隆和他的同人器重；在東尼身邊一大串名單上面，他們也開了有他的名字。

幾個月來，東尼除掉督促自己學習耕種和手工業的原始技能外，還被派充考爾．韓德隆的私人秘書，東尼的確會應付人；所以韓德隆派他去各處羅致一些青年，預備充當任務重大的飛船船員。

伊芙的父親令伊芙挑選——暫不作準——應當隨行的女子；有幾個，東尼已經會過，都是伊芙甄拔的。

想起這些人，會和你——和幾個別的男子，全世界人類就是這幾個——一同立在一個荒涼行星的大地上，眞有點說不出的感覺！在那上面，他們相互之間，將是怎樣的關係？

更奇怪的是，晚上瞭望天空，看見一個亮球，旁邊一個光點，同時想到你也許——也許會做天上那個光點

的拜訪者！

三個月後，東尼回到紐約；韓德隆大部分時間現在都花在這兒，他已經在好幾處籌備工場和實驗室，但因紐約有種種便利，決定暫時不放棄這邊的工作。

東尼抵達的那天是七月下晚，一到就去見韓德隆和伊芙。他同韓德隆有事商議，同伊芙什麼事沒有；他渴想見到她，挨近她，只是不敢公然露出。城裏看不出有什麼變動。車站上還是和他離開那天一樣，人山人海。街上比往常更加擁擠，他坐的汽車走得極慢。

實驗室外間有三個警察把門，東尼等候了一會，才得入內。伊芙先進會客室來，莊重地同他握手。表面上是莊重，可是內裏，東尼斷定她也像他一樣的抖。

「哦，東尼，」她說，聲音幾乎露出馬脚來：「眞高興你回來了！我把你的報告全都讀過了。」

「我把你給我的回單也全讀過了，」東尼沙喉嚨說。他們中間的通信，就止於此。報告和回單，代替了情書。

「父親就出來。你走之後，我們沒有停止過工作。今天晚上，你跟爹跟我一起吃飯。」

「還有別人嗎？」東尼妒忌地問。

「沒有；還會有誰？」

「我想可能有你那個南非洲佬。」

「不是我的，東尼！」

「那嗎就是你父親的。他把他留在實驗室裏——給你。」

韓德隆穿着實驗室外衣，輕快地走進外間；「哈囉，來了，德萊克。眞高興你回來。你推薦的人已陸續來到，我們把他們全派了工作。陶德生和史密斯和葛利夫非常滿意他們。」他看錶說：「五點二十分。我這裏還有點事要做。之後，你上我家裏去吃晚飯。」

東尼掏鑰匙打開自己公寓的門，琪島趕忙站起來。

「你老回來使我感激不盡。」琪島說。

東尼大笑。「琪島，放水，晚禮服，一杯檸檬威斯忌——我走後還沒有喝過酒。老天！眞開心，又回到眼前這樣。你想我有沒有呢？」

小日本點點頭。「我自己一直浸在愁苦之中，現在已被大炮轟得烟消霧散了。」

「好極，」東尼說：「酒，洗澡，禮服！吃，喝，快活，因爲明天我們就要死。這話有點道理，琪島？」

「白朗生事件我已全部明瞭，你老的話我非常同意。」

東尼眉毛抬起來。「全曉得，嗯？」

「我於此事，已有一點知識。」

「好的。我母親怎麼樣？」

「健康極了。每天有電話來。」

「也許，你還是先打電話給她。我想一想，這事要做的。我有時打個電報給她，可是天曉得，我幾時見到她。她眞是個好人」

「一個極端可敬的人。」

當這日本人向電話走去時，東尼詫異地看着他的背影。白朗生體來了之後，使他這佣人比從前還要話多。除掉這點，琪島沒有看出一點改變——東尼也沒有料他有什麼改變。他開始脫下路上穿舊的衣服，披上浴衣；這時琪島剛好把電話和他母親家裏接上。

東尼踱着有一種信不過的感覺；韓德隆家裏完全和從前一樣。李登筆挺着身子，用小銀託送一杯鷄尾酒過來。無線電裏面甚至還低低傳出音樂。他微笑着。以伊芙這樣有高等教育和修養的女子，會喜歡無線電裏面的爵士樂，可怪不怪？可是她一直就喜歡。

聽伊芙出來——一個新伊芙，和老伊芙稍微不同。他穿一件綠色晚服；自從在月臺上那一小時之後，他一直記得這件衣服；好久好久了。

「哈囉，東尼。」她眼睛裏面還是他那一次感覺到的，同樣驚疑不定的目光——驚詫和疑慮。她取過李登送上的鷄尾酒，擎起向着燈光。一個粉紅色半球，裏面幾滴東西，屬於世界上某種生活部分的東西；而這世界，事實上，已等於死去一樣。「祝快樂的日子！」她說。

韓德隆緊跟着女兒出來。「德萊克！老兄，晚安。謝謝你，李登，鷄尾酒我不喝，哈，奇怪。我們今兒又像往常一樣。是不是？」

※「爹，不要提從前。我們以後還要這樣一世。」

韓德隆深藍的眼睛翻一下。「伊芙，將來在白朗生乙上面過日子，你要想我替你預備鷄尾酒杯，和走私的巴卡地酒，那你就太把我做父親的慈愛估計過份了。我們用飯。夜裏十二點鐘，我還得趕回實驗室去開會。」

通餐室的門打開。在間接的燈光裏，紅、白、銀三色交輝。「我很得意這些玫瑰花，」伊芙說：「這些日子虧我養。」

三人坐下，李登先上清湯，東尼拿起銀匙，覺得不像眞事；這種感覺心理學家會注意到，但解釋得很糟。

韓德隆的聲音使他恢復知覺。「東尼，把這些時的新聞說給我們聽聽。你走之後，我們一直住在實驗室那邊，今天晚上是伊芙同我頭一天休假。我們現在樓上闢了宿舍。世界上有些什麼事兒？你不曉得，我們現在連報紙都禁止了。這些東西太分心；陶德生派人專管報紙，但是不給我們知道一點，除掉跟我們工作有影響的事情。」

東尼呷着湯。「你難道說，連外界對你們會裏下的那劑苦藥的影響，你們都不理會？」

韓德隆搖搖頭。「沒有什麼足述的。都是這裏一句，那裏一句，說些不相干的話，如是而已。」

伊芙焦急地說：「東尼，你說：把什麼事都告訴我們。世界上你曉得有了些什麼事情？波士頓怎麼樣子？國外有什麼新聞？我們只知道，政府近來總算做了點正事，把公共福利事業全接收過來，俾能維持下去。」

東尼開始談。一面回答他們問的話，一面抽空吃。「不如你們意想那樣從前不同。華盛頓政府現在並不忙着把人口從海邊撤退，而在忙着應付目前問題。你們眞是沒有看見報上說的，我就給你們講一點大概。兩星期前，芝加哥有一次總罷工。什麼都停頓了。整整一天，沒有電燈，沒有水，什麼都沒有。伯明罕發生了大暴動。六個城市的警察一齊怠工。省府沒有能力對付這種局勢。有時候只是那些人執意不肯做工，有時候完全是羣衆胡鬧。中央政府逼得到處干涉，他們把公衆事業一古腦抓住，火車非得開駛，電廠非得開工，以此類推。怠工的工人名義上被監禁起來，可是事實上，我覺得，他們弄得沒有辦法想，只得把他們處死。我在波士頓的時候，剛碰上出事，不過三天內，所有居住、食物、交通等主要機構都相當恢復原狀了。

「我覺得人民總是惟總統的馬首是瞻；總統總算得大體，什麼政治不政治，不管什麼事情，任何事情，只要他認爲能維持全國現狀，就拿出全付威權去做。陸海軍裏面出過一點亂子，警衛隊出的還要利害，尤其是那些有子女的軍人，都想和家屬登在一起。我想，目下總有五十萬警察人員執行着任務。

「奇怪，」伊芙說：「我雖則過去沒有工夫研究，倒底是什麼原因，我總覺得情形維持得很不錯。」

她父親凝神看着東尼。「這完全是照預定的計劃行事；聯合會在事情　未發生以前，就把一切佈置好了。這事大部分由一個叫卡雷的人負責。一個經濟學家。我猜，他現在正在白宮作客，他十天前就在那兒了。」

「我見過他的名字，」東尼說，接着又講下去：「剛才我說的，不如你們想象之甚。我在巴爾斯摩看見一次嚴重的衝突，一邊是兵，一邊是警察，可是半點鐘後，就完全停止。我覺得，供給公衆情報的工作做得。頂叫人佩服無線電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報紙一有點新消息，趕緊就印出來。總是鼓勵人民，安定人心，指導他們。當然人心普遍安定的一部分原因是集體的惰性。有一個人神經失常，倒有十個人不但神經不全失常，而且完全否認他們的生活就要完全改變。菲勒特爾非亞全城，除掉大學，簡直沒有變。無論如何，表面給人的印象是這樣。

「還有，失業的人全被拘禁起來。政府計劃把千薩斯城西北的密西西必河流域，劃做沿海人民的集中區，失業工人都在那裏建築住宅；據我所知，大約可收容一千萬人。多數都是臨時性質的建築。他們還把大片土地種了糧食。我想，等到內地準備就緒，可以收容人民，同時潮水的危險越來越近時，政府就要强迫人民遷移。事實上，各地大工業區都在高速度地生產着，芝加哥是各地生產的集中地區。我碰巧記不清那些數目字，可是有一部分罐頭、衣服、藥品、等類的東西，數量極其可驚，都已準備好，打算配給到密西西必流域的基地去。就算這一帶流域不宜居住，我敢相信，國內人口的大部分都能無遺憾地遷到那邊，沒有固定日子地一直住下去。」

「太好了是不是？」伊芙說。

東尼點點頭。「計劃，人，都是機器的齒輪。從這點看，大戰時把成千成萬人民組織起來的機器，現在還是用得着。最辣手的事是使人民覺悟到，這事非辦不可；可是國內領袖也看出這點，老早預備好了。一種表面的繁榮已經恢復。固然，一切物價工資現在都有了規定，可是事情多的只有做不完。保持羣衆情緒平衡的秘訣

就是使他們沒有閑空。」

韓德隆點點頭。「對極，德萊克。他們辦得這樣好，我眞有點詫異。有點意想不到，是不是？絕對想不到！不過是幾個月以前，我們國家還在大家認爲是極端困難艱苦的深淵中掙扎；可是今天，面臨比從前大得多的困難，人民倒相當合作，相當團結——而且相當有成績。」

「我覺得眞動人，」伊芙說。

東尼表示首肯。「我眞沒法形容給你們聽，太好了。我實在曉得的太少。我的來源全是零零落落——在報上讀到的，無線電裏面聽到的，人告訴我的；可是我們國家至少把握到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不久要亂，而且大亂。」

「很對，」韓德隆說：「現在告訴我們一點，世界各處是什麼情形？」

東尼正拿牛油揚麵包，聽見這話，手停一下，擡起頭來。「世界各處？」他重複一句：「世界各處情形我曉得不多，我把我曉得的告訴你們，可是你們不能把我的話作準。這裏的消息都經過檢查，時常互相矛盾，而且靠不住。擧一件事說，歐洲許多國家還在愚蠢地把自己計劃嚴守秘密，預防有人侵犯國界，以此類推。眞的，他們若是又打起仗來，我一點也不覺得詫異。他們簡直沒有想到合作上去，總是死守着國家的界限。」

「英國政府才打算對那些經營國家資源的人，實行强迫工作，立刻就發生工潮。我曉得，倫敦總有五六天斷了電，工廠罷工；怠工的事件極多。警察在比克地來和特拉伐爾加方場上與執械的羣衆開火。印度發生了一件奇事。人會覺得，印度人是世界上最不會理會這次未來危險的民族。人會相信，他們的表現一定是聽天由命的態度。可是，至少根據一個報告，佛經裏面有些話就預示到白朗生星體，或一些類似的宇宙顯應：世界將要遭難的消息一傳出去，印度人與布拉明人就同時起義。現在印度一點消息透不出來。一切通信線全被割斷或者停止了。」

東尼歇一下，吃點菜。「這全是粗枝大葉。我說的話多半抄襲報紙上的爛調。你們只好原諒我，可也是你們要我說的。」

「不要停，德萊克，老兄。」

「對的；東尼，講下去。」

「在另一方面，澳洲同加拿大，差不多採取和美國同樣的行動。它們的政治領袖，至少那些新近獲得地位權力的人，都接受這件事實，承認目前就要大亂。他們採取斷然的措施，正在盡力幫助人民，和人民合作。南非洲也是如此。

「法國人對這件事很開心，而且很熱狂。他們覺得好玩，同時他們又認爲是對法國一種侮辱。全國充滿七嘴八舌，無補於事的人。他們儘量利用這機會要政治手腕，內閣換了一個又是一個，頂快的一天換過三次，一點事情沒有做出來。不過他們至少還維持得像一個國家。德國是法西斯上了臺，死了幾個共產黨，和幾個猶太人。

「慕索里尼正在竭力保全他的統治——到現在爲止，總算順利。至於俄國，外面曉得很少。當然，這對蘇維埃是極大的打擊。他們這樣吃苦，化這樣大的代價發展的重工業，分佈的區域極廣。我相信，蘇維埃政府做得相當的怨，不過仍盡力在做。中國還是中國，沒有什麼事足述。南美洲那邊，報上供給的消息祇十足證明，革命的順序又在成熟了。」

東尼放下手中的叉。「我曉得的全在這兒。」伸手取支烟，燃起。「明天或一星期後，會出什麼事體，沒有一個人能說。因爲，將來潮水要有多高，人民要逃到離海濱多遠的地方，什麼區域要受到塗炭，現在都沒法說。還有，將來那一處地方升高，那一處地方陷下去，那一處地帶會有火山噴發和地震，連本領再好的人現在也猜不透，拿不準；所以，恐怕政府採取的那些龐大對策將來終是無補於事。我說的對不對？」

韓德隆沉吟一會，答道：「我的好孩子，你見得極對。你形容給我們看的一幅圖畫，非常清晰，而且非常駭異。我相當詫異，竟然還有曉事的國家採取對策。可是我心裏還是愛國家，我總希望，我們自己的聯邦，能在危機到達之前跳出卑劣政治的潮流，看清目標，好好駛一段路程……我們到隔壁房間喝咖啡。」

晚餐後，李登把蘭司達爾引進來；這老兒一向愁眉苦臉，近來不曉得中了什麼邪，像朶花一樣，開得歡歡喜喜。

東尼看見蘭司達爾進來就冒火。他本來指望一個人佔有伊芙。

他多麼希望得到；她得到她以後，再有怎樣滿足，他也沒想；可是至少他曉得，他不願意蘭司達爾在這兒，而這南非洲人總不肯定。

「他替父親飛了五六趟華盛頓，」伊芙解釋：「而且他在實驗室裏的成績極其好。他在機械方面有天才。」

南非洲人忸怩聽着伊芙講；東尼冷眼看他，覺得換上任何別的環境，他都會喜歡他。

其實，東尼起頭很喜歡蘭司達爾——可是他後來發現，這人也要同他，而且同伊芙，一齊去搭飛船。

十　疏散

每天晚上，那兩顆怪星在南方天空出現，一夜比一夜亮，一夜比一夜升高。

眞的，其中一個看去已經不是個星，而是小小的一輪圓月，一夜比一夜變的陰慘；現在，連另外那一個，用肉眼看去，也顯出圓的輪廓來了。

每天晚上，它相對的的地位也有移動。因爲那大的一個白朗生的引力拉着小的一個，白朗生乙，繞着自己轉，就像月亮繞地球那樣。

它們顯明的走近使世界上一切事業爲之停頓；可是，因它們走近世界而引起的物質影響，還只有在實驗室裏，測驗得出。

世界上文明國家裏面，只有兩種職業的人，比任何人更一致守着自己的崗位：一種是內科和外科醫生，眼看着面前的饑饉、流血、大火、災難、和任何想像得到的人類苦痛，仍是日夜不停地抱着自己高貴的事情做；另一種是那搜羅新聞、印刷新聞的人，也是日夜不停止，處在這動盪不定，謠諑繁興的局面下，繼續爲實現他們的目的努力。

在這時期，東尼見到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人見得多。他從東部各城作初度巡視回來，就又被派了出去；這次是到中西部，和西部遼遠的省分。一路上，因爲交通逐漸困難，走得很辛苦。鐵路公司正把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岸一切的文明遷入內地，客車的班次很不易維持。他在中西部的車站上，看見貨物堆成山積。他看見連天的收容所在建築着。他看見窒人喘息的廣袤草原，被人開墾好，預備給養干薩斯西北高原新來的人羣。

他看見太平洋沿岸各地都已準備撤離這西岸巨浸西雅圖、託可馬、寶蘭、舊金山、洛杉機、桑地愛果，這些命運許定不可避免的城市，差不多連根剷起。百萬家財的富翁坐着大汽車向東開，四週堆着他們的無價之寶；小小的頑童焦急地把太平洋看一眼，又回過頭來，看看附近綿延的山脈，帶着莫名其妙的希望。

美國每一個公民都參加疏散工作。合衆國疏散地圖由政府發給人民，任何人只要把地圖翻一下，就能說出，他和威脅他的大海中間的高度是一千呎，還是五千呎。

東尼的工作各樣都有。他繼續把韓德隆需要給他協助的科學家，一個兩個送去，那些在大動亂期間能有點貢獻的優秀男女。

韓德隆自己的理想還沒有具體化：他越來越覺得，現在需要把他們耳目所及的人，才智最好的，體格最強的，心地最忠實的人，集合在一起。他有種種計劃。他在美國本土已設立兩處集中地點，而且正着手把這些地點配備好，以防意外。情形頂好的時候，他團體內重要的份子大致可分爲兩組，遷至上述集中地點，留在那裏，等渡過第一次難關。這以後，他們就可以領袖的面目出現，和命運作最後的搏鬪。

由於將要降臨的毀滅威脅，他的科學家已把擊破原子，利用原子能的實驗，推進到能在相當範圍以內，利用原子能作爲推進力。

韓德隆根據這些研究，造了一具飛彈，轟炸月球的浮面。這種飛彈大意上實是一種火箭。他現在要把這種火箭擴大爲一架裝人的飛船；他已把所有船身的構造，隔離問題以及空氣給養問題都解決好。他設計了多少種可以駕駛的火箭。他造成一種火箭，前後都有噴射管，只要從火箭方向相反的一頭噴放，就可阻止它墜落。有好幾架火箭被他用遙遠推制的方法射出，在空氣中衝出好多哩遠；回頭時，一部分路程中仍舊開足它「利害」的機器，到了飛行快完的時候，才利用前面的噴射管，推制墜落。結果，它們眞正到達地面時，連裏面最精巧的儀器都沒有損壞。

現在剩下唯一的主要問題，沒能解決的，是找到一種金屬，能夠經得起韓德隆利用的可怕能力。連試驗的火箭也時常在飛行時失敗，原因是，火箭裏面因原子燃燒所發的熱，把裝這些原子的熔爐都燒化了，炸散了。所以，在韓德隆實驗室裏，世界上的冶金學專家正集合所有的力量，企圖發見一種合金，經得起利用原子能做推進力時的高熱和壓力。

韓德隆的兩處集中營，東尼都去過。一處在密其根，一處在新墨西哥。他帶回來那邊建築實驗室，工場，

和宿舍進行狀況的報告。他回來那一天，總統正廣播着那篇使人奮發，使人感動的勇氣演說。總有四百萬以上的人在靜聽無線電裏面傳來的總統演辭。在斐勒陀爾非亞開往紐約的火車上，東尼立在擁擠的過道裏，聽到總統說的下面幾段話：

萬能上帝的措施已莊嚴地顯示在世界人類眼前。上帝此種措施是否因我們沒有能照他的意旨行事，以此來懲罰我們；抑或，自然以其莫測高深的行逕，試驗其最精緻產品——人類——的勇氣；我們將永遠沒法斷言。但我們已面臨局勢的深淵，無從躲避，亦無從脫逃。我們必須應以勇敢、大度、與堅苦。我們的緊急法令會規定對於自私者的懲戒，但我們人類的資產已極爲貧乏，凡忠勇之士，除彼等自私心之安慰外，我們已無法酬報。

許多國家已經步驟凌亂，且演出自身間之流血。有些國家，則因遲鈍頑固，不肯接受眞理，而且蠢然自若，完全漠視此種即將吞噬彼等之事實。

美國因洞悉未來騷亂之嚴重性，已採取一切措施，盡其一切努力，號令其每一男子，每一女子，盡其所能，俾能如我某偉大前輩所言，不僅使國家不致在地球上滅亡，且使人類本身不致在地球上隕滅。黑暗即將擁至；我對汝等，美國之國民，僅能作一字之忠告，作爲黑暗中之明證——

「勇氣。」

這時他的聲音忽然低下來，可是比狂喊還要使人感動得多；

東尼一面聽，一面心裏充滿驕傲。在他同車客人視若無睹的眼睛裏，他看見一種新的光明。勇氣！現在要的就是勇氣。

東尼到紐納時，發見韓德隆正埋頭在他的各種事業之中，一點不懈怠，非常冷靜。

可是伊芙比她父親顯得疲勞；兩人在一起的頭一晚，她就表示了她的憂慮：「父親最大的願望就是他的飛船能夠成功。關於白朗生星體的報告，我們只發表了一部分。我們承認它會走近，非常之近，可是我們還不承認，它倒底能有多近。」

他們並立在月臺上，俯眺下面燈火輝煌，照常嘈雜的城市。他們臂挽着臂，對他們在聯合會裏的宣誓，全不理會。

「他會成功的，」東尼說。

「他已經成功了，祇是他造的每一架火箭都被它飛行的距離，和它所能利用的能力限制着；過一個限度，噴射管就融化了。世界上找不到一種金屬，或是合金能經得起那樣熱度。」

東尼沒有答腔。經過一個長久的沉寂，她又說：「這眞是可怕的事，東尼。你看下面，你看下面的城市。想想這些人。你看這些燈光，再想到水，排山的水。連這裏都會浸到的水！」

東尼把她的手臂箍得更緊。「不要自苦如此，伊芙。」

「我禁止不了自己。咳，東尼，你只要想想！」

「可是，事情只好就是這樣，伊芙。」他沒法再說什麼。

東尼下樓時，街上還滿是人。人都在談話。他們走路，可是他們好像毫不介意他們向那個方向，或是碰上那個一同走。

那古怪的小光點，一夜夜加大，在天上慘淡地照着。

東尼招呼一部汽車。他坐上車子，眼光落在自己鞋子上。他木然想着，毫無程序地。每想到一件事，總看見伊芙的那張臉——一張日見削瘦的臉。他還記得她眼睛裏面那種沮喪的神氣。

他到了自己公寓，看見琪島在等着。在他平日不易窺測的臉上，顯然有種焦灼的表情。這種情緒使他變得可笑——可是東尼不覺得好笑，反覺得詫異。琪島看見他，立刻就說：

「現在所有的人都害怕了。」

東尼把帽子扔在一旁。「是的。」

「到情形逐漸嚴重時，你會告訴我嗎？」

「當然。你現在要不要離開？」

「相反。你的四週安全。你有極好的運氣。所以我願意登在這兒。」

「好罷。並且，多謝你。」

琪島輕步走開，東尼立在屋子中間足足有兩分鐘。

後來他把電話拿起，報一個號數，接康奈梯克特，格林尼其村。經過很久的時間，方才接上。他告訴女僕

，請德萊克太太接電話。他的聲音親熱而安靜：「哈囉，媽。您好嗎？」

他母親的喉嚨鎮定，可是她說的每一個字都透露出緊張的情緒。「東尼，乖！我一直同你打電話，打電話。咳，我差一點沒有暈過去。我當作你出了什麼事。」

「對不起，媽。我一直很忙。」

「我曉得。你立刻到這兒來，全講給我聽。」

「我不成。」

電話裏停了一歇。「你不能這裏說一點？」

「不能。」

又一個長的停頓。德萊克太太的聲音低下去，更抖——可是並不是一個神經質或不通情理的女人喉嚨。「告訴我，東尼，現在還要糟到甚麼地步？」

「媽，昨天要糟到什麼地步，今天也如此。」

「你沒有把新發展瞞起我，東尼？」

「沒有，媽；那些我們宣佈過的，預料要到來的事情，還沒有眞正發生。」

「可是你曉得的還多；我覺得，你曉得的比你告訴我的多。」

「媽，我說，你完全是疑心——」他怎麼能告訴他：對於她，是只有毀滅，可是對於他自己，卻有個脫逃的機會。她會慶幸他有這樣機會，不管她自己怎樣；可是他不能接受，把她扔在這兒，接受飛船上一個艙位？把幾百萬的母親扔在這兒還有幾百萬兒童。

韓德隆不允許他有這種思想；韓德隆硬起自己的心腸，不許有這種事。他必得如此。他若讓自己考慮，救出個人，使自己決定誰在個人資格上該去，誰不該去，他就會發瘋！簡直完全要發瘋！他只有把自己的選擇限在種族立場上——只救人類。

可是，可能一個人都救不出去；東尼回想起，心地為之一寬。造飛船的事近日並無眞正進展。擱在那兒，因為缺乏一種材料，能抵禦科學從原子裏面解放出來的能力。逃走的心思可能只是一種幻想，完全徒勞。東尼一面想，一面把話說完，掛上耳機。

十一 紐約的最後一晚

韓德隆派汽車來接東尼，和他的一羣人。他們立刻取路上韓德隆設實驗室的那所大樓。汽車駛了幾段路，東尼發現曼哈頓區，不但臨河一帶，連縱橫整個區域都搬光了。偶爾在一處碰見一個長個子，大都穿着警察或軍人的制服。有一次他好像看見一個人掩在門口陰影裏，可是拿不準是人。女人和小孩子一個看不見。

到了日落之後，就容易看出來，為什麼紐約最後死守的幾千人終於離開了。今天晚上，白朗生星升起的威勢簡直可怕：一個比月亮還大的亮球，雪白；另一個球小得多，可是也一樣亮。它們可怖的光輝浸溢全城，連頂强點着的街燈都為失色。白朗生星增大的消息顯然在今天白天已傳遍紐約——那些最後一批不相信的人，要是留在這裏，親眼看見這種景象，也一定深感驚恐。

摩天樓上面的燈光很少。汽車疾疾穿過黑暗，前進全不受交通燈的管制。東尼和傑克．泰洛看見被人民放棄的漆黑房屋，不由打一個寒噤。假使他們曉得實情的話，他們可能再打一個寒噤——因為這時候潮浪已打上炮台的高牆了。

在電梯上，他們碰上伊芙。在一種狂熱的情緒下，她不顧一切，吻了東尼，又趕着協助他的一羣人搬行李，指定安頓的地點。每人勉强地離開街頭，白朗生的星光簡直魅人。

實驗室裏亂得一團糟，裏面一道門已經不關。只剩下了少數人留在紐約，全歸韓德隆指揮。東尼給這位老科學家引見每個新來的人。韓德隆和每人都寒暄幾句。其中有幾個是他原來認識的。

接着韓德隆向大家發言，這段話後來又用法文和德文重說一遍：「諸位——你們今晚就住在樓上宿舍。明天我們乘飛機還到密其根我的集中區去。別的人已經先到。在和諸位道晚安之前，我要請諸位任何人不要離開這所房子。要望天空，屋頂非常之好，但街上簡直不安全。今天下午日落後，最後的一批人已撤退紐約。留守的人不是警察，便是歹人，我很抱歉，不能親自招待。現在請我的助手奉陪諸位。」

當他們到達屋頂時，傑克．泰洛正立在東尼旁邊。

「上帝，這眞是奇景！」他望着天上那兩個淡黃球。「你想想看。天就要壓到我們頭上——而這裏和別處，卻有幾百人坐在這擋路的高爾夫球上面，打算怎樣逃走。」

「你們現在看下面街上，」另一個聲音說。聽去是一個輕年的聲音，小心抑住着自己喉嚨，可是儘管矜持，還帶有一種異常的顫動和生氣。

東尼先不往下瞧，先看那一個說話。他認識，那也是一個新人，不是他手選拔的。愛略特·詹姆士，從牛津來的一個英國人，而且是詩人。在職業上，在性格上，他可算這一羣人裏面頂不實際的一個；也是頂討人歡喜的一個——儘管他留了撮做作的短髭；不過是不是做作，很難說。那撮短髭和他很配。高個子，闊肩膀，尖臉，褐黃皮膚。

白朗生星慘淡的光從街上映出來。

「水！」一個人說。

「對的；潮水。從前面十字路口，赫生河，和東河流進來的。」

「還有些從炮臺那邊沿大街冲進來的——你們看那下面的水！」

「今天晚上它會升得多高？哦，有多高？」

「今晚不會漫過橋。那些橋今天晚上不會有危險。不過電力廠一定完結了。」

「地道裏面難道也全是水？」

「當然。」

「那兒還有人，在街上踏水呢……他們幹嗎待着？已經警告他們多次了。」

「我們幹嗎待着？我們還是發警告的呢。」

「我們這兒有事。」

「他們也有事——他們自以爲如此；我們覺得我們的事重要，他們也覺得他們的事重要。而且，他們今晚相當安全。就那麼幾個人，他們差不多可以隨便走進一幢房子，爬上三層樓，就沒有危險。六個鐘頭後，潮水自然會退。」

「再就來的更高？」

「對的——更高得多。因爲白朗生星現在向我們行來極快。」

「它們在朝遠鏡裏面朝去，」愛略特·詹姆士問：「倒底是什高樣兒？」

「那大的一個，白朗生甲，」傑克泰洛回答，這時大家把目光從街面轉到天空，「和以前沒有什麼差別。它好像全是氣體——它一直都是氣體，不像地球，火星，而是像木星，土星，海王星那樣。它接近太陽之後，表面的溫度增高了，可是它的地理，我們仍然不詳——如果地理眞就是地理的說法。由於這樣，白朗生甲上面看不到一點地面。它好像是一個大圓球，中間一巨核，四圍都是浩瀚的大氣。我們看見的不過是這團大氣的外層。」

「它上面會不會有人居住過？」詩人問。

「照居住兩個字的解釋，決不會有人。單拿一點說，我們要是到了白朗生甲上面，就找不到一處地面能於容身。那上面大約不是像地球上這樣，空氣是空氣，水是水，陸是陸，各種狀態的物質都能存在。」

「可是那另一個——白朗生乙——就兩樣。」

「和他的伙伴大大兩樣，可是看去和我們的世界倒相差不了多遠。我們能看得見，它有個地面，它的氣層裏有空氣和雲。雲有時移動，有時消失，有時又形成；可是有些固定的形體從不變，動即此可證明地殼表面存在。那上面的大氣在它經過空間的旅程中，凍得結結實實，可是現在太陽已將空氣融化，而且至少已開始融化海水了。」

「你能肯定那上面也有海嗎？」

「那上面有大片的空白，好像是海洋，無論肉眼看上去，或是用分光鏡試驗，都證明對的。」

「你可見到，」詩人問：「有什麼像——城市一類的東西？」

「城市？」

「我指，城市的遺跡。那個球好像非常之像地球；而且從前也有它的太陽。它曾在一顆千百萬億兆……哩外的恆星陽光裏活過。剛才我朝着它，就想起來，也許它上面有像這裏一樣的城市。住在這城市裏面的人當初曾親眼看見，一個什麼東西走過來，把他們和他們的太陽拆散，扔進空間的黑漆大嘴。」

他才邊有幾個一面仰着頭，一面聽；其餘的人都不理會。詩人一不介意。幾個與他有同感的人，其中一個就是伊芙：她正站在他身邊。

「你可願意我們遭到那樣子？」她和他談。

「失足落進空間，落下去，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離去我們的太陽，越行越遠，越遠越黑，越冷。」愛畧特•詹姆士搖搖他的漂亮的頭。「不；要我挑，我寧可願意我這樣。可是我不懂得，他們怎樣對付法子——他們做了些什麼呢？」

「我敢說，」伊芙眼睛朝那淡黃球看，「我們永遠沒法知道。」

「看，」另一個人朝着下面叫出來，「那些電燈要熄了。」

他指的路燈。今天晚上，紐約把這些路燈照常開着，一直維持到現在。

其實，幾千盞還在亮着：可是有一片圓圓的廣場，原來點着燈的，現在黑了。

「潮水把電線冲壞了！」話剛說完，另一區街上耀眼的長條暗掉，可是其餘的燈光仍舊美麗而挑鬬地點着。

城市已經正式放棄，可是還有人待着，有些人不管怎樣警告，怎樣危險，拒絕技降；他們牢守着他們的職務，工作，直到最後一刻；有些是男人，和男孩子，有些是女人，和女孩子。因此，這一晚，紐約照常有燈；電話和電報的交通也保持照舊。

可是現在又有一處圖案毀滅了；布羅光林區漆黑。烽火燃燒起來——是飛機的信號和燈塔。船隻面上則自有電燈裝置，能望得見向海裏開。

這也是一種漂亮的姿態，東尼想。可是看見這些船，就像看見頑強抵拒的燈光一樣，給他的血液打了一針，使他對自己的民族愈加覺得驕傲。現在潮水冲進來時，把船舶丢在船塢裏，一定完結。把這些船開到海裏有什麼用？把它們救出來爲了什麼？可是就有那種船主和船員去開它們，延續它們的生命。

又有幾處暗了；白朗生星可怕的圓球把星光斜射過街道，照得影子非常清晰，城中最後抵拒的燈光，絲毫動不了它。

街上的水聲現在已經聽不見——怒吼的潮頭一直向前推進，洪流已把房屋之間夾道，最後的一片地面淹沒。世界上所有的海岸一定都是這種情形，所不同的，有些城市已經完全淹沒，而現在潮水開始退了。十二小時後再來，而且更高；以後還要更高！

愛略特•詹姆士挨近伊芙身邊。

「你對這個作何感想？」他說。

「太難受了。」她答。

「是的，」他說：「而且這只是開頭？」

「還沒有開頭呢，」伊芙低聲說：「這——這簡直不算回事。今天晚上，水淹到城裏的矮房子，就要退掉。我們等到落潮，全要離開。」

「落潮時，我想，河裏的水全要吸乾。在這兒多待十二小時，顯然沒有實際需要；可是我很高興多待這一會。我決不肯放過這種奇觀。奇怪，我們剛才看見的那些人呢？他們想也是等着看這個的，現在那裏去了？」

伊芙沒有打算回答；東尼也沒有。

「我敢說，」詩人繼續說：「他們也一定高興在這兒待下。這是新的麻醉——毀滅。這把一切情緒都擴大了。」

這一點，東尼非常同意，所以他把伊芙拉走，藉口說，她父親已經安息，她也應當睡了；可是他把伊芙從別人那裏拉走之後，却留她和自己在一起。

「需要你——」

「可是你感覺到——對嗎？」

「親愛的，現在結婚還有什麼意思？」

「伊芙，我們非結婚不可！」

「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是不是，伊芙？」

「是的，東尼。就像他說的——啊，親愛的——水把你弄昏了。潮水越升越高，一點聲響沒有，就是這兩個黃圓球做的事！而且沒有人止得住！它們到了，東尼！它們到了，把水越提越高；它們就要把地球的硬殼碰開！東尼——啊，抱着我！」

「我有你，伊芙。你有我！這裏，我們兩個人在一起……伊芙，今天晚上，紐約隨便那兒都是成雙成對。隨便那兒，只要有人在等，總是一個女人等一個男人。這裏只有一個回答——毀滅。就是這。」

「東尼？」

「親愛的——」

「什麼——喊你的名字？有人找你。像是有信。」

「怎麼會有信？」

可是在屋頂的黃光下面，他們看見一個穿制服的孩子，東尼走出來見他。孩子說，他一點鐘前就到這裏；因爲電梯停掉，他只好走樓梯，一步步爬上屋頂。

東尼拿起電報撕開，就着兩個星球的陰森光線看：

　馬黛琳・德萊克夫人遇害，兇手爲今日傍晚在康奈梯克特刼掠數處農場及住宅之暴徒。

電報從東尼手指間落下。他倒在一張長櫈上，手蒙着臉。

他覺到伊芙的手，擡起頭，臉上現着絕望的顏色。

「你看。」他看見她拿着電報。

「我看過了，東尼——」

「我早就該在她那兒；或者把她帶走——可是我覺得，頂好儘可能讓她在家裏待下去。明天早上我就到她那兒。現——在，現——」

在她打斷他一大套自責的話，在他旁邊坐下，用手抹他的頭髮，好像他只是個小孩子。「東尼，你早先也做不了什麼事。隨便你帶她到那裏，這種事都可以發生。國內到處都是豺狼，現在變得更加殘忍了。」

東尼站起來，「我要趕到她那裏，找到他們，把他們殺死！」

「你永遠找不到他們，東尼。他們早已走了；而且沒有人會等在那兒，告訴你他們是些什麼人……何況，東尼，他們不久就要受到懲罰，不需要任何人動手。也許他們已經死掉。」

「可是我非到她那兒去不可！」

「當然；我也跟你去；可是我們非得等潮水退掉。」

「潮水？」他大踏走到屋沿，往下望；奇怪；他已經忘記了。現在他看出，街上滿是水，不像港裏的污水，而是碧綠澄清的洪流。白朗生星把水照得依稀有如白晝。

東尼擡頭望這些星，覺得愕然。「我心裏，我心裏，懂得這些事，伊芙；可是，老天，她總是我的娘！被人害了！被人關在她房子裏那兒——我從小的家，伊芙，我不管有什麼得意或失意都溜到她那兒去的家。我不知道她在那兒，那一間屋裏，被他們打倒，那些狗男女——」他沒有說完就傷心得大聲嗚咽起來。

伊芙抓着他的手，又拉他到長櫈上坐下。他們還是兩個人，她緊坐在他身邊，雙臂摟着他。

「我們一早就到她那裏去，東尼。多少人都碰到這種事。眞可怕，眞毒，簡直叫人不信——可是必然。他們弄死她眞可怕；可是，東尼可能他們一下就把她打死，對她一定沒有痛苦；也許她現在這樣走好得多，省得捱到往後幾個月，像我們預料的幾個月裏那種情形——饑荒，暴動，恐怖；一直到最後的洪禍。」

東尼愕然看着這女子。「是的，是我曉得；可是我只覺得，他們害死她。」

很久很久，他們沒有講話；後來站起來，回到扶欄邊，瞧下面的水。

水的衝擊引起許多古怪的聲響；窗子被水壓倒的聲音，空氣穿出的聲音；遠處沒有鋼骨大廈衞護的街上，牆開始倒坍。房子和房子中間，烟霧迷漫；因爲火的死敵，水，已把房子燃着了。

有些地方，也許是走電；別的些地方，也許是失火人沒有撲滅，先就嚇跑了；或者水的本身碰到什麼東西，引起化學作用，生出熱來。可是無疑的，有許多人在存心放火。不過今晚沒有風；洪水把火都隔離開；零零落落看見一所房屋燒着，可是曼哈頓區龐然的百層大廈聳立在那裏，漆黑，沉默，毫髮未動。

「你非想法睡覺不可，東尼。」

「還有你呢！」

「我等潮水退掉；好罷，東尼，我睡去，你也睡去。」她吻他，一同進屋，在她睡覺的房間門口分手。東尼爬上給他指定的床，衣服也不脫，躺着。隔壁房內，韓德隆睡得很甜。

窗子開着，從窗外傳來各種聲音。東尼爲要屛絕思慮，自己試行一一辨別那些是什麼——一個是女人的尖叫，一個人用低音唱着一隻古怪的曲子，一個是笛聲。

當海水沖洗着全城，竟有人獨坐洪流之上，在白朗生星奇幻的光輝裏，吹着笛子；可是多數留守的人都沉默着——這裏一對，那裏一對，在相互擁抱下，一同分受這末日初萌時可怕的激盪。

東尼在床上翻覆着，想起他的母親。潮水再大，總是六小時上潮，六小時落潮，和月亮的潮水一樣；等潮水退的時候，他必得趕回家，盡他的最後的一點心。

「主啊，求你讓我知道我身之終，我的壽數幾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還有多久。」安葬時用的句子在他腦子裏開始回應着。「看啊，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名人最妥穩的時候，眞是全數虛幻。」

東尼先是閉起眼睛，現在睜開來，看見白朗生是星光斜照進屋子……「因爲你發怒時，我們所有的日子全完；我們把我們的歲月結束，像說完一個故事。」

窗外的女子已停止尖呼；可是那黑人的低唱仍然繼續着。東尼斷定那是個黑人，高據洪流之上，唱那古怪的曲子。那支笛子也仍在吹。

他覺得有人推他。

「早？」他嘰咕着。

「不是早上，」琪島的聲音接腔：「不過潮水，現在——」

「哦，是了，」東尼想起自己的事來，一面坐起。「謝謝你，琪島。」

琪島恭敬地說：「咖啡大約像往常一樣，我希望。」

東尼起身，大步走到窗口，望見下面的水現在已經往海裏淌。他睡覺時，地球的轉動已把城市和海濱帶離白朗生星，所以現在它們把海水往外吸；在十字路口冲成許多漩渦。

在黎明的微晞裏，他望見那些漩渦。西邊的白朗生星已經落了；可是東尼知道，雖則有十二小時看不見它們，它們慘烈的破壞力，便在這轉動着，離開它們漸遠的世界這面，也一點沒有減削。當然，它們在下面引起的潮水，現在會退走；可是六小時後，它們又會引起那可怕的潮水來，雖則那時候是在世界的另一面……

「咖啡，」琪島耐心地提他：「你須喝一點。」

「好的。」東尼回轉身說：「我要是喝點咖啡。」

「伊芙小姐執著要倒給你。」

「哦，她起身了嗎？」

「等着見你呢。」

一架飛機在頂上嗡嗡飛着；不多遠，又是幾架。其中之一，裏面準定是蘭司達爾。他的職司之一是在空中視察地面受到的影響——偵察破壞線。東尼想像，蘭司達爾往下望時涉想着伊芙，這個飛行員對於她的景仰已不啻是公開有企圖的愛慕。還有那個詩人，愛略特．詹姆士，也是如此。

他們和他——和伊芙——都屬於末日聯合會這小小團體裏，誰也離不了誰；聯合會的活動現在已經開始；會裏的條例規則已有一部分生效；別的不久也要箍到他頭上來。

東尼今天對這件事恨極了。他毫不打算擺脫掉他，因伊芙而起，對蘭司達爾或愛略特．詹姆士過分佔有的妒意。他今天要同她回家——到他母親遇室的家裏。伊芙將和他一同離開他的家——再到什麼目的地？送還她的父親，那個禁止東尼絕對佔有她的人？不；不送還她的父親。

韓德隆已經起身；好像隔着牆壁聽到東尼的反抗一樣，開門走進來。

他伸出手。「東尼，我聽見我安息後你收到的府報。眞扼腕。」

「你並不，」東尼回答。今天早上可沒有心思同他敷衍，恭敬。

「你說的對，」韓德隆同意說：「我並不；我覺得令堂現在過世好得多。我是替你難得，受這種打擊，自己無以自解。伊芙同我說，她陪你回去。我很高興……昨天晚上，東尼，所有世界這面向着白朗生星的觀衆臺都觀察它們。當然比以前又近得多，同時情形又極利於觀察。我眞想巴一下望遠鏡，可是這是別人的權利。我的職守是在這裏。不過我已收到幾份報告。東尼，有人看見那上面有城市。」

「有城市？」東尼說。

「在白朗生乙上面。白朗生甲依舊是一團轉動的氣體；可是白朗生乙上面，早先就顯出有空氣、陸地、和水，昨天晚上竟而顯出——城市來……白朗生乙上面的地理，我們能看得清楚。當年，它環繞它的太陽時，大約以同樣的速度自轉，因此而成日夜。你可記得，它每自轉一次，約需三十小時有零，而它自轉時和我們轉動的相對角度好使我們恰能觀察到它的全面它的表面。約計三分之二是海。主要的大陸是四個洲，還有兩塊顯著的羣島。我們不但看得見海和海岸線，而且看得見山脈和江河流域。

「如果有靈性的人曾經在這星球上住過，他們就會在海邊和江河流域各處建築城市；這裏能看有些區域有它們顯明的特點。那些觀察的人覺得毫無疑義；彼此很少重要的分歧。東尼，昨天晚上，世界上的望遠鏡都對準那世界上的城市地點望。東尼，白朗生乙上面曾經有過幾百萬年的生命，就像這兒一樣。我們相信，那上面

，也像這兒一樣。進化的紓緩、愼重、而且殘酷的作用，曾經繼續了幾十萬萬年以上。

「東尼，你把地質學的時間歷想想。無生時期——大約十萬萬年，那時地球只環繞太陽，一點沒有生物——無生期內，一點有機生命的影子都看不見。無生時期後來是原生時期——有最早最微細的生命狀態——五萬萬年。後來是前生時期——又是五萬萬年——原始水族生命的時代；後來是古生時期——約三萬萬年以上，這時海裏開始有生命發展；後來是次古生時期——約一萬萬年以上，是爬蟲統制地球的時代。

「單單爬蟲時期，東尼，就是一萬萬年，世界不論海裏，陸地上，空氣裏面，都盤據着各種醜惡的大羣爬蟲類。

「他們過去了；我們就碰上哺乳動物時期——和人的時期。

「這一類事情在白朗生乙上面一定也發生，在它環繞完的太陽運行的時期。我們看見的那些城市所顯示的意義就是這樣。因為城市斷不能突然出現。在城市之前，一定有幾萬年的人類奮鬪和發展；這以前，也一定有多少萬年哺乳動物，和爬蟲，和水族生命。

「東尼，這向我們行來的世界，是一個開拓了的世界，充分開拓了的世界，我們現在能看見它上面有城市。」

「不會是有人的城市，」東尼反對。

「現在當然不會有人了，可是，有過的。毫無疑問那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死了。要點是：他們活過；所以很可能，我們也能活在他們的世界上——只要我們到得了上面。」

「只要，」東尼開玩笑地重複一句。

「對的，」韓德隆說，沒有覺察到他的口吻。「很可能，他們住過的地方，我們也能住。試試，我們能踏上那上面的土地，找到一條路，引我們到其中的一個城市去——而且進城！」

他自己忽然想起，伸出手來。「東尼，在退潮和上潮之間，你有件任務要做掉。我很樂意把伊芙借給你做件。她到時會告訴你我們大家要怎麼辦。」

他把東尼領到伊芙房門口，就走開。東尼一個人進去。

她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桌上一張火酒燈，青色的火燄在燒着咖啡器，另外一盞油燈——因為電燈斷了——襯出黎明將至的魚肚白。

是光線使然，還是伊芙臉上眞正這樣慘白？他尋思着。

他走到她身邊，顧不到現在是什麼規矩，雙手抱着她就吻。

「現在，」他相當滿足地說：「你臉上不那樣慘白了。」

她沒有立刻掙脫自己；她先緊緊貼着他一會，再掙開，然後說道：

「現在你可要喝你的咖啡了，東尼。」

「我喝，可是世界上沒有比你這劑興奮劑再好了，伊芙。」

「我要和你待一整天呢。」

「那麼我們別去想今天以後的事。」

地扳開銀咖啡壺的小蓋，倒一杯給他，一杯給自己，幾分鐘後，兩人一齊下樓。

因潮水迅速退落，人行道上已淹不到一尺深；他們眼看着人行道的邊石露了出來。為避免潮水，儲藏在樓上的汽車，正開到街上來。一部車子濺着水，開到東尼和伊芙跟前停下，開車的把車子讓給他們；東尼上了開車座位，伊芙坐在身邊。

他們放足速度開，路上已經碰不到潮水，可是歪歪倒倒駛過多少潮水留下的水窪，水從寫字間，店家，住宅裏捲出來的形形色色的東西，散得滿街都是。

有了幾個人；幾個駕機器脚踏車的警士，在城中作最後的視察，全然不管汽車事兒。

街上常見到死屍；現在右邊經過的一處有烟霧冒出，是夜來燒掉的。

早上潮氣很重，太陽還沒有出來，曼哈頓區的水道使人覺得，把空氣弄得非常潮濕，在遺棄的摩天樓中間駛過，如同在陌生而荒涼的叢莽中穿行一樣。

東尼機械地注視這許多事情，帶伊芙在身邊，穿過反復回響的街道；第五街一排排破碎的橱窗——東歪西倒的衣偶，破損的陳列品，走道上一堆堆無用的貨物，是搶刦後丟棄的；恩派亞大樓傲岸地聳在藍天裏，對於它的命運毫無知覺，它儼然仍是人類創造之王。

東河，當他們到達時，是一道極淺的洪流，差不多被海吸乾，河底古怪地露出來，四散着毀壞的貨物；過

橋，又是幾里長蒸氣的街道和洪水的垃圾。再過去，是冲洗過的村落和鎮市。

這一帶鄉間的山較高，在初昇的陽光中，東尼和伊芙能辨出山上潮水最高時留下的痕跡，他們一會降至沒有人烟的村落，一會昇至有人看守的莊子——居人以木然的驚奇目光，注視他們駛過的汽車。無邊的荒涼，打擊到每個人的靈魂；觸目是遺棄的，無告的人；有時，一幢燃燒的房屋，有時一頭溜韁的馬，或迷途的羔羊——荒涼，沉寂。他們降到一個山谷，下面是一泓漏完的水，可是能駛過；他們上得山坡，才轉一個彎，看見路被堵住；有兩個人跳向他們身邊來。

東尼抽出手鎗，可是今天——雖則他往他遇害的母親那裏去——他也沒法使自己對這些人放鎗。他用鎗柄擊倒一個——鎗口制住另一個。

他把車子讓開，和伊芙開車馳去，這時才想起，他們可能把他殺死，而且把伊芙帶走；為什麼留他們活命呢？

啊——這裏是往家去的路！家！他的家，他在那裏生，在那裏長大的家！家，叫他父親和他祖父的家，在這以前，還住過有四代。在這條從他家裏出來的路上，曾經有人名叫德萊克的，參加那次偉大的戰爭，一八一二的抗戰，並且加入華盛頓的軍隊。

東尼想起，在他早年的記憶裏，往往有許多陌生的人，跑到他家房子門口張望；他們說這是「古跡」，對那些他們說是「古物」的東西，好像歡喜得發瘋。房子聳立在山坡上，他的車子在彎曲的路上開着，當他駛通昨晚潮水升至的地方時，他想起，這裏的古蹟，古物在地質學時間上所代表的將是多麼一刹那的時間。

他設法使自己暫時不想到母親身上去。

伊芙在他身邊，手放在他開舵盤的手上。

「你讓緊挨在你身邊，東尼。」她央求他。

「好，我們就到了。」

路的兩邊，各處，舊遊之處全湧入眼簾；他做孩子時造的一間木屋；這裏是通那口舊井的路，那口「革命井」。

生命在這地球上，至少已發展了十萬萬年；在白朗生乙上面也需要這樣十萬萬年的發展，然後才有人模塑磚石，造那些城市——而白朗生乙，在無量數時代以前，已經完結。自從城市裏的人死去，那些城市也許在黑暗中飄泊了十萬萬年；直到今朝才找到我們的太陽，世界上的望遠鏡才對準它們望。

這樣想想很有點用處，當你開着車子回家，而家裏的母親是——

那邊是他營巢居的樹；屋板還留在樹上。這裏望不見老屋子，可是聽得見招呼。他在那上面玩，能聽見母親的喉嚨喊。有時候，他裝做沒有聽見。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他那時多大？啊，那是十五年前。十萬萬年中的十五年。

在東尼腦子裏，時間開始用另一種寸尺滴答着。那已不是世界上通行的鐘，而是宇宙的可怕時計，替他劃分無朋的分秒。東尼這時才想起，韓德隆剛才和他一番談話並不是殘酷；他打算從自己腦子裏分給他一貼慈悲的嗎啡。在時間驚人的距離上，今天早晨在這兒發生的一點事情，不能算是重要……

「我們到了。」

屋子就在他們面前，白顏色，安靜而自信。一所魁偉，安固的建築，有它自己的傳統。東尼的心跳起來。他多麼愛它——和她；她就是它的靈魂——多少次，她站在那邊門口等候他。

現在也有人站在那兒——一個老婆婆，矮個兒，白頭髮。東尼認得她——是海司肯太太，海司肯牧師的妻子。她向東尼走來，老海司肯牧師接着也在門口出現。

「怎樣的？」

不是問昨天晚上世界上怎樣，也不是問千百萬被海水冲走帶走的人怎樣。而是問這裏怎樣？

老海司肯告訴東尼，儘量設法不使他傷心。

「她一個人待在家裏；雖則村子裏人，連她的用人，都溜了，她並不覺得怕。那羣人跑來，她並沒有打算將他們拒諸門外，我曉得她的為人——再就我後來發現的情形，也是如此——她請他們進來，給他們食物。有些人喝了酒；也許，他們發了破壞狂。有人給她乾乾脆脆的一槍——就一下，東尼。也許是裏面比較有心眼的——頂慈悲的一個。我敢說，東尼，她沒有痛苦。」

東尼說不出話來。伊芙拉牢他的手。低聲說：「感謝上帝，東尼！」

東尼暫時擺脫伊芙的掌握，同老海司肯顫抖的手拉手。他彎腰吻一下海司肯太太的灰頰。

「多謝你，多謝你兩位，」他低聲說：「你們不應該待在這兒；不應該等我。可是你們在這兒等。」

「敖生也在這兒，」海司肯牧師說。老敖生是教堂裏的伙夫。「他在裏面，盡他的能力在替你辦事。」

「我就進去，」東尼同伊芙說：「我一個人進去幾分鐘。然後，你也進來看——我們？」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

老海司肯牧師和他的妻子，伙夫敖生，東尼·德萊克和伊芙·韓德隆，站在山頂上，在這裏德萊克血統的男子，和生產他們的女子埋在這裏，世代爲子孫紀念。一口蓋好的棺木停在地上，等候下土。

「主啊，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呼求……因爲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像列祖一般，一個寄居者。

「啊，求你寬容我，使我能力復原，然後一去不見。」

。老海司肯牧師把聖經攤在他面後，可沒有念那個寫詩篇的偉大詩人，爲一切死者呼出的蘊藉悱惻的字句，他五十年牧師生涯中，總讀了有上千遍：「因爲我在你他前是客旅，是像我列祖一般，一個寄居者。」

東尼的眼睛落到他祖先的墳上；墓石立成一排，刻着生死年月，和他們的歲數。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在十萬萬年中，七十年算得幾何？今天，幾小時後，潮水就要冲到這裏山頂。

康奈梯克特已成爲島洲；那些高山都是一個個浮島。它們的山坡都是海灘，上面被潮水洗成一面白色。太陽高高在天上，曬着這片奇異的海。

「你把人毀滅，你又說，來，你人的子孫。」

白朗生乙上面的人和人的子孫也是這樣。幾百萬年幾萬萬年造人的光陰。無生期——古生期——幾萬萬年，生命遲緩地在海中發展着。再幾萬萬年，從海中出來；又一萬萬年，爬蟲盤據着陸地、空氣、和水。他們被捲走了；就來了哺乳動物；和人——生生死死生生，一萬萬年，白朗生乙上面最古老城市的第一塊磚石才被擱上；這是昨天晚上地球上人從望遠鏡裏着得來的。

「因爲在你眼中，千年猶如昨日；一切過去猶如夜間一更。」

「因爲他發怒時，我們的日子就全要完結，我們度盡年月，好像說完一個故事。」

單是伙夫和老海司肯不能把棺木抬下去。東尼得相幫他們。他抬了；他的母親躺在丈夫旁邊。

今天晚上，當巨大的白朗生甲，和有城市可見的白朗生乙，再高臨世界這一面時，潮水必定漫過山頂這裏。有甚關係？他母親的葬地也就是她要選擇的葬地。現在，再過短短一個時間，全世界都要完結。

「我帶你們走罷，」東尼向老牧師夫婦和比他們老伙夫說：「我們今晚向西飛，到中部高原。我們想法你帶們一齊走。」

「我不來，」老伙夫說：「讓我聽命於主。」

老牧師夫婦也不肯動。他們今天等水退掉，就動身到高山上去；可是除此以外，更無別的打算。

十二　韓德隆營

白朗生星剛從東方天邊昇起，大得駭人；飛機降落在密其根湖和蘇庇利埃湖中間的高地上。營裏跑出上千的人，歡迎東尼和韓德隆的小姐，韓德隆已完全放棄他在新墨西哥的集中區，他的一批人全撤退到密其根來。大家匆匆寒喧幾句，就抬頭望天上的白朗生。星乙星現在已超出月球大小，珠光照耀，連月亮都爲之掩色。週圍是一圈光彩柔和的雲氣，因爲向太陽進行很快，空氣被日光的溫暖融解，已完全恢復氣體狀態。

可是乙星比不上甲星的奇觀。甲星簡直碩大無朋，比太陽還大，差不多一樣亮；它表面蒸發出來的雲氣，把日光完全反照過來，看去雪白、炫目、而且堅實。東尼和伊芙都沒有看過營房全部；等大家對於這些初升星體的駭異變爲不舒適的熟悉時，愛略特·詹姆士就帶他們各到處去參觀。

韓德隆早爲他親手甄拔的這個小社會的將來籌劃得善盡美，營中計有兩間碩大無朋的餐廳，兩所彷彿公寓式的房子，做男女宿舍。此外還有一所建築，像豎立的船庫，高于四週森林百呎以外。在這邊是降落場，飛機庫，降落場對面是一長列工作場，盡頭處是鐵場。

愛略特·詹姆士最後帶他們看的就是機械間和鑄造場。

「這裏工作人員，」他告訴伊芙：「已把令尊所計劃的方舟造成一部分。我們能在這裏造一隻兵船，只要

我們高興；在實驗室裏，一切從前做出來過的，都能照做；有許許多多從來沒有做過的，現在也能做了。到明天晚上，我想紐約全部的設備就可以搬來裝好。」

東尼吹一下口哨。「眞想得到。天才，簡直天才！糧食怎樣情形？」

愛略特．詹姆士笑了。「糧食儘够全營人吃，只要我們吃得了。」

「來，帶我們看『方舟』去。」

伊芙的父親從船庫裏面迎出來，做他們嚮導。

他們從白朗生星瘋狂的白光下，走進這間高大的屋子，看去好像要頂到天，光線比外面還強。這屋內有上百件能引起他們注意的東西——探照燈光的設計，和撐天的金屬牆壁；可是他們的眼睛只釘着屋子當中那件東西看。方舟！韓德隆集團全體人的夢，和希望，全體人精力的焦點！在七月下旬的那天夜晚，它豎立在一架鋼骨水泥的巨大船臺上，四週的鋼條像一個搖籃。長短是一百三十五呎。六十二呎對徑，形狀像個圓筒。因爲在外空行駛，沒有空氣阻力，流線型並不需要。船身所用金屬是一種特製的合金，十八吋厚。外面鍍上一層合金，像鋼精一樣亮。

東尼對它看了好久好久，然後說道：「這是人類到現在爲止所造成的最大的壯觀。」

韓德隆看他一眼，又繼續他的說明：「裏面還有一層殼子，比這個小得多；在內殼和外甲之間舖有幾層隔離物質。內殼裏內發電機——從這裏發出電流，發動原子能力的噴射；還有儲物間，一切應帶的東西都放在這裏：駕駛機件；空氣供應設備；保熱設備；和乘客間。」

東尼眼睛離目的物，低聲問道：「這上面能裝多少人？」

韓德隆遲疑一下，說道：「要走我想象那樣久的路程，它大約可裝一百人。」

東尼的聲音更低下來：「可是你有九百個理想主義者在你營裏。」

老頭兒笑起來。「除非我糊塗了，我這兒有一千人。」

「他們都曉得這船的情形？」

「曉得一點。差不多有一半人都參加製造這船，或是製造上面用的儀器。」

「你給工資嗎？」

「我出過工資。多數的人都拒絕了。我這裏有三百多萬的金元，準備對付那些要拿錢換得他們時間或物資的人，必要時的花費。」

「是的。你估計路上要走多少時？」

韓德隆的話把這年輕人嚇住。「九十小時。這就是說，全靠——」他的聲音開始抖起來——「全靠我們能找到一種合適的質料，做噴射管的內膛。否則的話，這東西開不上幾分鐘就要完。我——」

伊芙瞧瞧他父親。「爹，你應當睡覺去。你頂好吃點安神劑或類似的東西，不要這樣煩心。我們別的都做成了，我們做成的東西比這還要難得多呢。」

韓德隆點點頭；東尼向他看看，他第一次發現，這位科學家最近蒼老了許多。他們魚貫走出船庫的門，在支撐的鋼條和鐵柱之間，高高點着一盞鎔接用的電石火炬，火星四落。

外面，風吹着。在附近的樹林內呼着熱氣，預言風暴之將至。鑄造場和實驗室，發電廠和宿舍，各處的燈光在他們四週亮成一個圈；一團黃色的螢火，被白朗生星的朗照，顯得非常黯淡。東尼抬頭望望這些星，自己好像能覺得，能聽出它們在空中疾馳：乙星是一個雪白耀眼的世界，甲星是一個毫無知覺的毀滅的光盤。兩個都像立在天外。

韓德隆先離開他們。接着不久，詹姆士也告退，藉口說要把他日記補記起來。東尼伺候伊芙到女子宿舍門口。樓下起坐間有人開着留聲機。裏面一個女子在唱歌，另一個坐在桌子旁邊，看出是在寫信。從洞開的窗戶裏，她們全可以望見；東尼尋思，這女子不知指望那種郵差替她遞這封信。

東尼一個人走開去，踏着滿地星光，走上隣近的一個小山頂。韓德隆的村子，北面一部分望去像一個大學校園，南面一部分像一個工業區的中心。在它四週伸展着密其根平原。當初選定這地方的理由，一半是因爲地質層有了年歲，而且堅固，一半因爲隔絕人煙。

他靠一塊大石坐下。熱的夜風越吹越猛；白朗生星光照出的一切東西的影子都是一深一淡的兩重；突然過來一塊黑雲，把影子全遮起來。

東尼的思想隨意起落着。「這大約是，」他想：「地球上最自給自足的一個小社會。所有這些人，這些才智之士，熱情的男子和女子，每把自己降爲兵士一樣，爲韓德隆效忠……只有一百人……我帶到紐約的人，不

曉得他會帶走幾個。」

他忽然害怕起來：「假定他們把飛船造得不好，飛不起來，那麼這些人全要作無謂犧牲……假定船離開地球之後，出了事——從幾百哩高的地方落下來，中途越落越快，最後碰到空氣，變得又紅又熱，像流星一樣，一下把自己燒掉呢？這要冒多可怕的危險！要是我是個科學家，要是我能夠幫助他們！要能同別人一樣，無日無夜地工作着，儘力尋找那能使飛船飛得起的金屬……」

一片大點的雲把白朗生遮起。一陣陣猛烈的風吹來。那擾亂海陸的天體，把地球的氣層也大大的攪亂了。機器有節奏的聲響傳入東尼耳底，還有鐵碰鐵的鏗鏘之聲。風在樹林裏面彈着悲慘的琴絃。東尼想到今晚和以後幾晚將要升起的潮水；地球像船上甲板一樣，在他脚下微微震動着，像是回答他的沉思。東尼恍然悟出，他們的內心已在迎接它天上的伴侶了。

十三　行星的來臨

到七月二十五那天晚上，世界歷史上空前的浪潮捲上各處的海岸。世界各地都遭到强弱不一的地震。第二天，火山爆裂，島嶼盡沉海底；二十六晚上，是白朗生星第一次來臨，其中大的一個和地球之間的距離最近的一晚。

關於這次的毀害，沒有人留下詳盡的記錄。

愛略特·詹姆士在後來幾個月內，約略整理出一個表，對他的一切所見所聞簡直不能相信，可是確然是事實。

美東岸遭到七百五十呎高的潮浪，無情的潮水，像山岩一樣，從海中冲至，一直汜濫到阿帕拉暨安山脚。從買因省的班高城到佛羅利達半島的琪威司特，潮水西向的奔流把一切房屋、茅舍、摩天樓、城市都毀掉。潮水繞入墨西哥灣，捲進密西西必河流域；在有些地方，它沸騰的水面塞滿了東西，那些喪魂落魄的人類，只看見一斷樹木、房屋、石塊、機器、人和自然手製的一切東西的集體，堆得像一座城牆向他們擁來——簡直看不

見後面殘忍的隆起的洪水。到潮水流返海洋後，陸上到處是溝渠，把拔起的東西散得一地。

它圍着南美洲怒吼，把亞馬遜盆地變做一片廣大的內海，從昔日的東岸一直伸至西岸安地士山。這次潮水的速度簡直沒法計算。

一切江河都變做潮水的通渠。它潑入亞洲；中國廣袤的平原全被汜濫。它從北極區冲下，把法蘭西、德意志、大部分英格蘭、全部的荷蘭、和粗蠻的蘇維埃聯邦，在國際名單上抹去。幾百尺的北極海水流入裏海，用它最後的威力猛攻高加索山脈。

西亞細亞和阿拉伯、印度南部、菲洲、和大部分澳洲總算是乾淨土。那些人從山頂上看見這次潮水的，後來簡直沒法形容給自己人聽。人類的心靈還不能適應來親眼觀察這種屬於宇宙範圍的現象。人類看見那一片烏黑發亮的擎天洪流，以每小時幾百哩的速度，向陸地奔來，好像看見一種和自然界完全陌生的東西；人類在自然界看到的最瘋狂的情形，都不是這樣。

在白朗生星最接近時，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死在潮水的起落上。可是那些設法或碰巧登在乾燥陸地上面的人，也沒有完全逃出性命。

上文裏述及東尼在密其根發覺第一次地震；這以後四十八小時之內，接連來了無數次地震，一次比一次强烈，而且事後也沒有完全停止。韓德隆把他的地點選的很好；在沒有被洪水淹沒的世界上，只有相當少的幾處，像這裏一樣，沒有淪爲一片不可收拾的，炎蒸的山石和蠕動的溶岩的廢墟。

在人類的記憶裏面，一切地震，一切火山爆裂的記載都不足以比擬七月二十六那天，各處地殼所起的變化。從前，有人親眼看見一座山炸裂；看見島嶼沉沒，和新的島嶼出現；看見幾百尺海岸眼睜睜陷下去；看見廣容千軍的地罅在脚下裂開；可是在白朗生星體最接近的時候，這類事件簡直够不上一提。

因地軸旋轉，白朗生星體可怕引力所及的地球表面時刻變動，巨大的災禍就不斷地發生。在人類認爲堅實耐久的脆弱岩層下面，是幾千哩深的濃厚緊壓的熔漿。地殼並不能抵制住熔漿。它留在老地方，祇是由於引力的微妙分配；理在白朗生星體的攙入，攪亂了引力的平衡。地球像一顆熟透的葡萄，裂了開來。從地質學立場看，那些汜濫的洪潮，在規模上，只能算是瑣細的現象。

非洲大陸攔腰裂爲二塊，像被大力的斧頭劈過一樣，猙獰的創口裏，伏處地底的不可抑制的，無邊紛擾的

地獄湧現出來。海底裂開千丈深坑，一口吞下海面巨浸，刹那間又吐出千里蒸氣。西藏內部的廣漠高原，像疾行的電光一樣，直落九百呎。南美洲削成兩個島、一個由南到北像一把鐮刀，一個大致圓形，所有巴西高地就剝了這一點。北美洲搖晃，戰慄；分裂，爆炸；動盪，跳躍。洛磯山失去平日的穩重、像波浪一樣跳着舞。在當日黃石公園的地帶鋪上一層幾千哩方圓的溶巖。太平洋沿海平原完全消滅，海氣勇往直前，怒攻着從諾姆一直伸至巴拿的一片活躍的火山。

各種氣體、水氣、灰燼、從千萬種風爐裏噴入地球的氣層。日色變得無光，星辰全被掩起。灼人的高熱吹到世界的盡頭；兩溝的層冰融化開來，顯出新的原始陸地，冒着火，破碎，動盪，朝去眞是奇禍。

在這次世界遭受一陣陣白熱的痛楚時，那些逃出性命的人類大多數是碰運氣。很少人逃出命來是由於事先的安排——整個地球上，只有一打地方，被地質學家挑出做避難所的，算是還能够居住。

沸騰的地漿，倒海一樣，向幾百萬人直灌，死掉的人比潮頭捲去的死亡還要可怕得多。另代幾百萬人呼吸的空氣忽然充滿硫黃氣，人像中毒氣的兵士一樣，倒在他們殘破城市的街上，窒息而死。熾熱的蒸氣像颶風一樣勁烈地吹來，人烟稠密的地帶和不毛的荒原不分甄別的全被灼上。天上這時落下的已不是往日淹沒人類的雨雪冰雹，而是灼熱的洪流和赤燙的火霰。地球本身的轉動忽而緩，忽而快，聽憑天上星體的快意，在空中吸着走，拖着走。地球變得全被烟霧和炎蒸的氣體圍繞着；當白朗生甲乙二星引去時，洪流似的大雨在地球落下，肥沃的土地洗成堅石，熔漿凝結成一片金屬的海；大雨中夾着雷電；電光不絕地照出眼前的地獄景象，雷聲和地面訇騰之聲鬧成一片，簡直分別不開。

在韓德隆營中，這四十八小時的經驗等於地獄，然而韓德隆營還在世界上最安全，最沒有攪亂到的一個角落。

東尼先前朝見的第一片黑雲就是暴風雨開始的徵候。他感覺到的微震動就是一串逐漸加强的地震預兆。他不久就離開山頂，發現這片殖民地的人口，在一小時前已經去安息，現在全起來了。他碰見韓德隆和幾位科學家正在作最後一度的巡視；他也加入他們。

「這些宿舍，」韓德隆說：「都造有防禦地震設備。我不相信，有什麼力量能震倒我們在飛船四週設下的撐持網。」

便在他說話的當兒，風颳的漸緊，天上打着閃，白朗生星的光輝完全隱去，猛烈的風已變爲不絕的風暴。各處房屋裏面的燈都亮起來；一次地震接一次地震，人開始湧到屋子外面。

東尼想法找尋伊芙，可是在人叢中急切找不到。在燈光不到的地方，黑得完全看不見。風裏面的溫度落下好多度，和傍晚的悶熱比較，好像冷得多，在各處房屋廣闊的空地上行走非常吃力，因爲脚上的土地時常往上頂，就像立在速度急減的電梯裏一樣。電光愈來愈近。雷聲不絕地響。連身邊最靠近的人說話都不容易聽見。人與人之間口傳着急促的呼喊，叫所有的人全離開屋子。東尼自己和半打別的人搶進燈光雪亮的女子宿舍，把留在宿舍內的人帶到屋外的紛亂風雨中。

到十點鐘時，震動已經非常利害，在地上站着都很困難。風雨中，大家像羊羣一樣，在房屋的避風處所，擠作一團。電光不停的攻擊貯藏飛船的鋼塔。東尼在人叢中走動着，向大家喊着鼓勵的話，自己却一點不感覺到。

十一點鐘過了不久，一陣特別猛烈的地震把男子宿舍的一角舁起，磚石、水泥、紛紛從牆上落下。東尼忽然找到韓德隆，在衆人中，圍着油布雨衣，坐在一塊石頭上；他向韓德隆提出一個建議，立刻就執行起來。探照燈現在照到降落場上來，大家都移過去。在平曠的空地中間又聚攏來，鬼魅似的一羣，穿着匆促披上的衣服，雨中的探照和天上閃電的青光照出一個個灰白的臉，仰着頭朝。

將近午夜時，地震的紛擾，不知怎樣一來，把電流弄斷了。夜半一點鐘，餐廳厨房裏，一架食車衝到泥地裏來，潑得滿地的三明治和咖啡。兩點鐘時，風的溫度又降，渾身溼透的羣衆冷得牙齒打戰。現在雨已經不下，下着冰雹了。

半點鐘後，風突然停止；在這忽來的沉寂和間歇的雷聲中，大家相互講起話來，人聲響成一片。風喘息一下，換個方向，又從西南方吹來，一小時吹五十哩，吹一百哩，再又升至百哩以上無法測量的速度。樹葉和整大段樹梗吹上半空。每一個人，不論男女都逼得只好匐伏在泥濘的地上，地的震動又加强了。

他們伏着有一點鐘光景，抖戰着，藏着臉，喘氣。接着一陣特別强烈的震動把降落場劃做兩塊，一高一低，相懸有八九呎，在降落場中間留下一道劃分的峻坡。有十一二個人剛巧伏在折斷的地界；有些跌到低的一面，別的趕忙爬開，脫離這新的可怕威脅，身子却被擡了起來。所幸地面沒有裂縫，不過地下裂石相互磨擦的巨

響，把一切紛昏的聲音都蓋下去。快到清晨時，風的溫度開始升起來。

沒有黎明，沒有白天，只是一片模糊微弱的昏白，使人依稀辨出天上滾滾滔滔的雲塊。人俯在地上，每個人裏在自己靈魂的恐怖中，手抓着草，或挖入土裏。白天就這樣開頭。空氣變得越過越熱。一次最烈的暴風吹來，微微聞得出硫璜味。

中午毫無休息。風裏面，沒法把食品弄來，連站都沒法站。空氣中遻黃氣息和熱氣逐漸增加。連下的雨都好像是熱的。到了納摸下午時候，可是在絕端黑暗中，忽然鬆弛下來。風勢雖疾，大家已能在風中起立，失魂地朝着前面一片濃密的黑暗。五十多個男人死命奔往餐廳去。到了門口，看見房子沒有坍，都覺得詫異。四週的矮山算做了這些房屋的護符。也沒有時間容許做菜。他們看見什麼拿什麼，每人滿載食水器，就又奔回場子上場上。大家像野獸一樣吃喝，剛才吃完，風雨重新怒吼起來，大家趕快又俯伏在地上。

又到夜裏。空氣裏面的硫黃、蒸氣、烟霧、炎熱、塵土、和熱雨、差不多斷送了他們瘋狂掙扎來的生命。大家現在都伏在斷坡下面的庇風所，然而便在這裏，風雨的下擊和水火的鞭撻幾乎使人熬受不了。風夾雨，雨夾塵土，差不多以對角的斜度落下一場惡臭觸鼻的雨，澆得大家滾盪，地上鋪滿泥漿，第二夜整整的一夜，沒有一個人說得出話，用得了心思，都一動也不動，俯伏在紛亂的地上喘氣。

十四　第一次經過

早晨帶來了休息，部分的，而不是眞正的休息。風勢減退，傾瀉的大雨變得間歇；眼前享了一點，雖則沒有人能說出是清晨還是黃昏。

風勢才止，東尼立刻站了起來。經過這樣長久的可怕時間，他都沒有碰見伊芙。在風暴和巨響中，要惡找到伊芙的所在簡直無從設想。可是，現在，他發見也沒法立刻找到她。這場從天而降的灰雨下得極大，不但滿場淪爲泥沼，而且每一個匐伏在地上的人被塗上一層厚的巧格力，所以到大家一個一個坐起或站起身時，連男女都不容易分別出來。

他不得不把伊芙丟在腦後。現在只應當顧念全體，不能顧一個。最迫切的事是救護，場子那些人很多的站不起來。有幾個受了傷。年紀大點的人裏面，有些受到的風寒也許不治。

東尼站起來時、發現自己兩條腿簡直立不牢，可是在暗中蹣跚行了一段路後，麻痺掉的血液恢復週轉，肌肉開始活勁起來。他同那些站起的人作簡短的談話：

「你成不成？」回答若是不成，他就說「坐下來。我們會照應你。」回答若是成的話，他就說：「跟我來。我們把事體辦起來。我想，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了。」

在一片退落的泥漿漩渦中，他集合了三四十個人，多數是男子。他們一齊走出場子；一面紆緩地痛楚地走着，腿足深陷在泥沼中，不時碰上狼藉的東西，一面東尼開始他的組織。

「你們那個在電力間做事的？」他喊：「好。你們兩個這兒來。現在還有那個是機器間的哪……好。你們去把電燈先修起來。這是頭一件要事。現在我要你們裏面一半的人把女子宿舍裏床鋪收拾好。」他數一數他需要的人，拍拍他們肩膀，命他們拔足向遠處隱約的宿舍走去。人已看不分明，他又在後面喊着；「那些房子要是看上去不隱，就找一處安全地方，把床搬去。我們非得有個醫院不可。」

他和其餘的人向餐廳走去。一所完全坍掉，另一所還豎着。他們走進廚房。地上泥深及膝。他看見和他一起的人裏面有泰洛，他從康奈爾大學給韓德隆找來的那個研究光學的學生。「泰洛，你來管這兒行不行？我把這些人留一半給你。我們餘下的人把醫生兜來，把藥品預備好。場子裏的人應當給他們一點咖啡，和任何立刻能吃的東西。」他看見泰洛的嘴笑着表示同意，同時發出命令，把一口大爐竈升起火來。

他又跑到屋外去。外面已經享一點起來。他焦慮的目光往那邊庇藏飛船的鋼樓朝去，一片黑影，表面看去，大約還牢靠。適才一陣喊，他底喉嚨已經啞了；因爲空氣中還有硫黃氣，刺激鼻〇，每個人都不斷的乾咳。東尼很擔憂空氣中硫黃氣增加容量，把他們窒死，可是他把這種思想丟在腦後：這不過是這可怕的四十八小時中間，使他和他所有侶伴知覺麻痺的無數躭心事之一。空氣中除掉刺激的惡氣，還有熱，不是普通七月天碰見的熱氣，而是洪爐四週那種熱氣——一種陰森的萎縮的熱氣，揭膚炙膚，身上滿流着汗，還是覺得熱。

東尼獨自回到機場。現在又享了一點。能看出天上雲氣的浮動，和黑暗地面上的一片片白霧。人三三兩兩從過去的所謂機場回到半毀的營房這邊來，許多人一拐一拐的走，有幾個被揹着。他們看去像一道受傷的人流

走動着——飢渴、痛楚、疲乏的行伍，呼吸着有金屬氣質的熱氣，遍身淌着泥漿，穿過幽冥、陰暗、恍然與但丁地府無異的原野。當他到達機場邊緣時，他終於尋着伊芙。她在相幫兩個女子，掖起另一個女子。她看出是他，就向他喊。

「你怎麼樣，伊芙？」他的沙喉嚨裏面有他的靈魂。他走近她面前，向她眼睛看。她先對他點點頭，再向那不省人事的女子點一下。她把嘴貼着他耳朵，因爲她的聲音高不起來：「幫一下忙，東尼。這女子要點水。她暈了。」

他把女子抱起來，大家跟着他，穿過泥淖，到了女子宿舍大廳。床已經搬來，許多床上已經睡着有人。有人找來些蠟燭點起來，揷在窗臺上，所以屋內有亮。兩個男子，本來是醫生，已在診視來到的人。東尼聽見一個寬洪的聽音說話，認得是陶德生：「弄點熱水來，多弄一點，開水。隨便那個，不要碰那些繃帶。什麼東西先要經過消毒。你們看能不能找到些懂得看護的人。還有別的醫生也找得來。」

陶德生已經想法子洗了個臉，闊下巴的臉充分顯出精力和自信。燭光中，東尼認出床上幾張別的泥臉。一個德國女劇員，好像腿受了傷；一個莊重的白髮的奧國病理學家，被天上落下的炮火炙傷了。

東尼又跑出去。空氣好像清爽一點起來，溫度也降了。廚房裏面，一面鑼鐺鑊敲着，引起他的飢渴。差不多整整四十八小時，他簡直沒有什麼吃喝。他覺得沒法再拒絕這些肉體的需要了。他向鑼聽的方面趕去。圍着一大堆咖啡和大堆的三明治，至少有二百號人。三明治一光就立刻添上。東尼站在身旁一隊人中間，有人遞給他一杯咖啡，一塊三明治。咖啡帶有泥味。三明治的滋味和空氣裏面的惡臭有點彷彿。東尼最渴念的是水，可是他知道，目前所有的水都弄髒了，不煮過不能喝。他呷第一口咖啡，就知道裏面放有白蘭地。他潤一下火辣的喉嚨兩三口把三明治吞下，又跟着排班。

他的神智現在清醒下來。他看出風勢漸息，威力已經失去，溫度也降落不少。他開始能聽四週的人談論；雖在驚魂方定未定之間，那些話聽來使他覺得又惻然，又有趣。鬼神的巨掌剛才鬆開，說不定眼前就要折回，然而人類偉大的彈性已經恢復了。

「……把我的衣裳毀了，完完全全毀了！」他聽見一個女子說。旁邊人大笑。話傳了出去。「她的衣裳毀了。眞糟！」

男人裏面聽到又是一種口吻：

「我說我有生以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事，我的確就是說我有生以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事。……」

「一位科學家興奮的聽聲：「眞想不到，這些東西怎麼會沒有弄壞。機械間，電力間裏面差不多沒有壞掉一件東西。這些地方造得像銀行保險庫一樣，韓德隆這人眞是辦事的天才。」

另一個人說：「我先檢查地震器。表針在前天晚上已經把紙捲劃光，完全失效。接着我看氣壓記錄。這一帶的氣壓幾分鐘內就差好幾吋。氣壓表也沒用了。你差不多能感覺到地球上的變化。我覺得身子一下提高，一下降低，耳朵裏面壓力時而有，時而沒有。

「我已曉得有多少人命逃得出火山噴發的情形，一定可怕之極。現在一定還在噴着——不過我脚底下到底是地震，還是我的腿在打抖，我也說不清楚。還有空氣裏面聞到的那些硫黃味兒！」

東尼看見彼得。范德比爾安靈地坐在一段木料上，一手捧杯咖啡，一手拿塊三明治，弄汚的手絹鋪在膝上做食布。漂亮的范德比爾式小翳子滿沾的泥，頭髮像塊泥糕，皮鞋是兩個泥團。一隻腿上長褲撕到膝蓋。襯衫下襟拉出褲帶外面，拖一片掛一片點綴着他的橫膈膜，滿是泥汚。雖則如此，東尼走到他面前時，他還是保持着那種漠視宇宙的態度，還是極其文雅，任何東西都沒法使他生得了氣。

范德比爾站起來。「東尼。老朋友，」他叫出來：「眞好的化裝。簡直叫人認不出。我是靠老天給你的闊肩膀，才認出是你。坐下來。這兒一塊吃午飯。」

東尼坐在木料上，前段木料好像大風特地搬來給范德比爾先生坐的。「我跟你坐一下，」他回答：「過會我還得趕去辦事。」

這位昔日第五街下的闊少會意地點點頭。「辦事，我親愛的朋友。我從沒有看見過這麼多人搶着做事，可是這情形很使人高興。還有這次暴風雨的確驚人。我承認，我的印象很深。眞的，我敢公言，我的印象甚深。可是它整個的教訓却是徒勞。

「徒勞？」

「哦，別當作我忽然要說哲學來。我並不是指人類所有的努力和成績。在這次——這次——啊——混亂之前，那些早就是如此。我完全想的我自己。我在想，我做孩子時，化那麼多年讀的地理，這些知識現在對於我

多麼沒用。我敢說，我十二歲學的地理現在已經完全過時了。」

東尼坐在木料上，向這人點頭。「我想大概是的。你別怪，有事情找我。」

彼得•范德比爾笑了，把杯子放在地下的東尼杯子旁邊。他一句話不說，跟在這年輕人後面。他們碰見韓德隆從大船庫裏出來。他的情形也和別人不相上下。他才看見東尼，就搭着他的肩膀。「東尼，孩子，你見到伊芙沒有？」

「見到的。」

「她現在怎樣？」

「她完全沒有怎樣？她現在在臨時醫院幫忙。」

韓德隆身後立着一羣人。他轉身向他們說：「你們先去，把機器間檢視一下。我一會就趕來。」

他這時才看見東尼還有個同伴。「哈囉，范德比爾。很高興看見你無恙。」他又問東尼：「全體人員受傷的有多少？」

東尼搖頭。「我還不清楚。」

范德比爾開口了。「我喝咖啡前，才從場上醫院來。我私下點過一下。到現在爲止，這裏還沒有人送命。有三個人虛脫，可能成肺炎，幾個人驚恐過度，不甚嚴重，兩個腿傷，一個臂傷，一個蹩了脚踝；一個在風雨中煮咖啡，傷了，有四五十個人這裏那裏擦破，或是劃傷。到現在爲止，一共不到七十五起。」

韓德隆又點點頭，嘆氣口，心放下來。「總算謝天謝地。現在看起來，場子上面那時候只能說是怕人，不能算眞正危險。」

「不能說不像坐在游艇上，黑暗裏洗土爾其浴，」范德比爾回答。

韓德隆拿手搓搓臉。「是你們那個提起過咖啡的？」

「裏頭還有白蘭地酒，」東尼說。

范德比爾挽着韓德隆臂膀。「我來攙你。我看你有一點兒。」

「有一點。白蘭地，呃？好的。」走以前，他向東尼說：「聽着，孩子——」他用這個字使東尼的心跳起來。「這出乎我預料之外，出乎預料的糟。不過總算上天慈悲，主要的危險已經過了，我們雖是渾身血汚，可沒有按下頭。船是安然無恙，不過一面被船架子壓凹一點。僅僅這一點。要是我早見到這樣，我就會準備得好一點，不過也許不會。恐怕只有空地上是唯一安全的地帶。現在我非得休息一下不可。我恢復知覺才不過幾分鐘工夫。要是你還能再撐十二個鐘點的話，能不能你來接管一下？」

「我精神非常之好。」東尼回答。

「好的。那麼，就是你來。過十二個鐘點叫醒我。」

東尼又開始各處去轉。在女子宿舍大廳上，陶德生和史密司正忙着。他的病人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座上。空氣裏一股麻醉劑和防腐劑的氣味，伊芙和一打別的女子在充看護士。她換過衣服，洗了臉。在屋子那邊向他笑。陶德生和他說：「你告訴韓德隆，我們這兒事情現在弄得很好了。我敢說，這兒沒有一個不會復原。」

「他睡了，」東尼回答：「等他醒，我告訴他。」

他出去以前，又看看伊芙，看見她眼睛裏汪着淚水。立刻明白自己太粗心，沒有告訴她，她父親安全無恙，不過在她星眸裏面，並沒有責備的神氣。她了解目前的情形，沒法指朝一個人有那種正常的合理的體貼。

東尼走到機器間。一羣人正在輪流清除機器上面滲進的塵土，和地板上灌進的汚泥。另外一羣人正倒頭熟睡，隨便那兒有地方靠，就睡起來。一個工作者解釋給他聽。「這兒大家都憊乏不堪，不睡點覺，簡直做不來。所以我們每隔一點鐘，換一回班。睡一點鐘，做一點鐘。這成不成，德萊克先生？」

「這樣好極，」東尼說。

到電力間時，一個人的喉嚨喊他：

「你來的正是時候，德萊克先生。」

「爲什麼？」

「你進來。」東尼走進電力間。那人帶他看一處牆上的列盤，指着一個開關。「你扳下來。」

東尼扳一下。立刻間，無數電燈亮了起來，把全營的黑暗一掃而光。招呼東尼的那個電機師咧着嘴笑。「我們用的一部臨時機器，現在才接之四分之一的燈頭。我們只來得及修到這樣。湊付做的，可是比這渾蛋黑暗要好一點。」

東尼的手重重的拍一下這人的肩膀。「好極了。你們現在輪班來做。你們大家都要睡一下。」

電機師點點頭。「我們是要。有些大頭就在裏面。要不要我叫他們出來見你？」

東尼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我問你。我要見他們，爲什麼不可以進去見？你要他們出來見我做什麼？」

「你是頭兒，是不是？」

「你怎麼會想到說我是頭兒？」

那人古怪樣子看着他。「我們被派到這兒來的時候，拿到的手冊上就這樣說的。每人都有一本。那上面說，碰到緊急情形時，韓德隆先生下面就是你指揮一切。這不是緊急情形，是不是？」

這件新消息使東尼疑信參半。「一本書上講的？」

「對的。載在那本書的規則裏面；這兒住的人，每人到的那一天都拿到一本。我袋內原有一本，可是我在場子上，把口袋、書、一切東西，全丟了。」

東尼抑制住自己的詫異。忽然悟出，韓德隆是訓練他指揮那些留在後面，相幫飛船出發的人。他對這位偉大秘學家對他這點信任的表示，覺到一種率眞的得意。「我也不去麻煩他們，」他說：「只要他們能夠趕快把燈修好，全部趕着修好，就成。」

他碰見一羣人站在男子宿舍前面商議。有一邊牆已經震壞，前面牆上的磚頭也灑到地上來。東尼把房子檢視一下，然後說道：「我看這個房子不能住人。」

「現在已經有好多人睡在裏面。可能他們是黑地裏摸進去的，沒有留心到房子的狀態。」

東尼對大家說：「你們那個自動願意跟我進去？兩三個人就行，把他們全叫出來。男人可以暫時睡在南面餐廳地板上。」

他走進那所危樓，差不多所有房子外面看的人都跟他進去。他們把睡着的人叫起來。

餐廳的地板還乾燥：人陸續到來，十一二個人一批，二十多個人一批，相互之間也不說話，把桌子推開，在光的地板上兩足一伸，立刻沉沉睡去。

東尼接着走進廚房。兩個爐竈都生着火；咖啡有燒好，三明治的供應已超出需要，此外又有一罐罐熱湯可喝。泰洛仍在指揮，看見東尼，就立刻向他報告。

「那個大貯藏室一半在地下，你大概曉得；我敢相信，裏面的食物沒有怎麼弄糟，不過弄亂了。牲畜餵養方面的佈置我一點不曉得，可是我找到幾個懂得的。離這裏四分之一哩路的樹林裏面好像養有大羣牲畜和許多家禽。我已派人去看管。他們已經有報告來，說那邊的牛羊並沒有走動，不過圍欄都毀了。他們暫時用鐵絲網圍着。什麼東西都翻得不像樣，只要弄進水跟泥，就糟掉。水管子，把水從貯水槽引來的，壞得不成話，我想貯水槽裏的水橫豎也不成了。我用的水全都煮過，可是適纔有人想出個絕妙法子，用救火機跟皮帶把水從那些新形成的湖裏引來。」

「你辦的好極好極，泰洛，」東尼說：「你看，你還能再支持幾個鐘點嗎？」

「當然。這樣一個禮拜也行。」

東尼留心看看在泰洛指揮下那些人做的各種雜務。他初次發現，參加這些人類居所的復原工作的人並不完全是些青年和韓德隆錄取的機械人員和幫手。泰洛的一羣人裏面，包括有一打中年的科學家，三個月前的今天，他們都是世界上鼎鼎大名的人物。現在暫時沒法繼續他們的任務，都在拿着拖把、掃帚、提桶、鋤鍬、爲公共的福利勞動着。

東尼再度走到外面時，已差不多下午四點鐘光景，雖則他沒有法子知道時間。他再度發覺，空氣又涼了一點。他取路向畜場走去，路上差不多沒法行走；碰見另一羣人正在和那些受驚的家畜和噪雜的家禽死扯活拉。後來他回到村中。根據他所見的一切，他覺得，每個人都在努力把這小社會裏面的要務重新組織好。他現在總算勻出點空閑，來想想他自己，和他週圍的世界。

汗水已把他臉上手上泥污洗去，不過衣服還是稀髒。空氣潮濕使衣服上的泥乾不了。他的頭髮還是一塊泥餅。他向機場的方向走去，果然如他所要找到的那樣——地凹下一大塊，水有三四呎深，裏面泥已沉澱下去。他小心踏進水塘，怕把水泥滓滓攪起。水是熱的。他把頭浸在水裏，用兩隻手濯臉。

到他走出來時，已經相當乾淨，不過兩隻脚立刻又陷在泥污裏。

他緩步走上小山頂；前天夜裏他在這裏望白朗生星。他聞出空氣裏面的硫黃和別的氣體已經減少。他的喉嚨還是痛，不過呼吸已不像他們伏在空場上最後幾個鐘點那樣刺激心肺。他看出，空氣儘管潮熱，已經漸漸稀薄起來。他想，地球整個氣層的化學成分不曉得變了沒有——例如，空氣中正的氧氣會不會燒掉百分之幾。不過這種問題無法解決，至少暫時是如此。

他極目遠眺，把見到的加以想象，就看出附近地面大致的變遷。除掉山崗保護下來的小片林木外，颶風已把四週所有的樹木或是吹倒，或是毀壞，或是連根拔起。機場的一邊比另一邊高起八呎到十呎光景，看去像兩本高低不齊的書，邊貼邊放在一起。韓德隆造的U字形房屋中間的空地散得滿地垃圾，多數是樹枝。一所迄廳坍掉。男子宿舍已有危險，要修理過才能住。到處舖了一層勻厚的細黃泥，平均總有十吋深——斷斷續續的雨，還不絕把石屑從天上帶下來。

世界別的地方、密其根全州、美國全國、全球的大陸和海洋，經過怎樣情形，只有等將來才能肯定。目前，總算平靜下來。白朗生星體不但已經過境，向太陽退去，而且夜天裏已不再出現。如果氣候適宜，它們只有在白天裏還能依稀看見；但是只在白天。事實上，從營裏望去，它們完全看不見，連太陽都不大看得清楚。

可是夜晚的天氣非常澄清，而差不多很平和。霧散掉，雲也退了。空氣還是有塵土和惡臭；可是星辰現了出來。

月亮也應該有了，東尼想。今晚應是月圓的時候；可是天上只有星。難道自己弄錯了？

他獨自站在那裏，仰着頭，心裏反覆的計算，忽然覺得有人停在他身邊。

「看什麼，東尼？」韓德隆說。

「今天晚上的月亮那兒去了？」

「那兒去了——就是啊，那兒去了？我們就要曉得這一點——倒底怎樣一回事。你曉得，我們只得錯過；恐怕世界上沒有一處，能容許我們觀察撞擊的情形；要是看見，多了不起！」

「撞擊！」東尼說。

「白朗生甲把月球撞掉。我以爲你曉得這件事呢，東尼。我記得告訴過你。」

「白朗生甲把月球撞掉……你告訴過我，我們第二次在太陽那一邊碰見它時，它會把地球撞掉；可是你沒有提到月亮！」

「我沒有？我本來打算告訴你的。當然，這不關事；可是我眞惋惜沒有見到。它如果我們的計算證明確實，白朗生甲和月球是輕輕擦了一下。這就是說，不是迎頭撞上；可是月亮一定撞成多少塊。好多塊可能都被白朗生甲吸收去；可是別些塊子，我們以後也許見得到。在某種情形下，這些可能飛入空間；在別些情形下，可能獨繞行太陽；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可能在地球四圍形成一圈塵土碎片，像土星的氣圈一樣。可是，不管怎樣情形，東尼，要看見月亮，再也休想。月亮已經完結；永遠完了。我眞想，當時能夠看見。」

東尼不做聲。眞想不到，現在望去的天上，再不會有月亮升起來！想不到，現在白朗生星體引起的可怕潮水退落以後，什麼潮水都沒有了。連月亮的潮水都完了。那些海洋，過去被吸得那樣高，往返衝擊，現在剩得只能在水平線上微波喋岸，在這不自然的，沒有月亮的靜夜。

「可是，」韓德隆說：「等到世界和白朗生甲碰上時，我希望我們總看得見。」

「看見——從這世界上？」東尼說。

「從空間裏，我希望，如果我們能把船造成功——在我們往白朗生乙的路上，在空中望見。這將是怎樣的奇觀，東尼！空間裏沒有雲擋住視線。再就在那邊世界上登陸！，我們看見有城市」

「是的，」東尼說。

十五　偵　察

就這樣，在失去月亮的黑暗裏，東尼整整忙了一夜。他集合新的隊伍來擔任搶救物資，修復房舍的悶氣工作。

他組織、指揮、勸勉、鼓勵、大家做事，看見他們聽命，並且加倍努力，覺得奇怪。他對自己也一樣覺得奇怪。歸根結底，這些工作做了有什麼用？幾個月過後，他們又會碰見白朗生星體；而這一次，白朗生甲將不會放過世界。它要把地球毀掉，就像它滅掉月亮一樣！這塊堅硬的地！

東尼脚在地上踏一下。

眞的，這些人這樣聽命，他這樣勉勵他們，督促他們，都不足怪。他們，同他，都不能想象世界的末運已到，就像一個人不能想像自己要死一樣。只有別人會死！同樣，別的世界可能完結；可是我們立足的這個世界

，不能！

東尼双手拍掌作響。「好的，朋友！來，來，來！」雲又集攏，下起雨來。

韓德隆第二次醒轉；光線已開始從黑暗的雨天裏透露。他看見東尼已經疲倦不堪，完全靠意志的力量撐持，還不肯去休息。

韓德隆招呼幾個由東尼指揮的男子，把東尼抬到床上去……

東尼睜開眼睛。把昨天零零落落的記憶一一集攏來。他看見自己躺在韓德隆辦公室內一張床上；就在機器間和實驗室建築的西首一間。他坐起來，望窗子外面。天已經亮得多，不過雲還是很厚；他望時，一片污濁的霧氣正開始降落。手間角落裏微微的聲息引起他的注意。一個男人伏在書桌上，靜靜寫字。東尼瞧着他時，他抬起眼睛。一個長瘦漢子，黑鬈髮，藍眼睛，睫毛很長。年紀大約三十五歲——或者五十歲。有非常顯著的大額頭，和瘦削靈活的手。他向東尼微笑，說話帶有特殊的口音。

「早啊，德萊克先生。我用不着問你睡得好不好。看得出你睡的非常沉酣。」

東尼兩隻脚移到床沿上。「是的，我想我一定睡得很好。我們好像沒有會過，是不是？」

那人搖頭。「沒有，我們沒有會過；不過我聽到過你的大名，我敢說，你在最近幾個星期裏面，也有一兩次聽到過我的名字。」他臉上笑了一下。「我是史文。白朗生。」

「老天！」東尼走過去，伸出手。「我眞正榮幸，能碰見——」他踟躕一下。

這位斯干的那維亞人又笑起來。「你是說，『這一切事情的負責人。』」

東尼咯咯笑起來，同白朗生拉手，接着看見自己污穢的衣服，已不完全蔽體。「我得拖套衣服穿，光個臉。」

「都預備好了，」白朗生說：「在後面私人房間裏，有點洗澡水給你預備好了，還有乾淨衣服和剃刀。」

「眞虧那一位這樣照應我，」東尼說。他打哈欠，伸一個懶腰。「想起來了，有什麼新聞？事情怎麼樣？大家怎麼樣？」

白朗生用鉛筆敲着書桌。「個個都很好。現在醫院裏面，只剩下一打病人。你的朋友泰洛已把給養處完全恢復，這兒個個都誇他好。我曉得的不是全部的新聞，可是至少有聲有色，而且，可駭！例如，我們現在軌的這個地方，上星期就很抬高一點。這地方現在顯然又跟四圍的地方一起抬高起來；區域究竟多廣，誰也不曉得。所以，我們在機場上面那種電梯上的感覺是絕對正確的。我猜想，總有幾千方哩的地面同時高起來，否則的話，附近一帶地面的裂痕一定還要多。無線電臺已經又在廣播了。」

「天哪！」東尼叫出來：「我完全把無線電臺忘了，昨天晚上——就是說，今天是明天，是不是？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二九號。」

東尼手曉得，他已經睡了二十四小時。

「無線電部分的人員老早就去收拾電臺。可是儘管如此，收到的播音很少；我們聽到新墨西哥的一個電臺，還有俄亥俄那裏一個聲音極輕的電臺。新墨西哥電臺報告了幾種異乎尋常的現象，和他們境內火山性的猛烈噴射；俄亥俄的電臺一直只在呼籲救濟。」

東尼立刻悟出白朗生話裏的重大性。「你難道說，全國只聽到兩個電臺？」

「你腦子轉得眞快，德萊克先生。固然，空中的靜電還是非常利害，國外一點沒法聽到；無疑的，別的電臺，還有播音的，還有多少電臺在修理着，將來我們總可以聽到；不過到現在爲止，我們只收到兩處。」

東尼把隔壁房間門打開。「那麼，這就是說，差不多各處都——」

這位斯干的那維亞人兩隻又長又白的手勒在一起，眼光證實東尼的揣測……

「我先收拾起來，」東尼說。

他踏進電氣浴缸，缸裏水有一個小電爐保持溫暖。他洗了手，修了面，穿上自己的衣服；衣服從半毀的男子宿舍他手內拿來的。事畢，他走進實驗室，看見韓德隆在那裏。

「哈，你氣色眞好，東尼！」韓德隆頭一句話。「伊芙等得你不耐煩呢。她在餐廳上。」

東尼找到伊芙，她樣子很快樂，眼睛發亮。餐廳上已經收拾得潔無纖塵；伊芙和十幾個別的女子正在把餐廳的陳設裝璜重行佈置。她同他走到外面長的涼臺上。

「你是不是覺得空氣清爽多了？」伊芙問：「好多烟氣都消失了……東尼，自然的災禍是爲人而發的，這種迷信好不容易擺脫。是不是？」

「我們敢說一定是迷信嗎，伊芙？」

「總之，東尼，我們碰見的事也就是我們地球上從前碰見過的那些事；碰過幾千次，不過是小規模——在意大利的彭拜依城，在皮黑山和克拉卡多山都碰見過。上蒼在二十年之間把舊金山和東京震坍，在泰都司統制羅馬時，把彭拜依城埋掉，或者在一千八百年後把克拉卡多山炸裂——或者決定一下把地球完全擊毀，規模雖有大小，對於他有什麼分別？全是一樣的事。」

「是的，」東尼首肯。「所不同的就在規模的大小。無論如何，我們總算還沒有死。我先是聽見你無恙，伊芙；後來聽不見了，我就假定你無恙。你非得安然無恙不可。」

「爲什麼，東尼？」

「要說一切事對於我有意義的話。」他睜眼看着她，自己都詫異起來。「月亮完結了，我想你曉得！」

「是的。我們早曉得它要完。」

「而我們——這世界，等白朗生甲回來，也要像月亮一樣完結！」

「尤其對東尼，」她說她站在他面前，他抖，她也抖。

他向四下做個手勢。「他們現在都曉得了。」

「是的，」她說：「都告訴他們了。」

「可是他們並不曉得。這種事不是人告訴他們，就能夠曉得的——甚至連他們才經過的那種情形也不够使他們曉得。」

「我們一樣也不能够，東尼。」

「對；我們以爲我們——至少你我——好像總會保得了。我們從心裏面覺得如此——伊芙，是不是？——覺得你跟我會渡過難關。也許計算上有點錯誤，我們就得救；或者飛船把我們帶走；或者別的什麼。」

伊芙點頭。「計算上沒有錯誤，東尼。多少好手各自求得的結果，都是如此。」

「他們都算到跟月亮相撞嗎。伊芙？」

「親愛的，所有的好手都算到。雖然月球撞上，我們還是沒有逃走的機會。當然，月球把白朗生星推開一點；可是不够救下世界。東尼，我的腦子曉得如此；可是——你對的——我心裏並不覺得如此。我整個的我並沒有覺得。」

東尼突然將她抱着，非常粗暴，又非常溫存，兩者他從前都沒有過。他瞧着懷中的她，簡直信不了，這樣美好，這樣娟娟弱質的一個女子，能從那種地水火風瘋怒的筵宴裏，逃出性命。然而，他曉得，剛才經過的那種情形，和將來一比，簡直不算一回事。

他深深吻她，很久很久；吻過，他繼續注視着她，喃喃低語。她的嘴唇和他緊靠着，可是聽不出。

「你說什麼，東尼？」

「不過——一個呪語，親愛的。」

「什麼？」她問：於是他又念響一點：

「『雖有千人倒在你的面前，萬人倒在你的右手；但是災禍不得近你。』記得嗎，伊芙？」

「詩篇作者！」伊芙說。

「他當年一定目覩他愛的人，受到磨難，」東尼說。接着又說：「『因爲他將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走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他們將用手託着你，不讓你的脚碰上一塊石頭。』」

「我在母親帶我常去的那座教堂裏面聽來，一直記着。我在唱詩班裏面把讀到過。我想，我記得，因爲句子美——如果沒有別的緣因。」

「如果沒有別的緣因，」伊芙說；自己輕輕掙開他；因爲她的信仰比他深，她防她父親撞見。

他嘆口氣。她抬頭看看他。「東尼，他們告訴我，你單人獨掌指揮全營的事務。」她引他回到實際事情上去。

「我不過各處轉轉，看見那些人做着事情，說：『好極！就這樣幹。』這就是我做的。」

她大笑，替他得意。「你把他們的精神全振作起來。這就是你，東尼……你可知道，白朗生教授在這兒？」

「知道；我見過他——談過話。我聽見他的名字，有種古怪的感覺。白朗生——白朗生星體的，好像有這些星體，全是他的不好一樣。他怎麼會來的？」

「他早到了美國，已經快趕到這兒，暴風雨就來了。他早知道會是怎樣情形，而且老早就把事體算出來，比任何人都早。他極其佩服父親。你當然曉得，他研究的結果就是交給父親。他們非得在一起，他們都同意，這兒比在非洲好辦事；所以他從非洲趕來。他的用處無底——如果我要逃走的話。」

「你指，如果我們要逃出世界。」

「對的。你曉得，父親主要的工作——過去和將來就是造飛船；等白朗生乙回來，怎樣離開世界，達到那上面。」

「而且在白朗生甲把我們像月球那樣撞碎之前，」東尼殘酷地說。

伊芙點頭。「父親能辦得了的就是這件事——至少如此。他再沒有空來計劃，我們到那邊世界上之後，是怎樣個活法。但是白朗生教授研究這件事已有好幾個月。這一年到來，他——他的心——等於住在白朗生乙上面。他到這兒來，就是替上飛船的團體做各種準備：應當派些什麼人去，應當帶些什麼，他們要怎樣才能生活——如果他們能在上面登陸的話。」

三天之後，空氣裏的靜電已消失許多，世界各處消息都能聽到。根據這些消息，他們畫了一張大地圖，掛在辦公室裏。這不過是張揣混的地圖，準確性毫無把握。在那上面，過去的澳洲剩些島嶼，南美洲是兩個大島，歐洲亞洲只剩中部和南部。一片空白代替了非洲，黑大陸上碰的是什麼情形，沒有人知道。英倫三島只剩幾點陸地，空中傳來的可怕故事是，英國低陸平原的人民全被淹沒，有人在最後一分鐘從倫敦飛越海峽。比較次要的現象，據報告所得，是美國大湖區——這些湖，過去由西向東，像一個個水盆注入聖勞倫河流域——現在已完全消滅。在第五天上，聽到有人乘機巡視了過去的紐約州。赫生河流域是一個深的海灣；海水直捲至紐堡；新海岸線全部沖出許多由東向西的河流，上面堆滿偉大文明的殘餘。到處還留有惡臭的廣漠的溶巖，已經涼了下來；有許多區域，地底湧出的明明不是石漿，而是金屬液體，望去像一片奇幻堅硬的海，而且已生了紅銹。

這次大災難中，到底有多少人保全性命，簡直無從估計。幾千萬人固然有；可是除掉幾個幸運的和預先有佈置的區域內，人類已陷於貧困和沒有組織的狀態，遲早必須於饑渴流浪。

第十天上，太陽頭一次出來。從雲裏照出來只有幾分鐘之久，便在光線最强時，也只是昏昏糊糊的穿過霧層，沒有一點力氣能照出影子。

到兩個星期尾上，密其根居留營裏，已經很難看出經過什麼重大的混亂，只有機場上的小坡，依然無恙；還有那些巧格力色的泥土，遠遠積成一堆一堆，營裏人都望得見。

到第十五天傍晚。一角青天在暮色中現出來，有三小時的工夫，星辰全望得見。天文學家乘此機會來觀察白朗生星體；它們已變爲朝夕星，在地球與太陽之間移動時，現出與金星一樣的邊緣。

他們一面用肉眼觀察，一面用攝影方法，小心謹愼地測量描繪這兩個空間來的可怕生客的軌道；大家得到的結果，除掉微細的差別外，完全一樣。白朗生乙——那可以居住的世界——

白朗生甲，沒有法子躲得了。

整整十五天之中，地球沒有停止過顫動。有時候震得很利害，架上的東西都掀下來，不過普通都很輕微，僅僅覺察到而已。

還有，在這十五天中，外面世界沒有一個客人到營裏來，無線電臺多數的時候只限於收聽外面的消息，不肯發電，恐怕說出這裏地點，傳出這裏相當安全的情形之後，就會有許多饑餓兇暴的難民蜂湧而來。

三個星期尾上，有一架飛機，過去沒有被暴風雨毀掉的，已經修復；愛略特．詹姆士和蘭司達爾架機在五百哩附近偵察了一遍。回來後，韓德隆請這位年輕作家在餐廳上向全體會員演講。一千個男女如醉如痴地聽他報告天外世界的情形，每一個字都被人饑渴抓住。

「蘭司達爾先生和我，」詹姆士開始說：「於今晨八時起飛。我們向北飛行約七十五哩。後來就以這距離爲半徑，兜了一圈，經過從前密其根和威司康辛區域的一部分。

「諸位，我說的『從前』，因爲我們觀察的地區和從前的美國毫不相干，我們的飛行簡直是一次探險的旅行。你們已經聽到大湖區的消滅。不過那些湖並沒有完全消失，我敢說蘇庇埃湖約有三分之一，還是好好的，可能現在已被陸地封鎖了。

「你們一定知道，我們經過的區域，過去樹林極其葱鬱，多山，多湖沼，而且是鑛產中心。現在水沒有了，只看見乾涸的湖底，平沙和凹坑全露出來，再加上一道道寬闊的裂縫和地罅，那種駭人的情形，我也不打算

細述。我沒法形容給諸位聽，那種凄涼的景象。比較容易形容的還是我們飛過的陸地。大部分的森林已經燒掉。林地裂成一條條縫罅，實際上是深谷，是直通地肺的無底深淵，裏面蒸氣瀰漫四溢。地上到處是火山窟、熱流、熔泉、和沸騰的地井。

「在飛行途中，我們看見一個相當大的鎮市和幾個村莊，都毀滅掉。還看見許多焦土遺址，過去想來都是農場，也可能是木場和採鑛場。地上不但有許多地罅，而且有新的山生出來；許許多多地方的泥土都是光的，而且五顏六色——紫紅色是鐵鑛，雪白發亮的是水晶，還有烏黑的瀝青石，混夾在巨大的礫巖中。這種莊嚴的景色簡直不像人世；要我來形容，我只能說，我想像中的當初月亮上的世界一定就是如此。

「我們看見有幾處，同我們這裏一樣，相當完好。有幾處林木猶存，看出沒有受到暴風，和火災的危害；這些可算這片毀滅中的綠洲。這一帶，你們總曉得，很少居民。在結束我完全不行的報告之前，我想報告一點，我敢說是，滿足諸位最大心願的事：我們在飛行時望見幾個人。有些人在這赤裸的，騷亂的原野上踽踽獨行，看出無法生存。另外些人成羣結隊住在蔭蔽之處。他們裏面有炊烟升起，所以至少暫時沒有問題。他們看見我們飛機，全都想法引起我注意，我敢說我覺得非常難過，因為不但救他們出來，有礙我們自己的安全，而且多數的情形之下，要找一處降落地點都非常困難，甚至完全不可能；只有剩餘的蘇庇利埃湖，和幾個別的湖沼算是除外。要徒步去救濟那些不幸的人們只有更加困難。」

演講之後，大家都圍着詹姆士。彼得•范德比爾在人叢中走着，瞥見蘭司達爾剛走出餐廳前門。這位紐約佬走出門口，到了飛機師的身邊；兩人並排站着，一個是紐約曼哈頓區玩世不恭的風流人物，灰白頭髮，厭倦的眼睛裏世故很深，柔軟的語聲，一個是精強力壯，粗野的冒險家，黃臉，藍眼睛。一個是東部大學和最豪華社會裏面數百萬成績之一，另一個人是，本人所有的資產就是他自己，過去一直在世界前線裏生活的一種人。

「我請教你一句話，」范德比爾說。蘭司達爾轉過身；像平時一樣，自己不說話，先等對方開口。

「韓德隆可曾命你作別的飛行？」

「沒有。」

「你覺得這幾個月內到全國各處巡視一下，辦得到辦不到？」

「要有隻好飛機——水陸兩用的。」

范德比爾把烟嘴向門口柱子上輕輕彈一下灰。「你同我在這兒多多少少都是冗員。我剛在想，我們若能作一次全國的飛行，親眼看看各處什麼情形，豈不是妙事。假如這個老地球眞要撞碎，——而且據兩星期前的證明，我相信一定會——就算如此，地面上還是有可看的地方。我們何妨去看看呢。」

蘭司達爾嘴裏不說，心裏想着伊芙。他從前想念任何女子，都不像想念她這樣；可是，他清楚，她非留在這裏不可。不但如此，而且照現在營裏號令的紀律，他走了以後，別的情敵也不能佔有她，而且，范德比爾向他提議的探險，使他極其神往。

「我願意試一下，」蘭司達爾簡簡單單回答。

「那麼我就去見韓德隆；我們要弄一架飛機，當然非得他的允許不可。」

蘭司達爾觸起一件事。「我們詹姆士去好不好？我想他肯來。」

「妙極，」范德比爾接受。「他可以把路上情形記下來。假如我們那個到達白朗生乙上面，連這個老地球末日的眞實歷史都沒有記載，豈不丟臉。」

他們一同向韓德隆說出這件事。韓德隆看他們幾分鐘，不答腔，後來才說：「你們當然有數，這一路上一定會碰見許多不測的事？你們可以多帶汽油食糧。作為長途飛行的準備，可是你們眞正需要什麼，現在也沒法說。你們隨便到那兒，恐怕只能湊合吃點東西；汽油差不多沒有地方找得到——現在各處的汽油大都不是漏掉，就是燒掉；而且你們只要將飛機降落，隨時就可以成為附近一切潛匿人衆攻掠的目標。目下一般的情形，無論在地形上。社會上，人心上，一定是空前的混亂。」

「就是這個原故，」范德比爾泰然回答：「所以我們不能抱慈悲心腸，不去研究他們。」

「對極，」韓德隆插嘴；他眼睛看着蘭司達爾。

那双藍灰色眼睛也釘着韓德隆看，這位科學家突然決定道：「很好，我批准這件事。」

蘭司達爾同范德比爾去敲愛略特•詹姆士的房門，裏面傳出打字的聽音。詩人開門出來，帶着高興的口吻招呼他們：「什麼事？」

他們告訴他。

「去嗎？」詹姆士重加一句，臉上燃起興奮。「我當然去。這篇記錄寫下來多妙——不管有沒有人活得了

讀它！」

「東尼聽到這消息，時有種說不出的感覺。這次探險沒有挑他，使他不由而然感覺一種妒忌；不過他知道，他的地位是韓德隆的副手，營裏多少事要他相幫指揮，絕不能有空去探險。

可是兩天後，東尼在飛機場上，襄助那架大飛機出發時，自己很覺得羞愧，伊芙從場邊人羣裏跑出來，走到蘭司達爾面前；在她眼裏，東尼看見的，就是一個女子眼看一個男子將要身蹈絕大危機，在他瀕行前的那種目光。這件事本身的不必要，不實際，只增加了她對他的情意——這種情意，在一個男子擔任一件普通有用的任務時，縱是非常危險，反而喚不起來。東尼繞到機身的另一面去，直等伊芙和這位機師道別後，方才出來。

馬達慢慢轉動。機器已作過最後的檢查。機上帶了極充分的汽油，以及食糧、救濟品、子彈、器械、和一切認為必需的零星物品。殖民地裏許多重要的人物都在飛機附近聚在一起，和范德比爾，愛略特．詹姆士二人握別。除韓德隆外，白朗生也在場，還有陶德生，史密斯，和十幾個別的人。范德比爾道別的話，文雅而輕鬆。「我們會把最近發展的明信片寄給你們。」愛略特．詹姆士在接受許多科學家最後一分鐘的叮囑；他們在他腦子裏裝進許許多多問題，要他從觀察到的事物裏面找到問題的答案。蘭司達爾從機身後面繞出來，伊芙跟在他後面。

他向天上望一眼，許多濃厚的雲塊乘着穩風在天上浮動，再向機場還可使用的這半邊看一眼，場子上陽光初次嘗試地照着。

「我們走罷，」他說。

幾下最後的拉手；飛機輪盤的墓木拿開後，起了一陣歡呼。機身先在場上搖搖擺擺走一段路，緩緩升起，在招手的大衆頭上繞一個圈圈，然後向南方飛去，漸漸不見。

伊芙向東尼招呼。「這三個人眞是的，你說是不？前途茫茫，就那樣走了。」

東尼熱誠的回答。「我從沒有想到我一生裏頭，會碰到三個這樣的人——一個，可能有，可是決想不到三個。而且這兒的確確還有幾百人，也能做同樣一類的事。」

伊芙還在望着飛機。「我喜歡蘭司達爾。」

「誰也沒法不歡喜他，」東尼同意。

「他對什麼東西都有興趣，可是又那樣超脫，」伊芙接下去，仍舊望着。「他儘管跟我們待了這久，他還是非常怕我。」

「這個我倒懂得，」東尼冷冷地說。

「可是你從不那樣對我。」

「我不是這樣表示：不。可是我曉得——你也曉得——這是什麼意思。」

「是的，我曉得，」伊芙簡單的回答。太陽先前被雲遮着，忽然照到他們身上，兩人都向太陽看。

在太陽那一邊，隱在陽光裏面，白朗生星體在它軌道上移動着；再有七個多月短短時光，它們將循着軌道繞過太陽，再回來，——一個靠近地球走過去，另一個就要把地球撞散。

「他們如果三十天內不回來，我們還不作為他們丟了，」伊芙說着——當然指飛機上的人。「要是過了三十天，還不回來，我們只好忘掉他們。尤其，我們不必派什麼人去找他們。」

「誰這樣說的？」

「大衛。他最後關照的話。」

十六　英雄譜

三十天一溜過去。在當時情形，時間拖不了。韓德隆營裏的人，十成倒有九成，在死刑判決下醒臥不安。誰也沒有把握，自己在飛船上有個位置。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能確定，那碩大無朋的飛箭就能離開地球。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子，都知道，六個月後，兩個白朗生星體就要從太陽那邊空間回來；連最樂觀的人都知道，撞擊是必然的事。

因此，每一天，每一點鐘，他們都覺得寶貴。他們都是智勇兼備的人。他們通力合作，保持着營裏的士氣。在這具體而微的城市裏，各部分的頭領，用盡心力，使他們的同事和工人有事做——韓德隆的先見在這種步驟上，襄助不少。

行星過去後，日子相當的平靜。營中秩序一經恢復，工作程序就規定好。每人都有他的或她的任務。那些任務分為五組：第一組，管製造飛船；第二組，管製造船上的設備，和貨色的準備；第三組，管觀察白朗生星體的引去和囘轉，確定他們的性質和準確的路逕；第四組，管維持全營的生活；第五組，管其他雜務。

韓德隆負責第一組，他多數的時間都花在大船庫、實驗室、和機器間裏。白朗生領第二組。第三組責任由幾個天文家分擔；伊芙因為做準確測量的技巧極高，在這一組裏，也是個重要人員。生活組歸陶德生指揮，陶德生下面再分小組，傑克．泰洛負責運動娛樂方面的事務。東尼，和三個缺席的探險家都歸入雜務組。

工作之繁，簡直來不及做完，尤其在飛船製造方面。

韓德隆已獲得發動力。在末日將臨的壓力下，他手下工作人員已能在實體室情形下，把原子裏面可怕的能力解放出來。所以，他們獲得一種比從前所利用的一切力量大得多多的原動力。他們能任意擊破原子，利用原子無窮的能力推動；可是有什麼物質能控制這種能力，引導它成為飛船的推進力量呢？

這些日子，韓德隆和他的一羣人亡命似的一小時一小時試驗下去，一種金屬不成，又換一種合金，再又換一種，又換一種。

晚上休息時有娛樂；有電影，電影是從前保存下來的；有種種私人活動，內中包括一個很好的音樂隊的組織和練習。還有跟舞；當白朗生星淡淡的一彎，像當頭欲墜的大刀一樣在天邊掛起時，棚裏就演起戲來，諷刺人類的希望和命運。棚隔壁是飛船製造廠，船還沒有引擎。

居留營裏的精神極佳，很少出毛病。不過也有不濟的時候。有天晚上開跳舞會，一個加里福尼亞的女子忽然神經失常，人抬她離開大廳時，嘴裏喊：「我不要死！」另外一次，一位柏林的天文學家被人發現死在床上——旁邊放着一個安眠藥空瓶，壓在一張紙上，上面寫道：「敬愛的朋友：只有青年人的精力能安然應付那些可怕日子的壓迫。我向你們致敬。」他們替這位天文學家舉行了隆重的葬儀。

一天黃昏，東尼和伊芙在附近林中散步，他看出伊芙的樣子顯出更加焦灼。

她在林中松針的地毯上看見一朵白花。她摘在手中，看看它，聞聞，把它帶着。等到他們默默走了一段路後，她說：「這朵花眞使人感觸。試想宇宙裏面再不會有這樣的花——除非我們會把種子帶走！」

「你所以有感觸的原因，」東尼說：「大約因為我們比較容易相信『沒有花』的事實，我們不大相信『沒有我們』的事實。」

「我想是如此，東尼。大衛可告訴過你？他在開普頓同郎丁爵士和白朗生教授會見時，他們對於沒有獅子的事就很感慨。」

「沒有，」東尼說，非常安靜地。「他從沒有向我提過。」

「告訴我，東尼，」她忽然問：「你不妒忌嗎？」

「在你父親規定的條件之下，」東尼反駁：「那個人能談到『妒忌』？在白朗生乙上面，你也不能自由挑取或選擇你自己的丈夫——或者伴侶——或者隨便什麼。假如我們始終到不了上面，我當然更沒有什麼妒忌可言。」

東尼的神經也顯然不寧了。

「他也許連我們這兒都回不來。」伊芙提醒他：「而且這三個人碰見的什麼情形，我們永不會知道。」

「要擋得了他們，不是一件容易事。每人都有自己那一套鬼聰明，蘭司達爾的確是個飛行家，」東尼毫無介蔕地稱許他。「可是如果飛機摔壞了，他們就永遠回不來。現在隨便那條路，走不上十哩海，碰見什麼地方崩掉坍掉，或有地罅。陸地交通已經完全絕跡。鐵路再短些，在那兒也開不了；汽車要同時水陸兩用，同時是坦克車，才能夠開到什麼地方。

「有時候，一天一天過去，看見沒有一個人來，或者經過，我就想到，一定世界上其餘的人都死絕了；後來我想起地面的樣子——尤其是道路上的情形，我懂了。這個世界一定攪得一場糊塗；而且我想，如果我們到達白朗生乙上面，」東尼殘忍地笑，「我們所期望頂好的情形，也就是這樣。」

「不然；如果我們飛到白朗生乙上面，那邊受害的程度一定好得多。我們將碰見的情形有許多地方很古怪，這也是其中之一。」

「為什麼？」那些科學家討論這件事時，東尼碰巧沒有在座。

「因為白朗生乙確然和這裏世界很像，而且它從沒有像我們這樣接近過白朗生甲。把我們拉得這樣慘的，並不是由於白朗生乙經過我們；而是由於那大的白朗生甲在這裏經過。就是這樣，白朗生乙從我們那樣接近過白朗生甲。乙繞着甲，但是從沒有走進五十萬哩以內。所以，如果我們一朝到得了那世界上面，我們會發現，

它還是和從前差不多。

「和從前差不多——有多少年了？」東尼問。

「穿過空間的那許多年代……你應當多跟白朗生教授談談，東尼。他簡直『住』在那上面。他非常有把握，我們能到得了上面！可是到底怎樣一個去法，他全不管；他把這事交給父親。他的工作先就認定，我們能坐飛船穿過空間，在那邊登陸。他從登陸後開頭；除掉水、空氣、土地之外，我們還能指望找到什麼？我們裏面可能做飛船員的人，在可能的情形之下，那些人最有生存的機會？我們應當攜帶那一類臨時的給養和工具——食糧等等？那一類永久的給養——種苗之類，供給我們以後的糧食？那一些飛禽、那一些走獸、蟲豸、我們應當帶去？

「他曉得，東尼，那邊世界一定是死的。一定已經死了幾百萬年，在絕對零度的可怕寒冷中保存着……白朗生教授的幾個假設、你聽到一定會驚異。

「他預料，別的先不談，我們能在上面找到一點可以吃的食物——可能是穀類，在絕對零度下保存住的。他預計上面蔬菜之類的植物——胞子生出的植物，單單寒冷所不能毀壞的——可能自動生長起來。

「東尼，你非看看他做的那張表不可，我們應當帶去的東西，那些頂重要，全在上面。他的工作在這裏可算頂頂有趣。你猜，那一些獸類，他算就我們非帶去不可，將來好幫助我們生存？」

到九月十號那天——雖則還不到時候——這片與世隔絕，單為製造飛船而設的駐屯地裏，衆人已開始盼望那三個探險家，從他們往日的世界裏回轉。

三人本來約定十四號可能是他們回來最早的日期；但是因為大家都非常渴望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形，到了九月十二那一天，連那些素常對這三個飛機涉隨者不甚關心的人，都注意天空起來；只要工作有機會他們走出屋子，還要朝天上看看。

到了約定的那天，誰都沒有心腸做事了。十四號的天氣很好。風不大，天氣也算清朗——不過密其根北部從前夏季的正常天氣，一直沒有恢復。平常海有點霧騰騰的。有時候新有漫天的火山雲霧經過，實在全是塵土，天就暗了下來。溫度表高低在八十度與九十五度之間，很少降至八十度以下。從實驗室裏面，從餐廳裏，從機器間，電力間，廚房，和船庫裏，不絕的有男人或女人攢出屋子外面來，向天上望。

那天晚上，每個人都等得很久，沒有一個人在往常時間去睡覺。後來，有些人實在撐不住了，有些人因為第二天還有辛苦的工作和重要的任務，只好勉強走掉。憂慮現在已經變成語言了。

「他們每人都那樣機警絕倫，我簡直不信他們會出事。」

「可是——歸根結底——我們曉得外面是什麼情形？」

「想起眞叫人擔心。天曉得他們會碰上什麼事情？什麼都可以，碰見一班暴徒，也可以碰見火山爆發，把他們在天上炸掉。」

東尼管照應飛機降落的事。夜裏三點鐘的時候，他和伊芙在機場邊上坐着。韓德隆已經走開，臨走時關照，要是他們到了，再喊醒他。東尼同伊芙之間不大說話，都坐在那裏，眼睛和耳朵留着神。他們坐的椅子倚着機棚，棚內小爐上徐沸着咖啡和菜湯。陶德生醫生躺在一張吊床上，預備飛機登陸時出了事，好立刻救治。

四點鐘了，還是沒有動靜。天開始有點亮。自從白朗生星體經過之後，天亮得比從前要早好多分鐘。伊芙僵直地站起來，伸一下懶腰。「我想還是走罷。明天早上我還有事等着要做。」

可是她走不十步，就站住。

「剛才我好像聽見馬達的聲音，」她說。

東尼點頭，怕說話把聲音攪得聽不眞。營裏一隻狗吠起來。遠遠在畜場那邊，一隻雄鷄在叫。初日的陽光把天邊的低雲染上一道金箍。

聲音愈來愈眞切。他們聽見馬達轉動的聲音，整整有一分鐘，忽高忽低——很遠，很微，可是沒有錯。

「到了！」伊芙喊。他溜到東尼身邊，手搭着他肩頭。

他手舉起來。聲音沒有了，又回來了——一種括耳的隆隆聲，就在天上。他們的眼睛搜索天空；跟着同時看見——晨曦天空中一個黑點。黑點漸大。現在已變成十字形。

「東尼！」伊芙小聲氣說。

機身飛的很不穩。一路搖搖幌幌的。

東尼趕到陶德生睡的帳床那兒。「他們來了，」他說，把醫生搖搖。「他們也許需要你。」

飛機又近了一點。望的人不但看出它的飛行不規則，而且飛得很慢。

「他們只有兩個馬達，」一個說，說話的聲音不大。

他們佇立在機場邊上，氣都不大敢透。機身向他們飛來的路線眞使人躭心，就像一隻受傷的鴨子一樣。機子裏看不出有人。開機的人也不擺動機翅，或是兜圈子。踉踉蹌蹌一滑，就向地面落下，將近地面時轉一個彎，避免和橫貫機場的十尺高坡撞上。離地只有一千碼了。只有五百碼了。

「它要摔下來了！」一個人喊出來。

東尼、陶德生、和泰洛已坐上一部輕便卡車。車箱後面放着救火器和舁床。卡車的引擎疾轉起來。

飛機重重的碰在地上，跳一跳，又碰上，衝一段路，甩一個大彎。它掀了一個跟斗。前面引擎的推進葉跌彎了。

東尼把車槓一推，向飛機疾馳而去。快開到時，看出機身還沒有着火。他從卡車上跳下來，後面緊跟着陶德生和泰洛打開機門，往傾斜的機箱裏瞧。

機箱裏面從前一舒適的設備全沒有了。箱內前面地板上躺着兩個人——范德比爾同詹姆士。蘭司達爾伏在機器盤上，已經失去知覺。范德比爾朝東尼看看。臉像張白紙；襯衫上血全透出來。可是黯淡的目光裏，不時仍有那一閃愉快的火花——永遠是不滿足、不畏死、不顧一切、幾乎像惡魔但丁的愉快。他的聲音很淸楚。他說；「眞如不朽的林白所說，『我們到了。』」說罷便昏過去。

詹姆士已經完全不省人事。

卡車對着大衆開回來，走得很慢，很當心。陶德生先是低頭診視床上的三個病人，後來抬起頭來。當大衆讓出一條路時，他簡單的宣佈：「他們碰見的簡直不是人受的事。他們受了槍傷，身上擦破，餓得半死。不過，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發現有什麼眞正不治的情形。」接着向東尼說，他還開着車子：「你可以稍爲加快一點，東尼。我要把這些孩子趕快弄到，替他們治起來。」

兩三百號人在開刀間門口等着，有一小時的工夫。後來出來一個人，向他們說：「飛行員的病況將於早餐時在餐廳宣佈。」

等候的羣衆散了。

一小時後，團體裏每一個人，只要能離開職務，都聚集在餐廳上，韓德隆跨上講臺。

「三個人都活得了，」他只說一句。

歡呼的聲音使他無法繼續說下去。他等歡聲停止。「詹姆士臂部受傷，同時腦部受震。范德比爾肩部中彈。蘭司達爾將飛機開返時，左臂已經挫傷，右腿上中了五顆機關槍彈。他們在這種情形下一定飛了很久。蘭司達爾的勇敢行爲簡直像絕世的英雄。」

響澈全屋的歡聲又雷動起來。韓德隆靜靜的站着，等歡聲再息下去。「今天晚上，我們再集會。那時候，我把詹姆士在這三十天內記的日記找幾段念給諸位聽。我已約略看過幾頁。眞是了不起的文章。諸位，有一點我得先讓你們知道，就是，我們那些沒有遭難的同胞已經回到野蠻狀態，幾乎沒有足述的例外。」

這幾句話聽得大家噤不作聲。接着，韓德隆踏下講臺，屋內喧起一片興奮的談話聲。這位老科學家停步同三四個人說話，後來就走到女兒跟前。他好像很興奮。

「伊芙，」他說：「我要你跟德萊克立刻到我辦公室來。」

他們到辦公室時，白朗生和陶德生已經先在。

陸續又來了一打別的人；最後一個出現的是韓德隆本人。人都站着，韓德隆請大家坐下。現在，很容易看得出他的興奮。他無比安靜的藍眼睛放着光。兩頰的顏色凝成紅紅的兩塊。他即刻開始。

「諸位，除了我在廳上的宣佈之外，我還有重大無比的話要說！」

「我們把蘭司達爾的衣服脫下來時，看見他腰間繫了一包東西，層層密裏着，裏面包着一個字條，一張地圖，一塊金屬。你們想來一定記得，蘭司達爾從前曾經採過鑛。而且是踏勘鑛苗的技師。他過去主要的興趣一直是金剛石。他在地質學冶金學方面的知識全是自修的，而且都屬於實用方面。」

白朗生禁制不住自己，叫了起來。「老天爺！韓德隆，他找到了！」

韓德隆無所表示，繼續說下去：「這次星體走過，引起的火山噴發猛烈到了極點，所以不但把近代岩石帶到地面上來，連地球內部的物質也大連帶了出來。那些物質，你們都曉得，按理都是金屬，因地球的平均比重要比鐵的比重稍微高一點。蘭司達爾見到在一片熔岩邊上，像有許多沒有經過熔化的固體物質。他想起這些物質當時週圍的熱度非常之高，按理不應該不熔化開來。他弄到一塊樣品，發現這裏的物質若不是一種金屬，一定就是天然的合金，非常之硬，可是能鎚鑄成物。我們這兒造飛船，急切找不到一種物質做發動管之用，正

在無可奈何；他想起這事，就小心翼翼帶回一點樣品——實在等於用性命換來的。

「諸位，」韓德隆的聲音開始顫抖：「在過去七十五分鐘內，這塊金屬不但抵擋得了原子噴射的高熱，而且也擋得住坎恩教授新近發明的原子爐內高得無限若干的熱度。我們的搜尋已經結束了！」

忽然間，韓德隆雙手捧着頭，伏在桌上，像一個女人哭起來，弄得聽的人都愕然看看。

沒有一個人敢動。大家都候着，心裏起一種肅敬，或者說，一種幾幾瀕於神經失常的感激。過了一會，韓德隆抬起頭來。

「對不起。這些日子弄得人神經吃不消。不過你們諸位一定了解，我工作時那種緊張情形。也許你們會原諒我。我最感動的是，這次發見簡直如有神助。恰巧在自然使世界走上末運的時候，它忽然送來這種機會，好像故意給那些人，那些——我們希望而且相信是最配去——拯救自然最理想的創造形態——人類——的人，故意放他們逃走。

韓德隆的頭又伏下去，伊芙一言不發，走到他的身邊。

韓德隆立在差不多上千的人前，一羣熱狂的聽衆，歡快中夾有莊嚴；就像一九一八年，停戰簽字後那天晚上，一班有頭腦的人深深感覺到的一樣，不過人沒有這樣多。

韓德隆向歡呼的大衆鞠躬。

「諸位，今晚我和諸位談話好像處在朝日初升的紅光中，因爲你們的犧牲和受苦總算沒有白費。蘭司達爾把我們工程上最後的難題解決了。我們從觀察的結果，已經肯定，生命在未來行星上可以存在。現在我的心裏充滿了驕傲和驚奇，因爲我覺得我能說：人類會活下去；我們將是人類新歷史的祖先。」

一片熱烈的歡呼，道出每人心中從來不敢道破的希望。

「但是今晚我不打算講到將來，時間多的是。我要講的——或者比較上說，要讀的——是現在。他從一張小桌上，把放着的一疊普通練習本子最上面的一本拿起來。「我這裏有詹姆士這次給我們帶來救星的旅行記錄。我沒法全部讀給你們聽。不過幾天後，我就要把它印出來。我先把內容講一點，因爲我曉得大家對這裏的文件都有興趣。

「這是詹姆士寫的七本日記的第一本。讓我儘量不加注解讀出來。」

他翻開本子，讀道：

「『八月十六日。今晚蘭司達爾、范德比爾、和我，於六點鐘，在一片小小水面上降落，是從前密其根湖湖底的一點剩水。我們在這裏下錨，離芝加哥約有一哩光景。

「『我們一路上情形可算極端奇特。我們先沿當日的密其根湖岸南飛，經過許多荒涼殘破的地區，和我們第一次偵察時所見到的情形一樣。這次直線的飛行，使我們不由而然悟出，世界確已殘破不堪。

「『我們一路所得的悚然感覺，到降落時，可說達於極點。這個大都會，人永遠記得的那派遠景，背着夕照，仍舊輪廓劃然——相當沒受損害。雷格萊大厦，民守報大樓，北密其根道三三三號大樓，全在；經過長時間的鬱鬱寡歡，看見這些，使人感覺到一種無可形容的快樂。我的同伴叫了起來，足見也與我有同感。

「『我們由北降落水面；在近岸下錨後，立刻取路上陸。不過，我們行動相當小心。我們全帶了傢伙。蘭司達爾和范德比爾抽籤來決定，由他們裏面那一個在飛機身邊守護。這事我完全不成，因爲到事急時，我沒法把機子飛起來。大家商定，只要碰見任何人走近時，這單身的守衛人就把機子飛起。我們唯一的巢穴，我們的救星，我們的生命保險，就是機子。

「『范德比爾抽到留下來，蘭司達爾和我立刻向城市進發。我們停留的小沼約有一哩對逕，比城市低二百呎。我們開始穿過那怪誕的湖底；汚泥、水草、漂棄物、垃圾、水窪、地罅、山峯和峻坡，一路上擋絆絆。可是我們一直走到往日的湖邊，都一點沒事。我們後一段是上坡路，因角度上升，城市被掩着看不見。

「『我們爬上一道海堤，望見全城歷歷如在眼底。縱橫的街道上闃然無人。一墳墓——古墓寂靜。芝加哥原來是個死城。

「『我們在堤上佇立幾分鐘。極目望，側耳聽。什麼都沒有。窗戶瞠着眼睛，沒有燈光。高樓上沒有炊煙。我們一同前行。兩人不知不覺，都抽出我們的手槍。

「『我們後面向右是海軍碼頭，我記得就是公用碼頭。正前面都是城北商業區的摩天高樓。一路行來，我們已看準城裏毫無動靜，所以敢在這樣近的地方眺望，手槍也放進袋裏。大片的磚頭石塊已從房屋牆上震下來，大嘴大洞的，看去像被炮彈打過一樣。大窗戶全被震落到街上來，而且隨便走到那裏，人行道上都堆滿碎玻璃。從我們剛才在湖邊的地點，還可以望見一種更加奇特的景象；那些摩天樓全不垂直。我們沒有給這裏斜度

做過測量。可是我想，有些高樓離開軸心總有幾尺，也許有十五呎到二十呎之多。這顯然由於附近一帶的地震相當輕微，不過地面波浪但的起伏已足够把它們弄歪，好像它們只是筆直插在地上棍子一樣。

「『蘭司達爾同我對眼前的古怪景象談說一會，一同進入商業區。我們一路行來還沒有看見屍首；可是走過鐵道那面之後，這裏那裏都有了——多數是埋在碎玻璃下面，血肉模糊，而且身已在腐爛。

「『這時蘭司達爾忽然轉身向我，用他沉默寡言的口吻同我說：『沒有老鼠。注意到沒有？』

「『我立刻感覺到兩重恐怖，我先想到，在這種醜惡的情景之下，老鼠往往像大批軍隊一樣到處亂竄，後來我才悟出蘭司達爾的話因——就是，如果沒有老鼠，它們的失蹤必定有可怕的神秘原因。

「『我們跨越街上的瓦礫和碎玻璃前進。有時要繞過一處從房子上倒下的大堆垃圾。我們立刻看出，人民離開芝加哥時，把一切拿得了的東西、一切捨不得丟的財產、一切他們認為用得着的物件，都帶走了。商店像賽會市場；玻璃櫥窗或被盜徒擊碎，或被地震震破，窗內商品已經掠走。

「『我們繼而看出，街上的死屍不足以代表這大城人口的一角；我的意見認為白朗生星體的經過一定在這裏引起龐大的撤退。

「『蘭司達爾只聳聳肩頭，不答話，突然我的腦子闢了一條新路。「你以為他們全在樓上嗎？」我問。

「『他點點頭。我們又走過一排房子，看見地下有一道裂口。和我們從前看見的巨大地罅比起來，不能算大，可是看上去很深，從地下冒出薄薄的一道熱氣。我們走近時，風把冒出的熱氣吹了一絲到我們鼻管裏，立刻，我們嗆得咳起來。肺像着火一樣，眼睛酸辣，頭腦都有點昏昏然；我們不約而同拉着手踉蹌逃開那個地方。

「『毒氣，』蘭司達爾喘氣說。

「『就這一句解釋了芝加哥可怕的命運；沒有比這句話更能表現出地殼下面受到的巨大騷動了。芝加哥這一帶本來有名的沒有地震，離通常火山區域也很遠，可是從前只能從火山口噴到地面上來的致命的窒息毒氣，這一次在這裏漏了出來，把居民掃滅。白朗生星體最接近地球時，地殼開始扯破；這時都市中心的人口，無疑的，有一部分人在瘋狂遁逃，另一部分則在死命負嵎固守；忽附近什麼地方冒出毒氣來，就像在皮里山拉少佛里埃山窒死人衆的那種毒氣一樣；是從地殼裂縫裏漫出來，還是從沒有發見的火山口裏噴出來，都不能確定；不過比皮里山那些地方的毒氣，一定多得不成比例。這裏的毒氣也一樣大部分是鹽酸；因為比空氣重，一定像一片窒息的毒氣，沉在地面。那些人逃出第一次窒息氣流的——這種人當然佔多數——先逃到房屋上層，後來又被上升的毒氣，窒息這種可怕的理論恰好解釋，為什麼街上的死屍這樣少，為什麼沒有人回到這死氣沉沉的城市來，尤其是，為什麼沒有一隻老鼠。

「『我們本想爬上有些房屋的樓上看看，試驗我們的猜測是否正確，到底城裏留着的人被薰死多少？可是天快黑了。

「『我們對於范德比爾的安全很放心，因為沒有聽見槍聲。我們站的地方離他有一哩多路，要是從前在這裏聽到槍聲，那眞是想不到的事，可是在怒照的日光中，當日暴徒的機關槍聲早已寂然無聞。還有，我們那一次嘗到毒氣的經驗，雖則毒氣很為稀薄，已足够警告我們，再深入城區不但危險，而且有生命之虞。

「『我們看見范德比爾坐在岸上靠近飛機的一塊石頭上。我們坐上可以摺攏的小艇，划上飛機；吃晚飯，我們告訴他我們見到的事。

「『他的評語也許正好用來結束這偉大芝加哥城的記錄：『我一個人坐在這裏，忽然悟出你們踏勘的是些什麼；先生，我有生以來忽然第一次懂得，世界的結局是怎樣情形。我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神經不寧，眞是可怕！』』」

韓德隆抬起頭。「諸位，我想我們都會同意詹姆士先生和范德比爾先生的話。」他翻過幾頁，低低讀着，在羣衆的靠默中幾乎可以聽得見。「我現在略過詹姆士先生的一部分記錄。這裏包括他們查勘大湖區，和湖底地面升高的詳細記載。他們從芝加哥飛往地特勞埃。他們發見地特勞埃另是一種荒涼景象。修隆湖的湖水把全城及附近地區完全淹沒，人口全死掉，城市大半殘毀。他們竟而在一段沒有破壞的大街上將飛機降落，而且設法在附近加了汽油。沒有人管，也沒有碰見一個人。克利夫蘭遭受到同樣命運。後來他們繼續飛往丕玆波格。我來讀詹姆士先生的記錄：

「『就像上帝引導他的以色列子孫一樣，我心目中的丕玆波格是晝如雲夜如火的擎天烈燄。我的驚異是想像得到的，因為先已見過俄亥俄州許多殘毀的都市；我們將近到達丕玆波格時，遠遠就望見雲烟一直升到天。這時苔蘚似的建築區已在朝霧中清朗出來。范德比爾關上馬達，飛機就向蒙農加希拉河降落，河水漫到堤邊，

城市汲汲可危。地震把堤壩毀去大半。殘破不堪地倒在地面和兩河之間的朋特洲上。華盛頓山上一個裂口裏，還有烟霧冒出來。所有橋樑完全坍掉 。我看見有座橋剛巧落在一條汽船上面 ，這條船顯然是人開了預備逃命的。

「『我們的機子停下來後，我們把機子像汽車一樣，當心地向一條沉在水裏的橋開去——水上降落隨時都有危險，常會有沒有覺察到暗礁，因此我們駕駛總是極其小心。我站在浮撬上，扔過一根繩索搭住一條橋槓，把繩子扯緊看見清流下沒有障礙物，我們緣着扯緊的繩子上了岸。

「『現在很容易看出烟霧的原因何在。丕茲格有一大片區域——或者說，丕波格僅剩的區域——都在燒着；離我們不遠，還可以清晰聽出一種響聲。我們降落時已聽出是什麼。那是開火的聲音。來福槍不停在放；機關槍軋軋作響；有時候我們還聽手溜彈爆炸，就像咳嗽。

「『這時再往前進，殊屬不妥。但是，由於我急想發現衝突的性質，我極力主張我的同伴回去保護我們寶貴的機子。我一人上前。我往城裏走不多遠，就看見戰鬥的證據。子彈呼呼的在頭上飛過。我躲進屋子，不遠處，在一條屠場似的街上，我窺見有人走動。他們携着來福槍，不時在放；他們穿的衣服，可看出是警衛隊的制服，但已破爛不堪。

「『這些人裏面有一小隊正向我這邊退却，當他們一面退走時，我就看見前面他們的敵人。遠遠在街道的那一頭，一大羣人向一所堡壘似的建築的廢址蜂湧而來。他們的樣子，就在這老遠，都極其可怕。一羣最亡命的暴徒，半裸着身體，野人一樣，叫囂着，携着各式各樣可以作爲武器的器械。後退的一隊人停下來，瞄準槍，接着是幾個野人倒在地上。在他們紛紛的叫囂中，我聽出一個女人的喉嚨。

「『當這些衛隊達到我附近時，其中一個手按着臂，丟下槍，踉蹌離開同伴，躲進屋子。就在這時候，那一隊人已有了一些兵士的接應，還携來一架機槍。槖槖的機槍聲暫時擋住了暴徒的前進。

「『我找到那受傷的人。他的右臂已突。我剛好袋內携有救治的物品，拿出來替他把傷處扎好。他很感謝地接受。從他口裏，我探得丕茲波格的故事。我希望有一天能把他的故事全部錄出，不過我現在的時間很短，而且我們這時正向南飛行，寫字頗爲困難。只好先簡略記下。

「『這人名叫喬治•許爾慈。過去是銀行職員，娶過親，有兩個孩子，因爲警衛隊裏面有娛樂，就加入服務。他告訴我的話相當的慘；他先不相信白朗生星體的威脅。他老婆本來打算把孩子帶到千薩斯姑母家去。他不聽他老婆的忠告，硬叫她和兩個小孩住在自己公寓裏。在二十六號那天夜裏，雖則白朗生星巨大的形狀把多少人嚇壞，他還倔强地上藥房去買紙烟。丕茲波格頭一下地震就把他的家震坍，一家人全死在裏面。以後的四十八時，他已記不清楚。

「『丕茲波格的工廠到最後一刻還開着工。政府因爲這偉大的鋼鐵城不會受到潮水的危險，在最後幾天還利用城裏工廠來製造。許爾慈把鋼鐵廠受到地震時的可怕情形，形容給我聽；風爐倒下來，鐵鍋裏的熔液在地上四溢。有幾百人死在鋼鐵廠的人工地獄裏；可是有幾萬人死在城裏面。城區許多地方，可怕的不但是地震的影響，還有地下許多蜂窩似的鑛穴都陷落下去。有些地方，整列的房屋內坍得不見蹤影。

「『地震之後，城裏剩下的行政人員立刻把殘餘的警察和警衛隊組織起來。他們第一個目的是食糧，飲水和醫藥的救濟，治安只是次要目標。可是糧食日漸缺乏；醫藥已竭；人民暴動了。

「『在我們到達的三天之前，一羣暴徒想法弄到槍械，開始猛攻一處設有配給機關的貨棧，而且佔領了。

「『所以，我在這場合出現時，暴徒和維持法紀的軍警開仗三天；而且用不着許爾慈解釋，在短短的時間內，這些軍警都要被消滅，因爲他們的人數差得遠，子彈已快完竭，而且，在這種瘋人的區域，有組織的戰鬥已全然失效。

「『我把許爾慈丟給他的同夥，取路回河邊。

「『我們趕緊起身；當我們飛越丕茲波格上空時，可以望見下面暴徒和零零落落抵禦的軍警，在斷牆殘壁間像螻蟻蠕動着。』」

韓德隆又抬起頭來。

「諸位，丕茲波格命運的記載這裏完了。

「詹姆士先生的日記下面接敍他們飛越阿勃拉暨安山的一段危險航程，並敍述他們到達華盛頓的情形，或者毋寧說，從前華盛頓的地點：『當我們眞正飛臨當日華盛頓上空時，我們的感觸眞沒法形容。我們心中的種種情緒已非普通思想文字所能表現。其實，我們這時已到了感官擯棄情感的境界，我們的腦子祇能記下一點將

來或許有用的事，對於前簡直毫無感覺。當我說，海洋浸沒了我國往日的首都時，我的意義絕不含糊。不見教堂頂，不見尖樓，不見聳然的華表，只見一片綠波，在阿勃拉暨安山脚下濺沫。沒有齊薩皮克灣的蹤影，沒有波多買克河的痕跡，過去都中那些偉大的建築，沒有一點記憶存留下來。它葬送了——葬在大西洋的墳墓裏；覆在它上面是不可臆度的鹽海，極目無際。東海岸已經陷落。到我們肯定全部東海岸都是這種情形之後，我們就飛回頭。』」

「詹姆士先生，」韓德隆說：「現在敍述他們歸途中飛越的山嶺。他給我們在地理上增加許多知識。他揭露全部密西西必下游，以及東海岸與墨西哥灣各州均已沒入水底。海水不但漫過門非司，而且漫過聖路易司，然後在這裏伸出兩大支流，幾乎伸至芝加哥和達文帕特。

「他們繼往中西部難民區考察。他們發現這裏也是混亂不堪；儘管秩序勉强恢復，移民的的情況，非常之慘，總統在干薩斯州赫欽生城，這裏暫時算是美國的首都；總統本人殷勤招待他們。詹姆士先生錄下總統親口的談話，形容那邊的苦境。我再讀日記罷。

「『我們根據身邊携帶的指示，飛待赫欽生。赫欽生有很多理由被選做全國避難區的臨時都城。它是一片肥沃區的中心，有田禾、農場、鷄鴨、牛乳、牲畜、木材之利。它有大的包裝場、禾稻起重機、奶油製造廠、麵粉廠。有三條鐵路的運輸，因此成為極好的出產集中的地點。在白朗生星體過境的多少星期前，美國大羣的人民都湧往這裏來。

「『當白朗生星在南方天邊出現時，撤退的民衆愈來愈多；連最愚蠢的人，看見星球那樣大的直徑，都懂得確然會有可怕事來臨。依估計結果，在星體來到之前，總有一千一百萬東岸人民，三百萬西岸人民，實際抵達密西西必流域。其中一半為湧入密西西必流域的潮水所滅；現在潮水氾濫之處形成一個巨大海灣，幾乎橫貫全美。我們抵達赫欽生時，發現它簡直是個軍事和內政極其活躍的城市——種種方面都非常之像龐大戰爭中前線後方的地區。

「『我們呈閱證件之後，等了一個時候，就離開飛機——機身派有大人守衞——乘汽車直抵新白宮。這是由一所半毀的大金屬汽車庫改修的。我們在這裏見到總統和他的閣員；我們環坐着一張圓檯子，聽總統談話。總統憔悴而消瘦。抽烟時，手看得出在抖。後來我們手獲悉，他只靠一點豆子和火腿維持三餐。他向我們看着，相當表示關心；他說：「我召他們來。因為我想聽到關於考爾．韓德隆計劃的情形。我知道，他籌備的是什麼；我急於想知道，他是否覺得他會成功。」

「『我們把這邊的情形解釋給總統聽，他聽到我們安然渡過星球過境的難關時，很是歡喜。他接着沉重地說：「我相信，韓德隆會成功。也許，就只有你們會帶走人類的希望，和地球這上面生命的記錄；現在有了這點安慰，我可以安心回到我這裏目前的任務上，因為地上面的事業沒有比——」』」

韓德隆在這裏停住，發覺在把總統稱讚他的話讀給同人聽。聽衆彼此低語，對於他感覺到一種同情的好笑。他又把詹姆士的日記讀下去。

「『總統告訴我們道：『移民西部平原的理論，在避免潮水的立場上，是對的。錯誤在於把地震的猛烈性估計太低，尤其是與地震俱發的暴風的力量和速度。我於二十四號晚間離開華盛頓。其時移民的進行甚有秩序。橫貫大陸的公路上交通擁擠不堪，尤以林肯公路為最；鐵路全部載貨過重；但居留營已經完成，食糧俱已運，到初收在望；我敢有把握說我的數百萬人按理或可逃出屠殺。我一向懷疑，而且現在還深深懷疑，地球本身會撞毀。雖則科學家的預測是準確的，我仍信任上帝本人，到必要時，會那裏來一點陰錯陽差，使我們的星球不致完全毀滅。』

「『總統繼就形容白朗生星體的經過，和二十五號上它們在這片偉大的居留平原上發生的影響。

「『我們已儘量如我們預計那樣準備好。那天晚上，每點鐘內總有三十萬人到達。就算沒有好的，設備至少棚帳的居留地，充實的倉廩，和匆促組織起來但是强大的給養團體，至少這些，已替他們準備好了。

「『後來打擊來了。整個的平原，到處地面都裂開來。下面湧出熔漿。在我們領域的西部邊境，遠至東哥羅拉多，一片倒海的熔漿和燒熔的金屬灌入蘇羅門，沙寧，司摩其諸山，及亞干薩河灌溉的原野。沿北勃拉地山，一片巨大的火山脈噴發出來。我們草草建築起來的房屋多數都傾覆在地，完全無法收拾。可是，在這次可怕災難最初的幾小時內，我們的人民多數都逃出了命。把我們的陣容完全摧毀的是颶風，就像禾稻遇見鐮刀一。在這一帶平坦原野，風力完全不受阻礙。來得及的人都趕緊躲入避風室。這種避風室這一帶造的很多；不過常被地震的力量震倒，許多人因而死在裏面。颶風究竟達到何種速度，沒有人肯定得了，不過單就地上吹得光，連石頭建築都吹壞了的事實看來，也就可想而知。

「『這種颶風的鞭撻持續有三十六小時之久，風過後，眼前只剩一片廢墟。我從我藏身的避風屋裏攢出來時，恍疑我每一個國民都死了；後來才看見他們慢慢出現，紆緩地，痛楚地，多數受了傷，就像兵士於廣泛轟炸後從防空壕裏出來那樣。我們過去的强大努力完全等於白費。在颶風裏面，我重整美國的希望已墮地粉碎了。我現在與其說是保存國家的前途，毋寧說只想盡力保存現在歸我指揮的一小部分國民；而我現在正在極惡劣的形勢下搏鬬着。』

「『以上都是美國總統親口說的。覲見後，他祝我們在計劃的旅程中平安順利；我們和他分手，一個孤獨的人物，過去他個人的偉大在人民心目中是和山岳一樣。』」

韓德隆放下他讀的第五本日記。「我們現在到了，」他說：「這次卓越飛行的最後階段。詹姆士的第六本日記敍述總統撥給他們汽油；後來他們就離開那片干薩斯和奈布拉斯迦的廢墟——那一夜長成的菌城，才造起來又被毀壞掉。他們企圖飛越洛磯山，可是發現地面和氣流的情形非常不利，只得中途折回。高熱的熔漿仍舊從那時代古遠的山上漏出來；空氣中充滿硫黑氣，氣流和溫度完全沒有把握。他們已飛行有三個星期，一路睡眠很少，食量極壞；如果他們要趕上約定的日期，現在就應是回轉的時候。他們決定取聖保羅和米耳瓦齊飛返。

「在飛往聖保羅途中，他們被迫在一片小湖面降落，就是在這裏，蘭司達爾發現凝固的地漿旁邊有未熔金屬。這一帶鄉野的居民顯已絕跡，他們跋涉了一段艱苦險阻的長途，才尋到金苗的根源。當他們肯定它的性質以後，就收集許多樣品，携返機中。飛機的輸油機構需要修理，也弄好了。在他們回來的前一天，他們安全飛達聖保羅近郊。他們回來時受的傷，就是在聖保羅受到的；那地方你們總曉得，離這裏不到二百哩遠。聖保羅的情常和丕兹波格不相上下，不過因爲又加上兩個星期的饑饉和疫癘，所以情形更加惡化。他們夜深時在密西西必河近岸處降落。差不多立時就受到攻擊；顯是被人認爲携有食品。詹姆士日記上最後的幾句話是這樣的：許多船向我們衝來。有一條船頭還架了機關槍。蘭司達爾立將馬達發動，可是機身已經傾側。我相信槍彈穿一個浮撬，水漏了進去。我們也許離不開水面。范德比爾把任何扔得掉東西都扔掉，冀使機身減輕。我們前進的很慢，也許非得把頭一條船衝退，才得脫身……成了。』」

韓德隆把第七本日記放在桌上。「以下的事，諸位自己也想像得出。從飛身機上和一般受飢餓驅使的瘋漢短兵搏鬬——一場使飛機上三個人都受了傷的搏鬬。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他們終於擊退來攻的人，在第二隻船撲上他們之前，就把淪陷的飛機開走。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蘭司達爾咬緊牙關，在黑夜中駕駛前進，時而回顧，看見他們同伴安全，稍覺放心。餘下的我們已經知道了。諸位，他們的英雄譜就這樣結束。」

十七　襲　擊

秋天來了，可是不像世界上從前任何秋天。天氣還是熱得極不自然。天空仍是霧騰騰地。上層氣流裏還是夾有極大數量的火山灰塵，多半是從太平洋沿岸一帶噴發出來的。等到一部分落掉，接着又有新的飛來。

在第一次星體經過引起紛亂之前，火山學專家已擧出約有四百三十處活躍的火山穴。如果再把那些一直在休止狀態的火山丘——因稍爲有剝蝕，叫做丘——包括在內，就有幾千處。現在估計，這些火山口全都活躍起來。從安地士山脈起，穿過美國中部，穿太平洋沿岸諸州入加拿大，再沿亞路與島火山脈入亞洲，折向南，穿過堪察加半島，日本，菲列賓，至東印度羣島，各處的火山丘都不絕地把塵土噴入空中。太陽升起時又紅又大，落下時形成巨大的日暈。熱帶雨，夾着火山塵，洪流似地傾落，到處流的黃水。因爲世界迸裂的地殼下面，那些無數的火山穴不但噴出岩漿和塵土來，而且噴出水氣。

聖保羅近鄰那個最鄰近的噴口，供給韓德隆的金屬簡直是用不完。這種金屬能用機械鑄造成形，然而經得起原子炸裂的高熱。韓德隆沒有等他的探險家復原。在宣讀日記的次日，他就同另一個駕駛員飛去，找到這地心古怪金屬的一處根源，用飛機滿載而回。經數次飛行之後，所得的金屬已夠製造原子引擎噴射管而有餘了。造引擎的人沒法用任何高熱將這裏的金屬熔化；也沒法熔接；可是能切開來，再耐心用機械方法，做成噴射管形狀，這個總算經得起原子放出能力時那種可怕的熱度了。

飛船的引力問題是解決了。現在已毫無疑義，這具引力到必要時，一定能使船身離開地球，抵抗引力的拉扯，一直射入行星空間。

因此，營裏人的心理都改變了。並不祇是因爲從前的希望現在看來終於能夠實現。蘭司達爾發見的影響比

這要深刻得多。

在營裏那些情感過於豐富的人看起來，找到這必要的金屬並不只是碰巧，或是運氣，或才智的成績。這裏冥冥中定有神助，因此決不單單是物質上的價値。這是一種預兆，一種期望的透露——其實，還不止是期望。

繼此而來的是一個焦灼時期——狂熱地盼望白朗生星體的回轉。因爲營裏人，在這種新狂熱之下，變得完全相信，飛船能完成它險惡的旅程。營裏的人，那些應當入選的人——已經下決心要走了。

希臘的普里庇司約在二千年前就說過：「人主意像定之後，沒有比等待實行的時期，對於他更打刑罰。」

東尼繼續做他的工作，被他自己的刑罰拷打着。蘭司達爾傷口已經復原；愛略特•詹姆士和范德比爾傷勢原比他輕，也都痊癒了。

單憑詹姆士詳細報告，那次偉大探險中，蘭司達爾的作伙，就够使這位飛行家受人歡迎，不必再提他發現那不熔金屬一事。若加上金屬現者的頭銜，他的地位就超出營裏任何人之上。

當然權威不能超過韓德隆；這位飛行家而且絲毫沒有作威作福的心思。蘭司達爾事實上變得只有比從前更加謙遜，更加拘謹起來；因此，營裏的女人，尤其年輕的女人，都崇拜他。

當伊芙同蘭司達爾散步時——她現在時常如此——東尼的樣子簡直要殺人。氣概之餘，他能够笑自己；他知道這是他的神經病發作——是他想到就要頂面碰到的必然死亡，可怕的死亡，是想到伊芙也非死不可時的躭心和恐怖使然。是這種情緒有時忽然要拿蘭司達爾來發作。

幾乎，可是沒有——眞做。

到東尼和伊芙在一起時，她在他眼中已經不大像從前教養社會禮貌社會裏的文明人物，反而像一個情感奔放的原始女人。

她的相貌好像也變了，怯態已經沒有，眼睛烏了些，也大了些，嘴唇更柔軟，頭髮像熊熊的火燄。身體也變强了，而且壯。

「我們會過得去，」有一天她同他說：「過得去」的意思是指等白朗生星體回來，完成往白朗生乙的飛行。營裏現在自己有一套說話和隱語，表現他們彼此間討論的希望和憂慮。

「是的，」東尼同意。現在沒有人公開疑惑這件事了，不管他心裏怎樣想法。「你覺得——」他開始說，跟着又加上一句，把挑鬪改爲不直接對個人而發：「你們女人對這件事覺得怎樣?不做個人，而做人類的生物學代表，在我們過去之後?」

他看見伊芙臉紅起來，她那種情緒使他很是不寧。「當然，我們談起過，」她答：「而且——我想我們會做。」

「你指過，」東尼無情地接着說：「生殖各種人型——隨便那一個，只要保險能生出最强壯，是適合那地方的孩子，就同他配；只要能從我們指望會安全到達的少數人裏面，發展出花樣最多的一代新人，就成。就是這個節目。」

「對的，」伊芙說：「就是這個個目的。」

有一分鐘，他沒有說話，心裏在想，怎麼——雖則他可以暫時佔有她——蘭司達爾也可以這樣。他的手勒緊；伊芙看着他，說道：

「你假如過去，東尼，那裏大約也有別的老婆——別的配偶——等着你。」

「你在乎嗎？」

「在乎，東尼?」她開始說，臉上紅潮似泛起。她制着自己。「沒有人應當在乎；我們已宣過誓要不在乎——要征服在乎。而現在，你曉得，我們就要訓練自己起來。我們不能一到白朗生乙上面，立刻對這些事不在乎起來；我們必得至少在這裏先開始打倒自私。」

「你說這是自私?」

「我曉得不是這個字，東尼；可是我找不出字眼。道德的字眼也不對。東尼，歸根結底，道德是什麽?道德不過是個人在行動上爲他團體的最高利益應守的規則。所以這裏的所謂「道德」，在白朗生乙上可以簡直不是那回事。」

「他媽的白朗生乙，你難道沒有一點心在我身上?」

「東尼，既然我們不得不做，你這樣有什麽道理?叫人只有更加爲難。」

「對的，他媽的，」東尼又氣起來：「我就要它難。我要你做不成!」

別處流浪的人逐漸發現這裏營地。起先，人來的很少，供給他們衣食，甚至給他暫時住宿，都不成問題。

後來沒有辦法，只能給他們一頓飯吃，就請他們走路。可是這些人都是不顧一切的亡命之徒，對付的方法日漸變得頭痛，辣手了。

東尼發覺，韓德隆老早見到一定會有這種事發生，已定下對付辦法。東尼親自指揮人衆，在離營半哩週圍佈下鐵絲網的障礙物。有四個入口，歸他把守；所有流浪的客人走到這裏，就擋駕請回。假如不這樣忍心，營裏就要攪得一團糟。障礙物一破，居留營就要被人衝光。

可是人愈來愈多，愈來愈兇惡了。要拿刺刀對住，或是機關槍恐嚇才打發得走；這些事現在已司空見慣。除了特殊情形在外，東尼只得禁止人施捨食品給這些流浪者。給他們食物，不但給予歹徒在鄰近潛匿的機會，而且還招引其他人來。現在除掉駕飛機外，任何人，不論男女，一離開營地，就可以發生危險。

從隱匿的處在，來福槍砰然作響，子彈呼呼飛來；有些打中了目標。

蘭司達爾在空中巡視四週；東尼，和三個別的人，蓬頭垢面，黑地裏向前爬行，和團營的人衆混戰，他們發覺，韓德隆的部下在人數上簡直沒有辦法。

「我們暫時保得住的原因，」東尼回來向韓德隆報告，「是他們還沒有聯絡好。這些暴徒時常互相殘殺，可是在大體上也互相容忍。他們只爲一個目的結合。他們要衝到這裏面來。他們要獲得我們——和我們的婦女。

「他們裏面也有婦女，可是和我們的兩樣；而且不够，男人太多了。我們的婦女給他們也不够——可是他們要。

「他們談，怎樣衝進這裏，佔領我們的糧食住所——和我們的婦女。可是把我們蕩平之後，他們不久就要在這裏互相殘殺起來。這種欲望——和對我們的仇視——是使他們聯合的唯一力量。」

韓德隆沉吟着。「我們沒有方法避免這裏的仇視。人失去理性，看見別人還保持理性的，其仇視比什麼都大。」

東尼扭過頭去。「如果被他們闖進來，那種野蠻的樣子一定沒有見過。」

第二天夜裏，襲擊又開始了。起先是槍彈向障礙物射擊。電力間頂上的號角傳出完全不必要的警告。「女人躲起，男人上陣！」

十八　最後防禦

那天火光歷歷的夜裏，天邊低處現出兩顆新的夜星，是白朗生星，現在已經繞過太陽，正向和地球下次約會的地點趕來；其中一個給人做避難所，另一個要把世界結果掉。

東尼指揮他的人員時，心裏渴望着月亮。那撞壞的月亮今夜只剩些碎塊，又遠，又分散開，一點光沒有。大家只好憑一點星光。星光，和安在近營盤三面防線的實驗室頂上的三張探照燈。

一張照了出來——立刻成爲前面林子內一架機關槍的目標。整整有一分鐘，耀眼的白光穩健而冷靜地來回照射，搜索黑地裏的人形；探照燈照上時，能看出他們都匍匐在地上樹木之間。後來燈光往上一翹，就此不動。接着，像一枝白亮鉛筆一樣熄掉。林裏的機槍先打中營燈的人，後來又打中燈。

還有別的機關槍和來福槍無目標地亂放，可是向全營掃射個不停。東尼脚下碰到射倒的人。有些人報出自己的姓名，有些人從此寂然。他用手電筒照一下他們靜謐的面龐。科學家，大人物，在大量的被殺害！因爲這不是戰爭。這只是殺人；如果[illegible]微弱的防禦失敗，人湧進來，就成爲大屠殺。

一架抵禦的機關槍正向右方掃射，火光飛濺着；東尼奔過去，在槍手身邊蹲下。

「把槍交給我！」他央求。他覺得非親自向他們放一槍不可；可是當他的手指按着扳機時，他又止着。敵人——那毫無慈悲的殺人的敵人——看不見。連射擊的火光都沒有：闃靜的。

唯一的射擊，唯一濺射的紅光，唯一的軋軋聲，是防禦這方面。不可能，攻勢會這樣突然停止，或者擊退。不對；這裏的間歇有計；是進攻的一種策略。

這比週圍不絕的槍聲，使東尼更加着慌。這次攻擊，比他預料到的，有計劃，有頭腦得多。

「開燈！」他喊：「開燈！」

在屋頂上面，掌管餘下兩張探照燈的人決不會聽見他喊；可是他們把燈點起來，有一張照向東尼前面的樹

林。燈光照到一百個來不及伏下的人身上；東尼野蠻地把機槍一扳，瞄視子彈打中那些人。他從沒有這樣憤怒塡胸；可是開槍後，他就知道，他的子彈太少，而且太浪費。他的目標跑開了；他打死他們沒有呢？探照燈來回照了一趟，又熄掉。

林內機槍重新吐射出來，兩張燈都瞎了。

一道黃光潑刺刺穿上半空，在天上炸裂隕星如雨。是一支七月四號國慶日放的火箭，毫無問題是信號！

東尼任意向林中射擊；全營到處都是機槍來福槍亂放。可是沒有攻勢。

第二支火箭飈上天，迸出多少星來。現在營中停火佇聽。營裏聽見——東尼也聽見，短短的一聲軍笛，像馬路管制交通用的，或是整隊待發時吹的一樣。

第三支火箭放起。

「他們來了！」一個人說；東尼奇怪，他怎麼曉得。東尼渾身汗透，向林子黑暗處張。他渴望燈光；渴望有軍中照明的火箭。可是營裏從沒有預備下這些。韓德隆佈置一切時，沒有料到有這樣的攻擊。他料到，會有流者結隊而來，甚至有亡命的徒衆，可是無論如何，鐵綜網總擋得了，至多幾架機槍，還不掃個精光。就是這樣，先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糟，到想到時，已來不及準備停當，對付這次的攻擊了。

林內機槍現在開始向營地掃射。火從幾處射來；東尼斷定進攻的人不會擋住自己的射擊線，一定在居間的黃暗處，就拿機槍向那些地方掃射。

機槍在他緊按的手指上震躍。呼痛的聲音酬答他。他在擊傷，在擊斃來攻的人——那些用他們殺人的槍彈刈割這邊人的賊衆。多少優秀的人，偉大的人都倒地了，死之前，東尼彎腰看他們時，他們低低說出自己的名字。

喊殺聲把傷者的呼號淹沒了——野蠻的，辱罵的喊聲。單在這一段防線上就有一千人，比營裏所有的男子都多。紛亂中，東尼聽見自己的聲音吼着：「打他們！打他們！不要放他們過來！」

他的機槍已經還手。別處有點光照過來；東尼看不出是什麼，只看見閃閃的動。是東西着了火。東尼現在能看見鐵絲網跟前的人了。他弄不清他們的人數，也不作此想。他只想把他們射倒。一穿過鐵綜網——那樣脆弱的鐵絲，他在這兒都看不分清——這一千人，和他們後面的幾千人，就會撲上和他身邊的人，就會撲上後面年紀大的人，再就找上婦女。

東尼的牙齒鬆開嘴唇。他用魔鬼一樣的小心瞄射，眼見風排麥穗地紛紛收效。進攻的人崩潰了，返奔入林。

營地中部，因爲有樹木，比較容易掩護，可是攻勢也容易集中。男人一對對爬上屋頂，從先前做好防備這類意外的槍眼裏，向建築週圍地上的行動者射擊。

人人都像東尼那樣，被一種憤怒控制着。他們都覺得自己的存在有一種高尙神聖的目標。他們現在以偏袒者的狂熱衞護這個目的。他們不會知道，他們的飛機向蘭司達爾的金礦供給地的往返飛行。已被這裏瘋狂的賊衆看出，某地方還有人有紀律有禮貌地生活着。他們不會知道，那些人饞眼窺伺他們已有好多星期，這次是組織好軍隊來攻擊他們的。他們不會知道，這次總有一萬飢饉亡命之徒，多數已做過無數次殺人勾當的暴徒，携槍執械而來；還有過去充當重要才智任務的人，喪心病狂替他們定計策劃——這些人現在在圍困他們，半抱攫取的目的，但大半受瘋狂的慾望和妒忌的驅使。他們從殘毀的路上走來，一路愈聚愈衆。他們是一羣邪教徒，野蠻而殘忍的賊衆，現在來攻擊這裏的殖民地。

攻擊已懈，只剩間歇的相互射擊。東尼守住他機槍的崗位，口裏苦渴，近身處六個同志都倒在地上，只有他不時還作戰。

營裏來了接應——傑克•泰洛和另外兩個年紀輕點的人。

「受傷嗎，東尼？」泰洛問他。

「沒有，」東尼回答；他沒有提死掉的人；因爲泰洛爬過來時，已觸到他們。

「屋子裏誰打死了？」

「不是韓德隆，」泰洛說：「也沒有伊芙——不過她幾幾乎。她同一些女子跑出去照應受傷的人。兩個女子中了槍，她沒有……韓德隆要見你，東尼。」

「現在？」

「就是現在。」

「他在哪兒？」

「船上。這兒我來替你。平安！」

東尼歪歪跌跌穿過黑地時，營房前前是漆黑的一個，只有門上透出幾縷微光；門裏面，受傷人都集在一處。東尼在飛船裏面找到韓德隆；因爲有金屬的船甲保護，裏面點了一盞燈。韓德隆坐在一張檯子旁邊；這裏現在是他的指揮部。

「訟傷了？」東尼問。

「太多了。」韓德隆把這件事撇開不講。「他們現在打算怎麼做？」他突兀地問東尼。

「準備再來。」東尼答。

「今天晚上，可會？」

東尼看看手錶；十一點鐘。「半夜裏，我這樣猜想，」他說。

「他們下次進得來嗎？」韓德隆問。

「他們能。」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是說，要是他們再下點決心進攻。他們還可以剛才打得兇一點。」

「而我們，」韓德隆替他接上：「是的，」東尼說：「已盡於此了。」「我們所有的防禦方法都用完了；一點鐘前，他們只要再衝一下，我們就完。」

「是極，」韓德隆點頭。「而且現在我們人數又少了。經過下一次攻勢，我們的人當然還要少；而他們進來之後，更要少？」

「是。」

「可是，」韓德隆沉吟地說：「這從另一方面看，也有它的好處。」

東尼現在已習慣韓德隆令人莫明其妙的一套，可是他說：「這話我不大懂。」

「東尼，我們能夠保衞營地多久，就多久。」韓德隆說：「但是他們進來之後——就算他們進得來——誰也不必白白同他們拚掉。我們能夠躭擱他們多久就多久；可是等他們眞正進來後——我們都聚到——我們所有剩下的人，東尼，都聚到這兒來。」

「這兒？」

「這兒，船裏面。東尼，你難道沒有想到？你懂嗎！你懂嗎！」

東尼望着他的頭領，腰桿挺直，希望的血液又在他體內熱烈週行起來。

「當然我懂！」他幾手叫出來：「當然我懂！」

「很好。那麼就發衣服——白衣服，東尼；分派給人。」

「衣服？」東尼重複一句，可是不等韓德隆回答，他悟出理由。

「給作戰人員，東尼；這樣，在黑地方，我們會認出自己人。」

「是的。」

「不能躭擱，東尼。」

「不會，可是——伊芙無恙嗎？」

「我聽說，她沒有受傷。你可以見她一面。女的都在那裏撕綳帶。」

東尼找到她，不過不是單獨一個人；和她在一個屋裏還有二十個人，在把白布撕成條子。他總算親眼見到，她還沒有受傷；總算能同她說句話。

「東尼！自己當心點！」

「你呢，伊芙？」

她不理會這句話；祇說：

「打過仗，東尼，就趕到船上去。噢，趕到船上去！」他又出去。一顆子彈砰的一聲打中他旁邊的牆上；槍彈又飛起來。在東尼身後營地的那一邊，沿路和林內的流彈亂飛。機槍的射擊聽去更加險惡；呻吟聲又有了，還有慘叫。東尼眼睛雖看不見，但能覺出進攻者向這一邊合攏來；後來，另一面的槍聲也爆發了。

東尼心裏納悶着，在他們到達第一道防線之前，不知道有多少纏白布的，執行命令的人陣亡了。他扛着自己的機槍子彈箱，回到他以前作戰的地點。

「是你，東尼？」傑克·泰洛喊：「子彈？妙極！讓我們把這些醉鬼宰掉。媽的！正在當兒上，我要說……他們這裏來了！」

「聽着！」東尼大聲發令，自己想起要是現在不說，也許永沒有機會說：「要是他們衝進來，同他們拖，但不要同他們混在一起；每人在臂上纏塊白布——退到船上去！」說完，把帶來的布條分發掉。營裏來了救應——六個人肩上背着槍同刺刀，刺刀在彈火中不時閃鑠。他們又攜來幾箱子彈，和一架機槍。東尼派好他們的崗位，一句多話沒講。

新來的人裏面有一個拿出一支賁雷式照明手槍來，告訴東尼是他自己的東西，帶來「防備意外的。」「現在就剩這一把了，」東尼簡單地說，把手槍接過來；半空升起照明的光彈，各處鐵絲網與跟前的人全現出來。一千人——兩千人；估計人數已經無補於事了。

在照出賊衆的綠光中，傑克・泰洛看看東尼。「天啊，我忘了，」他說，把身邊的酒瓶塞給他。東尼嘗一口威士忌，把酒瓶挨次傳過去，跟着又令人讓過機槍。他機槍左右平掃，災光形成一面扇形。他知道，射死了有幾十號人；可是，他也知道，這幾百人只要有膽氣死幹，就進來了。

十九　脫　難

他們進來了！便是沒有天上最後一顆照明彈的綠光照着，東尼也能覺出。

「退下！退到船上——一面作戰！」東尼喊了又喊。

作戰，他手下的人不用他關照。他們本來在打。難的是，他們還要打，而且還要在這裏死守。

總算有了救，子彈完了，機槍已經沒用，只好丟掉。

「後退！」東尼喊：「嗨，後退！」

有幾個遵令退下。其餘的人，他忽然悟出已經退不走；他只得丟下他們，眼看他們斷氣。傑克・泰洛在他身邊，用一支來福槍放着。他們從機槍崗位退下來的一共五個人，一面退，一面放槍。

黑暗中有人向他們撲來，短兵相接了。東尼先用刺刀格鬭，後來只好用來福槍當棍子，狂揮亂舞。他被擊上一下，幾乎跌倒。一個人抱着他，他一把抓着那人的喉嚨，剛打算扼死他，眼睛觸見灰色布條，認出[illegible]白布。

「走罷！」傑克・泰洛的聲音喊；他和泰洛在黑暗裏飛奔。暫時擺脫攻擊，兩人的精神復振；他們被脚下死屍絆了一交，在死屍身邊找到一把手槍拿起向進攻的人就放；放完，又往後退。

他們已到達營舍。烏黑的實驗室裏火光霎霎，有人從裏面放槍。宿舍裏面燈光全亮起來，窗戶透明，看得出人已經走光，現在被守營的人利用來照亮放棄的營地。最後集中地點是營中心，龐大的飛船，聳立在船架上，黑影浮現。

宿舍燈光制住進攻賊衆前進。他們沒有那樣容易像擊毀探照燈那樣，把幾百盞燈泡一一射滅。而他們又不能在實驗室的機槍來福槍射擊下，進入照亮的地帶。他們先得佔據遺棄的宿舍，把燈光弄熄。

他們就在幹這件事；不過把他們躭擱下來。擋着他們好幾分鐘。這裏，那裏，有幾個人比其餘的人更吃醉，或者更不要命的人，衝進房屋中間來，可是立刻倒在地下，不曉得射死了還是受傷了——還是等候就要到來的援助。

宿舍裏一間房挨一間房的窗子黑下來。不是燈被他們關掉；是擊壞的，窗子上玻璃也被打壞。暴徒看見東西打壞就歡叫，就放槍。

歡叫聲音停止……守方知道對面又在重新組織攻勢。

東尼在黑暗中指揮，大家都從口音辨出是他，他也靠口音辨出對方。

「蹲下來——蹲下——蹲下，」他喊着：「低過窗子。蹲下！」因爲實驗室裏機槍的子彈顯已射了過來。

東尼發現泰洛在他身邊；在黑暗裏他們兩人緊緊跟在一起；兩人這時候，同十幾個別的人都起身向混戰處在大實驗室遠處一頭傳來喊救的聲音，那邊已在黑暗中肉搏了。一陣突擊——衝鋒已在得手。

在奔去。

東尼在黑地裏跌跌撞撞，可是心裏仍舊明白，世界上最好頭腦的科學家現在正和野蠻人肉搏着！在黑暗中暴地，亡命地，亂放，亂刺，亂擊。

你的同伴倒地；你從他身上踏過，再放槍，再戳；狂喊，呻吟，滑交，接着又鬪上。可是有許多人沒有狂起來。倒地不起的越來越多。東尼在黏滑透濕的地板上滑滑跌跌，看出這次衝鋒已被擊退。屋內沒有敵人——

。剩下的兩三個，從臂上白布認出是自家人。

「傑克？」東尼喘息說；泰洛的聲音答應他。兩人都立足不定，流着血；可是兩個都從作戰中逃出來。

「這裏之前是誰？」東尼問。他的意思指，他們脚下死傷的同志和朋友是些誰。東尼在他袋內找到他在作戰中一直保留着的手電筒，蹲在地板上，拿電筒就着那些臉照。

他抽了一口氣，忿極了。白朗生躺在地上。白朗生，那兩個古怪行星的發見者——就是這兩個行星經過，才觸發這種野蠻擧動的——白朗生博士，南半球第一位科學家，浴在自己血泊中，一柄刺刀揷在他頸子裏！在他旁邊，陶德生已快斷氣，右臂差不多切斷。他看見東尼，說兩句話，東尼沒有聽眞，就失去知覺。

幾個輕傷的已經起來。

「上船！到船裏面！」東尼向他們喊：「大家都到船裏面！把話傳過去！傑克！……大家個個人到船裏面！」此外沒有別法了。

全營四分之三已入暴徒之手；再來一次衝鋒，實驗室裏人一定呆不住。連這一次，如果對方組織得好，也擊退不了。

槍彈在黑暗中飛來。

「上船！上船！」

這些人，有些受傷，有些爲了小心，都手膝齊用爬行着，一面拖着受傷的人，開始向船上撤退。女人在幫助他們。

喊殺和軍笛之聲又起，警告他們衝鋒又在集合；而這一次將是八面俱發；實驗室和飛船已經完全被包圍起來。

東尼雙手接住一個青年人，只剩一絲氣。身上打中一槍，可是沒有死。東尼抱着他踉踉蹌蹌走上船。韓德隆就在這碩大的金屬飛彈的門口。他比任何人都鎮定。「裏面去，裏面去，」他胸有成竹地說。

「伊芙在那裏！」東尼向他喘着氣問。

「我看見她的——剛才。」

「好好的？」

她父親點頭。

東尼把手裏人抱進船，放下。頂面碰見蘭司達爾。南非洲佬從頭到脚，淌的、扒的、全是血。身上四分之三裸露着；前額被子彈擦傷；肩上砍了一刺刀。嘴唇劃開，牙齒都露出來。一雙眼睛，他身上唯一沒有染赤的部分，在臉膛裏張着望，從噓喘的肺裏發出咯咯之聲：「看見伊芙沒有？」

「他父親看見，大衛，她好好的。」東尼答。

蘭司達爾頭向地板上栽下來，東尼一把拉住。

第二次衝鋒已到。毫無疑問的，而且完全抵擋不了。沒有人活得了——除掉女人。誰也活不了。因爲賊衆不要俘虜。受傷的都被他們殺了——他們自己重傷的，和他們捉到的營裏受傷的人。

愛略特•詹姆士腿上中了一槍，可是黑暗救了他；他爬了回來，告訴他們這番話。東尼把他抱進船。

他們都上了船——所有逃出的人。賊衆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他們喊殺着，再放槍，在黑地裏衝來，猛撲實驗室，爬進窗子，奮擊，放槍，吶喊。及至發現沒有抵抗，就把地下躺着的自己人和營裏剩下人的屍體亂射亂刺。

跟着就向船身湧來。他們忽然悟出，這條船是最後的巢穴。他們圍着船，向船上放槍。槍彈從船身金甲上斜滑出去。有人把手裏手溜彈扔過去炸它。

一陣可怕的火光嚇得他們四散。也許他們起初還當作手溜彈把這大鐵筒裏面什麼火藥庫炸裂，現在爆發出來。那些靠近船身外面的人，大都還沒有來得及看出是那一回事，就死掉。

碩大的金屬火箭現在從地上升起，從它發動管裏發出的可怕噴射將它頂上去。驚人的高熱灼膚炙骨，一碰上就死。船還沒有高過屋頂，賊衆已有上百人喪命。

韓德隆把船再提高五百尺，底下像一道烟囪噴射開來。一轉眼間，上千的人都死掉。韓德隆停止船身上升。他甚至還將船身放低一點，原子噴射的力量，一面把兩千噸金屬和血肉的人懸在半空，一面在地上要着——要弄地上的血肉——過去人類發出的力量從沒有見過這樣。

東尼臉貼着船上地板，從護目的水晶窗口窺看下面被原子熱光華照澈的地面。

在光亮耀眼、和慘呼的危難中，一個人騎在馬上馳來，他來得像一個幽靈。在馬上全身軍裝；揮舞着一把

刀，督促他已走上末運的徒衆。可能他吃醉酒了，敢說他一點沒料到這是什麼一回事；可是他的勇氣眞了不起。他一馬衝進白光的中心，衝進死亡和騷動的中心，坐在皮鐙上兩腿筆直，就像可怕的四騎士之一。

在火光一霎的當兒，他看去簡直像勇敢的天神。他就是賊衆的瘋狂首領。

但是他不僅如此，他代表地球上所有軍隊潰滅。他象徵人裏面一切的兵士。

也許他死後看去還像活着，他同他的馬，馬立在那裏像座石像，他跨在馬上，手裏拿着刀。然後，同週圍所有的人一樣，人和馬一齊跌倒在地上。

半點鐘後，韓德隆把船降落。

二十　天明

澹薄的曙光帶走了夜的深沉。居留營從麻痺與疲乏的掌握中醒轉。它睜着茫然的眼睛向四週圍看。機智與獸性間的最後一場戰爭已在地球的懷抱中打過了。人類的機智已經征服他原始的殘忍。可是化了多大的代價！在實驗室辦公室裏，幾個男人和女人圍着一張桌子，大家面面相覷；韓德隆臉上蒼白，顫抖着；東尼赤着上身，傷口裹着白繃帶；伊芙看看他，再看看蘭司達爾短濶的身材，在那裏默不作聲，兩手又黑又髒，沒精打彩地垂着，往日活躍的氣力好像已不知去向；德國女演員的衣服零亂，兩手蒙着眼睛；外科醫生史密斯眼看他當前這種無法着手的任務，臉都呆了。

終於韓德隆透一口氣到肺裏。外面雜亂的人聲時常穿進屋來，他把聲音提起。「諸位，現在應當要做的事很清楚。我們先得把死者埋葬。敵人沒有一個活的。即使另外有人結隊而來，我敢說我們不用害怕再有攻擊。史密斯醫生，請你負責所有病院和我們自己人醫藥方面的事。我將召集所有能辦事的人，即刻到機場上聚齊；我敢說，機場還沒有毀。我派多數的人幫你做事，餘下來的由我相機分發。我們來。」

那些人顫巍巍挨到機場上來，東尼數了數，只剩三百八十人。差不多有一半是女子；女子中，除掉個人自動參加作戰者外，都被藏匿起來。

和上次出事時一樣，泰洛派了去管厨房。他帶人往厨房去了。東尼另外十個人走到場子那邊，把屍體一一裝上卡車；就他們眼前可怕的任務看去，人數眞少得可憐。離營房不遠，在過去運木材的小路上，一條寬濶的溝在地下張開嘴……

那天，他們整日忙着救治受傷人，許多人都不治而死……

在那些惡夢的日子裏，除了必要，誰都沒有心腸說話。多少畢生的友誼，多少堅固的新交，都拆散。兩愛情，在兩月來開成熱烈的現實花朵，也完了。營中四圍陰森的恐怖氣氛越變越深，使各事進行極慢。足有個星期，無底的憂鬱和喪事的靜閴籠罩所有的人。爲了當前的勞作，不得不拿出點熱忱做，許多人總算沒有發瘋。可是，在兩個星期尾上的一天，東尼奉令去用火藥炸一個坑，把最後的一批屍體埋掉；因來時，他站在他時常眺望全營的小山頂上，看見草又重新綠了，各處建築也收拾得整齊乾淨。鼻孔裏聞到新油漆的氣味，遠處畜欄裏牛馬的嘶鳴傳入耳底。雖然最近幾夜他能夠睡足覺，他感覺疲倦，而且心酸。

他立在那裏時，一陣古怪的聲音引起他的注意——飛機的馬達聲；機身也望見了。不是他們自己的機子，他帶着敵意的好奇心望着它。飛機當時在他們機場上登陸，東尼和幾個人迎頭趕過去。機艙門打開，走出一個人。東尼看這人有些地方熟得很，可是斷定不了是誰。破嗓子，高個兒，頭髮雪白，臉削，皮黃。他的駕駛員仍舊駕着機子，老頭兒向東面蹣跚行來，將走近時，說道：

「請你們帶我去見韓德隆先生。」

東尼走出來。「我是韓德隆先生的副手。我們這裏不見客，你或者把來意同我說明罷。」

「我要見韓德隆。」那人怒說。

東尼看出來人並不包藏惡意。「也許，」他冷冷說：「你把要見韓德隆的理由告訴我，或我能給你引見。」

老頭兒的聲音幾乎叫出來。「你能給我引見！我告訴你，小子，我說我要見韓德隆，我就要見。」他突然走近一點，抓着東尼的衣服，仰頭張他的臉。「你是德萊克，是不是，小東尼·德萊克？」

忽然東尼認出這人了。他弄得躊躇起來。他面前人這就是納山尼爾·包根，美國的第四富翁，和國內所有的巨頭都是朋友，而且，和韓德隆本人也是朋友。東尼最一次見到包根是在韓德隆紐約家中，那時包根爲人很正派，有權勢，自鳴得意，年紀不過中年。現在看去已經衰老，失意，而且毫不整潔了。

「你不是德萊克嗎？」他的破嗓子又問。東尼機械地點頭：「是的，跟我來。」

韓德隆看見包根已經不認得，還是東尼把名字說出來，他臉上現出一陣惶恐的樣子，包根開始用他尖銳的破嗓子，興奮地說：「當然，我知道你在做些什麼事，韓德隆。我完全知道。本來打算給你經濟援助，可是後來幾個星期裏面，我照顧自己的事，被纏着不得開交。為了種種原因，先我前沒有法子趕來。可是現在我來了。你們走時，當然要帶我走。」他用拳頭重重在桌上捶一下，還是他從前那種古怪滑稽的姿勢。「你要帶我，算數，算數，我告訴你為什麼你要帶我——因為我有錢。到了什麼都不成時，我還有我的錢。我只要你放我一條生路，帶我離開這可怕的地方。可以的話，你就外頭到我機子上去，到外頭等候你的飛機上去。看看裏頭。」忽然他的聲音低得聽不見，頭湊近點。「裏頭滿是鈔票，滿是鈔票，韓德隆，一百塊的票子，一千塊的票子，一萬塊的票子——大包的，大捆的裝滿了——幾百萬，韓德隆，幾百萬！這就是我付給你我的生命代價。」

韓德隆和東尼看看這個人。曾經有個時候，美國龐大工業的命運就緊緊握在他手掌之中；現在，他們知道這個人瘋了。

奇怪的是，包根這次來，帶了幾百萬同南北戰爭時貼骨膏藥一樣無價值的鈔票，想在飛船買一個位置，倒成為上次襲擊後的倖免者的點化劑。過去潛據他們心中的深刻憂鬱，在許多人裏面甚至變為極强烈的情緒，連對將來的興趣都一掃而光；現在包根的故事在營裏傳開，把那種憂鬱完全蒸發掉。生活在正常世界中的人，對於這位富翁的行為也許覺得駭異。可是韓德隆居留營裏的人已看穿這類事，絲毫無動於衷。不但不駭異，反而深深感覺到他們自己的卓越地位和重大的責任。

他們把包核，包根的駕駛員，和他滿載錢鈔的飛機打發走，這佈金融家臨時憑着機窗，帶着恫嚇的聲調，說了幾句話：「我要向總統本人那裏弄張禁令對付你。我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把最高法院的人帶來。」

有人笑出來，跟着別的人也笑了。不是快樂的笑，而是荷馬式的笑，一種百感交集的笑，除此沒有別的方法表現。

等到飛機在天上消失後，大家發覺相互間又談起自己的生活來。第二天早晨，有一小隊游泳的人，跳到塘裏去游泳。他們的聲音仍覺勉强；可是韓德隆在實驗室頂上望見他們時，如釋重負嘆了一口氣。他對於手下人的精神，幾已感到完全絕望的地步。那天晚上，留聲機的音樂在前些日子的戰場上浮動起來。他們先開的老歌唱片；可是過了一會，有人換上一張跳舞片子時，並沒有人反對。

在他們工作時，興趣又代替了頑强而冷漠的決心了……

襲擊後差不多三個星期光景，營裏重作一次人口統計。女子有二百零九人，男子有一百八十二人無恙。有八十個男人同女人可指望完全復原。此外一百多個多少要帶點殘廢。在這次鬪爭中陣亡或死亡的一共是四百九十三人。

工作當然重行分配過。他們現在還剩有五個多月的時間。飛船的製造，就用這縮小的團體來做，至多三個月就可以完成。最大的損失還是死掉的人，人類知識各方面的專家。為要使他們的學科得有傳人起見，學校立刻開了出來，有二百多男人同女人開始受各種部門科學的加緊訓練……

在這溫暖得不合理的十二月裏，有一天下午，東尼受到他後來認為一生中最大的恭維。他正往畜場走去，作例常的巡視，蘭司達爾一個人在路上走，從後面趕上他。在他們最近多少次會面中，蘭司達爾通共和東尼沒有說上一百句話；可是現在看見東尼一個人走着，他停在他身邊，幾乎率直的說：「我想跟你說句話。」

東尼轉過身，帶着平日的和氣樣子微笑。

南非洲人囁嚅着，臉差不多紅起來。「我不大會說話，」他沒頭沒腦說：「可是幾個星期來我一直就想方法能和你單獨在一起。」他又踟躕起來。

「怎麼？」

「你打的那次仗——」蘭司達爾從他法蘭絨襯衫裏掏出一柄小摺刀來，不寧地把刀口開了又關。「他媽的眞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勞，朋友。」

「你打的難道不是一樣好？」東尼熱烈回答。他們握手，這一握在差一點的人連手都會勒斷。

經這次之後，這兩個情敵簡直是同胞手足一樣。人家看見他們兩在一起時，反比蘭司達爾和他長途飛行中兩個同伴在一起時為他。他們是古怪的一對，高個子，多話的、好脾氣的東尼，為他各種事務到處跑，後面跟着一個矮個子，一樣方闊，一樣孔武有力的英美合種。

餐廳裏又召集一會。開頭相當冷淸，因為聚集的人看見許多空位子，深深感觸到他們人數的減少。還是韓德隆主持，他說的話從頭到尾使大家完全意想不到。

韓德隆在辦公室辦事時相當沉默寡言，可是他却歡喜演說。那天晚上他站在講臺上，頭髮比從前又白一點，眼圈的縐紋又深一些，方肩微傴，嘴脣形成比從前更加堅決的線條。韓德隆才開口，這五百有奇的人立刻懂得韓德隆有重要的事要說，而且知道一定能使他們高興。

「我把你們召集一起，」他開口：「有兩個顯著的目的：我先把頭一點說出，我相信一定會得到你們的同意；而第二點我敢說你們也一定贊成。

「今晚我要你們每個人都暫時忘掉我們過去遭遇到的悲劇。我要你們每個人今晚把自己認作人類的一員，受命運打擊，受自然壓迫，受你們的同類威脅，可是仍然不怠不懈地繼續執行人類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任務。

「當你們這樣想時，我要請你們注意到一件事實，我們裏面有幾個人爲了貢獻我們這裏的生活，曾經冒了生命危險，而且展示出令人不能置信的英武，其價值眞無法用言語表現。

「我指彼得·范德比爾，愛略特·詹姆司和大衞·蘭士達爾。他們給我們帶我們國家命運的記錄。尤其蘭司達爾，不但在身受重傷時帶回他的同伴，而且把發見的東西帶回來，使我們終於能够從這裏逃走。」

歡呼和拍手暫時阻着韓德隆。他繼又說道：

還有傑克·泰洛和安東尼·德萊克。我們今日仍能濟濟一堂的原因，完全是由於他們的勇敢防衞。」

拍手歡呼聯加倍響起來。

「我覺得我們都離不了人情，而且我們對於這類卓越的功績都想用點東西表示，因此我打了五塊金牌。」韓德隆舉手止着喧囂。「這些金牌一面是美洲合衆國的箴言。我們打算從過去多少國家的代表裏面，創造一個單獨的民族。所以金牌上刻着「由分而一」，下面是得獎者的姓名名，字下面是『英武章』三字。金牌反面是史文·白朗生的肖像，因爲他是第一個發見白朗生星體的人，第一個給世界發出警告，而且是多少個犧牲自己生命，使我們餘下的人免於死亡的那許多人之一。」

現在屋內沉寂下來。韓德隆把受獎的五個人名一一喚出。每人起身走到他前面時，他總要說幾句話，形容所以獎給金牌的理由，和得獎的功績。范德比爾和詹姆士踻蹬，但仍保持風度。傑克·泰洛嚇昏了，臉漲得通紅。東尼蹣跚而行，往返講臺的路上都低着頭。蘭司達爾接金牌時臉像張白紙，行動像軍人一樣準確，着得出他每一步路每一個舉動都花了很大氣的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緒。

等到歡呼終於沉寂下來後，韓德隆又用一種不同的聽調重新發言：「第二件事我要同你們討論的，我敢說，一定會使你們絕對意想不到。這完全是我詳思熟慮的結果。我所以沒能早一點決定的緣故，是完全由於沒有料到，大家現在集合在這裏的精神和質地會這樣的，而且我起先還拿不準，我們在工程上能不能辦得到。現在我知道你們的勇氣已能使你們面對事實；很事實說，我不得不承認，就是因爲我們人數減少了，我所以能作這樣的決定。

「你們全曉得，我們創設這個材子的目的是打算帶一批大約一百左右的人，移殖到那代替地球的行星上去，希望由他們延續我們行將覆滅的人種。一百人的數目完全是我隨意定下。我不過覺得一條能容百人左右的船也許要一千人來製造發軔，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從前聚集這麼多人在這裏的原故。當然，誰也曉得，我們移殖到行星上面去的各個人類代表能够越聰明才智，越體格偉全，將來創造新人類的機會就越多。」

他停下來，眼睛巡視大家。全都屏息在聽，沒有一個人說話。許多人猜出韓德隆下面要說的話，臉上現出狂喜。

「諸位，我們一共是五百人。我們剩下的這些男人女人裏面，沒有一個人有什麼缺點；如果能够走的話，沒有一個不會熬過穿過空間的旅行。我要說如果我們能在白朗生乙上面登陸，而且發現那上面可以居住，我們裏面沒有一個人不配在那上面延續人類。

「在襲擊的那天晚上，我們的人全部都擠到飛船裏面；後來還有幾個已經去世。我們都知道，在穿過空間的旅程中，決不能這樣擁擠；我們都知道，除掉人，還有許多貨色要裝上船；要這樣，我們在另一行星上安全登陸後，才有意義，有作用。所以在那挽救出我們全體人的船上，我們的船員的數目仍舊只能在一百人左右。

「但是我有把握敢說， 如果大家通力合作起來——這大部分是由於我們在蘭司達爾金屬方面試驗的成功——我們可能用餘下幾個月的工夫造一條更大的船，把營裏全部剩下的人都搬上去。」

韓德隆坐下。沒有歡呼聽起來，好像見了魔女高貢的頭一樣，所有的聽衆全變成化石。死劵上注定的判決取銷了。活在這裏的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人，都釋放了。現在每人都有了生機，都能在燦爛星空的某處奮鬪出一個新的事業了。

他們默默坐着，許多人低着頭，好像在做祈禱。後來有了聽音：一個男人抽搐的嗚咽，一個女子神經質的

低笑；在這之後，像一陣大風一樣，湧起一片歡騰。

二十一日記

在愛略特•詹姆士的日記裏，日子好像被事體擠滿了。只要把他的日記瀏覽幾頁，讀的人就會知道，韓德隆營居民的生活裏充滿了興奮的事；不過在營裏自己人看來，日子好像只在平靜刻板工作中渡過，而詹姆士又一直非常之忙，沒有法子連篇累積的寫。

「十二月四日：今天我們為所謂第二隻飛船的龍骨行奠基禮。第一條船大家替它取名『挪亞的方舟』。我們懸賞五千元絕對無用的鈔票，徵求人替第二條船起個名稱。這是一件大禮——我們全都換上我們自認為最好的衣服，韓德隆又作一次他慣常的演說，充滿動人的字眼和挺拔的語句；之後，就把金屬熔液傾入模子。

「十二月七日：今天是東尼•德萊克開心的日子。跟他在紐約多年，他一向極其歡喜的日本僕人琪島，一向以為在紐約到這裏來的路上失蹤了，今天一聽不響走進營裏來。東尼恰好背朝着他；這個刁攢的日本小鬼走到他跟前來，臉就像個笑面菩薩；完全懂得這裏的戲劇性。他用他古怪的喉嚨說：「恭請重行照常錄用。」彼得•范德比爾和我本來帶了他來見東尼，這時東尼轉過身來；那樣子，就像要暈過去一樣。跟着他就大搥特搥起琪島的脊背來，我私下簡直替日本小鬼的生命擔心。可是琪島好像很結實；事實上，他的體格非得是鋼鐵打就的不可，否則他過去兩個月中也走不了八百多哩旱路；我從他嘴裏零零星星聽得他一路的經歷，簡直是個神奇的探險故事、伊芙看見琪島，差不多和東尼本人一樣高興，拉着他的手不放，靠在他身上哭，而他只是眼睛霎霎的，說他恭請怎樣，誠願如何的一套。

「十二月八日：有四頭鹿今天竄進營裏來。大家一陣狂追，被我們捉來，關進動物園去。

「十二月十九日：韓德隆眞有他的鬼心眼。我今天才發覺，他在已經完成的方舟夾層裏，加兩層厚厚的石棉，石棉中間放書，作為隔離之用，因為書是相當好的隔離材料。將來我們到達新居之後，只要落地時不要撞的太重，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很大很完備的圖書館。我還看見一本初版的雪萊詩集，預備第二條船上襯裏用的。

韓德隆眞是怪人一個。

「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星期四我們吃到聖誕晚餐，除掉火雞什麼都有，連菓子蛋糕都不缺。天氣依舊溫暖；花園裏面，我們重新栽過，在這新的半熱帶氣候下已是欣欣向榮，上次豐收已被我們貯藏到飛船上去了。

「一月十八日：營裏為採取蘭司達爾金屬，派人又飛往礦區一次。途中飛機經過聖保羅和敏尼波里司。這兩個城市的暴徒顯已多半絕滅或是遷移了，城裏很少人跡——殘壁間零零落落看得見一縷炊烟，街上偶爾有一個人，此外什麼都沒有。可是，自從上次襲擊之後，營地四週設下的防線並沒有撤去；如果再來一次攻擊，我們會立時得到警報；我們也不會拖延，一定立刻就把最後的武器用起來。不過，沒有人想到會再有一次攻擊。便是在這瀕死的世界裏，我們武器的風聲已經傳出去了。

「一月二十日：女子宿舍廳上有人跳舞，蘭司達爾竟而克服了自己動物似的害羞，和伊芙跳了兩次舞。蘭司達爾與東尼間的醋意是營裏婦女中間最喜歡討論的題目。我自己對這三角關係也極其感覺興趣，有一個時候還很擔心；可是這兩個男人之間的交誼已日漸增進，如果眞有什麼勝敗的話，我相信其中任何一個都會高尚地大度地吃下去。不過，我正懷疑勝敗之事是否會有。這裏女人比男人稍為多一點。在新行星上面，她們非得生孩子不可。我們的人種需要變化。為要顧全上述目的起見，已有五十多個女子，二十五個男子埋頭從事於接產，看護，育嬰，兒童心理，等科目的學習。生物學上的需要，或會使我們大體上採取一妻多夫制，廢止一切婚姻。現在已有好多眞實的愛情事件存在。把花枝似的少女和千古卓絕的男子放在荒野之門，與世隔絕，這情形是勢所必然。我個人顯就反映營裏多數男子的心理。這裏總有一百個女子，我敢說兩百個女子，其中任何一個給我做妻子，我都會覺得榮幸。不過我們生活上的磨難極大，我們的工作亟亟需要拿出全付精神來做，大家很少時間精力，想到愛情或婚姻問題上去。

「一月三十一日：眞可惜，地球軌道改變和地軸傾斜的事沒有早點發生。多少年來，密其根在這時候，都是風雪迷濛，當初那些人如果看見目前這種景象，樹上還有葉子，花還開着，田野還是綠的，整日陽光，偶爾來一陣暖雨。

「二月十七日：再有一個多月工夫，就是我們離開的時候了。當這莊嚴的時間快要來臨時，我們每人都想回顧一下自己過去的生活，對將來的新生活反而不大想起。韓德隆很爽快的說出來，我們短時從空間躍過，還

是危險之至。也許飛船沒有構造得當，應付不了當時的情形，因爲那種情形我們現在至多只能臆測。也許外空的寒冷使我們吃不消。日光也許會侵入船甲，把我們燒光。虛空中穿行的光線，也許和在地球氣層底下經驗到的威力迴然兩樣，而我們投身於這些光線之中時，只披了一層薄薄的圓筒，未必保護得了。我們裏頭可能有一條船，甚至兩條船都撞上流浪的星兆；如果撞上，其結果就會和預測到的地球撞上白朗生甲一樣。韓德隆只向我們擔保，飛船能飛得起來；而且如果進入白朗生乙氣層之後，可以使飛船登陸罷了。

「二月二十二日：白朗生星的圓盤又在天空出現了。甲星看去又像一個銅元，乙星彷彿一根粗的針頭。用我們平常的望遠鏡觀察就能看出乙星的表面受到太陽溫暖後，已經完全融解了。當日的固體空氣已經在週圍流動起來，裏面浮着雲塊；從雲罅望進去，我們能瞥見許多黑塊和亮塊，顯然是陸地和海洋。在第一次經過時，曾有人把乙星的組織成分做過一次極精細的光帶分析，分析的結果證明它適合人類的生存，可是我們總是非常害怕它，所以我們自己間只說：『也許我們一朝到了之後，我們可以生活，』可是我們不能擔保，在它神秘的表面上，也許有些東西，有些基本情形，是人類夢想不到的。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我們的末日將到時，夜天裏一個未來的家園偏偏也在燦爛地長大：這件事實總算給我們團體裏許多人一種神秘的安慰，和近似迷信的勇氣。有許多晚上，我們都在凝望天空中消磨掉。

「二月二十八日：爲造第二條船費盡我們的心力。材料搜集的工作極其繁重，連韓德隆製造第一條船時，在營裏儲下的大量準備，都不夠用。現在已經來不及從這一帶鐵鑛裏煉出鐵來，只得從各處可能找得到的地方搜集來。保護第一條船的船庫現在已拆掉了。在附近往日是條河的地方，有兩條鐵橋，供給了我們不少額外的材料，可是現在，我們已著手把一切我們不再用得着的東西都熔化來用。銅已極其珍貴，連我們的電線都改用鐵絲，以致效力上大受影響。現在女人做的事都是女人從來沒做過的，而且我們全按照一天十六小時制工作。韓德隆村看去簡直像小小的丕兹波格——鍋爐整夜不停，路上全是重載卡車的車轍，鑄造場裏面一直被機器的吼聽震撼着。如果不虧韓德隆解決了原子分裂的方法，第二條船的製造就完全不可能。在發動力和熱的方面，我們的來源簡直沒有限制，可是我們已有進展，在限期內總會完成。

「三月六日：動身的日期和時間已經宣佈了。我們將於本月二十七日清晨一點四十五分正飛離地球，祇能在最有利的情形下抄到白朗生星上面。據估計，沿途約須飛九十小時，不過也許可以快得多。

「三月十八日：今天閱覽我的日記，發現我漏記一件這裏營裏一直感覺興趣，一直不絕揣測的事。時常我們的收音機開放時，我們能聽到外面世界的無線電廣播。空中的靜電還是非常利害；我們聽到的廣播，無論是用電話器發出，或是從平日的電臺發出，總之非常之糟。十一月裏有一次我們聽到美國總統廣播；正月裏又聽到一次。他用一種很勉强很疲倦的語調，陳述他小小國度裏一點零星的生活情形。並不是希望什麼援助，而好像是告訴聽的人當時的情形。他並不在向他的國民演說，所以我們可以猜到他們沒有收音機；也許，還在和蘭司達爾與我所目覩的可怕的困難搏鬭。有三四次，我們從耳機的嘈雜聽中，聽到一兩句外國電臺的廣播。不過，我們聽到的簡直不够多；只知道歐洲和其他各處的情形，是一種暴風雨後的平靜，除此以外，什麼都不能肯定。只有一次，我記得好像是十二月八日，我們聽到一個法國人片斷的演說，明明是勸告他的聽衆努力和平。我們從這一點猜想，雖則國外的一般情形和這邊的情形同樣可怕，歐洲人仍舊頑强地抱着他們的國家主義，而且又在從事於某種方式的戰爭了。

「三月二十日：下星期今晚，我們就要離開地球。這種零時的接近使營裏人有如着邪。他們好像在夢中走動一樣，他們談話時，只以瑣碎平凡的語句作爲表示的媒介。神經緊小的程度已達極點。我親眼看見兩個女子坐在她們宿舍的階臺上，極其認眞地討論怎樣做衣服，足足有半點鐘之久；可是，一個儘管講，另一個絕不答腔，兩個人裏面沒有一個人的話有些微的意義可言。

「一切都準備好了；一些易死的東西將於最後幾小時裝上船；牲畜家禽早已關進他們各個部分，不過還沒有扣上。我受韓德隆之命，在我的日記裏把兩船的貨物列一張全表。儘管船這樣大——第二條船看去像三座煤氣庫一個一個層叠起來。外表也和頭一條船一樣亮——人簡直不能相信，船上能容得了表上列的那許多東西。

「這裏花色之多，差不多令人不能置信；凡屬於人類的貨色從沒有像這樣聚在一處過。我們船上裝的東西很可以當作來自另一世界的古怪客人，帶回去的我們文明的大批樣品，預備給他的古怪同類看看。人類的聰明、才智、喜悅、與趣倒底是怎樣的東西。我們準備走了。」

二十二　前途珍重

東尼和伊芙並排坐在小山頂上，眺望下面夜色將降的忙碌山谷。「當我想到，」東尼說：「你父親的眼光和才具時，我眞吃驚，在世界上這多人裏面，他頭一個想到離開地球；在我們所有人裏面，他頭一個看出把全體人帶到星球上去的可能性，和怎樣的辦法。眞怪，我時常想象到，飛船準備離開，我們這裏一千人裏面只有一百人入選時，那種可能的景象。那時候一定個個人都覺得難受。我還時常想到，如果世界上人曉得飛船的事，那將是怎樣光景。總會有幾百個像包根的人拿出百萬家財來換一張船票。做丈夫的會丟下他們的妻子兒女。人們會捨死忘生爭着上船。只要有機會偷渡上船，就會有人出荒乎其唐的價錢。無怪他極力主張與世界隔絕，而且保守秘密。現在，我們總算全能走了——」

伊芙双臂擁抱自己，側面看他。「爹的離開計劃我全曉得，而且還曉得一點別的事。你不會走吧，是不是？」

「我？當然不會。我有什麼用處？」

伊芙笑起來。今晚，在這極其接近那偉大探險的一晚，她好像非常煥發，而且異常溫柔。「東尼，你眞謙虛。這也是你頂可愛的一點。我告訴你罷：有一次我張見爹做的一張表。他把白朗生放在第一位。我輪到第二。陶德生第三。蘭司達爾第四。東尼，你是第五。全世界有這麼多人聽他挑選，他居然把你放在第五。可算相當的高了。」

「你父親完全情感用事，怎麼會想到我。不過我很高興，他把蘭司達爾放在第四位。我敢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只要想像得到，大衞總有法子對付。」

伊芙不理會他的恭維。「父親從我手裏把表搶走，很生氣我見到。彼得•范德比爾也在上面。好多高尚而高壓的政治黨員——我是說，從前有好多這樣的人——一定會極其憤激，怎麼他們深惡痛嫉的美國貴族，也會加進將來人類的血統。奇怪！我也像陶德生及其他的人一樣，動不動就想到誰應當保存的問題；一想到這問題，就發現范德比爾的長處並不比任何人少。他有一種教育過頭的精細，堅强而帶神經質的性格，藝術家的氣質和眼光，肚子裏有學問，富有幽默感，和勇氣。也許他有點浪蕩不羈，不振作，不能刻苦——至少他過去如此；可是現在他的優點超出他的毛病太多了！」

「他是個好貨，」東尼答：「我認得他多年。他姊姊跟我母親同學。」

「還有一點：爹的名字表上沒有。我想。爹想到他既然只能救出一百人，覺得自己年紀太大了，而且他的工作已經完畢；我敢賭，要是第一條船即將發出，另外沒有別的船，到了要緊關頭時，爸一定失踪，這樣船上的人只得丟下他去了。」

「對，」東尼沉思地說：「你父親準會這樣做。現在我們居然能平心靜氣來談這件事了！人變的眞怪。我記得有一次，還是我在求學的時候，在波士頓看見一個人被汽車撞倒。我想他傷的並不怎樣重，可是之後我有好多天非常難受。還有，我每想到人關在牢間裏，坐電椅開刀的事，總覺得可怕之至。

「我只要想到人受傷，就受不了。我時常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戰爭中那些人自願充敢死隊的事，這種勇氣在我簡直是不可能，時常想得我一身冷汗。而現在呢，」他聳聳肩膀：「死已失去一切意義。我們已把受苦認爲生命的必然附庸。現在就作爲你父親自認他的生物效用已經完結，在這邊行星上決心自殺，我聽到也不駭然；不過他對自己的這種看法當然是錯的。」

伊芙點頭同意。「我想，他這樣做的目的在給別人一種教訓——一種指示。」

沉默降落在兩人中間。營裏一支汽笛嗚嗚叫起來，卡車走動着，門乒乓地響，在低微的嘈雜聲中，夜班和日班掉換了。餐廳所有窗戶裏的燈都亮起來，門一開一闔，時見一痕鮮明的淡紫光線射到營地上來。東尼又開始說：「我對於什麼事體的見解都變了，伊芙——不獨在生死方面！我覺得連我對你的見解都漸漸改變了。記得蘭司達爾在這種非常的環境下到紐約來，我看見你對他有意，我就妒忌。我裝作不妒忌，連自己也騙過；可是我的確妒忌。我，頭腦偏窄地，覺得自己比他高。我在教育，家世，交際手段上都比他强。自從我和他混熟之後，才曉得，從整個方面看來，他是大人，我還是穿短袴的童子。

「有一個時候，同你講這類事情，很不容易；事實上等於不可能，因爲那時候我會覺得這不成樣子。現在完全不同了。後天我們就要開船。從現在起到開船，我也許再沒有機會和你單獨在一起。我不要使你心上感到一種無謂的責任。你在這方面沒有一點責任。不過我一定要告訴你，我愛你。從前我也告訴過你，老早了；不過我那時說的話和我現在感覺到完全沒有關係。現在我跟你講這句話時，我對你一點沒有要求，我只要你曉得，不管有什麼事情發生，不管你有什麼決定，不管我們二人將來怎樣，我現在和將來對你的心總然不變，這是一切男子對於女子所感覺到的最基本的部分，什麼都改變不了這裏的事實。」

他轉過臉向着她把話講完，眼睛釘着她的眼睛看。

伊芙攤開手掌撐在身後地上，身子仰着。「我也愛你，東尼，我會永遠愛你。」

經過長長的一秒鐘，他似一種驚奇而茫然的聲調說：「什麼？」

「我說我會永遠愛你。你指望我說什麼呢？」

「我不曉得，」東尼答。

「一個女孩子還能再說些什麼？」

「想來不能。」

「那嗎，像這樣算什麼？」

東尼手抵着前額。「我不曉得。我沒法信得過。我敢說，我們兩個誰也摸不清，我們『永遠』怎樣——要是我們到了白朗生乙上面。」

伊芙仍舊撐着兩臂向後仰着。「在那邊行星上，我們會不會有婚姻之事，我也說不出。也許我要和幾個別的女子分有你。我想，舊日的生活組織決不能完全恢復。你又想到蘭司達爾了：我歡喜他，我很爲他所動。有時候，在短短的時間內，我非常之渴想他。一個這樣有男子氣的人使人沒有法子抵抗。也許我是世界上頭一個女子，在這親密的幽會時，把眞話說了出來。我認眞告訴你，我愛你。我告訴你的話是人類每個人都曉得的，然而每個人都要假意否認的事實——就是，愛在這樣一個晚上誰都可保證不渝；可是多年的愛一定會變無恆，變得時盈時缺。我並不是說，我愛你帶有保留性，東尼。我不過說，我總是人。」

東尼把她擁在懷裏，吻她。

多久之後，他說：「你告訴我的話，我將試行體會。我不配這句話。」

伊芙輕聲一笑。黃銅似的頭髮蓬鬆，烏眼珠在暗中發亮。東尼看見她的眼光，不由嚇了一跳，雖則他同時聽到她的笑聲，和她下面講的話。「將來我就是決定你的優點和缺點的人。也許女子放棄選擇她愛人和孩子父親的權利，接受我們錯誤的單獨標準，她把兩性方面的自由之鑰偸偸啓開。橫豎，目前這時候我們不必爲這種權利操心。」

「你嘴裏不停的吹叫著，吹得那樣高興，」次晨，傑克泰洛向東尼說：「使人聽的簡直不耐煩。」

「頂好！」東尼答，照舊吹下去。

「我是來告訴你新聞的，各式各樣的新聞。頭一件很有意思，而且帶歷史性：蘭司達爾出去飛行一趟，才回來，說他發現，那麼多人是怎樣從各處城市找到這兒來攻擊我們。從聖保羅通到這裏四分之三的路上有一條路，一點沒有受到損害。地震毀掉的地方匆忙間都修好了，路上到處丟的破汽車。多數的暴徒都坐了車子走了不少路。他們一定準備了好多星期才下手的。」

東尼正在房內扣上衣箱的皮帶，這時抬起頭來。他停止吹叫子。「這是眞事嗎？好的，總算一件秘密弄清楚了。」

「第二件消息，那個人上那一條船的一張表剛才貼了出來。」

「哼。」

「我以爲你總會跳起來。莫慌，莫慌。你還是在第一條船上面，跟伊芙在一起。韓德隆指揮，你是副手。詹姆士也在你們一起。可是猜猜第二條船是那個指揮。」

「基蘇普？」

「再猜。」

「坎恩？」

「呆貨；你全弄糊塗了。這兩位了不起的科學家都是副手。這條大船完全由你的好朋友蘭司達爾指揮。

「大妙，」東尼說：「不過他的專門知識不曉得夠不夠駕馭這東西？」

「噢，這個自有基蘇普跟坎恩去做。蘭司達爾不過名義上是個頭兒，直等他們到白朗生乙時爲止。呵，那樣多有意思，是不是？」

「妙極了。」

「我是說你同伊芙。你想想看。整整九十個鐘點內，兩個人單獨一起在太空裏面，同你們關在一起的此外不過一百人光景。」

東尼哼一聲，把皮箱的鎖踢上，說道：「傑克，你可是想躺在地板上人事不知？」

「你敢說有這樣把握？」

「你看呢？」

傑克搔搔頭，假粧想心思。

「我說，可記得你在康奈爾測驗我，看看我能不能做這次遠足的預備員那一次？你還記得，你問我可曾在賽船隊做過划手？我告訴你，說划過，不過我們隊員沒有什麼了不起，那一年我們得到錦標是因爲別人家更糟？」

東尼點點頭，假裝威嚇的樣子。「我記得。怎麼樣？」

「可是，現在再想一下，我覺得，我們那一隊畢竟不能算錯。至於現在是不是應當我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還是你，我除掉往日划槳的本領之外，另外還有一點可以奉告。那一天你進我屋子來，我有點被你攪昏了，忘記提我也是拳擊隊的隊長。」

東尼退後兩步。「行家的猙獰面目拿出來了，呃？好的。我們就找別的東西來決定我們的地位，棒球棍行不行？」

「頂合我意。賽璐珞的棒棍。」

「好。半點鐘後，我同你，同你的證人在電力間後身碰頭。這時我得在這裏收拾東西。你曉得我們明天要上外路去。

傑克在床上坐下。「這話提醒我了：我也是上第二條船。」

東尼的臉色沉下。他們又正經了。

傑克說：「他們叫你，完全弄好了，到船上去。每人都要去一趟，好把各人的地點派定。」

東尼走了一大截樓梯才到飛船的氣門。走着時，時而抬頭向撐持飛船的複雜鋼架望一眼，現在已在拆除了。船內電燈點得雪亮。中間是螺旋形的樓梯，梯內裝有長的堅固的鐵索。圓柱形的船身，每隔八呎用鋼板隔開一層房間。最前面兩間滿是機器和儀器，機器中間橫着一條條抵着原子噴射管的鐵條。在較上和較下的隔間外面，週圍伸出一圈小點的管子，像輪輻一樣，是預備用來控制船身的位置，和登陸時必需的動作。在大部分航程中，船身都預備頭上脚下地飛行。到了對抗的發動開始時，全船就要倒飛一些時候，再把船身轉過來，然後登陸；雖則把船身端端正正停在船尾上，和維持它停留在這種狀態下的可能性很少，那時還可以把船身傾側過來，利用平面噴射管控制其動作；或者使船身滾下來，同樣用噴射方法調節，就像襲擊的那天晚上船身在地上作簡短的躍起時那樣。

東尼從船尾的引擎間走上螺旋梯。引擎間上是一層層牲畜間，有設備把船上裝載的牲畜扣緊。牲畜間上面是一層層貯藏間，直抵船腰，已裝得實實在在。中部是乘客間，牆壁都小心墊好，地板上安有扣人的帶子，同扣牲畜的帶子差不多，不過舒服得多。

這裏的設備都不考究。從這些設備上可以看出路上很難走動，而且不舒服，不過既然路上至多不過走九十小時，如果順利的話，爲了實際用處，舒適只得犧牲。四壁裝有水管，鋼櫥內儲有食品，比四天數量稍爲多一點；可是旅行的人在穿過空間的旅程中全沒有舒服的床鋪睡，沒有熱的東西吃，沒有娛樂來消遣自己。航行時眞正的情形現在沒法知道；在乘客間的彈簧褥墊下面都有冷氣和熱氣設備。東尼穿過兩層的乘客間，穿過這圓柱上頭的貯藏室和引擎間，一路全爬螺旋樓梯。他找到韓德隆時，他正在室內試驗一件儀器。

「你叫我嗎？」東尼問。

「沒有。噢，我曉得是什麼事了。他們正在發派你下面的扣帶號數。我剛才命令每人在我們出發和登陸時都把自己用扣帶扣好，因爲單靠第一次試驗，我還不能肯定，那時一般的影響是怎麼一個樣子。我想，金格管這張表，不過你在這幾小時內隨便什麼時候去看他，他就會把你號數和地位告訴你。」

東尼正要走時，韓德隆又喊他回來。「我沒有把我的引擎給你看過吧，是不是？」

「沒有，」東尼說。

韓德隆把臂膀向四圍一揮，室內看去很像潛水艇的內部。「這是前面的動力間，」他開始說：「主管都藏在牆壁裏面，再用鋼條在後面抵住它們。這些管子是用來阻止我們墜落時的力量的；不過你還可以看見四圍較少管子的後膛。這些大小管子都很像大礮，而且也利用同樣原理。和我們飛行方向作直角的噴射時，它們能把船完全掉一個轉身，事實上就像放起的花炮一樣，只要我們把相反一面的噴射管同時開出來。這些小管子的後膛，」韓德隆把一個有柄的輪子轉一下，一個管子的後膛就慢慢開下來，「都裝有發光管，把鋇原子分裂爲陽電子和原子核的就是這裏的光線。因這裏作用所發出的力量就同分子間的炸裂一樣，不過大得多多；這種力量和毀壞的物質一齊從礮裏射出去，礮管襯有蘭司達爾的金屬。燃料的消耗量與消耗率，姑且這樣說，由裝在管

子後膛上的機件節制。離開地球所需要的噴射速度和數量當然比襲擊那晚地面的小小跳躍要大得多。船本身所以恰似一座礮，或者說好多座礮，在穿過空間的旅途上不絕的放。依照牛頓的定律，這條定律愛因士坦只修正了極微細的部分，每有一個動作，就有一個同等的反動作，所以穿過空間時，船身的動作和速度就視這些管子——我們也不大正確地叫做引擎和馬達——這些管子噴射出來的速度和能力而定。」

東尼看看管子的後膛，點點頭。

「在空間穿行時，我們就是一支兩頭能放，兩頭和四邊都能放的火箭？」

「對極，不過四邊噴放的力量小一點。我們前後兩頭都有二十根管子，每頭四週只有十二根。」韓德隆微笑道：「很美的，我們這條船；依照物理學的定律，只要多發出點力量，它就會在我們需要時，像在地上跳躍時一樣，在空中安穩航行。東尼，我們準會離開這裏的世界；而且，我相信，在白朗生乙上面登陸。」

東尼眼睛瞪着他：「而且能够活？」

「怎麼不能，東尼？我能駕馭離地我，就能駕馭登陸。」

「我的意思是，」東尼說，「假——如假如我們穿過空間，到達那邊星球，而且安全登陸，以後我們會不會活得了？」

「怎麼不會？」韓德隆又答：「我們差不多有把握能在白朗生乙上面找到植物。不，我要說，一定有把握。高等的生命狀態準定被寒冷毁滅掉；不過植物的胞子還能够保存。

「瑞典的大物理學家亞倫尼司在多年前就證明胞子的發芽力在極端寒冷下不但不會死去，反而因之保存。他確切證明，細胞生物放在零下攝氏二百度的液體空氣中，經過好幾個月，還一點不失去其發芽力。

「關於低溫度的情形我們知道的太少了；可是從我們所發現的看來，細胞生物的發芽力在低溫度下反比在我們通常溫度下保存的時候爲久。

「亞倫尼司在攝氏零下二百二十度的寒冷作過計算，白朗生乙上面所有的生物都保存在差不多絕對寒度下，比這要冷得多。」

韓德隆查一下筆記本：「『發芽力的消失，』亞倫尼司說：『其原因無疑是化學作用所致，而一切化學作用在低溫度時總比在高度時爲慢。生命的作用每提高攝氏十度就要加張兩倍半。』

「因此，如果胞子離太陽的距離和海王星的軌道一樣，溫度在寒下二百二十度，它的生命力的活動就要比在寒下十度時減至十萬萬分之一。亞倫尼司算出，在寒下二百二十度時，胞子的發芽力在三百萬年內的損害也不過等於在普通地球溫度下一天的損害。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過去白朗生乙的極度低下的寒冷中，胞子和細胞生物都可以無限期地保存下去。

「這些現在都被太陽解凍了，而且恢復了生命；因此我覺得，我們至少可以指望白朗生乙上面有植物生長。」

「至少！」東尼抓着他這兩個字：「那麼，你不會否認，那上面也可能會有高等一點的生命存在，或者能於恢復？」

韓德隆搖搖頭答道：「我見到的人不能置信的事太多了，東尼；尤其在這種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有過經驗的情形下，誰也不敢說沒有可能性。不過我並不指望。我可的確指望有植物生長，尤其是胞子生長的植物。

「這個世界在早期的時候，大多數植物的繁殖都不靠種子，而是靠那抵抗力大得多的胞子；這種胞子至今還成爲多少種植物的繁殖方法。因此，我們能指望有一類本土植物，這種植物，在我們看起來，一定非常古怪。不過，你也曉得，我們還會把我們自己的種子和胞子帶過去。」

「我曉得，」東尼說：「而且還有我們自己的蟲子。」

「眞是一張奇怪的單子，東尼，是不是？我們生活的必需品。可不是，我們一向視爲當然。你一直不知道；直到你計算你要帶些什麼東西走，才有希望可以生存的時候，才知道自然這邊世界上供應我們有許多東西。」

「是的，」東尼說：「那些螞蟻，蚯蚓，蜉蝣一類的小蟲。」

「的確。」我看出，你同凱勃拉談過。我把這件事完全交給凱勃拉去解決的。

「我們第一個而且最要緊的保命東西恰是普通的蜜蜂，一切花類植物，樹木等等的受粉作用都得靠它。凱勃拉說，花蜜蟲約模有兩萬多種，在使植物受粉上，單是這一種就比其餘一切花蜜蟲做的都多。蜜蜂實際上差不多可以負起這方面全部的工作，因爲它的範圍非常之廣。有幾種植物——凱勃拉告訴我——如紅苜蓿之類，是它不能起作用的；但可以由它的兄弟，嘴巴較長的大蜂照應。所以，在多少生物之中，我們首先就帶蜂子。

「我們也帶螞蟻，尤其是那種通常的小黃蟻，可爲用來鬆動泥土，；還有你說的蚯蚓。

「我們還得蜉蝣，因爲我們要把魚子帶去，在那邊孵化出魚來。蜉蝣的幼蟲除掉給魚做食，還要靠它們阻止塘裏的水不至被水草和低等水生植物長滿。

「在全部鱗翅類裏面，凱勃拉說，沒有一種是必要或是有用的；可是單單爲悅目起見，而且因爲它們佔地位很少，我們將帶六種蝶蝴去，而且至少帶一種月蛾。

「我們還得帶地球上一種有名的禍根去。」

「什麼？」東尼說。

「蚱蜢——就是蝗蟲。爲要防止草木充塞我們的新世界，這類蟲子極其需要；古怪的是，最適應於這裏的工作的，却是人類最古的禍害，蚱蜢。它是個濫吃朋友，一下開了頭，就可以把草木的生長制着。我們起先的問題是怕它繁殖得不够快；後來的問題是防它過得太快。因此，爲制止它，和蛾蝶的過分繁殖，我們將携帶幾種蠅蚋去。我們非得有這些東西不可——在一打普通蠅蚋類裏面，選了有兩三種。

「主要的蟲類大都在這裏了。在這邊地球上，一種平衡的，異常複雜的生計既經成立，要維持適當的制止和平衡，非得有一張極長的名單不可；但是在白朗生乙上面重新開始，我們不妨以我們選就的幾種開始。絕無問題的，分化和演進將迅速的開始，使這些蟲子變出多少新的形態來。

「我們還帶有好多瓶蕈菌屬胞子。否則的話，植物落到地上就永遠不會腐化，直至到處塞滿爲止。像你姆指大的一瓶能裝幾千萬粒各式各種菌類的胞子——因爲恐怕白朗生乙上面的菌屬胞子沒有留存下來。它們顯然是必需的。

「還有，除掉我們路上帶的食水外，我們還帶了幾瓶靜止的塘水和幾瓶海水，裏面含有我們的各種微生生物，如硅藻類，水草類，單細胞動植物等等，這些將形成我們自己自然生計的基礎，且可補充或代替那邊星球上這方面的生活。

「關於獸類方面——」他沉吟一下。

「對了，獸類方面，」東尼催他。

「當然還有商量之處。我們的地位非常有限，而競爭又極其激烈。鳥類的問題比較簡單；不過，你可能已聽到一點關於這方面的爭論。」

「是的，」東尼說：「我還參加這裏的辯論。我承認，我會經替鶯力爭——黃鶯。我歡喜它們；我一直歡喜它們；還有雲雀。」

「貓狗的問題最難解決，」韓德隆說了一句，結束這個題目。船裏有些處在打氣筒呼呼作響，好像半活的一般。發電機哼着。從有些地方傳來一部電子引擎的尖叫。東尼離韓開德隆，下船去了。

那天晚上，這些地球的移民又在餐廳上聚齊。韓德隆向大家發言，把最後一般準備大致說了一遍，這些在特別印好的指南上有詳細述敍，以防預料到的不測。

那條大船和方舟完全一個模子，只是尺寸上大得多；它離開它小有三百碼遠，在鋼骨水泥造的船臺上聳立着。

二十三　地球上最後一晚

開完會，大家走出屋外，立在那裏望一會白朗生星。就像它們上次來時一樣，在最近幾天幾夜裏，形狀和對徑大了許多。它們現在獨霸着天空，白朗生乙對着白朗生甲，在甲星前面向地球奔來，和太陽系一個行星經過太陽面前時的位置一樣。這景象美麗而陰森，連膽子最大的人見了都覺得駭然。白朗生甲看去像初升月亮，只是月亮從來沒有顯得這樣大過；它的邊緣並不淸晰，而是毛毛的一圈光暈，這就是它的氣層。它較小的伴侶好像騎在它的胸上，有時候眼睛很難區別，因爲兩個星都射出雪白的亮光。乙星上面可以見到灰暗的「大陸」痕跡，和同樣極端明亮的塊子，無疑是大片的海洋。

在那最後的一晚，這些眺望者看它們在天邊升起來時，它們的形狀顯然又大了許多。

這情形很可能，因爲地球這時已不再逃避這兩個古怪的星體，而是在向着它們跑去。

當然，人類世界的荒凉而創傷的表面因它們的臨近而伸動了。輕微的地震已不時能感覺得到，連吹過來的風好像都感覺到這愈來愈近的可怕災禍。世界各處的潮水——奇怪的是，自從月亮撞碎之後一直沒有過——又升了起來，舐吮着新生的海岸；那天晚上，多少人蝟集在高山和大草原上面，從心裏覺得，這次可眞是完了。

東尼找到伊芙。

「來，跟我走走去，」他說。

「我正想這樣。一切緊要的都弄好了，這樣等着眞說不出來。全弄好了，東尼；我們要帶去的東西都弄好放好了；只剩牲畜和我們自己。」

「都是些乏味的牲畜，多數。」東尼埋怨着。他又興奮，又焦灼，想要鎮定自己的神經，然而做不到。他今晚不打算和伊芙談牲畜；不過也不妨談談，因爲四週到處是人，或是單獨一個，或是成對，都一樣興奮，一樣坐立不安。

「要是有人想把好玩的動物帶去，他簡直是發瘋，是不是？」伊芙和順地說：「像獅子、老虎、花豹。」

「我曉得，」東尼首肯。「肉食獸。我們當然沒法替他們把肉帶去；而我們又沒法指望在白朗生乙上面找到肉。我們只能指望有靑草苔蘚；所以我們裝一條乳牛，當然，還有一條小公牛；一對有生殖力的綿羊，一對馴鹿，一匹小馬，一頭年輕的牝馬。有一個時代人類的半數都靠馬肉馬奶過活。我們還容許帶山羊。如果我們大船過去的話，還有鹿。你想，明天晚上世界這一面，還有明晚以後世界那一面，會不會有別的船飛起來？」

「父親不曉得。幾個月前，無線電臺好好的時候，他曾經廣播出蘭司達爾金屬的消息。這種金屬在別處火山噴裂的地方一定也弄得到。不過我們沒有得到此外有什麼人準備出發的眞實消息。有一點可以確定。沒有一家能指望有別家趕到。每條船都得假定這是唯一能飛渡白朗生乙的一條船。

「而且，這條船能夠抵岸已是天大運氣了，」東尼同意說：「不過，我希望澳洲人能夠試一試，帶一頭袋鼠走。還有南非洲人，要是有條船，他們帶的牲畜一定與衆不同，不過他們也只能限於餵和苔蘚的動物。到底那一家頂可能會放起一條船來呢？」

「父親認爲英國人，一定保有相當的組織，來製造配備一條船，還有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也應當同樣做得到。還有俄國人同日本人，至少有能力這樣做。澳洲也有可能。還有南非洲，父親覺得那邊只要有什麼組織，一定歸郎汀爵士領導。」

「還有別家嗎？」

「阿根廷可能有，還有中國。」

「連我們兩條，一共是十二起。」

「不過可能罷了。當然，他們的情形我們一點不曉得。父親算過，要是有十二條船出發，也許有五條能到達空間裏面。」

「那五條？」東尼問。

「他沒有提。」

「五條船能脫離世界的引力，到達空間。」

「世界那時已經沒有了，東尼，」伊芙提醒他。

「對啊，奇怪，我們怎會一直忘記這一點，是不是？所以，假使他們找不到白朗生乙，連個退步都沒有了。他們只能在那邊空間裏面，帶着他們的空氣濾器，他們的氧氣機，他們的餱糧，他們的種子、蟲子、鳥、鳥卵和小心挑就的餵草牲畜，住在他們的火箭裏頭。……我想他們最後只能吃那些牲畜，在那邊空間裏面；再後來……」

伊芙止着他。

「爲什麼否認這種可能性？」他反對：「爲什麼把它們特別提出來，東尼？可能我們自己就可以碰到。我們——或者我們另一條船上的朋友……好笑，你們男子都這樣抱怨不帶野獸。你曉得嗎，東尼？大衛告訴我，白朗生博士開頭同父親商議造飛船的計劃時，就想到沒法把獅子帶去的事。那天晚上，郎汀爵士和白朗生教授喊大衛去，把照片帶到紐約來交給父親，白朗生教授那時就在屋裏走來走去，提到不會有獅子的事。」

「如果我們同南非洲的船都能到達的話，」東尼說：「在白朗生乙上面初次和郎汀爵士見面，多麼有趣。從我聽到大衛所說，他是個好貨，郎汀爵士。」

現在四下已沒有人，東尼將她拉近一點。她不鼓勵他，也不拒絕。他双臂緊摟她，感到他溫軟的身體抵着他。她一點不動，不置可否地；後來忽然手放在他臂上，抓着他，抱着他。她的身體挺起來，使人心蕩神怡，而當他俯下去時，她的嘴唇灼着他的嘴唇。

她往後縱一點，終於他放鬆她。他一聲不響地又吻她；然後，她嘴唇貼近他說：「東尼，別了地球！」

「是的，」他說，顫抖着。「是的；我想這是我們最後能把握到的一晚。」

「不；我們今天晚上出發，東尼。」

「今天晚上？我以為是明天呢。」

「不是；父親很擔心這最後一晚——要是有人事先曉得的話。所以他說明天；可是他一切的計劃都決定在今天晚上出發。」

「還有多久，伊芙？」

「還有一點鐘，親愛的。你會聽到吹號。他連你都瞞過了。」

「還有大衞呢？」東尼妒忌地問。大衞·蘭司達爾現在是他頂好的朋友了。除掉科學方面，第二條船上一批人將由大衞指揮；在第一條船上，韓德隆底下就是東尼；而且東尼在這上面一點不妒忌大衞。何況，伊芙也和她父親和東尼坐一條船；他只要得救，她也就得救！在另一方面，大衞可能失事，而他們不會。東尼自己告訴自己，他已克服了自己對大衞的妒忌；可是妒忌在這裏仍然作弄着他。

「沒有，」伊芙說：「父親跟大衞也說是明天。可是我們今晚離開地球。」

「所以明天，」東尼說：「明天我們也許『我們自己和昨日的七千年』都成了往事。伊芙，我本來在地球上最後一晚有一個打算——至少一種夢想。現在發現僅僅只剩一個鐘點，只得改變了。」

「我不該告訴你的，東尼。」

「為什麼？你是不是願意我進行我的夢想？」

「幹嗎不？」她說：「還有一點鐘才吹號；一點鐘後，我們就要離開世界，或者從極可怕的高空落下來，在地球殼上化碎為粉；或者越飛越遠，無止境地向前飛，在我們小船而饑凍而死；或者落到白朗生乙上面，在那裏死掉。或者，東尼——也許活着！」

「也許，」東尼重複一句；可是這時候他的心並沒有和她一齊離去世界。他重又抱着她，想着他的一小時——他能把握到的最後一小時。

「走，」他說：「走遠一點——」

「遠一點做什麼？東尼？」

「離別人遠一點。」他拉着她走去。他認眞把她帶到營地靠邊的地方，保衞營地的鐵絲編成一道防線。當

他抱着她時，從遠處傳來一個孩子的哭聲。

營裏沒有孩子。從來沒有過。有小孩子的人全沒有選來。可是這裏來了一個孩子。

伊芙喊了一聲，孩子止哭；伊芙只得喊下去，在黑地裏，向孩子答應的方向找去。

原來是兩個孩子，孤零零在一起。看樣子都不過三四歲。他們還知道自己的名字——但和桃樂西。他們喊『爸爸』。看上去，好像爸爸黑夜把他們帶到這裏，自己走了。爸爸告訴他們待在這裏，過會就有人來。

伊芙双臂伸到鐵絲網那邊，兩個孩子一面說，一面抱着她的手。當下東尼把他們抱過鐵絲網這邊來；伊芙把孩子接着。

在白朗生星猙獰的『月光』下，兩個孩子拉着她；小女孩問她是不是『媽媽』。看來媽媽已經走了好久了。

「不過幾個月前的事，」伊芙解釋給東尼聽：「否則，他們也不會記得她，」

「對的。大約在第一次經過的災禍中失去的，」東尼說；兩人都明白那母親一定已經死了。

「他是帶他們到這裏來送給我們的，」伊芙說；這一點東尼也明白。顯而易見，那做父親的聽說到這裏居留營和飛船的事，把自己孩子帶帶來，丟下他們走了——自己什麼不想。……

一聲號角，清晰而響亮地，在夜間吹起。東尼和伊芙同吃了一驚。

「加不雷耳的號角，」東尼說：「最後通知了！」

「父親把時間提早了，」伊芙答：「他大約要多給我們幾分鐘準備；否是就是他連我都瞞過。」

「你帶這個孩子嗎？」東尼問。伊芙懷裏是小女孩子。

「是的，」伊芙說：「你帶這男孩子？」

「好的，」東尼說：「管他規矩不規矩；必要不必要，既然我能帶綿羊山羊，我想我們就能帶這兩個。」

「我想可以，」伊芙說；她雄糾糾地和他並排向亮處大步走來，大探照燈已經照起來了。

所有建築的燈光通亮起來；人都忙亂着。伊芙剛才說過，兩條船上的貨色都老早裝完——只剩下牲畜、乘客、和船員。牲畜現在已在趕上船；乘客來回的跑，叫，喊，拉手，互相擁抱。

他們全都要走；這裏每一個人船上都有個艙位；可是有些人在頭一條船上，有些人在第二條船上。他們會

不會再碰到——在白朗生乙上面？會不會兩條船都能到達？會不會他們升起多高之後，仍舊跌到這邊地球上來？那時會怎麼樣？

東尼匆匆趕到自己的部位，很佩服韓德隆的機智，把今夜出發的事瞞起所有的人，連他自己也在內。

這就是他，第一條船上的副頭兒，抱着一個陌生的小孩，把一切號令置諸不理。正頭兒的小姐懷裏也抱着一個孩子。

沒有人攔阻他們。韓德隆自己也不管。這是他們在地球上最後的一點鐘，人人心裏全在上七八下。號角又吹起來；東尼把男孩子交給伊芙，去點驗船中的乘客。

三百碼外，大衞·蘭司達爾正在點驗他一批較多的人員。那邊，基督普和坎恩已等在駕駛室內，這邊，韓德隆也在駕駛室裏了。

蘭司達爾有個時候奔過來。他找韓德隆，可是也找伊芙。

東尼沒有干涉；他讓他們在這最後幾分鐘內在一起。

第三次號角吹起。就是說：「全體人員在船上各各就位！」所有要永遠離開地球的人全在船上了！

二十四　星球去者！

東尼把船員和乘客一一點驗完畢，吹三下短笛。遠遠在右邊第二條船停着的地方，大衞·蘭司達爾的尖叫回答他。

「門窗和氣門全都關上！」

地上已沒有人，一個沒有了！全都上了船。全都從頭點了三遍。可是東尼留着最後一扇門開着，往外面再盾一下，聽着。遠遠聽見呼聲。難道是孩子的父親嗎？

他能不能也把他帶上船？再加一個人？當然辦得到。不過再添一個人，他們非收留他不可。東尼止着最後的信號不發。

他迅速發令，關照那些正在上門的人。門又轉開來。聲面很低很遠，低微的聲調裏能辨出極端焦急的顫抖。東尼向四週地上看看，認出來人的方向。是從西南角飛機場上來的。這時他已能聽出字句，可弄不懂意義。

「哈囉，」他大聲喊：「那邊是誰！」

回答是隱隱的喊聲：「C'est Moi, Duquesnc! Attendez!」

東尼腦子裏譯出：「是我，杜根納！等一等。」

在飛機場那邊，一個孤獨的人形趕進探照燈裏面。一個矮胖身材的人蹣跚跑着，招着手，有時停步叫喊。杜根納！這名字聽起來很熟。接着東尼記起來。杜根納是在法國主持製造飛船的法國科學家，詹姆士好久日子前告訴他的。他本能地肯定這個從飛機場上滑稽樣子跑來的杜根納，就是同一個人。

他轉身向船上助手說：

「找韓德隆來，」他說：「他現在在船前駕駛室裏。告訴他杜根納一個人來了。」他開動絞盤，把梯子重行放到船尾上。

矮胖子一面飛步跑過飛機場，時而停步做姿勢喊：「等一等！是我，杜根納！」終於他爬上鋼骨水泥船座的石階。他跑過臺面，到了船邊。人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一點說不出話，東尼趁此打量他。他穿一件破爛的黃軍裝，完全不合身。胸前內衣袋裏凸出一支手槍柄。黑頭髮，黑眼睛，大鼻子。他狠命看着東尼的樣子有點滑稽，現在他開始斷斷續續說話了，先用法文詛咒一句，然後用英文說：「我是杜根納！偉大的杜根納！鼎鼎大名的杜根納！無人不曉的杜根納。法國的物理學家，杜根納，是我。我想這就是考爾·韓德隆的船——是嗎？那麼，我總算到了。你告訴他，我花了三個月功夫從法國趕來，幾乎一個人駕一條汽船，再坐我的飛機過這個狗國度，在從前米耳烏基的地方機子壞了，這多少天來我都是一個人走，一直走到這裏。你們現在要走了吧，是不是？我看得出，你們要走了。你告訴他，杜根納來了。叫他來見我。叫他立刻就來。告訴他，我丟下牲畜，那些狗，那些牛，那些蠢材，他們非要造那種蠢船，總要把他的頭頸骨跌斷才算完結。我說過，那不會飛，我，杜根納。我曉得韓德隆這條船會飛，所以我跑過來。呸！他們眞笨，我的法國同事。只配做開電車的，那裏配做外空的飛行家；」

這時韓德隆已到螺旋梯的頂上。他的眼睛一亮，趕快走下來。杜根納！老天，杜根納！杜根納！我眞高興極了。你來的正在點子上。四十分鐘內，我們就會離開這裏。」

杜根納緊握着韓德隆的手，像小孩做遊戲一樣拉着他轉。一隻空的手搥自己的胸膛。他是否快活過度，還是憤怒過度，人都沒法說，因爲他的聲音喊的非常之大，房間都被震動。「我難不成是個呆子，要你來告訴我，你什麼時候出發？我難道頭腦都沒有？我就一點不曉得天文學？我就沒有讀過物理？我要是不知道你什時候離開，這樣光着脚跑過整個的美國幹嗎？口袋裏的錶上難道沒有你動身的日子？蠢材，有趣的朋友，光榮的美國人，呆子！我有腦筋嗎？我不能預料到嗎？我不是來了？」

他一大串激烈的話放完之後，忽然變平靜下來。他鬆開韓德隆的手，停止跳舞，嚴肅地向韓德隆鞠一躬，繼而向東尼一躬，再向衆船員一躬。「諸位先生，」他說：「我們走罷。我們可以上路了。」

韓德隆才轉身要向東尼發話，東尼忍不住大笑起來。這位法國科學家起初很覺得難堪的樣子，好像要罵出來；後來忽然自己也大笑起來。「我眞可笑，是不是？」他叫道。他哈哈大笑，笑得打跌。他兩臂抱着自己的胖身體，眼淚流到頰上。「太妙了，」他說：「對的。眞應該笑。」

「歐洲別國的船造的怎樣？」韓德隆問他。

「英國人？」杜根納回答：「他們走總走得了。之後怎麼樣，誰曉得？你可能『混過』空間，考爾．韓德隆？我就問這一點。不過英國人很行；他們有條好船。不過我對於他們的回答是，我到了這裏。」

「德國人呢！」韓德隆問。

法國人做一下姿勢。「太進步了！」

「太進步了？」

「他們打算把每一件意外事都要防備到——意外事太多了！他們作一次頂頂好的旅行——可能是頂壞的旅行。我的回答仍舊是，我到了這裏。至於其餘幾家，我看了看之後，仍舊寧可到這裏來。」

就這樣子，法蘭西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彼爾．杜根納在十一點五十九分的時候加入了方舟上這批人裏面。他隨韓德隆到駕駛室去，滔滔不絕講着。東尼督使人把門關上。他由螺旋梯走上第一乘客間。五十個人已經躺在墊子上，寬帶子扣好身子和腿。多數的人還沒有扣上縛頭的帶子。他們的眼睛釘着玻璃幕看，幕上輪流映出頭上的天空和飛船外面地上的風景。

東尼看看自己的號數，找到他的座位。伊芙就在靠近他的地方，兩個小孩帶在身邊，她坐起來迎他。「你我非常神經不寧。當然我曉得你會來，不過在這兒等着實在難受。」

「我們全齊備了，」東尼說：「剛才發生了一件世界上頂奇怪的事。」他從頭把杜根納來到的事告訴她一遍，圓室內衆人都聽着他的故事。他一面講，一面把身子套進地板上的鞍勒裏。

下面，駕駛室裏，各人都執起任務。韓德隆在玻璃幕下面把自己繫好，眼睛釘着一座觀察器看，上面劃了兩條頭髮細的線，靠近兩條線交叉的地方是一顆小星。這器械預備等小星走到交叉點中間時，就開始發動。他身邊是一排開關，由一個總開關管制，另外一個柄子，用起來就像電阻器經過一串電阻一樣。他的駕駛室人員全都在各人位子上扣好，只有膀子可以自由使用各種扳手。杜根納現在代替另一個人員的位置，那人已經送到乘客室去了。

法國科學家看看自己的錶，放進袋裏，一言不發。他儘管口若懸河，却知道什麼時候要保持緘默。他的黑而發亮的眼睛稱許地把屋內儀器一樣樣看過，眼睛認出他所見到的東西，弄明白後，臉上就露出喜容。韓德隆本來在看觀察器，這時轉過臉來。「你信宗教嗎，杜根納？」

法國人搖搖頭，接着說：「可是，我在祈禱呢。」

韓德隆轉過頭來瞧他面前根交叉的細線，開始數着。室內每人都鵠立注意。

「一，二，三，四，五——」他的手伸向扳樣。室內充滿一種嗡嗡的震動聲，「——六，七，八，九，十——」嗡嗡聲現在升爲怪叫。「——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準備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他的手伸向那電阻器似的儀器。他另一隻手緊緊勒着扣身的帶子，骨節都現出來。「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船員同時把扳手一推，電阻器移上一吋。當他數着，信號也打到另一條船上去。他們必須同時出發。

船下升起一陣怒吼，比轟擊那晚聽到的要大幾倍，一切別的聲音全蓋下去。

東尼想：「我們離開地球了！」可是奇怪的是，在這樣一個時辰，思想本身一點打不動人。物質的震驚太強烈了。

船身一震，連靈魂都震動了。脚底下往上一抵。只看見韓德隆嘴脣，動聽不出他數的聲音。船員的眼睛釘嘴唇看，等數到五十的時候，第二個扳機碰了一碰，船身衝起，室內一下變得烏黑，只有儀器本身小玻璃管裏

黯淡的光線使人辨別出東西。耳朵裏微微覺得空氣壓力的變更。電阻器上穩定的手又推動一下脚下。往上抵的更利害，連整個身體都重起來。外面可厭的聲響加大了。

韓德隆和杜根納相互看一眼——兩人眼睛裏都射出勝利的眼光。

在乘客間裏，東尼正在敍述杜根納趕到的事，忽然被巨靈似的怒吼打斷。「我們動身了！」五十個聲音一齊叫出來，可是沒有聲音聽見。他們躺的甲板抵着他們。頭上的玻璃幕變得烏黑，東尼伸手去尋伊芙，摸到她的手正伸出來找他。

二十五　穿過空間的途程

在瀕滅的地球上面，一定會有人看見飛船在白朗生星光和營裏探照燈光下，金光閃閃地聳立着，就像地球的一部分一樣。他們一定會看見它，突然間四圍發出金色的火，火向地球噴出，船身就在一團火雲中飛起，同時另一條大船也在同樣一朵雲中飛起；兩團雲衝擊洄漩到一處。他們一定會聽到那可怕的洪濤似的巨響，接着看見船在火柱上面迅疾升入天空。他們一定會看見船直線升上去，越升越高。他們會悟出，宅昇起的速度越變越快，而且他們會看見，每條船下面的長火龍越伸越長，同時兩個黯淡的圓筒直向夜空射去，漸漸離地球遠了。不過——下面當時並沒有人在那裏觀看。假如營外有什麼人碰巧走得太近時，他一定會被噴射的火燒死。

東尼緊抓着自己的帶子，想到這兩個孩子來的父親；他不近情理地希望他逃出很遠去。可是他現在一個人毀滅掉，或者不多久以後和全世界一齊滅亡，有什麼分別？

他能看見第二條船在火光炎炎的尖頂上向天空升起，下面拖着火尾。船身已經離地好多哩了。

下面，在地球上，火燒了起來——一片像森林燒起的大火。在船身停留的地方，那兩座鋼骨水泥的龐大船臺一定坍了下來；電力間，丟下來，沒人照應，繼續地哼着，繼續供給電燈，雖則已沒有一個生人。遠在西南方，美國總統，身邊圍着他的閣員，從他被地震引起的新勞作中抬頭眺望，看見隔開極遠距離的地方，有兩點流星離地球而去。總統對眼前景象肅然看着；然後說道：「諸位，當今最偉大的美國人恰才離去他的鄉土了。」

在乘客間裏，那種難堪的聲響逐步越變越高，每個躺在地下的人都覺得五臟六腑在被這聲音狂怒地拉裂開。甲板上抵的力量逐漸加强。大家先是嘔吐，害怕，無力抗拒，知覺麻木，後來許多人都失去知覺。

東尼總算還能轉念頭；儘管船身在積極增加速度，他發覺聲響已經減退。他用他菲薄的物理知識，試行推究什麼原理。或者船外空氣已經非常稀薄，不能傳達聲浪；或者，船身走得異常之快，聲音追不上。現在聲音低落得極快。室內越過越靜。東尼身上雖則受着可怕的痛苦，心裏仍在想着。他猜最後剩下的磨難，當是從駕駛室噴射管後膛傳來的聲音，但是屋子本身可以隔離它，這時他已經覺出，耳朵裏嗡鳴的聲音比船走動的聲音大。伊芙抓他的手已經鬆開，但是這時候，他感覺到她又在按他。

頭沒法轉動。他用通常的語調說聲「哈囉」，發現他耳朵聾得一點聽不見。他想抬頭，可是船的加速力極大，他現在就是使盡力氣，也舉不起。接着，他聽見伊芙的喉嚨，大約她一定喊得非常之響：「你怎麼樣，東尼？同我說句話。」

他喊回去：「我不要緊。孩子們怎樣？」他能看見他們躺在那裏嚇呆了，眼睛睜得多大。

「眞可怕，是不是？」伊芙喊。

「是的，不過頂糟的時候已經過了。可是船仍在加速，我們還得等一些時。」

他的力量回來。他和縛頭的帶子掙扎着，當下又和伊芙談起來。他像死一樣白。他看看別的乘客。許多人仍然不省人事，多數的人衹能稀覺出眼前的事。你的頭從地板上抬起，可是向上的壓力仍然制着你。他頹然躺着。後來室內的燈光熄掉，幕子亮起來。一邊是一道光痕，就是他們走過的路；不過引起他注意的並不是這個。在幕子中間是一部分圓弧盤。東尼認出，他正看着地球北半球的半部。圓盤還不及往日月亮通常的光度。它沒在一種霧狀的黑暗裏，在東面邊上慢慢亮起來。

東尼覺得他能辨出美國西海岸上阿拉斯加的輪廓，還看見針頭大的光點，起初以爲是人類的房屋，可是立刻明白過來，這些點子都代表廣大的光亮面積。他認出，這些都是火山重新活躍的記號。幕上變了。現出另一景象。滿天的星，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星，在遠天的黑絨裏怒燃着。他曉得這是從船側望出去的景象。光又暗掉，四架瞭望鏡裏的第三架鏡子又映出它的影象。還是星，可是在多少星中，間離得遠遠的，有一個通紅的小球，像一個奇蹟懸在半空；東尼認出是火星。

伊芙又按一下他的手，東尼回按她。

在駕駛室內，韓德隆還是坐着，身子扣緊，手放在電阻器上。他的眼睛溜到一架記程表上，上面記着離開地球的距離；再看看計時表；然後，好像爲滿足他那種常人的好奇心起見，向杜根納掃一眼。杜根納已經把身子鬆縛，躺在地板上，沒法起來。在黯淡的光線裏，他的神情極端可笑。他微弱地掙扎着，像弄翻的甲殼蟲。韓德隆向他微笑，指指計時表，可是杜根納不懂得他的意思。

駕駛室裏充滿從管子後膛傳出來的震動，連韓德隆都沒法使震動減輕。他早已決定加速所需要的時間——一百十二分鐘——他不能把時間縮短。杜根納免強把自己拉得坐起，臉朝着上面的影幕，守份地坐在那裏看着幕上映出的外空天象。

東尼覺得他在地板上躺了無限若干時間。他的力量回來了，覺得現在已能坐起，甚至起來走動，不過事先關照過，每人躺在地板上，非等上升的速度穩定之後，不能起來。一分鐘一分鐘捱過去。現在室內已能談話，不過沒有人願意說什麼。許多人還暈得非常利害。另外些人寧願躺着不動，像杜根納在下面幾層那樣，看頭上的影幕。

五點零三分的時候，韓德隆慢慢把電阻器的柄子扳回，船裏的情形差不多突然改變過來。引擎間傳來的聲浪減少了。韓德隆把帶子鬆開，走出來。杜根納站起身。搖搖擺擺從地板上走過來，拉着韓德隆的手。

「眞偉大！眞驚心動魄！美極了！妙極了！我們現在走得多快？」他要喊出來，才能使韓德隆聽見。

韓德隆指指表；指針在三千和三千五百之間搖擺。

「哩數？」法國人問。

「每小時？」

韓德隆再點頭。

法國人把嘴做成吹叫子的樣子，不過沒有人聽見。

韓德隆把掉換望瞭望鏡的開關動一下。影幕中間的地球看去已是一個圓球，橫面直面的對徑都很清晰。有大半藏在影子裏，可是亮的一半很像一張大的疏散地圖。全部美國，一部分的歐洲，和北極地帶都在眼底湧現。他們驚異地看着這曾經是他們家園的世界。他們能淸淸楚楚看出，在它上面引起的巨大變遷。佔據密西西比流域的內海在朝日中閃爍着。沿西岸山脈無數新出現的火山多數都罩在一片柩衣似的烟霧和雲氣裏。

杜根納莊嚴地指指歐洲看得見的部分。韓德隆還是初次看影幕，見歐洲低陸平原完全消滅，嚇了一跳。法國人靠攏他一點，向他耳朵裏喊：「我們把巴黎外郊的飛船放棄掉，發現它所在的地方不夠高。在阿爾卑斯山我們重造一條新的。我向那些豬說：『先生，它會化掉。這不過是蠟。我曉得。』他們回答：『假如化掉，我們都活不了。』我接口說：『你們要活不了，可沒有我。』」忽然法國人掏出錶看一下：『啊呀！世界已經轉了過來，現在這些呆子要動身了。』他迅速地計算一下，嘴唇動着。「我們可以看得見，是不是？在一小時內，我的笨蛋朋友就會把自己燒死。我要大笑。大叫。大喊。眞是個大笑話。對，從現在起，一小時後，你把你這絕妙儀器給我對準法蘭西，行不行？」

韓德隆點頭。船員已經打開帶子，站在那裏聽令。他向他們做個手勢。他們現在坐下來。

韓德隆向法國人喊：「跟我上來。我給你引見我們的乘客。我很不放心他們。」

當韓德隆走上第一層客艙時，看見大家已經立在一處，互相比較昇空時的驚險。許多人都摩挲僵硬的四肢。有兩三個人，詹姆士也在內，仍舊躺在墊好的甲板上，看樣子很難受。他們已經開了燈，對下面地球的奇景顯然不及對他們自己的情形關心。東尼打開食櫥，正要把三明治分給人。

韓德隆把襤褸的杜根納帶到衆人中間。

「這位是我的朋友，法蘭西學院的彼爾．杜根納教授，最後一分鐘到的。諸位只管放心，路上除掉沉悶一點，不會再有什麼不好受；一直要等我們到達白朗生乙上面，那時還得照樣再來一遍。我要請你們注意下面的現象：約摸一小時不到，我們的瞭望鏡就要對準法蘭西，試行觀察和我們一樣的法國飛船起飛。我們這時正在找尋我們的第二條船，它爲避免和我們萬一撞上起見，路線離我們有相當距離，現在正介於我們和太陽之間，目前被日光罩得看不見。

「我預備不時把太陽照到影幕上來，因爲有些現象非常好看。在我們飛程將近一半時，我們將全力注視地球和白朗生甲的撞擊。我覺得現在我敢於說，方舟的動作很使人滿意。你們都曉得，我們已逃出地球。我們還沒有眞正脫離它引力控制的範圍，這就是說，如果我們的放射力量停止，我們一定還要墜落到地球上去；不過引力的拉扯已在繼續減少下去。你們多數都曉得，引力的減退並不看距離的遠近，而是和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我們先極端難受，後來好了，就是引力大大減少的原故。

「除掉萬分之一的機會會撞上流星，我們都很安全，這樣一直要有好多時。等我們將近白朗生星時，我們的情形當然要困難得多。現在請你們原諒我，我要把同樣的話關照上面的乘客一下。」

韓德隆走開，兩隻脚在頂上通螺旋梯的洞裏消失掉。

杜根納立刻使自己成爲注意的中心，一會誇讚韓德隆，一會又誇讚自己完成從法國到這裏來的英舉。他現在一反開船時過度緊張的狀態，大叫大說，行禮，尋男人開心，和女人調笑。

東尼把食物和水分給衆人。船身在眞空中穿行極穩，連伊芙遞在孩子嘴邊的一杯牛奶都不潑出來。乘客吃了點東西之後，發現他們在地板上走來走去，毫不費力；有幾個人變得話多起來。船身緩緩轉動着，輪流使兩面都曬到太陽；因爲靠太陽的一面是火樣的熱，另一面冷得要死，這樣轉着，溫度就可以平均。

船裏的空氣用風扇吹出來。船外是眞空，船上窗戶緊緊閉着。船裏的空氣並不眞正新鮮，不過呼吸後又拿來「恢復」，在化學成分上完全可以呼吸而已。火箭型放射管輕微的吼聲弄得人神魂顚倒。沒有人有客觀時間的感覺，沒有人覺得由早到晚的旅程。太陽在一片羣星燦爛的黑空裏輝耀着……顯出它的圓暈，它龐大的火峯，和它巨大的熊熊火舌。

在太陽右面，白朗生甲和白朗生乙輝煌的新月越現越大。

伊芙和東尼坐在一起，這時瞭望鏡正對準白朗生星，把它們在影幕上顯出來。他們看得很清楚，白朗生甲在下面，正在接近地球；白朗生乙緩緩轉着，此甲星高一點，離船也近得多。

「你看出它們的關係嗎？」她問。

「白朗生星之間的關係？」東尼說：「它們是不是此從前更加靠近了？」

「近得多；就跟父親——和白朗生教授算的一樣。白朗生乙因爲小得多也輕得多，繞行着白朗生甲。它的軌道並不是一個圓圈；是一個很長的橢圓。因此，白朗生乙有時候極其接近白朗生甲，自從它們繞行太陽之後，太陽吸引的巨大引力把軌道又改變了一點，所以白朗生乙現在可能比平時更接近白朗生甲。還有，你看它在軌道上的地位對於我們恰巧最爲方便。」

「你是說最便於我們在上面登陸？」東尼問。

「登陸；尤其是登陸之後——要是我們能够的話，」伊芙補充他，這時她把孩子拉攏來，一手摟一個，坐在他們中間，看着影幕。

「你看，太陽還沒有完全「兜」住白朗生甲和白朗生乙。他們從道里不可計算的遠處跑來，繞行太陽，可是如果除了太陽引力之外，沒有其他的阻力，他們仍會追走，也許永不再見；他們不會加入通常的行星族，繞行太陽。

「可是在它們向太陽行來的路上，甲星把月球毀了；我們曉得，這對於白朗生甲白朗生乙都有影響，乙星因爲是受甲星管的。可是現在一件更重大的事要發生了。甲星要碰上地球。這樣就會把地球毀掉，同時改變白朗生甲的軌道，也許變做長橢圓形，可是尤其可能成爲一條拋物線。沒有人能於完全算得出來；不過有一點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白朗生乙會因此脫離白朗生甲的管束，歸入太陽統制之下。這樣形成的繞日軌道會使我們滿意得多。

※

「我們？」東尼接腔。

「我們——如果我們到了上面。」伊芙說；變身吻兩個孩子一下。她彎一下腰，向影幕點頭說道——「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沒有人到得了上面？東尼，我們看出，上帝不但派這個世界來接我們，」——她有點不耐煩——「而且爲了我們，替它安排下一個繞太陽的軌道，使我們能活得了。」

「你曉得那個怪鐘嗎？」小男孩但尼抬頭問她：「你可曉得金彼得同小灰兎？」

「當然，」伊芙說：「從前有個大人——」

一小時終了時，乘客間裏電燈完全熄掉，影幕上地球又現出來。它的形狀已經小得可驚；歐洲的殘餘地困在新的海洋裏，看上去像小孩玩的粉麵和水做的地圖模型。

杜根納躺在甲板上，眼睛看着影幕。他一面看，一面作不正式的講演：「當我們把自己從下面地球放起來的時候，我們和一批頂頂的呆瓜之間的距離已漸離漸遠。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你們還可以依稀辨出歐洲的地圖。那些影子從前是英倫三島，影子正南可以看出阿爾卑斯山形。西邊山脈的中心就是我說過的呆瓜。要是我們能看得見的話，現在應當隨時看得見他們出發。他們造的一條船和這差不了多少，可是不幸的，是他們倚仗另一種材料，沒有用那位——什麼名字的——先生發見的可貴小金屬。我告訴他們，這樣會化。我希望，我

們這時能見到熔化的笑話。」

杜根納又看一下錶，望望影幕；影幕像張幻燈片一樣，中間懸着地球。忽然他筆直地坐起。「我不是說的嗎？」

在他方才點的地方，現出一點光來。很亮，一秒鐘後，逐漸大起來，就像一根燒得白熱的針一樣，離開地球立着。東尼，伊芙，和許多別的人都看着杜根納。

可是杜根納並沒有笑，像方才許下那樣。不但不笑，而且坐在那裏，頭向後仰，兩手勒成一個拳頭搥自己膝蓋，嘴裏嘰嘰咕咕大套的法文，瘋狂地哄騙，央求，那遠遠的一星火光。

每一秒鐘都過得極慢。每一個在影幕下面的人都覺得，這裏可能是他們在白朗生乙上面的伴侶。他們嚴肅地屛息地觀看，因爲他們曉得這些從阿爾卑斯山擲拋起來的法國人也在受着他們剛才經過的痛苦經驗。船本身太小而且太遠，無法看見，看見的只是船身走過的火箭尾巴。

杜根納站了起來。他忽然好像覺出他四週的人。「他們走呢，走呢，走呢，走呢！也許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也許他們會碰見我們呢。」

忽然他叫聲苦。上射的光轉彎了，變成橫飛，和地球成平行，走的速度極快，就在他們看着的時候，好像已行過阿爾卑斯山的一小部分。

之後，尾巴突然曲折起來，彎轉向地球。法國船開始降，落自己的馬達在後面推着。一刹那間，火光微微一亮，之後——只剩一道光痕的船跡，就像一顆流星走過留下光痕一樣，很快的消失掉。

杜根納沒有笑。他哭了。

他們打算安慰他，可是他生氣地把他們攆走。好久好久以後，他開始說，大家同情地聽着。「裏頭有劍恩•達拉福瓦，漂亮的劍恩。還有費第大尉。馬賽爾•加馬，我自己的外甥，這代新人裏面最大的生物學家。可是我告訴過他們，不過這是他們唯一的希望，所以他們執意不聽。」他看看室內的人。「你們看見嗎？先是右管壞了，使船身平飛，後來全壞了。一下就完——上帝保佑。」

可是別處的火光飛起來，向上升起。英國人的，德國人的，也許意大利人已經走了。

這些景象的含意全非言語所能道出。談話不久就停止了。精神上和身體上的疲倦襲擊每一個乘客。伊芙的兩個孩子像睡覺一樣木然不動。船身除掉一點傾側的動作外，非常之穩，那些醒着的人已能用比較普通的聲調談話。

引力一直在減退，現在動作比他們在地球上時容易得多。時間已失去一切程序。過去的十二小時簡直像在牢獄中渡過一生；祇有駕駛室裏面人時常照在影幕上的消瘦的地球算是給乘客顯出前程的進展。幾月來的辛苦和剛才經過的緊張情緒把每個人都纏得精疲力盡。他們被這次航行的異常情形嚇得像孩子一樣，已經不像見過世面的人；因爲他們所有見到的外空景象都是反常的，他們的感覺並不像孤獨地失落在深不可測的空間裏，反而像關在一個小地方的人。

他們平日倚仗地球引力的習慣使他們闖下許多禍，有些很好笑，有些很痛苦。有人覺得自己躺了億兆年的時間之後，向東尼討點東西吃。東尼自己也記不清他派的是第五頓還是第六頓，可過他滿心情願地站起——身子立刻向房頂衝去，頭撞了一下。他支呀一聲落到地板上，站起來大笑。房頂也有東西墊好，所以沒有撞痛。

三明治有蠟紙包着。在一大堆人靠邊的地方有人敎東尼把三明治拋給他，東尼把來向他擲去，只見三明治高過那人的頭很多，簡直抓不到，一直打到對面牆上，那人伸手去接三明治包的，坐下來揉自己膀子，說他幾乎把肩膀摔了脫節。

人走路時的樣子怪極，步步懸空像跳舞一樣，身體的動作很難控制，連興奮地談話都不安穩，恐怕一不小心就打到自己的臉。

不過，在這種情形還沒有到嚴重的時候，韓德隆本人又到乘客間來，作他例常的探問。他沒有走樓梯，而是手攀着螺旋梯裏面拉緊的鐵索，攀援而上，比任何水手做的都輕便敏捷。大家樂得大笑。一點事體對於乘客都是大事；可是韓德隆的態度很嚴肅。

「我要你們全來親眼看看這次旅行的道理，」他平靜地說。

他把燈關掉。影幕亮起來，他們看見上面的地球。在他們動身時，地球在幕上的面積比現在頭上的面積大得多，一面是黑的，就像才過上弦或沒有全圓的月亮。幕子靠邊的地方是一道亮弧形，顯出白朗生甲的邊緣。白朗生乙在這裏見不到。

二十六　兩個世界的撞擊

總有一個鐘點，乘客默默看着白朗生甲過來。一個碩大無朋的東西，比地球大好多倍，鬼怪一樣，發着光，令人無從窺測其意向。它向地球走來的動作像時鐘長針一樣明顯而無情，看得人毛髮悚然，連氣都不敢透。

韓德隆又說道：「現在要發生怎樣的情形，還不能十分確定。白朗生甲和月球撞擊之後，速度減了許多；從這一點看來，我敢說，它的軌道必將完全破壞。」

一寸又一寸地，兩個星體漸漸攏近。看着影幕就像看一張大災禍的電影一樣，叫人不想看它。東尼非得時時反覆提醒自己這是實在的情形，以使自己相信。在那邊小小的地球上，是千百萬紛亂的，精神渙散的人類。他們正在那裏瞭望天空裏這種可怕的景象。在他們周圍簸動着，潮水湧起，石漿溢出，狂風吹着，海洋沸騰，火蔓延着，人類的勇氣面臨整個的挫敗。在他們上面，這可怕擁到的東西把天都充滿了。

地上那些人，假如能穿過烟霧、水氣、風暴、向天空望出去，就會看出這時情形已不是星與星之間的事，而是一種實在的，差不多伸手可觸，可摸的事件。廣大的地面向它伸過去，高到天半。如果他們暈眩的神智還能觀察的話，他們就會看到白朗生甲同樣騷動的表面，甚至辨別出它下墜一面的地理狀態。在最後立足不定的幾秒鐘內，他們也許覺得自己地球的微弱引力中拉走，向白朗生甲迎頭落去。而在這不可想像的龐大變動中，他將變得痲痺無知，終於被分成組合他們的一個個原子。

東尼一面看着，打了一個寒噤。在影幕上，兩個行星只隔開短短的距離——就算是太陽系的測量，也還是短。在疾疾前進的飛船室內，沒有一個人走動。地球和白朗生甲只有一會兒功夫分開。便在這樣高遠的距離，他們好像還能看見地球上的動作，上面大陸就像在海裏游泳一樣，海好像全身湧向陸上來；登時，他們看見巨大地罅裂開來，裏面冒出火燄，在遠處乾燥的陸地上蔓延開來。空氣裏昇起猛烈的氣渦。白朗生甲星雲似的氣層接觸到地球的空氣，接着地球本身鼓了出來。它的形狀看着改變了。變柔軟了。拉成鷄蛋形狀。形裂痕在地球上繞了一圈。一大截的地球拉了開來，像剝下一樣，以一種無從想像的力量向白朗生甲躍去。

兩個行星撞上了。

無限億兆噸的物質在宇宙災禍中攢爲齏粉。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想的什麼。也許，他們目擊的不是全部的毁滅。也許，這個奇蹟會保存世界的一部分。

他們喘息地看着。

氣、火、煙霧。地球中心的火舌。兩個行星先在一起磨擦，然後相互擦過。就像看見月蝕月蝕一樣。這次災禍的規模全被熱氣和大火罩看，更因爲隔開很遠，和表面紓緩的動作，減少許多可怕。白朗生甲現在跨入他們同地球之間。然後——在它另一面——一部分殘破的地球重又現出來。它們中間顯出距離來——距離逐漸加濶，分開。白朗生甲，火一樣燃燒着，在陰森的光華中顯得非常之大，順着它可怕的行程去了。

幕上的景色變的很快。一下太陽顯出它狂怒的火焰。天文用的瞭望鏡仍舊集中在殘破的地球上。

「他們在做計算。」韓德隆說。

室內沉靜下來，人可以聽見，琪島操着恭敬的聲音，用日本語向陌生的神祈禱。愛略特·詹姆士以刻板的手指在墊好的地板上刻板地敲。東尼緊抓着伊芙的手。時間過去——好像很久很久。一個人匆匆從螺旋梯上走下來。

他一直走到韓德隆跟前。「第一次計算做好了，」他說。

韓德隆緊張的聲音：「告訴我們。」

「我想或許——」

「只管說，馮拜慈。這些人不是孩子；而且，他們早已放棄一切對於地球的指望了。」

「他們已看見頭一個結果，」馮拜慈說：「地球撞碎了。地球上許多物質毫無問題對和白朗生甲黏在一起；但是大部分地球將分散成各種大小的碎塊，照舊循着各個的軌道環行太陽。」

「白朗生甲呢？」

「我們對它速度的減退和它原來軌道的改變只作了一次初步的計算；可是它好像歪出很利害，恐怕要沿一條抛物線向空間走去。」

「拋物線，呃？」

「大約是。」

「這就是說，」韓德隆大聲解釋：「我們這一次看見的將是白朗生甲最後的一面。它不會回到太陽這裏來了。它將永遠離開我們的太陽系。——白朗生乙呢？」韓德隆轉身問德國人。

「正如我們指望那樣，白朗生甲對於白朗生乙的影響完結了。撞擊發生時，白朗生乙正處在它繞白朗生甲的軌道上一個有利地位。我是說，對於我們，有利。白朗生乙不會隨白朗生甲走入空間。它的軌道變爲獨立；白朗生乙，差不多有十分把握，將從此環繞太陽。」

有些女子快活得神經失常，放聲哭出來。世界完結了；他們親眼看見它粉碎掉；可是另一世界代替了它的地位。他們第一次算是眞正感覺到如此。

短短一個時間過後，一個男子立起來，給一個女人弄點水喝；他懸在半空裏！

東尼伸手把燈開下來。懸在空中的人慢慢落到地上，臉都嚇白了。

「我們已迫近，」東尼大聲宣佈：「白朗生乙白朗生甲之間引方相抵的處在。白朗生甲和地球的殘餘向一面拉，和我們快要接近的白朗生乙的引力形成一種平衡。」

他看見伊芙把兩個孩子掖起，放在空中。他們起先覺得好玩，不久就害怕起來。大家莫名其妙地慌起來。東尼的心像跑馬一樣。呼吸都困難。他要咽氣，喉嚨像塞着；當他在空中一步步游泳時，覺得頭漸漸痛起來，像要頭暈嘔吐。

他，像在雲霧裏一樣，看見伊芙作勢去接兩個孩子，先是慢慢升至空中，然後全身伸出去，向孩子亂撈。東尼游到她面前，把孩子推到她手臂裏。他的腦子裏轟轟鳴着；可是他心裏想：「這不知是心理的還是生理的？還是一切重量消失後的生理影響，還是感覺力變强烈了？」他喊着問伊芙，伊芙沒有答。

空中人越來越多。簡直沒有人在地下。些微的動作就足以使人離開自己停留的處在。手足全伸出來。每一張臉上都是難受蒼白的樣子。東尼看見韓德隆手攀着鐵索在樓梯間穿過，頭朝上，兩足拖在後面。

他記得的就是這些，之後昏昏睡去。

當他恢復知覺時，發現自己和六七個人躺在甲板上，不過他的身體並不重。若是在地球上面，這一堆人壓在身上誰也要壓壞，可是在這兒毫不覺得。他覺得四肢發冷無力；心裏仍舊狂跳。他掙脫自己的身體，做來非常輕便。一陣嘔吐的感覺使他跌下來，人又暈過去，身子輕輕碰在地板上，彈回空中幾次，才停下來……

知覺又回來了。

這次他小心地翻過身，並不打算起來。他覺得身子下面又硬又冷。用手去摸摸，原來是瞭望鏡放映外景的玻璃幕，可是他絲毫不覺得吃驚。一堆亂七八糟的乘客原來不是躺在甲板上，是躺在天花板上。他們的位置倒了過來。他先以爲自己變得板聾，後來才覺出馬達已完全停止。他們已在向白朗生乙墜落，利用引力和船身的惰性保持向下的飛行。這時他才明白過來，爲什麼韓德隆能够身體攀援而上。韓德隆已經換到前面駕駛室去了。

東尼的眼睛疲倦地，難受地，對着面前的一堆人看。他覺得，既然自己頭一個恢復知覺，就有貨任把他們順好，想法使他們舒服一點。他爬到他們跟前。一大堆人就像獸的汽球一樣，一搬就走。他一手拉着地板上扣好的帶子，另一隻手把人推到室內角上。乘客呼吸着，喘息着，打着噎；心突突地跳；臉上雪白；可是好像活着。兩個孩子昏過去，但沒有受傷。東尼沒有辦法，只能把他們分放兩處躺着。這樣做了之後，他自己昏昏糊糊的身體已累不堪，只得又躺下來，喘氣。他知道旅程已走完大半；不過他難受疲弱之極，一點不介意。

他又沉入沉半昏半睡的狀態。

有人搖醒他。「我們吃東西呢。來塊三明治怎樣？」

他坐起來。引力還很輕微，但已足够使他的神智恢復近於正常狀態。他睜眼望圓室四週在過去多少小時內，室內對於他已很熟悉。他想笑，笑不出來，只覺得眼鼻在動。他抖抖幌幌接過三明治，嘴裏咕了一聲，算是謝。

一點鐘後，情形好一點起來，人已在室內能走動。減少船身速度的馬達已經開動。脚下又變得堅實了。影幕上，現在已在地下，顯出白朗生乙。白得像輪巨大的月亮，但是昏在雲裏。零零落落有些處在能望見它表面的地理形狀，他們簇擁在影幕四週，睡在地上看，白朗生乙射出的白光把他們的臉都照亮了。四小時後，船身速度大大減退。六小時後，白朗生乙在幕上完全呈現出來。因減速的關係，人好像貼在地板上，可是他們都使勁的爬來爬去，輪流注視那他們希望到達的雲球。

時間比他們起程時拖得還要長。他們最後一次張看前面的行星很爲失望，它表面上完全被雲昏起。警告傳出來。乘客再喝一點水，吃一口東西，重又把身體繫好在地上。韓德隆把一架同樣像電阻器的機器扳手扯一下。他單獨安了一架望遠鏡，使自己能够看着開。他用心看着記速器。他把馬力開大一點。

有半點鐘功夫，他一下不動，板着臉。空間的危險已經對付過去。現在是最後最大的試驗來了。他旁邊還是杜根納。在他頭上，是一層層嚇昏的牲畜和半失去知覺的乘客。速度減退的壓力非常之大，使他差不多沒法動彈。然而他非動不可，而且要極其精細，只要算錯一點，他所有的勞績就等於白費。

在他眼睛專注着的光學儀器上，白朗生乙的邊緣早已看不見，他眼睛注視着一片光亮而迷濛的東西，看去像是雲層。在他和那些雲中間還隔開無限距離，可是距離很快在縮短。他看看測量他們和行星中間高度的計算表，再看看速度表。

杜根納的眼睛跟着他的動作，所有的情形全從眼睛裏顯露出來。

韓德隆把一個電鈕按一按。速度很顯明地減退下來。可怕的巨大聲響開始灌進人的耳朵。

杜根納張見高度表，眼睛幾乎跳起來；表上現出的是八十六哩。船疾疾降落。影幕上的雲越來越厚。他們已落進氣層。船身的怒吼加大起來，就像過去離開地球那樣，使人無法忍受。汗水從韓德隆臉上流下來，而且把他穿的厚襯衫濕透。高度表從五十哩落到二十五哩，一直在減退速度。從二十五哩徐徐減至十哩。十哩變爲五哩。現在簡直不像在走動了。

忽然間，韓德隆的嘴唇自動地張了一下，手在電阻器上動了一下。他用另一隻手指指影幕，新世界的景色第一次在杜根納眼底呈現出來。別的乘客在殘餘的雲塊中也看見同樣景色，大家眼睛爲之一亮。在他們下面是一片奔騰的大洋。船身的噴射在上面激起的水氣有如雲霧。他們降至離洋面約一哩光景，韓德隆把另一個扳手一開，放出平面噴射，船身就沿着這不知名的大海面疾進。

每一個看着這情景的人，覺得這一片荒涼的海簡直像上帝親手的賜予。這裏總算是他們熟悉的東西，有意義的東西，屬於地面的東西。這裏總算看不見空間中無法想像的莊嚴。

飛船已經到達白朗生乙上面，現在正以紆緩的側面速度橫飛它的大洋之一。韓德隆瘋狂地駕駛着船裏精緻的機件，以保持船身的平衡和平均的速度；可是船身就像飛機在暴飛中航行一樣，一下高，一下低，而且差右擺動，忙得韓德隆不停地這裏那裏用手指放出緊急噴射，以維持平衡。

下面陰氣沉沉沒有日光的大海好像永遠走不完。難道沒有陸地麼？過去地球上大望遠鏡裏面照見的——那個粉碎的世界上面的望遠鏡，那個只剩下一點碎片，繞行太陽的世界——那些大陸，那些島嶼和平原，那些「城市」的基點，往那裏去了？難不成那些城市，難不成那些丘陵平原，都只是光線的幻覺麼？

這是不可能的；可是人類的不耐煩從沒有達到目前這樣瘋狂的程度。船側的瞭望鏡一直把下面景色照在影幕上，然而一直是空濶的海和低降的雲塊，別的什麼沒有。

後來，在遠遠的天際，陸地隱隱現出來。

從顫抖的唇間，同時迸出一聲歡呼，在馬達的嘈雜聲中沉下去。他們快要到了。陸地在他們下面伸展開來。聳出山陵。遠處消失在霧氣裏。他們到達海岸了，一片荒涼不可居住的土地，只見黃泥怪石，沙岸危峯，上面沒有草木，沒有生物，什麼沒有。再過去，是險峻的山脈；可是韓德隆，好像和其他乘客一樣等不及的樣子，再忍不住了，掉轉船頭，向拔海而起的一片高原飛來。

他以每小時約三十哩的地面速度，沿着高原飛掠，方舟向新地球駛下，直到離地幾尺光景。速度銳減，馬達很快地一關一開，把那些繫好的身體都顚動了。接着是很短很快的墜落；人身體和墊好的地板重重撞一下；身下的彈簧都縮進去——然後一切寂然。

不管別人的命運怎樣，地班本身的命運怎樣，韓德隆和他的一百個移民總算安抵新世界上面了。那船以一個傾斜的角度停在泥土中間。泥土下面是石頭。方舟裏充滿一種新的聲音——瘋狂的人聲。

二十七　宇宙征服者

考爾•韓德隆轉向杜根納。乘客間內瘋狂的人聲隱隱傳入耳底。在他們頭上的傳影幕上面描繪出船側一面的景色——一片起伏的山野，灰黃，光禿，一直伸爲幽起的山陵，然後消失在灰色的雲霧裏。韓德隆八個月來

總算第一次鬆了口氣，他站在那裏，手叉着腰，兩肩向前微傴，膝部彎着。他的樣子就像赫可利司走來把世界從阿特拉司背上拿走，後者臉上的表情，沒有字能於形容得來。

杜根納的情感變成言語：「奇蹟！神妙！壯烈！啊，我的朋友，我的老朋友，我欽佩的朋友！我恭賀你。我，杜根納，我要向你跪倒，我要抱着你的膝蓋；我向你敬禮。你征服了命運本身。你把你這驚人的船開到白朗生乙上面了。哥倫布和你比只是個駭子。葡萄牙的馬蓋蘭只是玩玩具淌口水的小孩。你聽樓上的那些人，都在叫喊。他們的心裏充溢着情緒。他們的眼睛裝滿眼淚。他們的靈魂開展出來。經你的手，人類今天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法國人覺得單在駕駛室內慶祝還不够。他扯着韓德隆，把他推上螺旋梯；梯子本來側過來，倒過來，都可使用。他把韓德隆推進第一乘客室，自己跟在後面；兩層的乘客全擠到一處來。杜根納沒有人理；他也一點不介意。

「韓德隆！」一條聲地喊起；男人女人一齊擁到他面前，全都一樣瘋狂。他們個個都要向他拍手，碰到他，對他叫。

東尼發覺自己在大聲作着興奮的演說，但沒有人理會他。他發現伊芙在他身邊，擠向他父親那裏去，哭着。有些人認出是她，從人叢中把她推出來。

男人女人都互相摟抱，接吻，臉對着臉叫喊。沒有人睬杜根納，他也對這不感覺興趣，在人叢中擠着，搥男人的脊背，摟開女人，敲着自己的胸脯。愛略特。詹姆士在整個旅程中病得要死一樣，突然忘記掉病苦，也夾在第一次勝利的紛亂中鬧，後來退到牆邊，對別人的吵鬧作壁上觀。

終於有人打開食櫥，拿出食物來。這四天裏面，大家差不多沒有吃什麼東西，現在不管什麼到手，都大嚼起來。

這時，東尼已經稍微恢復常態。他很快作一次調查，喊道：「我們全在這裏。每一人搭這條船的都安然無恙！」

這句話使大家又喧噪起來，可是同時使大家關懷起第二條船的安全。「它到那裏去了？現在能看見它嗎？德國人的船怎樣的？……英國人呢？……日本人呢？……」

他們自己的喊聲使大家靜下來，使韓德隆終於能發言。

「我們足有三天沒看見我們的同伴，也沒有看見地球上任何別的團體，」他向大家宣佈：「這並不是說，他們全失敗了；我們走過的並不是穿過空間唯一的途徑。有些人也許走在我們前頭，在這世界另一面朝着這邊時，就到了；有些人也許跟着會到；不過你們都曉得，我們除了自己之外不能指望一定會有別人。

「我們曉得的，只是我們算到了。而且我還要一再向大大家聲明一句，我深深覺得，使我們安然渡過的，與其說是我們自己的努力毋寧說是命運——天意。我想你們沒有一個人會懷疑我這一句話的誠意。

「在這陌生而神奇的新世界上面，我首先要重複一句我在過去那個行星上說的話——那個曾經以幾百萬年，幾千百萬年孕育生命進化，因而產生我們的行星，而現在已只剩些碎塊環繞我們太陽的行星——我要重複一句我過去說的話：我們到達這裏之後，已不是各個逃出命的個人勝利者，而是一兆年進化成績的微賤代表，移殖到一個新田地裏來，重新創造這賜給我們的生命……

「現在我們談實際事情。

「在這個地方，現在已是白朗生乙上面一天裏的黃昏；這裏的一天已不是我們過慣的二十四小時，而是三十小時。在目前，我們必須全體守在船上。附近的地面被我們登陸時噴射的熱力烤得到現在還非常之燙。而且，我們先要把這裏的空氣小心試驗過，才能呼吸。

「當然，如果這裏的空氣完全不宜呼吸，我們大家不久全活不了；可是如果空氣裏面有什麼不甚適宜的成分，我們就得戴上防毒面具，慢慢的使我們的身體習慣；假使是這樣，我們非得先找出那是什麼？

「我們在這裏等待時，可以把上面的噴射管放起來，每半小時放一次，以冀我們的姊妹船萬一望這種信號，可以報信。我們還要趕快把通外面的無線電開起來，或許可以聽到它發出的電訊。我要謝謝在這次飛行中我的全體助手船員，他們儘管神智昏亂，身體痛苦，都牢守着自己的職務。不過，你們每一個人所表示的各種英勇，機智，和刻苦的行為，都不是人類語言所能讚美得了。我相信，到了早晨，我們將能親自踏勘我們的新世界；到那時候，我想我們總可以得到我們姊妹船的消息。」

東尼和伊芙手攙着手，在乘客叢中跑來跑去。問候和討論總沒有完。每個人都在走動。有人開始唱歌，所有的乘客都跟着唱起來。

在上面駕駛室裏，韓德隆和他的助手從氣窗一個小洞裏取得一點空氣樣品，正在着手分析。他們把船上的無線電裝起來，同時開出船頂朝天的噴射管，把第一次烽火射到雲端裏。船上到處點着燈。在乘客間上面，幾個人已着手把牲畜解開，給它們食吃。那頭綿羊和幾隻鳥都死掉了，可是其餘的牲畜很快的恢復起來。

一個助手把一張單子送到韓德隆面前，他看上面的數字：

氮	四十三%
氧	二十四%
氖	十三%
氪	六%
氬	五%
氦	四%
其他氣體	五%

韓德隆把單子用心看着，從桌上一個格架裏抽出一本筆記本來。微笑看着這助手。「這和望遠鏡裏的分析只相差百分之三。大約還能呼吸。」

那名叫包頓的助手笑了。笑的率眞而且可敬。他「前生」——這是營裏人起的名字——是司丹福大學化學教授。「這種空氣呼吸起來很好。老實說，我抽了很多進來，把剩下來的自己呼吸了五分鐘。它呼吸起來很像地球上空氣；看上去也像；我覺得，我們簡直可以把它當作一種超等的空氣——而且，極其新鮮。」

韓德隆咯咯笑起來：「好的，包頓。溫度怎樣？」

「八十六度，華氏表上，這是船上面量的——不過四週地面的熱度相當高，我們放的烽火信號也增加了空氣的熱度。我敢說眞正的溫度不過七十八度光景。我量的時候沒有怎樣受到四週熱度的影響，因爲我們的溫度表恰巧在有風的一面。」

韓德隆微微點頭：「當然，我還沒有弄淸楚我們的經緯度，不過這總之很不錯。氣壓呢？」

「萬分之三〇・一三五。」

「風速呢？」

「每小時十八哩溼度？。」

「百分之七十四。不過照我的氣象預測，天已經𨳝起來。」

「好極。我們早上一齊出去。」

另一個人走到檯子跟前。「無線電機件已經裝好，韓德隆先生。空中靜電嘈得利害，不過間或聽得很好。什麼都聽不見。我敢說沒有一個人聽到什麼。」

「好。你去聽收音機，到新時間的半夜爲止，再換泰列東聽四小時，之後叫馮比慈聽到天亮爲止。今天晚上，誰也不要下船。我相信，這裏的情形很不錯，不過我們在這邊行星上第一次的經驗必須儘量愼重。所以我們還是等太陽出來。」

晚上天開出來。影幕上本來漸漸黑下來，這時顯出隱約而持續的亮光。是地球的毀滅者白朗生甲的光，在它開始向無限度空間茫茫旅程之時，重又照到這些倖存的人類身上來。這裏還加上別的光；黑光——和各自沿着古怪的圈子環境太陽的地球碎塊，在閃閃發亮。

疲倦和韓德隆的命令合作起來。這些地球的移民逐漸都沉入睡鄉。韓德隆在光線隱約的室內輕步踱着，臉上帶着近乎慈愛的表情，看看睡着的人。在他心裏懷着極大的快慰，自己幾乎把持不了……

東尼躺在那裏，但沒有睡覺。四圍的遠征同伴全在安息狀態中躺着。有一個打算在他腦子裏已經盤了好久。總要有個人頭一個冒險去呼吸白朗生乙的空氣。一點樣品不能作準。它的成分測量倒底準確到什麼程度？也許它有種壞氣味。也許聞了會叫人難受。也許化學成分上能於呼吸，實際上毫無辦法。也許裏面含有一種稀有的毒氣，儘呼吸下去會使人立刻或不多幾時就喪命。

他應當自己去試一下。他們應當先派他出去。假使他不覺得一陣嘔心或是痛苦，其餘的人再跟着出來。在東尼看來，這不過效點微勞；總算他沒有白白坐這趟方舟。他肚裏已盤算好久，自己來做這件任務，以至在他自己的潛意識裏種下一種恐懼，覺得白朗生乙的空氣裏面的確有這種可能。

他們可能派一個有用的人出去，」他想：「韓德隆可能犧牲他自己來試驗。」

他越想越愁。心裏開始打主意。只要他肯，他就可以打開氣門，跳到地上去。當然，回來時要敲瞭望鏡的外口，非把大家鬧起來不可，而且他或許不多久就會暈過去。不過那樣的話，早上他們望出去時，他的屍體就

會是警告……

他終於爬起來。悄悄走下螺旋梯。隨手把身後的門關上。在最下一層氣門前立了好久。人抖着。

他腦中一點沒有想到，頭一個踏上白朗生乙土地的榮譽在理應屬韓德隆。他這樣做的目的完全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而不是野心。

他把裏面一扇門的兩個扳手推起，左右平衡，讓門自動的開下來。他走進裏門和外門中間。門砰的關上，扳手落下。人在漆黝的黑暗裏。

他開了外門。頭伸出去——心含在嘴裏，呼一口氣。

一陣刺激的硫黃熱氣刺進他鼻官。他打個寒戰。這難道就是新行星上面的空氣？他記起方舟的噴射曾經把四圍的地面燙熟了。

他躺在地板上，喘息着，眼睛四下張望，用兩隻脚撈尋工人樓梯的鐵板；這條梯子，和船尾的一樣，從倒過的船頭直達船頭第一個門。他起身下梯，咳嗽，抖着。每走一步，熱氣愈大。

他脚踏到實地。地上熱的就像溫泉四週的泥土一樣。他丟下黑暗中隱約浮現的船身向前跑去。最初的五十步全在辛刺的熱氣中跑過。

後來——涼風吹到臉上。甘美，新鮮，涼爽的空氣！

他深深呼到肺裏。沒有味道。就像地球上四月裏雨水洗過的空氣一樣。一點不使他頭昏腦脹。人也不覺得乏力、癱瘓、或是痛苦。他歡喜起來。

他高興把兩隻膀子豎起來。這是一個跳舞的姿勢，一種開心的放浪的姿勢。他敢於這樣，只因爲他是一個人——在這新世界上。白朗生乙的空氣妙極了。

他的膀子又擧起來。

在他身邊，一個人安靜的聲音說道：「太好了，是不是，東尼？」

他這一嚇，就像石頭忽然說話，或者木乃從石棺裏坐起來，把他嚇得那樣。他僵着身體，張都不敢張一下。跟着血液又流入他冰凍的血管裏。他聽出那聲音。在星光照耀的甘洌黑暗裏，他回過身來。

「韓德隆先生，我——我——我——」

「不用說。」年高的韓德隆走近來。「我想。我懂得你出來的用意。你想在我們其餘的人下船之先，試試這裏的空氣倒底怎樣。」

東尼沒有答，韓德隆拉着他的膀子。「我也是這心思。我睡不着。我急想察看一下我們未來的鄉里。我在半點鐘前走樓梯下來。」韓德隆咯咯地笑。「杜根納緊跟在我身後。我藏起來。他前面散步去了。我聽見他摔了一交，嘴裏在罵。你覺得空氣怎樣？你看見天上彩電嗎？」

「沒有。」東尼仰頭看星。他覺得頭上的天和他往常看慣的天不一樣。星看去有點雜亂。正當他翹頭望時，一道殷紅的光從天邊射入太空。後面跟着是五顏六色的光片光雨。「妙啊！」他低低說。

「好看極了，是不是？」韓德隆低聲說：「地球上從沒見過這樣。我出來的時候，是一片繽紛的星雨。後來是許多光矢——像一個五彩的教堂。在地球上隱隱照出影子。我敢說這是一種經常的現象。這裏的空氣和地球上的兩樣。太陽電力引起不同的電離作用。紅的也許是氖氣。藍的——我可不曉得。總之不管怎樣——華麗極了。」

「你意思說——這種東西每天晚上都有，而且一夜到天亮的在頭上玩？」

「我想是如此。來來去去的。好像它有一次碰到那邊地上。」他指一指，「我好像還聽得見——輕微的爆炸，刷空的聲音。將來無線電廣播很麻煩；天象觀測也要受到影響，不過總之壯麗極了。」

「就像上帝在拉亞腊山上面立的彩虹一樣，」東尼緩緩說。

「天哪！可不是！上帝的許諾，是不是？東尼——你這個足球健將眞古怪。足球！在這兒會想到這東西嗎？——我們看能不能找到杜根納。這個壞鬼想要做頭一個踏上白朗生乙的人。他從方舟裏一溜烟跑出來。莫響。等等——你看。」

東尼向方舟望去。氣門又開出來。彩電把光滑的船甲照得很亮，和門開處的黑長方塊形成强烈的對照。

「那一個？」韓德隆低低說。

「不曉得。」東尼笑着。

他們瞧着第四個人踏上新土，先是痛苦地下船，然後跑過還是很熱的地面。他們看見他在幾碼外停步呼吸。他們先聽見他狂喜的聲音。後來——聽見他哭了。

韓德隆喊出來：「哈囉——詹姆士！」

東尼看見詹姆士聽見有人聲穿過空蕩的空氣，同樣嚇得像見鬼一樣。接着詹姆士走過來。

「多美！」他低低的說：「我抱歉之至。我覺得應當有人先試試這裏的空氣。而且——我承認——我急於想出來。想做頭一個，想來是。我眞慚愧——」

韓德隆照樣大笑起來，「沒有關係，孩子。我懂得。我全懂得你們。這是一種英勇的行爲。我出來的時候，早已一半料到，你們其餘的人會跟着來。你們都生性如此。你們一個一個的，單獨地，勇敢地，跑出來，也就是爲什麼我挑選你們同我來的理由。你們都是各個獨自打算，感覺，行動，而且你們全是爲公衆的福利行事。我倒覺得高興。來來；杜根納是往這裏去的。」

「杜根納？」詹姆士重一句，東尼解釋給他聽。

他們找了很長久的時間。頭上是燦爛的羣星；星底下是彩電，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在奏着光的交響樂，望去猶如萬朶天花。身後聳立着圓柱形的船身，再後面是蜿蜒的山脈。在他們前面，當他們向前走着，時時傳來大海的低語。

他們望見杜根納坐在一塊斷岩上，俯眺無垠的大海。他聽見他們走，站起身，手伸出來。

「朋友們！敬禮！」

「我看見你從船裏攢出來，」韓德隆說：「看見你跌交甚爲扼腕。」

法國人垂頭喪氣的。「你那時在外頭？」

「哦，是的。」

「在我前頭？」

「前幾分鐘，」韓德隆答。

杜根納頓足大笑。「好的——你本該如此！可是我想瞞過你。我跟自己說，杜根納——偉大的杜根納——應當是第一個踏上新世界的人。不過這是不應該的。這是罪過，我甚至於帶來一面法蘭西國旗——我的美麗的法蘭西——插在地上。」

「我看見的，」韓德隆說：「我拔了下來。將來我們這裏沒有國家。只有——人民。」

杜根納在黑暗中點頭。「這個也對。我眞蠢。我就像六歲的孩子。不過今天晚上我們這些全不要想，好不好？我們就四個朋友：雄才大略的考爾•安德隆，才氣橫溢的詹姆士先生，英勇無敵的東尼•德萊克，還有我——偉大的杜根納，請坐下。」

他們在石磴邊上坐下。望着，呼吸着，等着。

偶爾裏頭有一個人說話。多半是韓德隆——一會兒沉默。一會兒從他腦海裏傾吐出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計劃。

「我們是孤零零在這兒。我不由而然的覺得，我們另一條船不曉得怎樣，已經沒法追蹤而至。假使，再過兩天，我們聽不到他們的消息，只好作爲他們失落了。杜根納，你的法國同事，失敗了。我們必須承認，很可能別的人也失敗了。白朗生乙是屬於我們的。這事很慘——令人神傷。蘭司達爾完了。彼得•范德比爾完了。史密斯•泰洛，你從康奈爾帶來的青年。所有其餘的人。不過——全世界都完了，我們多喪失幾個朋友，又有什麼怨懟可言？」

「的確！」杜根納着重地說：「而且說到的話，我們又算什麼？我們地球上的人類，算得什麼？現在也許只剩下我們來代表來繁殖了。」

他已經脫離他那一時的天生的本能的愛國心，又變爲科學家了。

「人類是不是整個創造所趨向的最後頂點呢？我們思想頂幼稚的時候，這樣說；我們設想上帝在六天內創造世界，可是那時候，我們對我們隣近星球的性質都毫無所知，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望遠鏡裏的那些幾千百萬的遠處星球。當時，便是我們最荒誕的幻想都比不上今日的事實——無盡的空間，星星點點全是螺旋狀星雲，一直伸至時間的邊緣，每一個星雲是一個獨立的『宇宙』，每一個宇宙裏面有像我們一樣的億兆太陽。

「在我們後面，過去的地球，有過五萬萬年的進化；在這之前，又是多少億兆年，地球上的物質由冷而凝結，然後慢慢形成——這是爲的我們嗎？

「我們能這樣說嗎？還是，像秦司那個英國人曾經說過的，我們的存在只是一種偶然，可能只是自然作用的一種無足重輕的附產品，而自然的作用却另有它的別的重大目的呢？」

「你的意思是說，」韓德隆接口：「我們任何人逃出地球末日的災難，到達這裏，在意義上和宇宙毫不相

關；假使我們認為有意義的話，那只是我們的虛妄自大；是不是？」

「對極，」杜根納說：「毫無道理——如果我們繼續像地球上那樣，在這裏。我一想起，我們城市的罪惡；各個國家，各個人的貪婪；戰爭的暴行；一邊是可怕的貧窮，一邊又是奢侈和豪富；我們的自私、憎恨、病態、齷齪——一切我們所謂文明的醜態——我就覺得，這個世界，現在只剩些碎玻璃繞太陽，完全沒法復原，並不可惜。從另一方面說，現在我們既然到了這裏，我們當如何好好利用這機會重新開始呢？」

東尼丟下他們走開去。他心裏覺得非常不寧。他向船那邊漫步走去；暗暗淡淡的夜色裏，他看見一個女人的影子；在他開口和她說話之前，他就知道是伊芙。

「我早猜到你會出來，」他說。

「東尼！」

「怎麼？」

「我同你兩個人在這裏。在這裏！」她俯身碰一下地；手指間夾着一點苔鮮的乾葉。她拉一下，託在手裏。他們從前看見過，他們兩人都記得；在黃色的天光中，地面看去那樣蒼黃，就是這東西。

「東尼，這東西從前也是新鮮的綠色，也許在一萬萬年前。後來，黑暗和寒冷來了；空氣把它凍起來，也保存起來。你看我們的牲畜能吃嗎？」

「為什麼不能？」東尼說。

「這裏除了這個還有些什麼，東尼？我們怎能夠等得了到早上呢？」

「我們並沒有等！」

「對的；我們並沒有。」他們像孩子一樣，手攙着手，在光禿而崎嶇的地上踱着。這個陌生世界的彩電照着他們；忽然，脚底下的地平坦起來。變得太突兀了，他們不由朝下一望，看見他們是信步走上，他們同時喊出來的「一條路！」。

一條帶子樣子的路向左右伸出去——因為風雨洗蝕的原故，看去並不分清，也不直，可是毫無疑問是一條路！是什麼手開闢的，什麼脚走的？從那裏來？向那裏去呢？

一萬萬年以前啊！

他們轉身沿着路，向前面有彩電的方向走去，永恆的時鐘用他們得得鞋跟在這條堅硬的帶子上滴嗒着。

「他們在那兒呢，」東尼說，好像那些一萬萬年前死去的法羅司的靈魂還聽得見一樣。「當他們被旋出他們的太陽的時候？他們過去是在什麼時期？這條路是不是他們的法羅司，用以率領他的大軍，在白朗生乙的坎尼戰場，和漢尼保對師的一條通羅馬的路？在那一頭是什麼——我們在那裏能找到些什麼？是不是黑暗和寒冷給我們留下的沙貢帝的寧奈非城？還是一條通城市的汽車路，就像一年前我們巴黎那樣的城市？抑是某一種車子走的路，那種車子我們還要再等一千年才發明得出呢？那個我們行將發現的城市會不會是我們從沒有夢見的城市？不管怎樣，總之，是他們的命運註定要留給我們的；而我們的命運——我們世界的命運——」他止着不說了。

「我正在想，」伊芙說：「在那邊空間裏面——恩派亞大樓的金字塔、華盛頓紀念碑、拿破崙墳、凱旋門——所有海洋和山陵，全都剩些零星的石塊，沿着自家的軌道，繞行太陽！在這兒碰見的另是一種——而這種命運，就算我們逃出這次災難，也可能是我們的，東尼，那些在這兒碰見這種命運的是怎樣的人呢？是不是我們人一樣，也有像我們一樣的身體呢！還是，靈魂和我們一樣，可是另一種形狀？」

「在這條路上，」東尼說：「這條路上，也許我們會見到。」

「而且尋出，他們當初怎樣對付，東尼；對付來臨的黑暗和寒冷。要是我能選擇的話，我想，我寧可選上我們的災禍。」

「那麼你認為我們的世界還算幸運的？」

「也許我不會——如果我們是待在那裏，」伊芙修正她的話。「至少，這裏事後還把他們的世界留給我們。」

「給我們，」東尼說。

「對的；給我們。東尼，我們當如何利用我們這種機會？真的，有些地方非常不同。」

「你覺得怎樣不同，伊芙？」

「很不同——有時候，東尼，連我都覺得很古怪；可是在另一些時候——又一點沒有兩樣。」

「你到這兒來。」

「做什麼？」

「你來，」他再說一句，把她拉近自己，抱着她，自己在抖，而且覺得她也在抖着。他吻她，她嘴唇熱烈地貼着他。分開後，相互都有點愕然。

「我們好像把老世界帶來了。我永遠沒法放棄你，伊芙；也沒法把你公諸別人。」

「東尼，我們在這世界上太新了，完全沒法知道。我們曾許過願的——」

「許給誰？你父親？」

「許給命運——和將來。我們向前走走，東尼。你看，路轉彎了。」

「對啊。」

「那是什麼？」

「那兒？」

她離開路，向右邊走去，那邊豎着一個很方很整齊的東西，決不是自然產物。他們氣都不大敢透，摸摸看，指尖碰到冰涼平滑的表面，原來是金屬。

「一塊碑！」東尼說，一面擦起一根火柴。火柴黃色的小火映出刻在金屬上面的文字——和他們從前見過的文字全不一樣，可是看出是含有意義的符號。

東尼迅速地把金屬的兩面都檢視了；可是上面沒有一點可以說是人形的裝飾。有些奇麗而對稱的圖案。奇怪的是，世界上古今所有國家從沒有畫出像這樣的圖案過！中國或紅印度或埃及，希臘或羅馬，或是法國或是德國；沒有一個像，全不像這裏的圖案。

東尼手指摩挲這裏的圖案，急促地抽口氣。

「他們有過一個藝術家，伊芙。」

「在他後面是五萬萬年的進化。」

「對。這些字刻得多美！會不會他們有一天能夠讀它？……來，來！」

可是那塊碑，如果眞是塊碑的話，仍然孤立地立着；這時，即使不爲愼重，單爲怕別人懸念起見，也應該回去啊。

不過他們沒有回到船上去。杜根納決意在地上過這頭一晚；韓德隆和詹姆士也同意。詹姆士從船上帶來有毯子，五人一同在新行星的地上躺下來。有些睡去。

東尼睜開眼睛，太陽正在一片翠綠色而不是藍色的天空裏升起。顏色深綠，迷人——這就是白朗生乙上面的穹窿的顏色。

從此再不會有人在詩裏面提到藍天了。如果他們要講到天，他們非得把他的浪漫詩章寫得像那些古怪的，刻得非常美麗的文字裏的詩章一樣——說這是天上的綠野。

東尼肘枕着身體。在他的脚下，海也是綠的。昨天在陰霧裏本來是灰色。不過翡翠色的海比翡翠色的天面熟得多。他看看白沫從海浪的頂上捲起，打到黃色的崖前，然後散開。他回頭看看方舟。神秘地立在地上——一個筆直的圓柱，又亮，又奇，和眼前荒涼而耀眼的風景完全不調和。船後面，是巧克力色的峯巒，一直伸向曉色微茫的遠處——路就是通到那些山裏去的，路旁邊是那塊碑，上面點綴着世界上從沒有見過那樣的圖案。

東尼看看他們的同伴。韓德隆曲肱作枕而臥，他閃閃有神的眼睛閉着。他的頭髮現在差不多全白了，散亂在雪白的額上。他旁邊睡着杜根納，半坐的姿勢，雙臂操在大肚子上，漆黑的臉上是沉思的表情。詹姆士四仰八叉躺在一塊石脊上，陽光已經使它溫暖起來，他臉上鬆懈的樣子，嘴張開，叢生的紅鬍子被晨光照得銅一樣亮。

伊芙靠東尼睡着，或者先是睡着；現在醒了。黃光中看去非常嬌艷，比那些男子神氣得多。

他們的衣服又爛又破；沒有人修過面，看去簡直是浪蕩哲學家，那裏像地球上二十世紀裏產生的三個最偉大的人物。

伊芙母性一樣關心地瞧着這些人，東尼瞧着她。在這重新蘇轉的世界上，她的責任就是眞正做個母親，做生男子的母親。

她悄悄起身，想要不驚動一個人；東尼握着她的手，帶着新的溫情，他們一同向他們的路上走去。

忽然，東尼看見一件東西，使他高興得把肺裏氣全呼出來。是一小點東西——在地上。不過是一個顏色斑點。他趕快走近前，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一個稍爲潮濕的凹塘裏，是一片有他手掌大的青苔。

他伏下身去細細的看，伊芙在他旁邊也彎着腰看，和他一樣的興奮。他對於青苔是外行——這裏生的和地球上任何青苔都像。他想起從前的希望來；胞子因爲能在近絕對零度的溫度下生存很長的時期，在白朗生乙上

面，可能仍保持其發芽力。

在地球上，青苔是從胞子裏生出來的；而這裏，過去億兆年前，無限光年距離外存在的一點殘餘生命，又被太陽重新喚醒了。

東尼跳起來，在地上亂跑；離幾呎遠，伊芙又蹲下去，還有別的植物也在發榮。苔鮮，蕨薇，蕈菌——有些是他沒法分類的植物，可是有些長出來決不止苔蘚的大小。

他一把扯着伊芙的手，兩人一齊向其他的三個人跑去；他們正像東尼和伊芙剛才那樣，瞠眼看看綠天。後來杜根納看見伊芙和東尼手裏拿的東西。「我的老天爺啊！」他跳起身來，韓德隆和詹姆士在他旁邊。大家一齊向飛船奔去。「找錫金斯來！」韓德隆喊：「他要歡喜得發瘋！你們想！一個整個的新世界來給他分類！……而且這裏的意義是我們可以活了！」

在他們沒有到以前，氣門就開下來。跳板放到地上。馮比慈在門洞裏出現，韓德隆高聲把這消息告訴他。人從方舟裏湧出來；他們踏上了新的土地，揮着臂。他們看看山，看看天，看看海。他們深深呼吸空氣。他們託着青苔，各處的跑，自己再去尋別的。他們喊、叫、唱歌。他們歡笑、跳躍。新世界上的頭一天已經開始了。

——完——